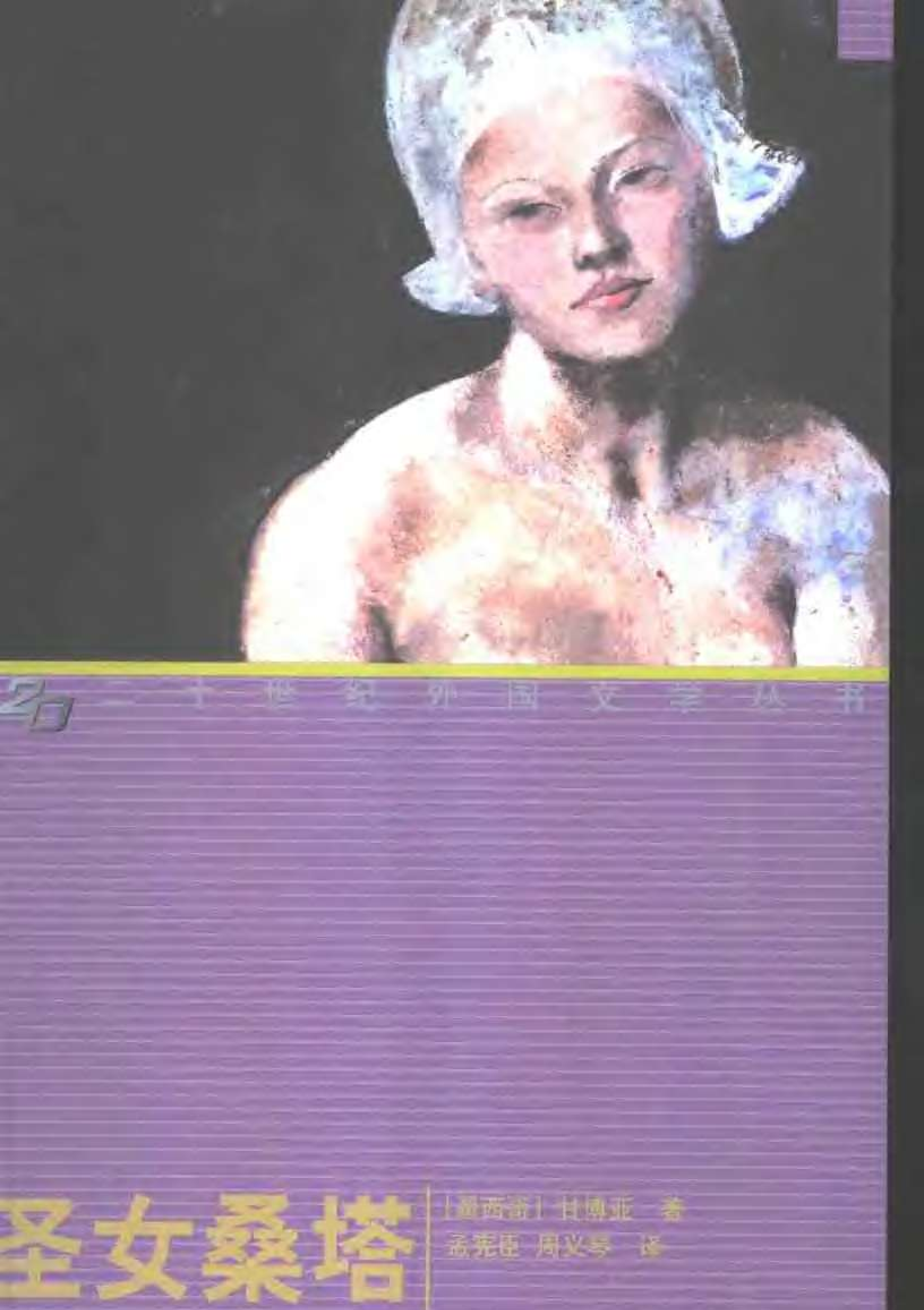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圣女桑塔

[墨西哥] 甘博亚 著
孟宪臣 周义琴 译

圣女桑塔

[墨西哥] 甘博亚　著

孟宪臣 周义琴　译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FEDERICO CAMBOA
SANTA

Editorial Grijalbo, S. A.
México, 19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女桑塔/(墨西哥)甘博亚著;孟宪臣,周义琴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73-9

Ⅰ.圣… Ⅱ.①甘…②孟…③周… Ⅲ.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Ⅳ.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543 号

责任编辑:王 涛 胡真才
责任校对:冯南江
责任印制:周小滨

圣女桑塔

Sheng Nü Sang Ta

[墨西哥]甘博亚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73-9/I·170
定价 15.00 元

前　言

费德里科·甘博亚作为墨西哥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至今被视为墨西哥文学史上一位不同寻常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圣女桑塔》在墨西哥文坛引起的空前轰动使他声名大震，这部作品迄今仍为墨西哥文学批评界所称道。

甘博亚于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尚处于法国人占领状态下的墨西哥城。少年时期，甘博亚在纽约度过。由于谙熟英语、法语，他一八八二年回国后做记者撰写时政和文学报道并以"民粹派"的笔名发表。此时，他经常与乌尔维那、巴伦苏埃拉、古铁雷斯等文学新人参加老一辈作家举行的聚会。他们一方面崇敬老一代作家的成就，另一方面在文学观点上却与之意见相左。年轻人很快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风格。甘博亚有感于波菲里奥政府时期(1876—1910)墨西哥城的发展与繁华，便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景》(1892)中以大量笔墨描叙墨西哥城现代大都会的风情。此前，甘博亚已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为《布景》作了素材方面的准备，这就是短篇小说集《墨西哥城人纪事》(1889)中的《美国女游客》、《煤气炉》、《窥一斑而知全豹》、《卖草的小孩》和《破例》。表面看来，甘博亚小说中明显的摩尼教旨倾向及训喻劝善手法似乎出于一种仿效龚古尔兄弟或左拉作品中自然主义原则的努力。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墨西哥与龚古尔和左拉时代的法国大不相同。当时墨西哥的社会现实是：一方面，广大群众为国家的现代化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

因而长期处于不公正和被压迫之中，他们几乎都是文盲；另一方面，少数所谓精英只读法文作品，而可以读到甘博亚作品的人只不过希望从中寻求重新体验昔日生活的愉悦罢了。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暴露与批评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就如同“为没有历史的人作史”一样困难。至于甘博亚作品中谨慎但不失真切的爱情描写不过充当了作者警戒说教的载体。因此，他所描述的爱情几乎无不注定要归于毁灭，而卷入爱情漩涡的主人公们几乎无不如梦方醒。他第一部成熟的小说《最高法律》(1896)的主人公胡里奥·奥特加尔就是被这种爱情弄得身败名裂的。与之相似的《蜕变》(1899)描写的也是一名女教师的堕落与沉沦。在此期间，甘博亚作为知名作家曾多次应邀为巴伦苏埃拉任主编的《现代》杂志(1898 年 7 月创刊)撰文，为墨西哥文坛现代主义的发展推波助澜。

甘博亚的《圣女桑塔》发表于一九〇三年，作品一经问世即被评论界誉为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一部最优秀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妇女的悲惨命运：健康美丽的农村姑娘桑塔因与情人幽会而被逐出家门，污浊的社会现实使她沦为妓女；桑塔的美貌轰动妓院，达官巨富无不光顾，她成了老鸨的摇钱树；后来，桑塔染病，被老鸨一脚踢开，从而断送了她年轻的生命。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突破了以往小说或无视丑恶现实，或刻意搜奇猎异，总是把拉丁美洲生活描绘成一幅美丽画卷的窠臼，而以愤怒的笔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沉疴痼疾，上层人物的腐化堕落，以及他们不择手段地玩弄女性的卑劣行为，同时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盲人和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同情。小说中，作者把环境衬托、人物刻画、场景描述等手段融为一体，以前短篇小说创作中仅仅作为背景而交待的社会问题，在这里被推到了前台并成为全书的主干；故事涉及的敏感问题，

则更以其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显得分外突出。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的读者从这部兼具暴露与警世作用的小说中感受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作者的最后两部小说，即《光复》(1908)和《溃疡》(1913)，与他前一时期作品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两部小说使人感到作者几乎与其笔下的人物融合在一起了。如果说，甘博亚前一时期的作品仅仅限于以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含而不露地劝喻世人，那么在最后两部作品中甘博亚几乎要越俎代庖，替自己创作的角色去解决社会问题了。在《光复》中是一位墨西哥画家拯救了自己，同时也拯救了艺术；在《溃疡》中是一名出狱罪犯的自新自立。显然，从这两个人物的轨迹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甘博亚试图用基督教义规劝世人弃恶向善的创作意图。如果说，甘博亚前期创作中叙事极其自然，故事都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那么在他后期的这两部小说中则囿于社会局势急剧动荡的大背景而显得生硬甚至拘谨、压抑，直至由主人公在作者的支配下勉为其难地解决矛盾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一九一〇年革命本质的把握至少在初期还不十分准确。当然这也说明了这场墨西哥近代史上的大变革给人们提出的问题之严峻，以致使人不能立即做出判断和抉择。

人们对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甘博亚所知不多。因为作者曾于一九一三年出任维多利亚诺·韦尔塔政府外交部长数月，并于同年作为天主党候选人准备参加大选而不见容于继韦尔塔执政的卡兰萨政权，所以于一九一四年流亡美国。在那里，他几乎无所作为。回墨西哥后在大学预科任教，亦终因其政治见解及其与韦尔塔的关系而被迫辞职。此后，他的生活陷于窘境，渐渐被人遗忘。唯一可使甘博亚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晚年亲眼看到了《圣女桑塔》多次再版、万人争购的盛况，亲眼看到了根据这部轰动

墨西哥文坛的小说成功地改编的电影。不幸的是，在人们纪念他文学创作生涯五十周年(1889—1939)的时候，这位在墨西哥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的作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在墨西哥城与世长辞。

王 世 申

一九九三年六月

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新妇行淫，我却不惩罚她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

《旧约·何西阿书》
第四章第十五节

致雕塑家赫苏斯·孔特雷拉斯

你不要以为我是圣女，桑塔不过是我的名字。[①]

但你也不要因为我的生活方式就以为我是跟莱丝果或戈迭尔[②] 她们一样甘于沉沦的女人。

我的前世就是一堆烂泥，今生我仍是一块泥巴。至于我的血肉之躯，早已埋在了墓地里。

我被人们从贞女烈妇的名册里一笔勾销后就溜到了你的创作室，希望你能同情我并能勘明我蒙受的不白之冤，使我那颗痛苦不堪的心得到些许慰藉。

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她们会嘲笑我、惧怕我——但请你想象一下，在卫生检疫所，我不过是一个等候检查的号码；在妓院里，我无非是一件待价出租的家具；在街上，我变成一只任人驱赶的狂兽。但是，不管在哪里，我总逃不脱这悲惨的命运。

我笑，人们撕打我；我哭，人们又不相信我的眼泪；我爱，我一生中只爱过两次，头一次人们恐吓我，后一次人们作践我。到我受够了这一切奋起反抗的时候，他们把我投入大牢；我生病，他们幸灾乐祸；甚至我死了以后也不得安宁，一些自称医生的人还把我这具已经被这座罪恶都市那野兽般的淫欲折磨得形容枯槁伤痕累累的躯体大解八块。

---

① 桑塔的原义为"神圣的女人"。

② 《爱丽莎姑娘》一书中的两个人物。

请你把我收留下并且给我以新生吧！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你不是已经用手中的泥巴和你的全部身心塑造了那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形象吗？……人们都说艺术家是热心肠的好人……我的灵魂现在是多么渴望得到哪怕是一丝一缕的温情爱怜啊！

我是不是就留在你的创作室？……你会收留我吗？……

我死的时候一文不名，身后也未留半点遗产。我会把我一生的遭遇当作故事讲给你听来报答你把我收留下来的恩情。尽管你会认定我一生的悲剧都是我自己造成的，但只要你听一听我的故事你就会和我一起伤心落泪，你就会原谅我。不信你就等着瞧！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的，如同我相信上帝已经原谅了我一样。

就这样吧！

就我自己而言，我还要重复一遍——不是对你，而是对公众——奥代依学会的大师在出版《爱丽莎姑娘》的时候所声明的这样一段话：

我有意识地以严肃、纯真的态度来写这本书。它力求表现人们美好而热诚的本性。如果我的读者从本书的哪一页感受到悲伤的沉思以外的什么东西，那将偏离了它的主题，那也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费德里科·甘博亚

于墨西哥城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就是这里。”马车夫突然将马车停下说。由于车停得过急，马头仍在不停地晃动。

只见一位青年女子从车里探出头左顾右盼，她仿佛感到疑惑不解，又好像不认识这个地方，惊讶地问道：

“这里？……这是什么地方？”

车夫从座位上狡黠地看了她一眼，用马鞭指着一个院落说：

“那边，往里，就是那扇关着的大门。”

青年女子下了车，又回身从车上取出一个小包裹，接着把手伸进衬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杜罗①。

“给您钱。”

车夫慢悠悠地站起来，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些零钱放到车上数了数，末了又把那个杜罗还给了她：

“找不开，下次一块儿给吧。要是下午您用车的话，我乐于效劳。我就在圣胡安·德莱特兰那边住，三百一十七号，门口挂着彩旗。请问您芳名……”

“我叫桑塔。钱您都留下吧！说不定我就在这儿住下呢……您快把钱收起来吧。”桑塔沉思片刻，赶忙答道。她恨不能马上结束谈话。

没等车夫回话，桑塔匆匆忙忙转身便走；她低着头，几乎半

---

① 西班牙银币，等于五个比塞塔。

截身子都被一条大披肩遮着，只露出肩膀。她好像为此刻来到此地感到颇为尴尬：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周围有那么多人盯着她，他们肯定知道她是来做什么的。桑塔既未注意她的右边是一个荒芜的花园，也未觉察到她左边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吃店。她只顾径直朝前走，一心想着去敲开那紧闭的大门。她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察到身旁好像有一块稀稀拉拉的草坪，其间的灌木、乔木屈指可数；然而她却明白无误地闻到一股酒菜香味，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和开怀大笑声，她甚至觉得——她有时下意识地左右张望或者回过头去瞅瞅——有人凑在门廊里，毫不掩饰地盯着她，对她的举止仪表高声而放肆地评头论足。桑塔感到惶恐不安，一来到门前便抓着大门环叫门。她连续敲了几次，每次敲三下。

其实，除了小酒店里那些游手好闲的顾客，没有别人注意她。尽管到这个区来的人未免有些放荡，而且这里的夜晚又确实不堪忍受。然而，白天这里的人们和城里其他地方的人别无两样，他们大都用自己艰辛的劳动挣钱糊口。这里有许多小工厂：一个专做墓碑的小作坊，两个意大利人开办的铜厂，一家法国人经营的颇有名气的印染厂，厂院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砖砌烟囱。此外，还有一间煤厂，场子里一片乌黑，从早到晚飘散着煤灰，使得过路人不得不加快脚步，然后用头巾掸掉尘埃。现代化的希拉尔达屠宰厂坐落在一处绘满壁画的街角上。它有三扇大门、光滑的石板地面和包铁边的大理石柜台。厂房被一根根既高又细的柱子支撑着，空气对流格外通畅。一个个大磅秤擦洗得干干净净，半圆形的金属钩子上悬挂着许多扇割下脑袋、开了膛的牛羊，原本是干干净净的肋骨被弄得肮脏不堪，鲜血淋淋，腥气扑鼻，其实牲口刚刚被宰杀，肉尚新鲜。贪婪的苍蝇围着肉杠嗡嗡地叫着。两三条高大而肥壮的狗懒洋洋地躺在人行

道旁，身上长满硬毛，此时它们倒也相安无事，有的打盹，有的呆呆地盯着身上的跳蚤，但一个个都竖着耳朵，嘴巴朝向一个地方，正耐心等待主人们赏赐给它们一点筋头巴脑或是剔过的骨头。路口对面拐角处即是远近闻名的“魔王百货商店”，它的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一束束小旗插在十字路口的墙角上。它两侧都有门，门上的店名赫然醒目，每一座门都有一条镀锌门廊与之相连，无论是在豪华的圣克拉拉区还是在独一无二的安东尼奥·阿梅图斯科区，男女老少是无人不知这家商店的。街上的小花园里，有一个圆形的天然泉眼，清澈的泉水昼夜不停地流淌着，尽管卖水夫和临近的住户大肆浪费泉水，可它总是源源地流淌，不见减少。泉眼四周一向都是湿漉漉的。除了花园，这条街上还有五栋三四层颇引人注目的漂亮楼房，带有雕花阳台和石灰抹的飞檐，有轨电车的铁轨穿街而过。路面由方形水泥板铺成，沿街有三盏路灯照明。

噢，对了，在掩蔽着几家妓院的花园对面是一所市府为孩子们建的公立小学。

此时，已近中午十二点，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热闹非常。太阳，八月末的太阳，炎炎似火；铁轨被晒得滚烫，在烈日下熠熠发光。头天夜里下过一场雨，路边潮湿的人行道两边水蒸气袅袅蒸腾。有轨兽力车由骡子拉着，在街上咕噜噜地滚过，骡子的脖子上系着叮当作响的铃铛，车夫们口吹短号，声音嘶哑。这些黄色的、绿色的亮闪闪的兽力有轨车满载着不同阶层乘客疾驰而过。行人看不见车内的乘客，只能依稀看见他们的脑袋和头饰。他们有的把头靠在座位上，枕在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昏昏欲睡；有的则漫不经心地望着车外一闪而过的楼房的侧影。

从那家制作墓碑的作坊里，从意大利人开办的炼铜厂和希拉尔达屠宰厂里，不时传出各种声响：凿子击打大理石和花岗岩

的声音，锤子有节奏地敲打铜锅、铜壶的声音，屠夫们的斧子不时砍在牲畜身上的声音和落在放牲畜的石板上的声音……小商小贩们站在路中间，以手做成喇叭形状，声嘶力竭地叫卖，同时双眼环顾四面八方。行人们走起路来不得不左躲右闪，以免互相碰撞，从小学敞开的阳台处不时传来孩子们稚嫩的拼音声，单调而又乏味：

"b—a，ba；b—e，be；b—i，bi；b—o，bo……"

桑塔叫了半天门，里面没有人答应，她不由自主地环顾一下四周。这时大教堂里的大钟当当敲响了十二点。法国人开的印染厂汽笛声声，白烟滚滚，从它的各个车间里相继传出又尖厉又凄惨的哨子声。工人们收起他们那油乎乎的蓝色工作服，用他们那洗不干净的手指点上一支烟，走到街上，拥到人行道上。正派点儿的临别时耸耸肩头，道声再见；浪荡些的则勾肩搭背，迈开腿朝"魔王商店"走去。这时学生们也放学了，小淘气鬼们打打闹闹，你推我搡，一窝蜂似的倾巢而出。书和小黑板掉在地上，帽子被扔得满天飞，有的孩子用黑乎乎的手抹眼泪，有的脸上挂着调皮的笑容。敲大门的桑塔则更加起劲了。

"您有什么急事啊？门敲得这么响！……找佩芭太太？掌班的吗？……对，她在。不过，她正在睡觉呢。"

"那么，我就等等她吧。您别叫醒她了。"桑塔说。她感到如释重负，终于躲过了大街上无数双好奇眼睛的追逐。"我就在这儿，在楼梯这儿等着她……"

果然，她一屁股坐到螺旋形石头楼梯的第二个台阶上。楼梯离街门近在咫尺。看门婆见桑塔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少女，不免为之一动，先是微微一笑，但立刻想到：难道这位姑娘要在这里长期呆下去？过去她在何处落脚为生呢？不妨问她一下。

"您不是墨西哥人吧？……"

“我是墨西哥人。不过，我不是首都人，那儿离这儿很近。我是奇马里斯塔克人……在圣安赫尔南面。”桑塔解释道：“坐火车可以直达……您不熟悉那一带吧？……”

看门婆只知道圣安赫尔，她曾经陪同鸨母去那里赶过一年一度的集会，鸨母对那里的赌场很感兴趣。看门婆看到桑塔是一位天真而单纯的姑娘，不免心中对她产生怜悯之情，于是慢慢凑到桑塔跟前，倚在楼梯扶手上。她不忍心看着桑塔呆在这里，里面就是她将要赖以混饭餬口的地方。在这座人间地狱里，要不了多久这个年轻姑娘的美貌和肉体就会被吞噬掉，她肯定还不知道等待她的是多么可怕的下场。

“您为什么要来讨这种营生呢？”

桑塔没有回答。看门婆的话音未落，只听到一扇玻璃窗呼地一声打开，从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操着满口的西班牙人口音：

“欧弗拉西娅，到帕科的酒店去要两大瓶兑汽水的茴芹酒来，告诉他们是我要的……”

看门婆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她把桑塔引到一个小客厅里，自己马上去执行吩咐。临走时用力地带上门，嘴里嘟哝着钱不够。

说来也怪，仿佛掌班佩芭要两瓶茴芹酒就是一道起床的命令，整个妓院慢腾腾地苏醒过来，各种声响混成一片：大声叫嚷着发号施令的声音，小曲声，狂笑声夹杂着趿拉着鞋的走路声，开窗声，关门声、泼水声，男人放声大笑声，还有一个恬不知耻的粗野女人沙哑着嗓子答话……满嘴的脏话把新鲜的空气都污染了……

桑塔感到惶惑不安，她真想逃之夭夭，一去不回头。但是回家已不可能。即使不回自己家，去别处也未尝不可，只要听不见

这类刺耳的粗俗话语就行。然而，她却一步也不敢挪动，生怕被别人发现。她甚至害怕身子一动，屁股底下的椅子发出声响，也会被楼内房间里那些赤身露体、正在做着各种下流动作的男男女女发现。她是如此地心神不定，竟未发现欧弗拉西娅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她走近桑塔，一开口就把桑塔吓得失魂落魄：

"您愿意进去见佩芭太太吗？她已经醒了。"

桑塔茫然不知所措，跟着女佣走上楼去。她们穿过两个黑暗而又气味难闻的过道，一个厅堂。厅堂里摆着两张简陋的床铺，地上铺了块地毯，也许这是女佣们的住处。所经之处无不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烟酒气味。一个墙角前放着一架立式钢琴，盖子敞开着，露出一排白色琴键，黑暗中看来宛如魔鬼露出的一排獠牙。然后，她们又穿过一个走廊。这时桑塔听到平底锅煎炸食物的吱拉声，但她说不上声音究竟来自何方。她们下了一道楼梯，最后来到一个十分窄小的院落，在一个毛玻璃门的前边停了下来。

"太太，"欧弗拉西娅喊道，同时用手指轻轻叩击玻璃："新来的姑娘在这儿呢。"

从房间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

"进来，孩子。推，门一推就开……"

欧弗拉西娅推了一下，门开了。屋子里面暗极了，桑塔什么也看不见，但她还是走进屋里。

"靠近点，姑娘……当心！……对，那里有张桌子。再靠近点，从那儿，打右边走过来。对，挨着床……"

桑塔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她向听到声音的方向摸索着一步步蹭过去。很奇怪的是，除了那女人还不太熟悉的声音外，桑塔还听到一个肥胖男人不断发出的鼾声，直到她走近，膝盖碰着床沿，这鼾声都未停止。

“这么说你是从乡下来的啦?”佩芭欠起身来靠在枕头上问道。枕头干干净净,刚浆洗过,她一压上去便噗噗作响,仿佛是用易碎材料填充而成的。“你叫什么来着? ……你先别忙告诉我……我想起来了,埃尔维拉告诉过我。”

“我叫桑塔。”桑塔就像方才对马车夫那样羞涩地回答。

“对,对,桑塔。”佩芭笑着重复道:“你瞧,你的名字多讨人喜欢! ……桑塔,我看光凭你的这个芳名就能给你赚许多的钱,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对……”

佩芭发笑时,她身子底下的弹簧床吱吱作响,而其身旁的鼾声也戛然而止。

佩芭发自内心的笑声并未使桑塔不悦。相反,她暗暗觉得好笑,因为她的名字引起别人的好奇,或者使人感到奇怪、怀疑,这种事她已经碰到过好多次了。

“可是,孩子,”佩芭几乎喊叫起来,同时漫不经心地摸摸她:“你怎么这样死板! ……好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这叫什么圣女呀!”

佩芭边说边用她那双富有经验的老手抚摩着桑塔纤细的身体,桑塔一下子跳了开去,脸孔涨得通红,她真想哭出来,或者冲向这个放肆地抚摩她的轻浮的女人。

“什么事啊?”躺在佩芭身边的男子问道。

“来了个‘新的’。睡你的觉!”

“‘新的’! ……‘新的’! ……”他伸了伸懒腰,翻身对着墙壁偷偷地笑了笑。

佩芭跳下床,熟悉地走到窗前把遮窗户的木板打开,这时屋子里豁然明亮起来。

瞧,佩芭那副长相多难看呀! 尽管她身着一件长衫,力图遮丑,然而毕竟人老珠黄,肌肉干瘪了,尤其是男人们喜欢抚摸的

那些地方更是大为逊色。对她来说,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每天得操持整个妓院的繁杂事物。她穿上长袜,抬起光溜溜的胳膊点燃一支烟,然后又把头低向脸盆洗了洗满是皱褶的脸和颀长的脖颈。她大腹便便,乳房松弛地搭拉着,并随着身体的动作而颤动,俨然是一位西班牙加利西亚[①] 老农妇的模样,令人作呕。她一边这样毫无羞耻地梳洗打扮涂脂抹粉,一边与桑塔絮絮叨叨拉着话。桑塔只是简单地用是或者不是回答。不消说,佩芭很喜欢桑塔。这样一个年方十几岁的漂亮女子,她岂有不喜欢之理。尤其是桑塔的执拗劲儿,以及她那绝妙的仍然半处女的身段,更显示出她是一个有个性的姑娘。

"我敢说,人家一定认为我们这些人很坏,我们这个地方很可怕,对吧?……"

桑塔耸了耸肩,双手一摊,表情含含糊糊……她又知道个啥呢?……

"我到这里来,"桑塔开口说:"因为家里容不下我,我母亲和我两位哥哥把我轰出来了,因为我不会干活,而且,尤其是……我一气之下发誓说我要到这种地方来,而他们却不相信。这个地方,这种生活,就是比这里更坏,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能尽快了却一生就行……幸好,我谁也不爱……"说罢她低下头去看地毯上的图案,鼻子一酸,几乎要哭出声来。

佩芭一边忙着用一块海绵洗脖子和面部,一边点头表示同意桑塔的话。她心想:又来了一个牺牲品。看姑娘那抱怨与气愤的神情,肯定是遭人遗弃了。两性之间的事总是这么残忍,总是老一套,开始是热烈接吻、拥抱、爱抚、许诺,而后又是分手、忘情、负心、痛苦!……佩芭对这类事是了如指掌的,她知道也并

---

① 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省。

非完全如此，有的就心甘情愿做人家的公牛，譬如躺在身旁的这个家伙，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一天到晚醉生梦死，满足于声色犬马。天知道佩芭用他人挣来的金钱豢养过多少这类货色呢！

"来，和我一起喝两杯，好吗？"佩芭说着从酒柜里取出一瓶烈酒。"喝吧，别犯傻了！只有酒才能消愁解闷……对吧？好了，以后你会习惯的。"

桑塔呆呆地看着，佩芭站着把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为要逐步取得桑塔对她的信任，她又继续往下说。她清楚地知道桑塔还看不惯这一切，但她必须慢慢地使她习惯，让死水变成活水，让她和大家打成一片，从而消除戒心。

"你听我说的这些话，看我这么能喝酒，也许会感到惊讶。不过你别把这看得太严重了。你身体健康，年纪又轻，只是心里头有创伤，可是又不服气……就想让你的身体替你受罪……其实，这种经历算不了什么，孩子，身体将来会受不了，也会生病的……花无百日红！你也会变成我这个样子，被糟蹋得一钱不值……你瞧……"

佩芭一边悲戚地诉说着，一边满不在乎地掀开长衫。桑塔一看，果然，佩芭的两只腿肚子上布满了青筋，大腿劳累得变了形；肚子上满是皱褶，肚皮下垂，毫无生气，就像一块原本肥沃的土地，被主人连续耕种了几十年，现在变得贫瘠无力，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沟壑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你不信？和你一样漂亮，或许比你还漂亮。可是现在怎么样呢？我变得让人讨厌了，我只能给人看管这样一所妓院。这还算幸运。可是有人却说我喜欢这一行，见鬼去吧！这是人干的吗？……我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变得像一只饶舌的鹦鹉。你别理会我，我对你说的这些话，你也千万别对外人说……你瞧，我穿上长裙，再套上像样的鞋子，就这

样，披上披肩。我陪你出去走走，好吗？我们……噢，等等……迭戈！迭戈！喂，我走了……卡塔兰酒[1]就在洗脸间呢。”

“你要出去？出去干什么啊？”躺在她身旁的男人嗔怪地说。他的眼睛不住地眨巴着，大约是从窗户和门射进来的阳光太刺眼的缘故。

“我得带这位新来的姑娘去登记，带她去洗澡，叫她晚上和大家在一起。这种事你见得还少吗？”

“走吧！快滚，母猪，让人把你，还有那个新来的女人宰了才好呢。”说毕那男人又偷偷笑了笑，接着补充道：“把酒递给我好吗？宝贝儿……”

桑塔宛如一个梦游症患者，顺从地跟在佩芭后面缓缓而行。穿过另外一个门厅，走过桑塔进来时看到的那个小花园，她们钻进一辆等候在那里的马车。佩芭一声令下，驾！马车跑了起来，拉着她们穿过几条大街，拐了几个弯。街上车辆往来如梭，人声纷乱嘈杂，阳光炙热灼人……

佩芭边走边吸烟，嘴角上挂着微笑，但不理睬桑塔。可刚才在屋子里时她还对桑塔诉说自己命运如何，怎么现在却变成这样一个高傲冷漠的女人了呢？不久，马车在另外一个小花园边上停了下来。花园的两边各有一座教堂。小花园后边是一个挺大的公园。如果桑塔没有记错的话，它叫阿拉梅达公园。这时佩芭以极为严肃甚至是命令的口气提醒她道：

“说话要当心！别和我顶嘴，听见了吗？我来回答他们的问话。你呢，他们让你做什么，都得乖乖地服从……”

“他们是谁？要我做什么？”

“蠢猪！这不是坏事。我是说医生，说不定他们要坚持对你

---

① 西班牙卡塔兰省出的一种白酒。

进行身体检查，懂吗？”

“可是，我身体很好，一点病没有，用不着检查，我向您发誓。”

“就算没有病，傻瓜！当局要求这么做，就非得服从不可。我会想办法不让他们检查你。下去，快走！……”

从那时一直到晚饭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把桑塔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脑袋似乎胀裂了，记忆力溜掉了。当然，她对那些登峰造极的事情比对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更记忆犹新。她记得有个男人让她躺在一张双人床上，上面铺了个软垫子。床架是铜制的，看上去远比她家乡小教堂里的神像还金黄耀眼。她在上面躺了两个小时，连眼睛都不敢睁一睁，头痛得厉害。后来，医生执意检查她的身体。她已经记不清医生们检查时都做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墙上挂着一个像框，里面镶着一个衣饰古怪的人像。那人身穿军服，头上却包着头巾。她记得一个大夫的眼镜在他的鼻子上面滑来滑去，她记得一个长相粗俗的男护士瞪着一双贪婪的眼睛，恨不能把她一口吞下去……身体检查本身并没有什么，人们先让她躺在一张简易床上，上面铺块脏乎乎的油布，然后用一架金属仪器在她身上查来查去……此外，什么也没有做。对，什么也没有做……还有那间屋子，有一股怪味，她说不上来，就和往死人身子底下洒的那东西一样的味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名字？“……碘……碘酒”，一股又臭又带甜味的东西，嗅了让人头晕，呛嗓子。

然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她记得清清楚楚。当她从床上爬起来整理衣服的时候，大夫们不称她为“您”，而呼之以“你”。甚至还跟她开一些过火的玩笑。佩芭听后放声大笑，弄得她颇为尴尬。她弄不清楚这些先生们为什么要拿她这样一个女子寻开心……

大夫们检查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一个词儿，一个从现在起很符合她身份的词。她马上闭上双眼，并且用手把没有贴在枕头那边的耳朵堵起来。她收起腿，然而那个词还是被别人说了出来。这犹如当头一棒，她的头疼得要胀开了。

“不是处女，不是，是个……”

离开这里！逃跑的念头又一次在她的脑海里涌现。桑塔多么想再回到她的村子里去，回到她的家中，去和她的妈妈、哥哥、她的鸟儿、她的花儿在一起……她一直生长在那里，从未想到会离开那里，会被她的兄长们逐出家门。他们没有她，又将怎样呢？难道他们这么快就把她忘掉了吗？……一想到这里，她就感到很难过。她从床边坐起来，两只手垂到半分开的双腿中间，搭拉着的双腿机械地来回晃动着，她木然地遥望她家乡的那个方向，遥望着她那普普通通却被风铃草、天芥菜、常春藤拥抱着的欢乐家园。而今，这一切都离她远去了，她永远也回不去了，永远，永远。

桑塔伤心透顶，伤心得失魂落魄。她俯下身子，趴在仍然有些许热气的枕头上呜咽起来。她那蜷曲着的动人的身躯抽搐着，伤心的泪珠如雨而下。她怎能不伤心难过呢？像她这样一个农家少女的贞节完全被糟蹋了。

一整天的哭哭啼啼使她神经过度疲劳，加上体力消耗太大，她有点昏昏欲睡。就像一个满腹委屈的孩子，哭着哭着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人们还以为她没有事了，可突然间她又会呜咽起来，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因此，傍晚妓院里发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晓，什么不三不四的经纪人以及那个入夜后被禁止入内的斗牛士(怕他们打闹起来出人命)，什么初次涉足这条既令人快活而又罪恶深重的邪路的规规矩矩青年人，什么惧内大

夫,什么子女成群的父亲,他们都抵挡不住年轻时啃过的这种酸果的引诱而前来品尝。还有那些风尘女子的“情人”,他们妄想独占她们。其实何须问呢?她们乌黑的眼圈以及她们那苍白无力的表情,不已清楚地说明她们头天夜里怎样被狂蜂浪蝶追逐纠缠了吗?

从远处的大街上不时传来阵阵不太清晰的嘈杂声,这是因为花园把妓院的房子和大街隔离开来,而桑塔的房间又在院子的深处且在楼上的缘故。透过窗户上挂着的针织窗帘望出去,鳞次栉比是一片不寻常的景色:高低不等的屋檐、楼顶平台;鳞次栉比的烟囱;水缸、花盆和晾晒的衣服;教堂的塔楼;旗杆和写着大字的招牌;竟然还有楼梯和房门。西下的斜阳由于穿过层层山顶后照得远处阳台上的玻璃看上去支离破碎。总之,从桑塔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是看不远的。

有人嘭嘭地敲门,打破了桑塔的美梦。

“谁啊?”桑塔懒洋洋地问道,她连床也没有下,只是欠起身子。

然而,当她辨明是掌班佩芭和鸨母的声音时,马上下床开门。

自从在圣安赫尔集市见到过鸨母埃尔维拉以后,桑塔至今未曾见过她。正是在那次见面的时候听了她那娓娓动听的劝告,桑塔才毅然决定到这家妓院中栖身。鸨母身着连衣裙,她的举止言谈像个男人,口里老是叼着一根雪茄烟,耳朵上垂着两个榛子般大的耳环。她远比佩芭威严,率先来到桑塔面前:

“听说你不想吃午饭,在屋子里关了一下午,对吧?……这次我原谅你,但下不为例。你听懂了吗?咱们不能随心所欲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呢?……等会儿让他们给你拿一条丝裙子,一双丝袜子,一件上好的衣服,一双绣花鞋

来……洗过澡了吗?"鸨母说着转过身来问佩芭:"好极了,不洗也没有关系,那就晚上下去以前再洗吧。孩子,可要洗得干干净净呀……"

老鸨以责怪而又规劝的口气继续给她讲妓女应特别注意卫生,这样害病的危险较少。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边讲边看桑塔的反应,但不让她插嘴。她大言不惭地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说男人们都有弱点可以利用,说尽管开头你厌恶这种生活,但不要流露出来……总之,如果把老鸨讲的话汇集到一起,简直就是一本现代妓女的简明知识问答必备手册。她讲得那么有条有理,那么流畅自然,仿佛她不是在讲什么赤裸裸不道德的事情,却俨然是一位严厉的英国女教师在给笨孩子讲授课程。她时不时满不在乎地冒出几句脏话,什么教师,见鬼去吧!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散发着臭气的老娼妓!她一边讲一边坐到了桑塔的床边,当她发现桑塔吓得目瞪口呆时,又像魔术师一样讲起了这类事的乐趣。别怕,这一行并不像狮子那样令人望而生畏。相反,以这种方式生活,对女人来说比干别的行业更容易也更舒服些。

"只有没出息的女人才在医院里做事呢!我是指那些笨蛋们,傻子们。"她看出桑塔不解其意,继而解释道:"她们不知道利用自己的身价。我觉得那些在医院里、监狱里做活的女人们很可笑。你穿上这身衣服,到哪里去不能挣大钱呀!将来你可以有自己的车,有许多首饰,有许多银子,也就是说有许多钱……我想你懂我的话,是不是?男人们?……男人们!……男人们不过是一群猪,一群倒霉蛋,不论他们多么狂妄自大,不论他们如何吵吵嚷嚷,没有不偷鸡摸狗的……"

停了一下,她又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越坏,他们就越喜欢我们。我们越是想方设法欺骗他们,他们就会越加拼命地追逐我们,而且希望我们像他们想象的

那样爱他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喜欢我们远远胜过喜欢他们的妻子、情人吗？你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吧？……正是因为那些女人太循规蹈矩了。而我们，则不像她们，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与她们不同，我们别有一番风味。我们有时坏到极点，而她们则不会这样，她们天天一个样……一个味道，总是那么服服帖帖，久而久之他们就腻烦了……家花不如野花香就是这个道理。”

老鸨埃尔维拉一口气说了这么许多，终于住嘴了，佩芭靠在立柜旁，桑塔感到毛骨悚然，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但她低头不语。

桑塔听鸨母这么一说，加上自己亲眼所见，大失所望。她感到厌恶极了，决意离去。

“我……我决定离开这里。”桑塔语调沉重地说着，从床上站起来。

“你要走？上哪里去？……”

“到那里，到外边去。”桑塔坚定地答道，并且用手指着窗外的蓝天。

佩芭走近她，而老鸨则从床边站起来，两人同时迷惑不解地朝桑塔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苍茫的暮色中唯有一线蓝天，一群燕子在蓝色的背景下，勾勒出不可思议的图形。

老鸨顿时板起面孔，她从不允许手下的姑娘们反抗。她双手叉在腰间，恶狠狠地瞅着桑塔。对老鸨，谁敢说半个不字呢！

“别给我来这一套！现在你已经登记入册了，就像那些出租马车一样，连号码都编上了，我不过是打个比方……现在你属于我，也属于警察局和卫生部管理。你好好想想吧。如果现在你要走，只有到监狱里去！……你别跟我作对，凡是不听我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到了这里，我说了算！谁敢给我说出半个不字？大概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吧？……今天晚上你要满脸堆笑地给我接客，决不准哭哭啼啼，不许乱来。否则，我会把你送

到警察局去，交给他们处置你。”

桑塔见鸨母如此凶相毕露，自己就软了下来。她吓得往后直缩，缩到墙根。这时鸨母向前跨了一步，一边用手指掐她的脸蛋儿，一边向她脸上吐着浓烟，破口大骂。

佩芭抽着烟。

在鸨母埃尔维拉一连串的咒骂下，桑塔退让了。鸨母的话就像抽打在她身上的鞭子。瞧她那圆瞪双眼、声嘶力竭、挥舞着拳头的样子，说不定要拿她怎么样呢！在这个戴满了首饰、粗俗而又没有教养的西班牙女人面前，在她的拳头、表情和语言的威迫下，桑塔终于被制服了。

“好吧，太太。”桑塔屈从地嗫嚅说：“您放心吧，我不走了。您要我做什么呢？……”

佩芭认为该是她出面的时候了，她拉着桑塔的胳膊说：

“别任性了，孩子，人到哪步说哪步，认命吧。快别哭了，擦擦眼睛。”

不消说，老鸨早就等着佩芭出面收场。她很快又显出一副慈祥的样子，点上夹在手指中间的半截雪茄烟抽起来，并且爱抚地拉着桑塔的手让她在长沙发上坐下，亲切地给桑塔擦掉脸上的泪花。或许没人会怀疑她这是装出来的。

“说的在理，”埃尔维拉鸨母说，“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瞧你哭得泪人儿一样！可是这又为的哪桩呢？你这小傻瓜，我又不是往坏路上引你。相反，我一定照我在你们村子里答应你的那样做。你还记得吧？……这你还不满意吗？现在你就下去吃饭，要是什么东西你不喜欢吃，你就告诉佩芭，让她们给你单做……佩芭，你可要多关照这孩子呀！不许任何人在饭桌上拿她开心。让她和我喝一样的酒，这样她就会平静下来。小娇气鬼，还撒娇呢！抬起头来看看我，亲我一下，咱们言归于好吧……我

想欣赏一下你穿上时装时的俊模样。佩芭，快把丝裙子、上衣、绣鞋给她拿来。”

有什么办法呢？桑塔不无痛苦地笑了笑，驯服地让佩芭和两三个妓女给自己穿衣服。这几个妓女听到楼上的动静，就跑了上来。

鸨母埃尔维拉一本正经地看着手下人给桑塔换装。她看到桑塔圆圆的肩膀，隆起的乳房，肌肉丰满的大腿……桑塔穿一身粉红色衣服，配上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甚是漂亮。鸨母不时满意地点头并啧啧赞许。桑塔的长丝裙一下子拖到地上，她赶忙提起，这时鸨母看到她的腋下长着一小撮黑毛……

晚饭一般晚上八点开始。通常大家总是默默无语，而又略带忧伤(也许是每日的“战斗”临近的缘故)，然而今天却像过节一样。她们既不互相指责非难，又不见流露出妒忌之情，平时对佣人说话时用的那些脏词、诨号以及戏谑之语，今天一句也听不见。这全是因为鸨母埃尔维拉今天为了她的新人，亲自出面作陪的缘故。她慈祥地看着她们。尽管她们兴高采烈，但言谈举止则不能不有所收敛，只听到妓女们发自内心的爽朗的欢声笑语。总而言之，餐厅里洋溢着一种很有教养的气氛。老鸨埃尔维拉也很感动，她把自己平时喝的好酒赠给每人一杯，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只有桑塔的到来才使她大驾光临。

佩芭身为掌班，非常知趣。她像往常一样，只喝水。女佣“长腿妞”(一个像是患肺结核的穷姑娘)甚至忘记像每天晚上一样准备甜点。

突然，看门婆欧弗拉西娅在楼下尖声地叫起来，让她们又回到了现实生活里。

“佩芭太太，来了几位先生！……”

桑塔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她吓坏了。这一群，十来个妇女，

听到喊声宛如弹簧一般立时从各自的座位上弹起来，凳子叮当作响，一个个赶忙喝水漱口，并点上香烟抽起来，以便不让客人闻出她们刚吃过饭的气味。接着，妓女们全都来到楼梯口，慌忙地整理头发并咬着嘴唇，直到嘴唇变红为止。她们的臂肘都贴近腰部——这样可以使胸部显得突出。走起路来一个个都故作姿态地扭着臀部，拖着鞋后跟，仿佛斗牛士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登场一般。

掌班佩芭故意放慢脚步缓缓走下楼去。

"你也下去！"鸨母命令桑塔。"看看是些什么样的客人，向他们要啤酒，要香槟酒喝，尽量叫他们多花钱。要是哪个客人想到你的房间，可不许耍性子，听见了吗？这个以后咱们再详细谈。"

桑塔并未听清鸨母的最后一句警告，但是头一句"你也下去！"已经够她受的。一听到这句话，她就战战兢兢，如临大敌……但是她只能服服帖帖地下去，让客人们慷慨解囊。

桑塔下楼了。可是她直挺挺地立在那里，与其说她准备服从，毋宁说她准备拒绝，她从内心感到不可抑制的恶心。她站在灯火明亮的大门口，目睹嫖客们动手动脚地挑逗她的伙伴们，而姑娘们听了这些刺耳的粗话，或者被他们抓捏以后，不仅不反抗，反而要他们再重复一遍。妓女们越是会撩逗客人，让他们冲动，妓院就越可以大赚其钱。

突然，空中一声巨响，这是即将涤荡城市的暴雨来临的前奏。桑塔为之一震，扭头朝门外望去，大门离她只有几步远。她撩起裙子朝门口走去，她真想奔到外面，逃得远远的，一直跑到喘不过气来为止，跑到她的身体支持不住为止……然而，天公不作美，倾盆大雨向她袭来，愤怒的雨点打在墙上、玻璃上、地上，

劈啪作响，溅向四方，仿佛它要无情地吞噬一切敢于反抗它的东西……桑塔懊丧地朝大街上望去，借着闪电，但见薄纱似的雨帘从天而降，霎时间街上已水流成河。

电光一闪，桑塔发现雨中一个小孩牵着个大人的手蹚着满街的雨水行走，两人都没有打雨伞，拐过弯后径直朝这边走来。起初，桑塔感到疑惑不解，他们不会是冒雨到这里来的吧？但那两个人越走越近，那个大人火冒三丈，因为不管他怎么用棍子探路，不论小孩怎样引导他，他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中蹒跚前进，而那个小孩也和他所引导的盲人一样，淋得落汤鸡似的。

见他们走来，桑塔赶忙躲到一边让他们进来。从他们的穿着上，从他们还礼的方式上，桑塔认定他们是一对流浪汉。她尽量离他们远点，生怕雨水溅到她身上。见他们进来，佩芭并没有责备他们。进门后盲人就甩掉了小孩。虽然他瞪着一双白眼珠，但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借盲杖的探索，径直来到大厅。他的身体宛如一尊没有绿色锈斑的铜像。尽管他衣衫褴褛，而且身上滴着水，但佩芭与其他女人一见他进来，马上喜形于色，而且说起话来个个显得那么亲热，仿佛是老熟人一样。

"喂，伊波[①]，挨雨浇了吧？看你像个落汤鸡似的！……到外边把水抖一抖，要不，会把家里弄湿的。快点回来弹琴！"

弹琴？……桑塔感到莫名其妙。她看到那个叫伊波的瞎子果真到院子里抖了抖身上的雨水，又用手绢擦了擦手。接着，他径直来到钢琴前面，打开盖，并且真地弹起来。桑塔出神地看着，竟忘记了要溜掉。当她确信这位盲人会弹琴，而且凭感觉她觉得他弹得相当不错的时候，她便不由自主地走进大厅。她一只胳膊肘靠在钢琴的盖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盲人弹奏。

---

① 伊波利托的昵称。

瞎子的钢琴弹得多么动听呀！可他那副相貌又多么令人害怕！……满脸的麻点子，长长的胡子，宽阔的前额，粗粗的脖子，猩猩一样的撅嘴巴，穿一件毛了边的脏衬衣，脖颈上系一条满是皱纹的领带。双手瘦小，长指甲让烟熏得焦黄。不过，他的双手弹起琴来则异常灵巧。但见它们一会儿从白键跳到黑键，一会儿轻轻地落到这个键，一会儿又飞快地叩击那个键……桑塔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仿佛觉得他有无数双手，而弹奏出的曲子又是何等的悦耳呀！

尽管琴师双目失明，但他本能地感到有人立在自己身旁。周围是跳舞的人们的舞步声，他半侧着身子朝向桑塔。她能感受到他那双虽然看不见但却令人望而生畏的白眼珠，在自己身上扫来扫去。

“要是这样下个不停的话，咱们今儿个晚上不会有什么客人的。”盲琴师用他惯常用的“咱们”开口道，他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些女人中间：“都谁在跳舞呢？”

“我不认识他们。”桑塔答道，她尽量避而不看他那双眼睛。她发现，尽管他的双眼失明，但他的眉毛却似乎会说话。

“对不起。”盲人又说：“我以为是在跟这里面的人说话呢。”

“我也是这里的。”桑塔解释：“从今天开始……哎哟！”她惊叫了一声，因为有人从背后拦腰抱她。

原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男人见她臀部的肌肉长得丰满匀称，走近她的时候冷不防从背后将她一把抱住，并且将嘴巴放到她的一个肩头……

“你嚷什么呀？宝贝。我又没有伤害你。来，去跟我们喝一杯，然后跟我跳个舞！”

“不，我不想喝，也不会跳舞！”桑塔冷冰冰地回答，挣脱了抱她的那位先生。她发现，原来此人是一位衣冠楚楚的长者，并且

周围的人无不对他肃然起敬。

“见鬼！我偏要你喝，偏要你跟我跳舞。要是高兴的话，我还可以让你脱光衣服……我付钱，这你不知道吗？你认为我是在乞求你？你以为随便一个什么女人都能指挥我？……你错了。我有很多钱，我可以把你们都买下……”

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盲琴师以两个极其自然的和弦结束了并未演奏完的曲子，对着那位先生的耳朵说了几句什么话，紧张的气氛似乎有所缓和，只见那位先生点上一支烟抽起来。桑塔受到侮辱而又无力反抗，气得呜咽起来。同伴们见此情景也大为不满，其中一个叫加迪塔娜[①] 的姑娘便挺身而出：

“喂，你是谁？……你有什么了不起？就冲你有那两块半钱我们就得受你侮辱?!……”

这时佩芭走了过来。她嘴上叼着雪茄烟，手腕上挂着钱包。她和侮辱桑塔的那位先生的几个侍从讲了几句话（那位先生则把身上的钱大把大把地往外亮）。但侍从们不承认主子粗野无礼，说他至多是喝多了点，这算不了什么大事。侍从们还说他们的主子如何有钱有势，是一个富饶而远离首都的州的州长大人。

“再上香槟酒！”州长命令道，以此证明他还没有喝醉，“再上！再给我跳！琴师，奏乐！”

钢琴又奏起了乐曲。女人们和州长的下属们狂跳起来。州长则倒在沙发上，两眼死盯着桑塔。佩芭正在兴致勃勃地与桑塔谈论着什么。随后州长侍从的头目似乎又与佩芭达成了什么协议。只见他又拿出了许多钱并且命令继续上酒。他们还在门口出了个告示，说今天晚上他们一行把妓院包了。于是大门也被紧紧地关闭了。

---

① 即来自西班牙加迪斯城的女人。

外面，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令人心碎的声响；檐口上雨水哗哗地直泻而下。院子中间有一个下水道口，雨水顺着水道顶部的十字形窟窿迅速流入深深的阴沟中，仿佛它们也不愿目睹这妓院中发生的一切。

就在这时，人们发现鸨母埃尔维拉已经走过来与州长亲热地打招呼，好像他们是老相识。

"你这老家伙，什么时候到的？你大概有一个世纪没光顾我们这儿了……你见了我那个新来的姑娘了吗？"说到这最后一句，她诡秘地把声音放低了许多。

州长或许确实有点醉意——他根本就没有听清老鸨这最后一句话。他与老鸨一见面就发了一通牢骚，末了，指着立在钢琴旁的桑塔说，就是那一个……

"她生气了，因为我从背后抱了她一下。就是她！还有那一个！俩人待我还不如一条狗呢！埃尔维拉，你知道我向来是不吝惜钱的……可是，这样对待我，我只好告辞了……你别挽留，也别拉拉扯扯的，我一定走……"州长嘟嘟囔囔地说着，想站也站不起来。这一方面因为鸨母阻拦他，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的酒性发作了。

"你是看上她了吧？你这色鬼！她就是新来的姑娘。我向你发誓，她还没有人试过鲜呢。身价一百万……你喜欢她？"

"对，我就是喜欢她！除她而外，哪一个我也没看上眼。"

"桑塔！"埃尔维拉喊道。老鸨不会放过这位有钱主顾的，同时她相信桑塔也不至于驳她的面子："桑塔！来，过来陪这位州长喝几杯！对人家亲热点，人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呀！"

州长与他的侍从们听到老鸨喊"桑塔"，都忍不住笑起来，以为她是在装模作样做给别人看。桑塔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慑于老鸨的威严，不得不离开钢琴，朝他们走来。

“不，那儿不行。”鸨母埃尔维拉突然说，“坐到他腿上，孩子，人家喜欢你，算你有福气……佩芭，再上香槟酒，州长请我的客。”

桑塔战战兢兢地坐到了州长的腿上。琴师弹了一曲华尔兹舞曲。笑声、说话声、接吻声以及佣人拔香槟酒瓶的软木塞时发出的声响混在了一起。

无疑，州长喝醉了。此时，他的心肠变软了 。是他首先请桑塔原谅自己的粗鲁无礼，然后又贴近她的耳朵窃窃私语。

“我原想吓你一跳，真的。不过，要是你讨厌我，我也照样付钱，我请你喝酒，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带来好多钱。你瞧，这钱包鼓鼓囊囊的。还有，坎肩的兜里也都是钱……要是你今天晚上肯和我睡觉的话，这些钱就都给你……你倒是说话呀！干不干？……”

“那……好吧。”桑塔吞吞吐吐地答道。此刻她心有余悸，刚才她分明见到了鸨母离开时给她使的眼色。

“好极了！大家都给我开怀畅饮吧！”州长雷鸣般吼叫道：“今天晚上你说了算，你是皇后。”

州长开恩，众人受惠，就连盲琴师也得到十个比索的赏钱，要是在平时他得弹一个星期才能挣这么多钱。

美酒如流水一般灌下去。人人都灌得醉醺醺。污秽言语，色情淫欲，此时全暴露无遗，平时尚存的那点人类文明早已荡然无存。

“好了，孩子们，你们该睡觉去了！”

楼梯上传来女人们的尖叫声和醉鬼们口齿不清、结结巴巴的调情声。州长仍在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他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桑塔呆呆地坐在他的大腿上，他的沉重的头渐渐地往桑塔的肩部靠拢。

“你死的时候，希望我赠送点什么礼物给你？”州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桑塔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问题提得如此突然而又这么不吉利，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连州长身边的盲琴师、佩芭、甚至州长本人也感到问题提得不伦不类，于是大家都瞠目结舌。

“你甭理他，孩子。”佩芭对桑塔说：“他灌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叫我说什么好呢？”桑塔郁郁不乐，又转向州长补充了一句：“您就让人为我祈祷吧！……”

州长笨手笨脚而又十分严肃地把桑塔的要求记在本子上，然后又命令别人继续喝酒。

“我也要死了，不过我是渴死的。来，每人再干一杯！”

州长的那一杯，连一半也没喝下去，一沾他的嘴边杯子就歪了，几乎把酒全部洒在地上。话音刚落，他就闭上双眼靠在了桑塔身上。

桑塔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虽然她的脑袋有些发胀，但她神志十分清醒，于是心里想：“我大概能一个人上楼睡觉了。”

心地善良的佩芭使她回到现实中来，佩芭看着盲琴师对桑塔说：

“不行，孩子。这个老家伙要和你睡在一起。你说对吧？伊波。桑塔，算你有福，算你有福，他啥也不知道了。不会找你麻烦了。”

桑塔与佩芭把州长弄醒，又让一个男佣扶他到桑塔楼上的卧室。按照惯例，桑塔拎着她这位一夜情人的草帽、外衣和雨伞，跟在后面上了楼。

盲琴师叫醒了一直蜷缩在角落里睡觉的领路童，然后告别佩芭，离开了妓院。

进到房间，州长好歹将内衣和鞋子脱去，一头栽到床上。

"你以为我喝醉了，对吧？……我只是有点头昏脑胀罢了，一会儿就会好的……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外面还在下雨……我求求你脱下衣服吧，要脱光，一丝不挂……袜子可以不脱……噢，请你告诉我，你真的叫桑塔吗？……我以为这是瞎编的呢！你为啥要到这个地方来谋生呢？你说呀！你倒是说说你怎么到了这里的……"

没等桑塔回答，他就像死猪一样睡过去了。这会儿，确实是醉得不省人事了。为了不惊醒他，桑塔蹑手蹑脚地把灯关掉，在黑暗中轻轻地将外衣脱去，心中暗自庆幸：头一晚上没有人受用她。突然，她感到一阵惧怕：尽管卧室里黑洞洞的，但她觉得好像有人在窥视她。她赶忙又将外衣披上……待她侧耳细听并证实她身旁的这位州长的确睡着了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她又静候了一会儿，才丢开外衣并虔诚地将那件破烂不堪的紧身胸衣脱下。她已经没有资格再穿它了，必须把它藏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她将与它永别。虽然破了，但这件贴身胸衣是她纯贞的见证，是她的幸福之所在。或许正因为它没能保护主人，使她免受侵犯，她才结束了少女的生活，沦落为这样的女人！桑塔一遍又一遍虔诚地吻它，然后把它藏到她这个罪人的卧室里面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远处，另一条街上的琴声、吉他声时断时续。往日夜里狂欢的人们今夜则在雨中弹奏出一首首令人忧伤的曲调，它就像桑塔的悲惨历史一样，听来令人伤心难过。她的历史！睡在她身旁的那个醉鬼曾要她讲述的那段历史……

暴雨已经停了，不过屋檐上的雨水仍在稀稀拉拉地往下滴。院落里的积水仍在顺着拥有五个孔的下水口往阴沟里流淌，仿佛它们不忍目睹妓院里发生的这一切。

第　二　章

她的历史！……

她的历史也就是许许多多生在农村、长在旷野的那些穷苦姑娘们的历史。她们沐浴着阳光，熏陶着花香，幼稚无知，天真纯洁，体魄健壮；她们在大地——我们永恒的慈母的怀抱中成长，她们的感情如同小鸟自由自在，丝毫不受习俗偏见的影响。在她们富有弹性的少女胸膛内充满天真浪漫的幻想，她们就像长在河边草丛中的紫罗兰，温情脉脉的小河就是她们的摇篮——小河就从她们家的简陋屋舍后边流过。每年秋季河水猛涨，水变得浑浊不堪，泡沫翻滚；而春天来临，它又变得平缓宁静，清澈见底。小河默默流淌，不仅给工厂提供用水，给昼夜不息的磨坊以足够的动力，滋润着茂盛的草原，还把工厂、磨坊和草原的秘密溶入自己的怀抱。无论它流到哪里都不会泄露这些秘密。小河流向遥远遥远的地方……人们说，它注入大海！

桑塔伸开双臂想把记忆从脑海中驱走，就像从前她做姑娘时驱赶蜂房的工蜂和鸽房里那些发情的喜欢挑逗的雌鸽一样。然而，她的记忆怎么也赶不走，听到她身边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如雷的鼾声，这些记忆反倒都涌上心头。它们仿佛是一些了不起的工人，为要建造她童年的庙宇和重塑她青少年时代的宫殿（它们已经被压得支离破碎了）往返进出于她的脑海中。她越想越觉得喉咙堵得慌，双眼湿润，心如刀绞，与其说她年轻妓女的肉体受到的蹂躏让她承受不了，毋宁说当年她的处女心灵遭受

的打击更大。

处于黑暗中的那个污秽下流的房间被她记忆的光线照亮了。

这是一条当地人通常称之为胡同的巷子——所有的巷子都很狭窄，路面光溜溜的，连石子也没有铺。街两边长满了天竺葵、紫罗兰和各种蔓生植物；沿街房子的围墙或用光秃秃的砖块掺合泥灰砌就或用土坯堆成。那里有一座小白房子，它周围的栅栏是用原木钉成的，轻轻一推就晃动。门就开在木栅栏上。院子里栽了六棵柑橘树。秋天，金黄的柑橘果实累累压弯枝头；春天橘树花开，四处飘香，沁人肺腑。院子中间有一口很深的水井，井底常有据说是仙女发出的神秘的声响，井水又清又凉。井台是用石块砌成的，石块上凿有许多小孔，以便打水时桶里溢出的水再流回井里。石块的缝隙中生长出许多雏菊。井边有个辘轳，每当往井里放水桶时，它就吱吱呀呀地叫苦。厨房的对面是一个由四只大箱子构成的蜂房。靠近那个粗矮烟囱的是鸽棚。不过，鸽子并不经常在那里栖息。它们宁肯停在树枝上，或者住在邻近的小树林里，甚至到离它们家不远的圣安托尼奥教堂那个快要倒塌了的钟楼上去投宿。紧靠院墙根有一头肥猪，它的一条腿被拴着，卧在稀泥里，几只母鸡带着一群群小鸡在院子的地上啄来啄去，寻觅食物，它们不时地歪着脑袋瞪着一只眼朝天上张望。一条米黄色与咖啡色相间的大狗安静地躺在浓密的树荫下昏睡。门口左侧的走廊上，有几条石头凳子。树上悬挂着鸟笼，笼里的金丝雀等小鸟天一亮就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墙上钉着一些牛角，上面挂着马嚼子和鞍子。主人们只有一匹马。这匹马和镇子上开店的堂萨穆埃尔的奶牛与小牡犊一起放牧。走廊的打头一棵柱子和最末一棵柱子上还分别用绳子拴着两只斗鸡：一只黄毛的，一只黑毛的。喔喔的啼叫声前呼后应，此起

彼伏。它们扑打着翅膀，不时地在地上啄食、喝水。喝完水抬起头时水珠便从嘴角往下滴。

里面房间不多，仅有四间。一进门便是一间大厅，中间一张方桌，显然也兼作餐厅之用。粉刷过的墙上挂着一只水罐子、许多菜盘、茶盘、玻璃杯和陶瓷杯等。靠墙根是几把椅子，安置在墙角的红木角柜已被虫子蛀了不少小洞，上面放着一个苹果型的储钱罐，蜗牛状的花瓶里面插满了鲜花。家里最珍贵的东西要算是那尊木质圣婴了，虽然它雕刻得很不像样子。圣婴身着镶着金属片、系着穗头的绸缎衣服，它总是端坐在一个大玻璃罩子里，右手上举，在为人们祝福。房间里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席子。窗边一个大挂钩上挂着一把洁净明亮的吉他。

紧靠大厅的是母女二人的卧室。她们俩同睡在一张床上，那种既不是弹簧床也没有床头的木板床，不过倒也干净宽大。高处有两张女神像守护着它。一张是德拉索莱达女神，用四个图钉摁在旁边的墙上。一张是瓜达卢佩女神，镶嵌在一个镀铬的框子里，挂在床头；旁边还插了一枝棕榈，叶子略显枯黄，每个圣周的周日换一次。棕榈叶是用来遮挡阳光的，以免阳光射进室内。白天，她们饲养的一只猫常蜷作一团，躺在床上面。

接下去是两兄弟的房间——他们俩挣钱养家，一个叫埃斯特万，一个叫法维安。房里面有两张折叠床，一个装满了种子的大箱子。另外还有两个衣箱，外面包着一层鞣制粗糙的兽皮。另有一个衣架，上面总挂满了衣服。墙上贴满了各种图片，有舞女、美女、风景画等。这些精心张贴在墙上的图片大都是拉玛斯科特卷烟厂举行庆祝活动时赠送给顾客的。墙角里放着一支双筒猎枪。枪上挂着两个袋子，一个袋子里是火药，另一个袋子里是铁砂。这支枪用处可大了。到山上打猎用它，必要时护家用它，晚上轮到他们在镇上巡逻守夜时也用它。厨房炉灶的旁边

还有个石磨，母女俩用它磨玉米。

洁净的空气洋溢在每个角落。篱笆墙下的玫瑰花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花香。树叶飒飒地响，流水潺潺不停地注入两条水渠里。白天的阳光下，虫鸣嗡嗡；入夜，萤火虫为求偶而发出萤光，一旦交媾，萤光便熄灭。房子后面有一棵巨大的龙舌兰，硕大的叶子四季常青。房屋两边是果园和花园，对面是他们那个教区的神父格拉的土地。离他们家几步之遥的小教堂虽已破落不堪，然而里面的神像却能倾听他们的怨诉，帮助他们减轻痛苦，并给他们带来慰藉。再往远处，便是一座没有墙的死气沉沉的公墓，一眼望去，看不见墓碑和墓志铭。不过，那里的人们倒也得到了一个静谧的最后安身之所。坟墓上的石竹花和天芥菜等野生植物发疯似的蔓延开来，把死者的姓名和逝世日期都给遮盖了。小广场四周古老的欧洲白蜡树挺拔向上。再往远处有一条小河。一座独木桥横跨在河上面，河边有一些大石块，那是专门给洗衣妇们准备的。大水库边上有两个水塘。沿着水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一直伸向石头山。每当水塘掀起波浪，水花和泡沫便不时地溅到路面上。

桑塔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里她长成一个年轻的大姑娘。她是这所白房子里的公主，是老妇人阿古斯蒂娜的掌上明珠。桑塔终日依偎在她身边。她还备受两位哥哥埃斯特万和法维安的宠爱。他们俩对她也看管得很紧。她也是镇上的骄傲，小伙子们的心事和姑娘们的嫉妒都因她而生。她健壮、幸福、纯真……她的心灵何等纯洁！她那含苞欲放的身躯是何等美妙动人！她有多少秘密要人去发现！……她那丝绸一样光滑的细皮嫩肉为什么要变得富有弹性呢？……她的臀部为什么要长宽？……为什么她的一对乳房远比小姑娘时更突出？——不久以前它们还一点点呀！——现在宛如两朵含苞欲放的玫瑰

花，而且有时感觉发胀，她用手指头一摸还有点隐隐作痛，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忏悔神父不要她诉说这些烦事，并且不让她看它们？

“你没见过花儿怎么长吗？难道你还要去摸摸才能证实花儿今天比昨天更水灵、明天比今天更诱人吗？好吧，那你就像对待花儿那样对待它们吧！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越长越好看，直至花香袭人而你自己仍然不觉得，要想永葆你的美色——你处女的纯洁，那你就天天祈祷吧！就把你经历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吧！请热爱你的母亲，帮助你的哥哥！你要好好生活，振作起来。你应该知足常乐，有泪不轻弹。你要钟爱保护你的天使，他是唯一不会欺骗你的男性。”

桑塔的青少年时代如同她的童年一样过得好不自在。既没经历过什么重大的激动人心的快事，也不曾有过令她过于伤心的不幸发生——除非有时死了只小鸡，或者冬天到来时，她一手浇灌的红色石竹花忽然枯萎了，花茎折断了，花瓣飘落了。她仿佛觉得那花瓣是花儿流出的血，那花儿是慢慢出血而死去的——除了这类小事以外，她头顶上从未出现过乌云，她是在明媚的阳光下生长发育起来的。母亲对她百般娇惯，兄长们对她百依百顺，她生活得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不仅她自己怡然自乐，就连她养的那些小鸟，如红雀、克拉林鸟，院子里的柑橘树，小河的流水，大树的枝桠，甚至教堂的钟，都与她分享欢乐。星期天清晨六点半教堂大钟鸣响，召唤人们去唱诗……人人都怀着虔诚的心去做弥撒，镇子上的平民百姓，临时居住在圣安赫尔的富户，镇长大人和他的税务官，还有卡门药店的店主，就是他，到了晚上就用不知什么奇妙办法点燃起一只只大瓶子，让它们放射出令人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火花……

每逢哥哥们上工的日子她醒来的时候有多美呀！人们起得

比太阳还早！在那静谧的夜晚，蓦地一只雄鸡引吭高歌，继而一只又一只跟着欢唱起来。鸡鸣一直传到远方，远到桑塔也说不准究竟声音在哪里。她双眼半睁半闭着迷迷糊糊地觉察到妈妈睡在自己身边，她本能地又往妈妈那边靠靠。睡梦中她感到有人在抚摸她，感到了被窝里热烘烘的：

“睡吧！孩子。”母亲小声对她说，“睡吧，天还黑着呢！……”

桑塔一直到很晚才睡醒，她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听不清，一切都是那样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只有她少女身体内的感受令她欣喜，令她陶醉，令她不安。她感觉到屋顶上拖着扇形尾巴的鸽子在咕咕地叫，她听到院子里的猪哼哼着，隔壁的埃斯特万和法维安已经起来了，正在往盆里倒水，咳嗽，划火柴，点火热早点，点上火吸烟……她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又睡着了。最后，她听见两个哥哥为不把她惊醒而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闭着眼睛对他们笑笑。他们进屋是来告别的，是来接受妈妈每天的祝福的，妈妈的祝福保佑他们，支持他们在工厂里艰苦地劳动下去。他们是离家五公里多地的孔特雷拉斯纺织厂的工人。弟兄俩弯下腰，几乎要跪到地上，这样阿古斯蒂娜就用不着欠身，也不用掀开毯子。他们就这样跪在那里，光着脑袋，十分恭敬地小声说：

“手，妈妈！……”

妈妈摸着黑画完十字又把他们俩的脑袋揽过去，使劲地朝怀里搂抱。妈妈对他俩不偏不倚，一般疼爱。两个儿子静静地吻妈妈刚刚画过十字的手，然后又蹑手蹑脚地离开。院子里的狗一见他们俩便高兴地叫上几声。他们把院门关好，然后默不做声地消失在静寂的黎明中——这时候镇上其他人仍在熟睡。起初还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渐渐地他们越走越远，就什么也听

不见了。妈妈叹口气，然后，把嗓门抬得很高，祈祷着，像是要让万能的上帝听见似的：

“上帝呀！你替我保佑他们吧！保佑他们吧！保佑我的儿子吧！……”

从门窗的缝隙里射进一线淡淡的晨曦，从古老的卡门寺院里传来阵阵晨祷的钟声，这钟声响彻田野山间。这时阿古斯蒂娜起身了，而桑塔又被睡神征服了。妈妈给她盖好被子，她又睡了一个小时，并且梦到自己享受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幸福了。

她正处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年华，一切都那么美好。清晨，她哼着曲儿起床。起床后她先去洗涮鸟笼，接着又到井里打一桶清凉的水。她搓着香皂，把脸、脖子、胳膊和手洗得干干净净，滑润而清凉的香皂水往身上一抹，她感到非常惬意。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沸腾的血染红了她的脸蛋儿。她那原本就如石榴一样微红的嘴唇更加鲜艳了，仿佛被贪婪地吻过。洗漱完毕，她去喂鸡、喂鸽子。她一到场，它们就一窝蜂似的跟在她身旁唧唧咕咕叫个没完。一会儿，她又用围裙兜着一些玉米放到猪槽里，猪哼叫着把它们喇叭式的嘴巴伸进槽里贪婪地吃起来。大狗也叫着向她致意。一会儿，店主人堂萨穆埃尔的牧童走来牵埃斯特万和法维安的马，去和东家的小牡犊、大奶牛一起放牧，刚刚挤过奶的母牛一个个垂头丧气，小牡犊则因饥饿而愤怒地吼叫着。这一群牲口不一会儿就爬上长满龙舌兰的山坡，钻进那四周空旷无遮无拦而又十分安静的公墓中，那里边有他们美好的早餐。

“桑塔！……把马牵给我，我要走了！”牧童从墙外喊道。他说这话时哪里也不看，一副对桑塔的房子和他的牛群都不屑一顾的神态。那些牲畜则驯服地继续往前走，牧童只顾低头用牙齿和手指解手中的绳索。

桑塔亲昵地朝栗色的小瘦马的臀部拍了拍，把解开了缰绳

的马赶出了马厩，然后叮嘱牧童：

"科斯迈，小心关照它，别吓它，也别打它……你要不要喝点牛奶？"

"给我点，我可喜欢了……有你们自己割的蜂蜜吗？用蜜抹面包好吃极了，再硬的面包也好吃。"牧童科斯迈一边说着，一边往马身上套了个他自己发明的绳扣。

桑塔回到屋里一会儿又返回来，她一只手端着杯牛奶，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抹了蜂蜜的面包。蜂蜜太多，不断地往下流，但始终没有掉到地上。科斯迈接过面包赶快用嘴巴吸了吸流下来的蜜，用舌头舔舔嘴边，又咬了一口面包，接着轻轻一跳跨到小马驹背上。他用一双赤脚夹击马腹，显然使马驹一惊，马驹纵身一跃便奔跑起来。科斯迈敏捷得像只猴子，一边嚼着面包，一边侧过身子说：

"你别生气，桑塔，别生气；我就骑它跑一小段路，牛已经跑到前面去了，一赶上，我就……"

下面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们已经拐过弯了。马飞快地奔驰着，科斯迈俯身紧贴马背，就像马戏团的骑手在场上绕圈子那样。

还不到七点，然而不知啥时候太阳已经跃上地平线了。阳光洒在房子上，给树冠涂上了金色。凡是能够被它照到的物体，都拖着长长的影子。玫瑰园看起来有些神秘，仿佛是诺亚方舟出现之前的样子。那条跟在她身后的普普通通的狗，拖出的影子宛如一条蛟龙，而树干的影子则拉得有几里地长。此时河面上泛起五光十色的彩虹一样的颜色，鲜花散发出沁人心腑的香气，大自然沉浸在浓郁的芳香中——不消说，鸟儿啁啾，树影婆娑，水流淙淙——有一种东西，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悄然漂浮升腾在自然界中，就如同大地虽然总是沉默不语，但它并没有停止

运动一样。虽是一夜过去，它没有遇到灾变，但它业已受伤的躯体仍然处在威胁之中，灾难迟早要降临到我们无比热爱的肥沃的大地上……这时桑塔抬起头，仰视天空，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她也被这无声的沉默所感动，并且感到自己如同大地一样，前途未卜。

白天，桑塔忙忙碌碌，手脚不停。一会儿帮妈妈做家务，一会儿到河边洗涮东西，一会儿到堂萨穆埃尔那个应有尽有的店里去买东西。傍晚她来到小广场和她同龄的姑娘们玩耍嬉戏。这时姑娘们是小广场上唯一的主人，绝对没有男孩子们打扰她们，因为神父格拉禁止他们与女孩子们混在一起，即使神父本人下课后打这儿经过，也很少打扰她们，只是偶尔训斥她们几句：

"你们该给我走开！都回家去吧，假小子们！"

他拍着巴掌就像吓唬小鸡那样把她们轰回家了。

有时候，桑塔得到妈妈的特许才到石头山附近去玩玩，那可是一个迷人的去处，在我们共和国它也是数一数二的。

那里大片的土地无人涉足，是一片地域辽阔的火山区，巨大的火山岩石星罗棋布，有的看起来仿佛要倾倒似的，有的陡峭如刀劈斧砍，连山羊也不敢攀登。其间杂草灌木丛生，条条小溪纵横交错，流水清澈见底，有的蜿蜒曲折，于石滩上淙淙流过；有的隐没于草丛中，渗入地下，无声无息；有的从地面冒出，引吭高歌。黑魆魆的山洞里神秘莫测，杂草丛生。峭壁上生长着巨大而神奇的仙人掌，往下面扔块石头，连石块落地的声音都听不到。但就在这时会突如其来地飞出一些形体庞大的不祥之鸟，它们一离开峭壁就盘旋着飞向遥远的天际。间或也能看到一块块巴掌大的平地。这些必须攀登着才能爬上去的地块是农民们开垦的，里面种植着玉米、燕麦或小麦。清风吹过，禾苗随风起伏。处处长着龙舌兰属植物，它们如同直立的哨兵，监视着俯卧

在身边的沟谷中发生的一切。茂密的树冠底下是大片绿荫，浓荫里生长着可以医治头痛、精神病的菌类植物。小火山岛上勤劳的蚂蚁正在那里不停地搬运食物。其他许多小虫子也在四下忙碌。生长在凝灰岩间血红的仙人球呈圆形，满身是刺，保护着自身的果实。不论走到哪里荆棘都能把衣服划破。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草丛中窜出一条毒蛇把人咬伤，或者爬出一只毒蜘蛛把人缠住，而更危险的则是森林中的豺狼虎豹，它们往往使人死于非命……人们还传说，天色一黑林中就会出现各种妖魔鬼怪。凡是好玩的地方人们都给它取了个通俗的名字，叫什么雀鹰窝、恋人泉、愚人沟、鹿坡……一条山间小路从这里经过，沿着这条小路去安赫尔要比走大路省好多时间。蒂萨潘附近有一处孤零零的庄园。没人看管的牛群和羊群正在附近山上自由自在地吃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原始，连马群也没人看管。淘气的小公马紧紧跟随在母马身边，它们时时争风吃醋，踢打撕咬着，相互争斗，斗败了的便悻悻而去。成群的狗是牧人的好助手，一旦有谁敢于接近牲口群，它们便会疯狂地扑上去。远处景物诗一般的优美。西面是古老的卡门教堂的花砖圆屋顶。东面是一片海蓝色，那是深沉而宁静的港湾。再远处是咆哮的大海留下的足迹，随之又增加了火山喷发后遗留下的凝灰岩。根据古老的传说，历史上这一带曾经发生过大屠杀，凶手们并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在独立战争时期，起义军曾经在这里隐蔽，后来美国佬和法国佬来攻打起义军，结果为自己挖掘了坟墓。传说后来那里发生过一次火山大爆发，喷出的岩浆一直延伸到遥远的阿卡普尔科港……天知道世间曾经发生过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岁月蹉跎，虚幻与事实相混，已无法让人辨其真伪了。

有时，阿古斯蒂娜准许她下午出去散步玩耍，她就跑到大水坝那里索性脱下鞋子拎在手上蹚水过河。踏进清凉的水中，她

只觉得脚心怪痒痒的，河水放肆地舔她的脚心。遇到水深的地方，她就踩着露出水面的巨石蹦过去。踩空了脚，就难免会摔倒。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多弄湿点衣服，但她却也累得够呛了。到达石头山脚下，她停住脚步。虽然这里景色是那样优美（我也认为那儿的确很美），虽然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但桑塔感到寂寞得可怕。怎么就一个人，上帝！有一天下午，桑塔突然间觉得孤独得难以忍受，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来解除心中的烦闷。果然，她放声哭了。这时牧童科斯迈放牧归来，正打石头山下经过，碰上了她。然而不论是桑塔本人还是科斯迈，都不明白她悲伤的原因。

"会不会是你在家里闯祸了，回去怕妈妈打你？"科斯迈从栗色马上跳下来，走到她身边问她，她正靠在一棵树上伤心地抽泣。"有一次我就这样，他们还没来得及打我呢，我就怕得直哭，心想要是能逃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就好了！这样他们就甭想打我了……对不对？"

不是这样，根本不是。桑塔在家中是母亲和哥哥们的掌上明珠，谁都喜欢她，娇惯她。

"我的悲哀是从身体里，从胸口这儿涌出来的……"

"是吗？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噢，那是为啥呢？……是不是得荨麻疹了？"

几天来桑塔一直郁郁寡欢，几次都想哭泣，但她借口说累了，并未引起妈妈和哥哥们的注意，相反对她更加爱抚和娇惯。直到有一天早晨醒来，法维安和埃斯特万去上班跟她吻别后，秘密才揭开……

"妈呀！"家里就剩她们母女俩时，桑塔对阿古斯蒂娜说："我可能病得很厉害。您看，昨天晚上我怎么流血了呢？……"

"嘘！"老妇人制止她说，同时朝她额上吻了吻，"这种事不要

声张，别说了，别让人听见。这是上帝祝福你，让你变成大姑娘了！”

大姑娘，很漂亮，并且会越长越好看。

从那时起，妈妈和兄长们对家中的公主更加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了。大人们开始带她到墨西哥城，让她去看首都，开开眼界。还给她花钱买了些奇特有趣的小礼品。星期天带她到圣安赫尔去游玩，在市议会门口听军乐队奏乐，观看来自首都的满载达官贵人的有轨电车，他们是来郊区游山玩水的。他们沿着马路往上走，大狗科约特跑在前面，随后是法维安和埃斯特万。他们俩衣着潇洒，头戴宽檐银带草帽，腿裹紧身裤，身穿黑衣装，胸前飘着红领带，内套白衬衣，腰系丝绸带，脚蹬一双崭新的黄羚羊皮鞋。紧随其后的是阿古斯蒂娜和桑塔。阿古斯蒂娜的装束一如既往：毛料裙子，土耳其缎面靴，肥大的上衣，头裹一条宽大的细布头巾，把脖颈遮盖得严严实实，结儿打在胸前，三角飘在背后，裸露着脸部，散发出阵阵榲桲香，耳朵上坠着一副硕大的银耳环，手打一把阳伞，一枚顿巴黄铜戒指在手指上闪烁。十五岁的桑塔则几乎没有佩带什么首饰。一身平纹细布连衣裙，外罩一件紧身背心。裙子不长不短，一双小脚裸露在外面。乌黑的头发扎成两条辫子，辫梢上各别着一朵石竹花。

他们一家走在通往圣安赫尔区的大道上，路右侧是瓜达卢佩庄园长满蒺藜的篱笆，左侧是一座连一座的乡间别墅，每座别墅四周都有围墙。这些别墅都是从萨恩斯家一直到古老的贵族库普利多家一些富户的私宅。有时时间还早，他们就到硕士广场转上一圈，再到圣哈辛托广场转悠转悠，在浓密的树荫下小憩。这时他们就与那些富有的人家混在一起了，那会儿有钱人到乡下避暑是很时髦的事。埃斯特万和法维安常常站在一旁，靠在一棵大树上默默不语地看着母亲阿古斯蒂娜和妹妹桑塔坐

在一张铁凳子上，家狗科约特偎在母女脚下。一家四口，阿古斯蒂娜和她的女儿，还有她的两个儿子，都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大凡下层人在阔佬面前都是这样拘谨。假如天色已晚，他们就不去卡门广场，而躲在区政府的长门廊里听一首乐曲或者买点好吃的东西——但从来也不敢当着那么多生人的面吃。七点整，当一列火车从巴列山谷那边开过来，朝墨西哥城方向开去时，桑塔一家才开始往回走。你瞅那火车吧，车内灯火通明，坐满了乘客。他们又说又笑，又吵又嚷，仿佛里面在过节一般。火车驰过，震得房子、门和玻璃窗哗啦哗啦地响，这声响夹杂着车内的喧闹声向铁道两旁收割后留下庄稼茬子的田地飘去……

这是忧伤的时刻……

田野在延伸，大地渐渐变得灰暗，周围的景物轮廓渐渐模糊起来。而人们的心灵深处也感到一片宁静——悲伤痛苦的事情暂时被淡忘。灵魂深处的隐私、内心的愁绪仿佛也远远脱离了现实的一切，在黑暗中消失殆尽。只听见晚祷的钟声——这是古老的卡门教堂发出的——当当地传来，由近而远，直到消失在远方。但它打不破人们对世事的虔诚信念，也搅不乱灵魂的神秘思考……

这是忧伤的时刻……

法维安和埃斯特万习惯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把夺去他们自由和健康身体的这家工厂弄到自己手中！显然，他们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等着瞧吧！"他们哥俩自言自语，"等着瞧吧，一点一点地攒钱，不消一年，这个工厂就会成为我们的……"

虽然他们的积蓄有限，但他们并不泄气。他们积蓄的那点钱比之于工厂老板家里成袋子的比索简直如九牛一毛。也许需要他们俩干一辈子，不，需要他们那个破镇子所有的人一辈子干

个不停，并且不吃不喝，才能积攒下足够的一笔钱，才敢问津那个魔鬼般残忍的工厂。正是它吞噬掉了许许多多工人。他们自幼就向往进工厂做工，而一旦进去以后，即使不被工伤致残、事故致死，有幸能够活到老，又有谁能记起他们呢？他们就像工厂的废物、脏水一样被抛到外面去。法维安与埃斯特万并不气馁，他们死心塌地要与那些过着猪狗般生活的奴隶们共同奋斗，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厄运。他们俩走近阿古斯蒂娜和桑塔。阿古斯蒂娜多年来一向是边走路边机械地数着念珠祈祷的。刚才卡门教堂的晚祷钟声，还在她耳边萦绕。这钟声划过夜空，穿越云层，飞向天上的星星。大狗科约特牟拉着尾巴，伸着舌头边跑边不信任地叫着，时而停下脚步低下头在某个黑影中闻闻嗅嗅。桑塔喘了一口粗气，她渴望期待着……期待什么呢？凡是十五岁的姑娘希望得到的她都渴望：一把金宝剑、一件精美无比的斗篷、甜甜的吻、纯真的爱、无限的情；还有天上的仙女……

这是忧伤的时刻……

奇马里斯塔克的人对于圣安赫尔大兵的换防并没有多大反响。“农民军”换走，从市宪兵队派来一些骑兵取代了“农民军”，村民们也无可奈何。当然，他们对农民军的皮马裤、皮坎肩很是怀念——那些欧洲式的马具毕竟是他们看不惯的。除此之外，如果顺风，那么宪兵队吹的军号跟撤走的那些农民军的号声倒也没什么两样。在河湾洗衣服的妇人们看到他们照样到河里洗刷两次军马。堂萨穆埃尔和堂普罗斯佩罗的店铺明知士兵们很少可能支付欠款，但还得依然如故地赊卖各种酒给他们喝，谁让他们肩负着镇子的治安保卫工作呢！

唯独桑塔——她又增加了两岁——对宪兵们的到来与别人持相反的态度。他们与“农民军”不一样，他们多了不起呀！完

全不一样。特别是那个少尉，看上去确实是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宽宽的肩膀，胸脯雄赳赳地挺着；和颜悦色，动不动就爱笑；棕色的脸庞上配以栗色的胡髭，一口洁白整齐宛如珐琅般的牙齿；体强力壮，青春焕发。一旦他跨上那匹黑色的骏马，更显得威风凛凛。不论走到哪里，少尉的军装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略略往后拢一点儿，看上去仿佛是一名富有女性美的剑客。

一天下午，少尉带着五六个龙骑兵来到石头山脚下，正碰上桑塔光着脚踩着火山石，过河找科斯迈。她蹚过小河便席地而坐，把脚丫子擦干，穿上鞋袜，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什么人。她哪里知道少尉和他的随从正在欣赏她呢。河边的沙子被太阳晒得滚烫，他们就在河对面歇下来，正好把桑塔从头到脚看了个够。一眼瞅见她，少尉便欣喜若狂，乐不可支。

"愿上帝把我的心变成一堆沙子被您踩在脚下！"少尉勒住马说。

从这一天起，少尉就想方设法接近他，而桑塔实在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她对少尉不能像拒绝巴伦廷那样斩钉截铁。那小伙子和她两个哥哥在同一个工厂工作，胆子很小，但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只知道站在她面前长吁短叹，却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话语来倾吐他心中的爱慕。少尉则知道怎样博取她的欢心。他故意跟她相遇，打照面时，他殷勤地莞尔一笑，用马鞭掸掸脚上的土，或是抚摩着他的马脖子说上几句赞美她的话。起初，桑塔要么板着面孔一言不发，要么转身跑回家，对少尉那些恭维的话掩耳不听，然而慢慢的，她的心逐渐软下来，她已经习惯谛听少尉的马蹄声。有时她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小脸蛋，有时坐到名叫"沙滩"的街边——这条大街一直通往圣安赫尔——静候他的到来。每天傍晚那位英俊的少尉都要独自打这里经过。桑塔的母亲和兄长都不曾觉察到桑塔这些细微的变化。桑塔，这只田野上的

蝴蝶，最终还是被那个诡计多端的小伙子降服了。他，正垂涎欲滴，恨不能把桑塔这个鲜嫩的果子一口吞下。他追她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他以为凭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翩翩风度，凭一副洁白闪光的牙齿，凭自己有骑兵处处相随的威风，凭他那点小权势，凭今日此处明日那方值勤的辛劳，还不应该尝尝桑塔这样一位少女鲜美的滋味吗？他不曾理会是否出于真情实意，而偏要用自己火热的嘴唇亲吻那位少女。只要能弄到手，他就不择手段……他不相信世俗，也不相信被他受用的少女会有多大痛楚，他既无知又不负责任。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只要能花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大的享受，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是这样一个人：不管他所追求的姑娘是谁的女儿，也不管姑娘将来是否会因怀孕生孩子而悔恨终生，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他只不过是个不自觉的播种者，不懂得该怎样给那些失贞的村姑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即便偶尔有位村姑在气急败坏之下把他的军服撕破，他也不会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他和桑塔聊天时，其实他们聊天的机会很少，她故意装出很严肃的样子，让他去找妈妈阿古斯蒂娜。这个二十二岁的小军官听了桑塔的话却坦率得有些无耻地嬉笑着摸了一把情人的脸蛋儿，猛地朝身旁毫不相干的鲜花抽了一鞭子，然后说：

"为什么我非得找你妈妈说呢？我不是什么都跟你说了吗？……"

事实上，他的确什么都跟桑塔说了：通常情人初恋时那些发自内心的单纯而天真的话语他都倾诉了，继而便是一阵甜言蜜语，手拉着手，脸贴着脸，眼睛对着眼睛，嘴唇狂热地亲吻着……直到浑身瘫软无力。

两颗年轻的初恋的心在什么事情上都会有默契的。每天桑塔估计马塞利诺已经来到沙滩附近时，她便沿着镇子上的所谓

小胡同，拐进一条蜿蜒曲折而很少人行的小径，一步不停地一直走到石头山边。一路上她低着头，有人跟她打招呼，她也强装不见。少尉早就在那里了。两人一见面便手牵手钻进石头山里。边走边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当然，不会有谁到这么遥远而僻静的地方来的。至于被他们吓跑的那些小鸟，那些碍手碍脚的灌木丛，大树下那些低垂的令人讨厌的枝梢，都不会监视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它们也发出叫声，发出哀叹，也窃窃私语，天知道它们为的是哪一桩呢？那是它们本能的自卫。起初，桑塔不让他太靠近自己，总是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不过最初那几次幽会，这位狡猾的少尉的确很尊重她，每当晚祷的钟声敲响，他就对她发誓说，他情真意切地爱他，绝无不可告人之心。他总是那几句甜言蜜语，单调而乏味：

“我非常爱你，我的桑塔，我太爱你了，爱得发狂……我从未爱过别人，我发誓，我将永远也不去爱任何别的女人……”

桑塔不作回答。她用什么回答他呢？此时她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心脏几乎跳出胸口，声音哽咽在喉咙里，她激动得抽噎起来。她闭上双目，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继而深深地吸口气，才不至于被窒息。假如她要说点什么的话，她准会说：就这样，你继续往下说吧！这种骗人的鬼话，所有的女人，所有的男人，在那种时刻都会信以为真，都会许诺，而且他们都梦想爱情是忠诚的，是永恒不变的。

石头山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帮凶，是个皮条客，正是它给他们提供了隐蔽的场所，他们得以在它的角落里寻欢作乐。如果不是石头山的庇护，不论波萨达庄园的围墙有多高，不论瓜达卢佩庄园周围的灌木丛多么茂密，不论波塔莱斯庄园有多么宽广——从丘鲁布斯科开来的无轨电车打这些地方经过，随便一个什么人，只要稍稍留意一下，都会发现他们在那里。正是在这座

石头山的怀抱里桑塔被慢慢地征服了。最初她只让他握她的一只手，然后允许他搂着她的细腰，马塞利诺便把她搂在自己怀抱里。这个滑头说："让我这个好人好好欣赏一下你的女性美。"最后她让他吻她的手，就吻一下！继而吻她的颈项，轻轻地紧贴皮肤吻一下；马上又吻她的嘴巴。他在姑娘润湿的半张着的双唇上吻了又吻……这时姑娘感到全身酥麻了，她颤抖着恳求道：

"放开我，马塞利诺，放开我，我神圣的上帝……吓死我了！……"

马塞利诺不理会她的恳求，不停地亲吻着她，就在那个迷人的山沟里使那个迷人的少女失去了童贞。而崇拜他的桑塔则忍着不让自己喊出声来——这本是一个处女被占有以后自然而然会发出的呼叫。止不住的泪水顺着她的面颊偷偷地流下来，她急促地呼吸着，周身抽搐着。虽然他让她遭受了痛苦，但为了报答他对她的爱慕，桑塔还是吻了他。她以女性对自己崇拜者特有的温顺与驯服毫无保留地给了他自己的一切，把她的女性的原始美奉献给了他，她和他一起同时颤抖，和他一起沉浸在从未享受过的无限幸福的快感之中。她的血没有白流，她的泪没有白淌，即使将来遭到不幸，想想此刻享受到的这一切如此美好也是值得的。

高潮之后，两个人全身湿漉漉的。马塞利诺茫然不知所措，桑塔欠着身子坐在地毯般厚实的软草地上，顺手拔起一把野草，用她那颤抖着的手指使劲地揉搓着。宁静的傍晚已悄悄地降临。在田野上，在这庄严的时刻，不时听到远处牲畜的叫声。一只走散的母山羊如泣如诉地喊叫，一个小孩单调的歌唱声——也许是科斯迈骑在法维安和埃斯特万的马的背上正高高兴兴地放牧归来。

"我们走吧，你看行吗？"马塞利诺提议道，他想结束这种难

堪的处境。

“你看我这个样子能上哪儿去呢？……”桑塔反驳道。她很激动，自己失去的贞操再也无法挽回了。

马塞利诺不懂桑塔这句话的意思，就生气地反唇相讥：

“回你家呗，难道你还想让我把你带到兵营去吗？”

“随便带我到哪里都行，你到哪里我到哪里，反正我不回家了。”

“桑塔，别胡说八道了。先回家去，明天，我们冷静下来以后，再想出一个更合适的办法，快起来！”他用一只胳膊把她拉起来，搂着她的腰，陪她走到石头山的出口处。他想安抚她，尤其想让她忘掉刚才发生的一切。

“这事你连你的影子也不要告诉，谁也别想知晓。我向你保证，一旦有可能，我马上就和你结婚。当然我们结婚不能讲排场，你知道我很穷。不过，我保证使你幸福，你听懂了吧？真正的幸福……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不爱我了？……”

“我怎么能不爱你呢？……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如果我能一千次拥有贞操的话，只要你想占有它，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一个接一个地都奉献给你。这样，你在我身上享受到的幸福就与任何别的爱你的女人无法相比……但是，你别抛弃我！马塞利诺，看在我们的保护神卡门的份上，求求你，别抛弃我！……要是你了解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的话……这事一旦被他们发现，他们会活活把我打死……你说呀，保证不抛弃我！你说呀，还像以前一样爱我……”

“我不会抛弃你，我向你发誓！”马塞利诺有点生气地说，他万万没有想到桑塔会是这样。“你别紧张，亲爱的，你别以为家里的人见到你会把你赶出家门，村里人会指着你的脊梁骨骂你……这事谁也不知道。胆小鬼，难道你自己会去找见证人指控

我吗？……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事是什么大灾难。我是想说并不是无法挽回的，而且也没必要声张出去。走吧，我的桑塔。”说着一把把她拉到胸前搂了一下，“就像没事似的回家去吧！谁也不会怀疑什么。明天我们再见，就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就像今天这样，我敢肯定明天你自己会笑你今天这样胆小的。”

从大水库的两个溢洪洞里往外流淌着大量的水。四周暗淡无光，已是黑夜了。三四个工人每人背上背着个大皮囊，里面盛满了龙舌兰汁，腰压得弯弯的，擦着他们俩身边走过，可是没人认出他们是谁。

“晚上好，托上帝的福。”工人们一边急促地走着，一边和他们打招呼。

“晚上好。”马塞利诺故意把嗓音变粗，而桑塔则藏在情人的身后。

已经无法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过河，因为白天工厂为了用水曾把水流截住，而此刻堤坝被扒开，水势猛增。他们只能沿着河边的道往上走，那里有一座独木桥。可桥上既没有扶手也没有栏杆，敢于打上面过的人必须胆大灵巧而又沉着镇定。远远望去，此时河水的颜色比墨还黑，而它发出的声音宛如时断时续的哀怨。附近庄园的狗在不停地狂吠。

“不，你先过！”马塞利诺一踏上桥头又退了回来，“你会走这种桥，教教我……这哪里是桥，就一根木头……桥至少得有半米宽……”

“把手给我。”桑塔说，“你别看桥下的水，我领着你。”

走到摇晃不定的桥中间时，只见桥下的水流湍急，桥吱吱呀呀地叹息着，桑塔借口就要失去平衡，回过头来说：

“马塞利诺，你再说一遍，向我起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永远不抛弃我。要不，我就跳下河去！……”

说着做了个要跳的姿势。

“我对天起誓，桑塔。你疯了，我们要掉下去的。”少尉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发誓。刚一过桥还没来得及道别，这位眼尖的村姑便发现远处有几个人影。

“你快藏起来，快走开，我哥哥他们来了！”

确实是她的两位兄长。他们把她接回家，一进门桑塔就编了一通假话，天知道她编了多少谎言！她说她在石头山迷了路，她吓呆了，又哭又喊，四处求救……

“你刚才和谁说话呢？”法维安脸色阴沉地问。

“和自己说呗！在桥上我能跟谁说话呢？你没注意，一见到你们我就跑起来了吗？”

那天晚上，住在白房子里的人没有一个睡得着的。法维安一个劲地抽烟，埃斯特万深更半夜地爬起来，走到墙根下取下猎枪，荷枪走进院子。虽然他们都知道谁也没有入睡，可是谁也不说话，大家都忧心忡忡，郁郁寡欢。阿古斯蒂娜就像预感到自家门口那株百合花不知被谁践踏而行将凋零一样惴惴不安起来，一会儿往上拉拉毯子，一会儿弄弄枕头，趁机摸摸女儿。而桑塔，她揪到一起的心急促地跳动着，几乎跳出她那热恋着的胸膛，躺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双腿紧紧夹着。她怕极了，只要妈妈一摸那里就会发现她因为轻浮而造成的不可愈合的伤口……

第二天马塞利诺没有去和她幽会。甚至此后一星期桑塔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桑塔只好铤而走险：她决定亲自去找他，当面质问他为什么抛弃她。虽然这个简朴家庭的和谐生活已处于被破坏的边缘，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对她大发雷霆并严密看管的地步，比方说，不允许她到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花会的圣安赫尔去。

桑塔无心在那热闹非凡的广场上停步逗留。木工们正在那

里搭建区政府出资并管理的马戏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轮盘赌一类的赌场以及摆着各种各样水果、龙舌兰酒等等农村庙会上常见商品的摊位。桑塔朝卡门教堂走去。穿过教堂的门廊，来到军营门口。教堂已被收归国有，权作军营。她朝侵占了这座教堂的营部瞅了瞅，马塞利诺不在。一个穿卡其布军服的骑兵站在门口的石凳旁边，算是警卫。透过那些粗大而破旧的窗棂，她看到靠墙根的枪架上整齐地放着十支卡宾枪。

桑塔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当然她不是来祈祷的，那么她到这神圣的地方来干什么呢？她掩饰着内心的羞涩，来到门卫前。

"对不起，打扰您，请替我找一下贝尔特兰长官。"

"四班长！"骑兵喊道，同时对面前的这位年轻姑娘挤挤眼。

桑塔的脸刷地红了，可是她仍然不得不重复一遍。一会儿出来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小矮个子，但不知为什么他啰哩啰嗦，故意跟桑塔磨蹭时间。矮个子吹嘘说他是少尉的代理人，知心朋友，少尉还是他的亲戚。

"你有什么事尽管告诉我好了，心肝，我会帮你排忧解难的。"

突然间，马塞利诺出现了，他愤怒地看着桑塔和那个不知趣的骑兵，并且马上命令他："向后转！齐步走！"骑兵乖乖地回到里面去了。

"是你到军营来了，桑塔？……你想干什么？"

"你倒问起我来了？我想……"

"好了，好了。"马塞利诺打断她的话，"我们不在这儿说。找个地方，你认为合适就行，我跟你去。"

桑塔很快穿过广场，越过有轨电车站所在的斜坡，从一家赌场旁边走过。赌场里播放着音乐，外面围着好多看热闹的人。

然后她向左一拐来到旷野，朝特拉科帕克走去。然而，当俩人面对面时她并没有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恨，而马塞利诺也没有说出他早就准备好的借口。桑塔如同所有诚心诚意相爱的少女一样，又一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马塞利诺如同所有勾引少女的男人一样又一次受用了她。在这时即使指责也是软弱无力的，它和眼泪掺合在一起，得到的报偿是热烈的吻。最终这位勾引者胜利了，他又一次发誓。两个年轻人都被异性不可战胜的神秘力量所吸引。年轻姑娘再一次心甘情愿献身，自己享受到的快感也比第一次来得更长更激烈，因为此刻她是带着哀怨献身的。

这一次会面毫无结果。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答应继续相爱……

桑塔不得已而诚惶诚恐地往回走。正当她第二次打下坡处那家赌场旁边走过时，一位珠光宝气上了年纪的胖太太甩掉一群跟着的绅士，迎面拦住了她的去路。

“姑娘，你走得这么快要到哪儿去？让我瞧瞧你……你多俊秀呀！”

桑塔违心地停了下来，让太太瞧着，但她仍然在回味刚才吃过的那颗禁果的味道。桑塔模模糊糊地听到人们在赞美她的俊美，并且半真半假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吵了架，太太甚至对她说，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让她每天舒舒服服地赚到二十比索，如果男朋友抛弃她的话。没想到这句话竟不幸而言中。

“你到墨西哥城就打听埃尔维拉，人人都叫我西班牙佬，他们会告诉你我住在什么广场，门牌号是多少，你不会忘记吧？……我保证把你打扮成公主一样。”

桑塔一口气跑回家，进门时故意笑眯眯的，以减少阿古斯蒂娜、法维安与埃斯特万的怀疑。因为有花会，工厂放了三天假，两位兄长正在家休息。

花会一结束，桑塔的不幸就开始了，而且事态发展得很快。他们的爱情持续了仅仅一个月，马塞利诺就开始讨厌她了，进而老是躲着她，避免和她相遇。一天上午，忽然骑兵们在沙滩一带集合列队，马塞利诺站在队伍的最前头，朝墨西哥城开拔了，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另一个镇子上。他事先根本没告诉桑塔，而桑塔也不知道驻军要换防。既没奏军乐也没吹号，连马蹄声也没听见。一匹匹军马在宽阔沙路上踏着松软的沙粒无声无息地走了。如果不是奇马里斯塔克的一个顽童为招呼他的伙伴们出来看热闹而尖声叫喊着"开拔了"的话，那么桑塔连想都不会想到他走了。她一听到喊声就慌忙跑出去跟在那个孩子身后追去。

"快来看圣安赫尔的骑兵啊！……他们开拔了！"

跑也没有用。唯一能够看到的是骑兵坐骑奔跑时扬起的尘土，尘土就像一个巨大的盾牌，把骑兵们掩盖在里面，也遮住了村民们好奇的视线。不一会儿工夫，这一队骑兵便爬上了陡峭的埃拉蒂约桥，桥下拳头般大的卵石在闪闪发光，尘土在高处渐渐散开，这时隐约可见队尾骑兵背后挎着的卡宾枪以及军马摇来晃去正在驱赶苍蝇的尾巴。这时桑塔确信自己已被那胆小的家伙抛弃了。她马上松软下来，靠到一堵墙上。虽然墙是由冰冷坚硬的石头砌的，可她觉得那个溜掉的家伙的心肠比石头还硬，不由得眼泪扑簌扑簌地淌下来。神明的上帝！她的心伤透了！简直把心哭碎了，原本完美的身体现在也残缺不全了，都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正在逃脱的家伙造成的！此刻，她的单纯的心灵已经预感到未来的命运了……

桑塔越想越觉得心乱如麻，因此她索性不去想了。然而，突然间有一天她小产了的情形又一幕幕浮现在脑海，她几乎因此而断送性命：那是在她偷偷和那少尉做爱后的第四个月上。有一天她去水井打水，一只脚踏在井台上，用绳子往上提桶里的

水，水桶一边上升一边往外洒水，她连看也不看一眼，只顾往上拽。蓦地，她感到眼前发黑，顿时浑身汗津津的。髋部疼痛难忍，靠近腹股沟的地方更厉害，还有腰部，也好像支撑不住身体了。桑塔松开手中的绳子，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继之而来的是大出血，就像她自己用水桶往上打的那一桶水撞到潮湿的井壁上一样，一下子全洒了出来，要止也止不住。阿古斯蒂娜弯下身子，靠在桑塔身旁，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是痛打她一顿，骂她一通，还是找大夫给她看看，原谅了她？……他们的狗科约特在舐地上的血，一只斗鸡在无缘无故地啼鸣……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事呢？……大家脸色都阴沉了下来，都默不作声，她自己发高烧，附近有人听到一点风声便大肆渲染，恶意声张。自从医生看过之后，桑塔已经静养了二十多天。一天下午，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在果实累累的橘树荫下，他们的家庭法庭开庭了。法庭由阿古斯蒂娜主持。她的脸色比发生这件丑闻之前显得更衰老了，背也更驼了，双眼深陷、脉搏加快；控告人是法维安和埃斯特万，他们都感到没有脸再见人。哥儿俩脸绷得紧紧的，一副传说中的卫道士的嘴脸。他们俩决心挽回面子，挽回被桑塔玷污了的家庭名声，他们曾经一直为了这种从未被玷污过的荣誉而自豪地生活着。桑塔，眼圈乌黑，脸色煞白，坐在法官们中间，头顶神圣而晴朗的天空，它一尘不染，宁静而安详；下面，一条该死的河，虽只是涓涓细流，但总在不断流淌，河水企图抓住河岸的石头、斜坡、树木，以便休息片刻。然而它什么也没捞到，一路上却激起无数泡沫。这些泡沫宛如它的泪水洒在岸边的花草树木上。

桑塔已不可能再欺骗下去，便供认了她的爱情悲剧，但她求他们不要询问她情人的名字，也不要去打听他是谁。

“打死我，我也不说。我不说，不，不！”

桑塔的两位哥哥坚持要她说出那个恶棍是谁。他们俩气得脸色铁青，强忍心中的怒火。与此同时，妈妈口中念念有词，天知道她在说些什么伤心事呢？只见她表情极为严肃，双手放在膝盖上，两只胳膊僵硬地垂着，上身直立，头颅后仰，披散着的银发搭拉在她那可怜而消瘦的肩膀上。这个形象使人联想到灯光暗淡的教堂里的神像。桑塔听到母亲在说什么，这些话像利刀一样刺痛她的心……谁知道她诉说了多少往事，其中有她的童年，白色的摇篮，有母亲为她做出的牺牲和日夜的操劳，"如果你爸爸活着的话，你会把他气死的！"说她小时候怎样第一次去领圣餐，怎样迈步学走路……面对无可挽回的事实，妈妈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些悔恨的话语，从她那样一个一辈子备受磨难的女人口中说出，让人听来简直是莫大的讽刺……她不是诅咒自己的女儿。虽然她失去贞节，但母亲还是打心眼里宠爱她的，并且无数次祈求上帝宽恕她……然而，现在母亲也嫌弃她了，她已经失去了贞操并且是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她已不再是一个处女，她是个坏女儿，她玷污了母亲的银发，而且是在母亲已在墓穴门口徘徊的时候。她玷污了兄长们的名声，正是他们为了抚养她不分昼夜地劳作。这样一个失去贞节的女孩子，这样一个坏女人，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姑娘，理应受到亲人们的唾弃，必须把她逐出家门，权当她已经死去，以后唯有替她祈祷而已。

最后，阿古斯蒂娜做了很大努力——她一直像是快要断气似的——站立起来，她变得高大、魁梧而神圣。

与阿古斯蒂娜变得形象高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桑塔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最终她跪在母亲的脚下，并把她那张美丽而罪恶的脸蛋贴在老妇人脚上。

埃斯特万和法维安也站了起来，这两个成年男子身材魁梧而强壮，她本能地感到关键的时刻到了。

"去吧！桑塔。"妈妈低着头说。"你走吧！……我不行了……"

果不其然，她支持不住了，宛如一棵古老的橡树被雷击了一样，陡然间倒了下来，这时法维安和埃斯特万赶忙过来把她搀住。

这时，桑塔对母亲发出的最后通牒已毫无反抗之意，她痛苦地看了他们一眼，告别了亲爱的家人和熟悉的东西，浑身颤抖着含泪朝门口走去。

走到门边她停住脚步，希望他们叫住她。她回过头去看了他们最后一眼，只见被她的两位哥哥搀扶的母亲挥着右手驱赶她。那场面就像圣经上那些执法严格的法官正在做出神圣的判决一样。她就这样被逐出了家门。

这时睡在桑塔身边的那个男人突然伸了伸懒腰，这一动打断了她对往事长久的回忆，使她又回到现实中来。她想另找个地方，比如长沙发上或地毯上睡一觉，入夜以来她还没有合眼呢！然而，她转念一想又觉得不行了：既然她不曾有勇气纵身跳到她村子附近那条河中淹死，并且刚才还不知羞耻地扑到她身边这个肮脏不堪、令人恶心的家伙身上，那就让自己在这样的污泥浊水的底层溺死吧！

第 三 章

“妙极了，伊波，你弹得真好！你说这曲子……叫什么来着？……”

“《欢迎君来到》。”瞎子答道，手上仍然不停地弹着。

“好，《欢迎君来到》，再来一遍！开始吧！”嫖客们齐声叫道，又拉着姑娘们跳了起来。

《欢迎君来到》尽管是支格调不高雅的曲子，但却挺奔放动听的。曲子的第一段别看听不出低音部分的和弦和切分音，却仍像是姑娘深沉痛苦的呻吟声。而第二段——伴以舞蹈的这部分——羞羞答答的呻吟不见了，曲调变得和谐，发出足令男女双方互相靠近的火热而挑逗的音符，节奏淫荡，诱发着情欲。嫖客和妓女们一再鼓掌，叫嚷着让伊波把这支曲子重复了四遍。

“这舞曲是奏给我听的，对吗，伊波？”桑塔走到钢琴边，拿起伊波的帽子问道。

“一点不错，桑蒂塔①。只要客人们允许，还有另外两支，我一会儿再演奏，这三支都是奏给您听的。”伊波利托神情严肃地回答。

桑塔拿着乐师的帽子在客人们中间收钱。简直是奇迹，不一会儿就收了六七个杜罗。她高兴得把钱币弄得当当作响，然后装进了伊波西装上衣的口袋。伊波坐在钢琴前，双手以盲人

① 桑塔的昵称。

特有的敏捷卷了一支烟。桑塔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伊波，你可别以为是我在付给你钱。是那些家伙的。他们该掏几个。我真感谢你，你总是惦记着我。真的，我太感谢你了。”

瞎子笑了，眉毛也随着动了起来。他没回答什么，一边在钢琴上试着音，一边把卷好的“大炮”放在嘴上点着，然后又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不知这眼泪是听了桑塔感谢的话语流出来的，还是蒙松[1] 烟叶卷成的“大炮”的烟熏了他那可怕的只看得见白眼珠的双眼。

桑塔和伊波自认识之日起，互相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少有的吸引，逐渐亲近起来。当然，这亲近之情遮遮掩掩，谁也没有讲出来。因为他们生活在一种不能把正当感情认真对待的环境里。这里的爱情有时是真挚的，有时则是假装的。这里的男男女女，尽管亲密有如夫妻，但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是真爱，什么时候是装出来的爱。伊波和桑塔觉察到他们彼此之间日益亲昵的感情后，俩人都为着各自的目的而不表露出来。因为这事一旦被别的姑娘们知道了，不但得不到任何好结果，而且伊波肯定会被妓院辞退。这里可是这一带最大的一家妓院。而桑塔呢？下场也不会好。她将会失去老鸨和掌班对她的宠爱和器重。而现在新老主顾们天天都在争夺这个年轻貌美、极富性感的妙龄女子。“运动俱乐部”的会员们曾在“金屋”饭店一间雅座里为这位黑皮肤的摩登美人儿举行了一次狂欢晚宴。宴会上他们让桑塔脱得一丝不挂，并且用香槟酒给她洗了个澡。从那以后，桑塔就名声大振了。

那次晚餐使桑塔大受教益。她一改以往乡下野丫头的羞怯

---

① 西班牙地名。

姿态，变得温文尔雅。于是那些男士们，尽管知道她的价码不低，也都跃跃欲试。比单单满足情欲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都以能作践一下这具又香艳又刺激，毫无抵抗和自卫能力的肉体为快事。他们对这堕落的、不知廉耻的注定要下地狱而又十分温顺的肉体可以为所欲为。这众多的绅士先生中不乏阔佬名流以及家有娇妻和爱子的丈夫。他们中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自由主义者，还有慈善家，政府官员，权威人士。桑塔不能拒绝任何客人。她丝毫也不想死后可以得到拯救。在这个被眼泪淹没了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要身背十字架，而轮到谁去背一个最苦难沉重的十字架，谁就必须去受这个罪！这鬼地方是体面的达官贵人——不管是笑容可掬的还是道貌岸然的——争相和姑娘们寻欢作乐的地方。他们就像牧场上的种马发了情，狂奔滥踏，毫无顾忌，任何东西也别想拦住他们。可以说全城的好色之徒都跟桑塔睡过觉，一个接一个，几乎不给她改变姿势的空间。堕落的女人！色鬼们却垂涎这女人，梦想得到这女人。她能献给他们的那只禁果，无比甘甜。

出于女人的虚荣，桑塔不但没有感到厌烦，反而对这种无休止的膜拜感到欣喜，总是笑容满面。她对赤条条早已惯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羞怯。她一头乌发，肌肤润泽丰满，微笑着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嫖客面前，看他们如何色迷迷地靠近自己，接受他们的狂吻；听他们喋喋不休的誓言；笑他们在短暂的欢悦之后，临别时却后悔自己的过分轻狂。分手时他们扔给她一些钱，这是最让桑塔瞧不起这些家伙并且感到恼怒的。凭几个臭钱，不但要买她娇艳的肉体，还妄想得到什么爱情，让她真正地爱他们！

“爱我吧！”他们一手拿着钞票，一手胡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哪怕你只爱我一会儿！”

爱他们?! 凭什么爱他们? 她碰上的那第一个流氓在玩够了之后就无影无踪了。难道真有哪个男人值得她爱? 嫖客们有增无减,他们是日日调情,朝朝付钱。桑塔以自己强壮的身体满足了这一群饿狗的欲望,同时也为自己的疑团找到了答案。

做爱无时,纵欲无度,就好像所有的魔鬼都一齐来缠着她。可是桑塔的容颜却丝毫未衰,反而更加光艳照人。就连彻夜不眠更兼轮番云雨使她脸色变得苍白,眼圈黢黑,也给她平添了几分风韵。

桑塔不幸而迅速失去的是美好的道德观念。现在她对这个词汇已无半点概念。随着她的日益堕落,她越来越相信,一定是哪一代祖先把淫荡的基因遗传给了她,才使她陷入了罪恶的渊薮。她对这里的一切习惯得如此之快,仅这一点就清楚地表明,除非有人陪伴她,引导她,鼓励她走上正路,她生来就不会做正派人,走正经路。起初,她有时候还自言自语,那是她真地感到悲哀、自责。但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她好像不会泅水的人掉在河里马上就要被淹死一样,不时向两岸人求救。而那些人有的耸耸肩膀表示爱莫能助,有的则恨不得她一下子淹死,免得她那美丽的肉体再诱惑人。她内心的自责逐渐消失,对道德准则的顾忌,对儿时和母亲的怀念,统统烟消云散。命运使她成了妓女,她只有认命,她只能麻木不仁。这样的生活何时是尽头? 话又说回来,世上凡人都有生老病死,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刁民淫妇,谁也不能不葬身墓地,何不及时行乐? 有道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然而就其内心深处而论,虽然她每日每时亵渎着神灵,一身罪孽,闹得连"上帝"这个字眼提都不敢提,但她仍指望有向上帝悔过的机会。

"我们这些人不配提起上帝,是不,伊波?"有一次桑塔向琴师问道,因为她想起妓院里有过一个苦命的妓女,成天哭得眼泪

人儿似的，经常向上帝祈祷。

"噢……桑蒂塔，这很难说，您还是去问抹大拉[1]吧……"

"什么抹大拉？"

正当伊波炫耀自己博学多闻的时候，闯进来一群喝醉了的嫖客。不过，即使伊波讲得出道理，也未必能说服桑塔。她仍然认为，从她那不干不净的嘴里说出"上帝"这个神圣的字眼，简直是亵渎。

桑塔凭着女人的本能，十分清楚可以博得谁的青睐。她和伊波越来越亲近，从他那里得到一种不仅仅是同情，但又远远不是爱情的奇怪感情。桑塔和他一起感受痛苦，看他那不时皱起的眉头，看他那双像擦磨得锃亮的青铜雕像上半圆一样凸起的可怕的白眼珠翻动。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却好像在看，特别是在看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仿佛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视力，就可以把桑塔年轻美丽的容貌看到他那没有虹膜的眼睛里。一到这样的时候，桑塔便走到他跟前，以避开他的视线。她不愿意看到在暗淡的灯光下伊波那双因看不见她而近乎绝望的乞求的眼神。她喜欢和他聊天，喜欢向他提出很多难题寻求答案，因为在妓院这块天地里，她还是一个新手，而伊波早就在这儿混熟了。

桑塔和伊波之间的友情就这样开始了。她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伊波则把他那大量的但并不很准确的体验告诉桑塔。桑塔很少有空闲的时候，但一有空，她就去找伊波。如果伊波不是在那儿高声弹奏着练习指法，她就和他小声地一问一答。既有聪明的劝告，也有嗫嚅的反驳。他们的知心话经常被打断，不是桑塔被老鸨叫去，就是伊波被吆喝着不停地弹琴，要不就是一群闲得发慌的人凑到这里跟他们捣乱，东拉西扯。桑塔跟伊波

---

[1] 圣母马利亚之别称，用以区别其他名叫马利亚者。

再凑到一起的时候就又接着被打断的话茬聊下去。俩人越来越亲近。桑塔很同情他，但也为他感到难过——他的生活这么艰难，怎么还会成天乐呵呵的呢？而伊波呢？每当这位好朋友靠他太近，把两只圆润的手臂放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不由得颤抖起来。就是这两只手，曾经拿着他的帽子替他跟顾客讨钱。整个妓院里都在风言风语地议论，说这个伊波是个头号流氓，最大的淫棍。姑娘们都拿他开心取乐：

"哈哈，好你个色鬼，迷上桑塔了吧?"

"也迷上你们了，我恨不得一口把你们都吞下去，哈、哈、哈……"他经常这样回答他们，并且做着熟悉的鬼脸，逗得姑娘们又笑，又叫，又讨饶。

一天晚上，嫖客不多，姑娘们躺在长沙发椅上。有的打盹，有的玩纸牌，等着客人。佩芭像那些会持家的主妇一样，正在给她的迭戈织围巾。伊波利托和桑塔像往常一样坐在钢琴旁。这是他们头一次严肃地交谈。他们正在诉说自己的经历。桑塔已经讲过了自己的整个身世，她让伊波利托也把自己的身世讲给她听。可是伊波不肯讲：

"算了吧！不是我不想讲，而是我怕你伤心，我顺便……"

"那好，"桑塔装作生气的样子说，"你什么也不讲，那以后你也别想让我再讲了，我什么也不会再讲了……"

"别这么说，桑塔，求求你！看在这世界上你最喜爱的东西的份上，别这么说了，不过，你靠近点，别让人听见……"

他平静了一下，紧张地点燃一支烟，开始说道：

"你可以想象，桑塔，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从来没有见到过光明……"

他闭上双眼，停了好一会儿。由于烟吸得太猛，把胡子烧焦了一点。

"您连父母都不知道是谁？为什么？"桑塔心情十分沉重。

"我想我的父亲一定没有管过我。我母亲呢，由于我生来就瞎，从来也没看见过她。即使见过，我也早就忘记她是什么样子了。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让人逼着把我扔进了盲童学校。天知道为什么！从此再也没有她的音讯……"

"你说你还很小的时候，她就把你扔进了盲童学校？"

"唉！但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就原谅了她……"

沉默，好长时间的沉默。桑塔走到阳台的玻璃窗前，手里揉搓着窗帘。伊波利托又闭上了他那双不露黑眼珠的双眼，下意识地使劲闭着。

"伊波，为了你母亲弹点什么吧！谁也没死，干嘛跟吊孝似的？"突然，在旁边打牌的加迪塔娜没好气地说。她的手气很不好，刚抓的几张牌都很次。伊波利托弹起一支华尔兹。

"你和母亲分手的时候几岁？不记得吗？"桑塔在伊波身后问道。

"七八岁的样子。那时候还动不动为了什么事就哭呢……"

华尔兹乐曲的音符从瞎子伊波的手下跳出，节奏舒缓，令人陶醉。

"你们在哪儿分开的，伊波？"

"你听我说。那时我不仅年纪小，而且是个瞎子，离开妈妈什么也干不了。不能吃，也不能玩。我常常坐在她的膝盖上，她喂我吃东西，告诉我吃的是什么……我呢，还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吃，喝……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哭。她哭的声音很小，我几乎听不出，只是觉得有什么东西流到我的脸上。我问她是什么……她不回答我。她的眼泪流呀流的，我的脸全湿了。我特别难过，桑蒂塔。于是，我也不吃了，我记得非

常清楚！除了她的声音和眼泪，我多么想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啊！我小声而急切地问她，妈妈，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我是什么样的！”

桑塔睁大了眼睛，激动地抽泣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伊波利托那泛黄的手指在钢琴上黑白相间的琴键上弹跳着，奏出了比前一乐章更欢快、更轻松的第二乐章。

“有一天，”乐师继续说，“我妈妈突然比以往更心疼地亲我，还给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然后把我抱了起来……她不停地抽泣，可把我吓坏了。于是我使劲地搂着她的脖子，我的头紧靠在她的肩上。我把嘴靠近她的耳朵轻声地问她要带我去哪儿……

“‘我带你去上学，在学校里你会学好多本领，你会……’她说不下去了，就用力把我搂紧，比我搂着她的劲还大。后来，她干脆也不遮掩了，就大声哭起来。泪水滴湿了我的脸……你不知道，桑蒂塔，我当时觉得就好像我身上什么地方破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又痛又怕的感觉……

“‘那我还天天跟你在一起吗？’我胆怯地问妈妈。

“‘不行了，’妈妈叹口气说，‘但是每礼拜我会去看你两回。我给你带玩具去，还给你钱，你好买糖吃。’

“‘就是说，妈妈不喜欢我了？’我不高兴地说。‘我要是没有你的手，连路都走不了，也没法吃饭了！我的一双手白长了！’说着我也哭了起来。马上就要分手了。想到我不能目送她离去，我就像条小狗一样用鼻子把妈妈从上到下闻了一遍……妈妈哄着我，不让我哭。

“‘天哪！别哭了！孩子，让人听见了多不好……’可她呢，我敢说，当时比我哭得还厉害……就这样，走啊走，终于来到了盲童学校。妈妈在我两只没有视力的眼睛上亲吻着。据我猜

想，她当时靠在墙上，低声说，‘你在这儿住些天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把你领来了。你要是明白了，就会原谅我了……’”

桑塔抽噎着。她的一位女伴跟跑堂的要了一杯很浓很有劲的彭切[①]。妓院大厅里回荡着华尔兹舞曲中节奏舒缓、曲调绵软无力、情绪抑郁的第三乐章。

“那，后来呢?”桑塔出神地望着敞开的钢琴盖下面此起彼伏的小锤来回敲打着钢丝弦，痴痴地问道。

“没什么。后来我在盲童学校学会了看书——不过你别以为是用眼睛——我学的是用手指头‘看’……真的，用手指头摸着凸凹不平的字母‘看’。我还学会了弹钢琴。当然，还学会了忍受。因为在那之前，虽然我的一双眼睛瞎了，可我也没受过什么罪。在那之前，我感受到的都是我妈妈在邻居里的好人缘。她的声音，她对我的抚爱。如果说我自己确实什么也看不见的话，那么，她替我把什么都看到了。你说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她以她的方式告诉我各种动物，各色人等以及世上的一切都是什么样子的。她给我解释各种颜色，向我描绘鲜花，田野，甚至天上的云彩……云彩就不用说了，就连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她也对我说得一清二楚……我从妈妈嘴里知道天是蓝的，田野是绿的。尽管我说不清什么是蓝，什么是绿，但在我脑子里已有一块色彩齐全的调色板。我想到的任何东西只要经过我的加工都能变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漂亮。一想起这些事，我就更加怀念我的妈妈。对我来说，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最美丽的，比那湛蓝的天空，碧绿的原野，比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还要漂亮不知多少倍。可是，你想想，自打把我送到学校，妈妈去看我是多么不容易。我进校头四五个星期里，每星期四和星期天，她早

① 一种用甜酒、柠檬汁和糖调制的饮料。

早地就到了学校。她给我带去好多好吃的。当然,母子相见,不免哭一场。她疼爱地抚慰我。我们哭累了,我就跟她说话,我告诉她我'看'了什么书,弹了什么曲子,做了多少绦带子。她就一直把我搂在怀里听我讲,直到催促探视亲友离去的钟声响起来……可是,突然,有一个星期天她没有来看我,又等了一个礼拜四,等了又一个礼拜天。桑蒂塔,你可知道我有多急! 那几天,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最僻静的小旮旯里,省得听见别的瞎子跟来看他们的亲人说说笑笑引得我更伤心。当时,我天真得很。我曾想把我的哭声保存在手绢里。那样,以后她再来的时候,一打开那被眼泪浸湿了的手绢,就会知道我是多么想她。可是,你想想,那手绢上的眼泪早就干了呀! 哪有不干的泪水呢! 你去打听打听别的人,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咱们的痛苦也像眼泪会干了一样,早晚会有个头儿的。"

钢琴键盘上奏出了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性很强、力度却不大的结尾部分。要来"彭切"的那个妓女一口接一口地呷着饮料。掌班佩芭翻来复去地数着放在她裙子上的一叠钞票。桑塔用手指在钢琴顶盖上那层细微的灰尘上胡乱地划着。

"后来,"伊波利托接着说,"就一直这样枯燥无味地住在学校里。用你们看得见的人的话来说,就是过着黑暗的日子。除去眼睛,我其余四种感官倒是被训练得有些功夫了。尤其是触觉很敏感。但是,我的心已经变得很硬。它只不过是机械地跳动而已。它的跳不是因为爱的力量——别人都不爱我,让我去爱谁? 那时,我脑子里只想着我妈妈,手里只有一支拐杖。这拐杖成了我唯一忠实可靠的朋友。除去天天为我引路,它还是我的防身武器。我的过去,是漆黑一片,我的将来,是一片漆黑。没人搭理没人过问的穷瞎子,生活里没有一点乐趣、希望,没有任何幻想、温暖。不管在盲童学校里,还是将来在哪个收容院

里，看来，我是注定要像囚犯一样被监禁一辈子了。我要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抗争，更是没门，非得饿死不可……除非有哪位大慈大悲的好人把我从学校领出去，让我干点做金银绦带的活儿或弹琴卖艺。这样的好事还真发生了。一位在街上开壁毯商店的先生，叫普里米蒂沃·阿尔达维斯，可怜我双目失明，又喜欢我的金银绦带做得好，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出去。我正想离开学校，想疯了似的，所以二话没说就点头答应了。这位先生办完一切法律手续就把我从学校领了出来。"

"上帝保佑！"桑塔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呼喊了起来。

"你先别太高兴，桑蒂塔，因为后来……"

就在伊波利托用力弹完这支华尔兹的结尾部分最后几小节的时候，一大群嫖客涌到妓院里来。于是，琴师只好把后来的事留待以后再讲。尽管桑塔急切地想知道后来的事，也只好去接客。大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这个晚上的谈话使伊波利托和桑塔之间的友情更加深了。伊波利托为三支曲子加的绝妙的标题——《欢迎君来到》、《我等着你》、《假如别人盯着你》——使他在桑塔心目中倍受尊重，使得桑塔对他的好感大增。他们每天都抽空聊天。桑塔有什么事总爱问他，而他又总能给桑塔满意的解答。因此，当桑塔的第一个情人——那个姓鲁比奥[1]，而实际上真长了一头金黄色头发而被妓院其他女人垂涎的先生——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没有谁比伊波利托更敏感地觉察到桑塔和鲁比奥之间不寻常的关系了。

"伊波，"一天，桑塔突然对他说，"鲁比奥告诉我，要是我愿意，他就接我出去，你说行吗？"

---

① 鲁比奥，意为金黄色头发的人。

我的天！乐师一听这话，脑袋轰地一下大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失态。

“噢，桑蒂塔，这要你自己拿主意，真的。你爱他吗？”

“他真是个文质彬彬的先生，伊波。当着别人的面他待我有多好，你是知道的。你要是看见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待我有多好……”

“我是个瞎子，也不会有什么巫术能让我看得见东西。我倒乐得瞎下去，乐得……你爱他吗？”

“什么爱不爱，爱情也不全是一样的！你甭摇头否认，就是不一样嘛！”

“那么好吧，你就跟他去吧！早晚是那么一回事，这是注定的！”

“什么注定的？”

“离开妓院呗！不过，干这行就跟喝烧酒、坐班房、进医院一样，开头总是难，不情愿。可一旦尝到甜头，就上瘾，总还要再干……你还会回到这里来的，桑蒂塔，或者到另外一个更差的妓院去……但愿……不，你别不高兴，我希望你的结果正相反。可是，有时候……谁知道……你为什么不再等几个月？你绝不会因此损失什么，也许还会白赚好多呢！要是鲁比奥等得失望了，不再来找你，那时你就会明白，他对你的感情不过是一时的冲动，真心爱你的人是会永远等下去的。还有，就说现在吧，你还有什么不满足？你身体好，看中你的嫖客有的是，埃尔维拉和佩芭待你也客气。你可不要错过时机，让大把大把的金比索[①] 白白流走，先照这样干下去！”

于是，伊波给她讲了一大堆烟花巷里的经验之谈。伊波对

① 墨西哥币名。

于这个特殊天地里那套虚伪的道德准则了如指掌，并且毫不掩饰地讲着这些最淫秽的风流韵事。他的为人经验远远比桑塔丰富。他让桑塔做到这一步：即使这位鲁比奥先生自认交了桃花运，到头来也得听桑塔的安排；要让鲁比奥在大庭广众之中表现出对桑塔十分宠爱；每个星期要有两个夜晚和桑塔厮守，又看戏，又喝酒。他还要桑塔拿出那些走红的姑娘们惯用的放荡劲头来。伊波利托暗中得意地导演着这一切，心中感到些许欣慰。可是，唯其暗中指使，所以不能公开撕破"哈拉马[1]斗牛士"狡猾地向桑塔撒去的那张网。这位在西班牙本土鼎鼎有名的斗牛勇士每个礼拜天都在布加勒里斗牛场把墨西哥那些醉心于斗牛的观众弄得心花怒放。哈拉马斗牛士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开起玩笑来信口开河，就连对斗牛场上的人们向来没有好感的埃尔维拉妓院也破例同意他去嫖。

"这号人倒是真正的男子汉，就是爱赖账。"埃尔维拉常对她的"门生"们发出这样的警告，因为这些妓女们经常被斗牛士们招引过去。"最糟糕的是他们一来就把阔少爷们吓跑了。"

哈拉马斗牛士的情况就不同了。首先，是当地最骄横的公子哥儿们带着他到妓院里来的。其次，他视金比索如草芥，可待妓院的姑娘们却金贵得很。他跟他的阔朋友们一样大把大把地花钱，给跑堂儿的小费，赏钱给琴师。他一操起吉他，就说明今天玩得高兴。大厅里的姑娘们——绝大多数是西班牙人——都跟着用双手打起拍子，跑上去亲吻他。她们的这一举动与其说是向这位脸面刮得干干净净、好高谈阔论的老乡求爱，不如说是借此重温那久违的故土的气息。哈拉马斗牛士呢，自然垂青于

[1] 哈拉马系西班牙一条河流名称，是塔霍河的主要支流，流经瓜达拉哈省和马德里省。

桑塔，这倒不光是因为她长得可爱，还因为她也是那群小白脸们追逐的对象。一股阿拉伯血统里征服女人的强烈愿望在他心里骤然升腾起来。

“告诉我，小美人儿，”哈拉马斗牛士带着浓重的安达卢西亚口音问桑塔，“你有情人了吗？”

还没等桑塔开口，哈拉马斗牛士就用男人那粗大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当然并没有扭伤她，而是用男子汉特有的方式粗重地抚摸着——并且带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充满动物本能的力量向她靠过去。他的双眼像催眠术士施功时一样紧盯着她，弄得她心慌意乱，但她强装出一副笑脸，回答说：

“我说这位先生，我有没有情人关你什么事？什么情人不情人的！”

哈拉马斗牛士不愠不怒地把她放开，那样子好像谁放下别人的一件远看招人喜欢，近看不尽如人意的工艺品一样。他重新操起吉他，在一片敬酒声和掌声中弹起了一支曲调深沉抑郁的安达卢西亚小曲：

> 天下大事有两件，
> 拚命掉脑袋也得干。
> ……

斗牛勇士弹唱着扬长而去，连看都不再看桑塔一眼，这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强烈的报复心促使她故意转向周围那群狂蜂浪蝶般缠着姑娘们的公子哥儿们。她跟他们甜哥蜜姐地百般娇媚。她时而坐到这人腿上，时而端起那人的酒杯，一会儿把远处的一位公子招过来给她脱靴，一会儿打碎一瓶还没开盖的酒瓶，一会儿又夺过身边一位少爷嘴里的雪茄抽上两口……她几乎无一刻安生，出尽了风头。这还不算，她和他们一起要求伊波

利托到他们独占的小客厅里去给他们弹几支独奏曲，还怂恿两个捣蛋鬼到埃尔维拉那间作为妓院老鸨专用的房间去，先让埃尔维拉请他们喝酒，然后又把埃尔维拉轰了出去。就在大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突然有人提议第二天租车跟妓院的姑娘们一起去兜风。

“埃尔维拉不会反对的，我敢向你们保证。咱们也叫上哈拉马斗牛士。你想和我们一起听《呐喊》吗？”

“我说伙计，你说什么呐喊？咱们明天不是还要喊，而且比现在喊得还响吗？”

这一句问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人打着酒嗝，有人根本自己也不清楚他问的是什么，胡乱地给他解释着。其实，他们并不懂得，这可不是随便什么呐喊，而是老百姓为纪念民族独立而发出的一种特殊的绝无仅有的呐喊。

“这呐喊是当年我们赶跑你们的时候喊出来的！知道吗，殖民佬们！”琴师在一旁愤愤地插嘴说。

“什么时候有人把我们赶跑过？”哈拉马斗牛士高傲地问道。

“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把你们西班牙殖民者从墨西哥赶跑的时候呀！忘了？”知道不少陈年旧事的琴师宣判似的答道。

“真的呀?！……反正我没听见这样的呐喊。这个破瓶塞儿……你们给我打开！”

“斗牛士先生，你犯什么傻呀！为那些陈年旧账争个什么劲儿？犯得上吗？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还废什么话！现在咱们大家都一样，你们在这儿不是挺好吗？有谁歧视虐待你们了？你不照样大把地挣钱，照样走红出名？看看你那成千上万的老乡，当年我们跟他们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不照样过得挺开心吗？……”

“那当然，命该如此，谁也没办法！算了，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明天不是还一块去兜风吗？我说掌班的，来瓶安达卢西亚的白葡萄酒，我这个西班牙佬请你为西班牙干杯！”

大家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他们一边你呼我叫地喝着酒，一边跺脚打着拍子。伊波呢，为了让大家都跟上统一的节拍，先弹了一支斗牛场上常听到的叫做《风向标》的进行曲。可是，大家似乎没有被吸引住。于是，他又奏了那支叫做《卡迪斯》的名曲。果然，连埃尔维拉和她的姑娘们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

万岁，西班牙！

勇士们永垂不朽！

……

哈拉马斗牛士一只手攥着酒瓶的瓶颈，在自己的胸脯上敲打着。瓶里那金黄色的琼浆被搅得翻腾起无数泡沫。他一边打着拍子，一边走到桑塔跟前。

“来，小美人儿，你也为我的祖国喝一口！你喝完了，我也为你，为你的祖国喝！”

折腾到此刻，兜风的事才又被提起来。有几个姑娘答应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就把应该付的钱先交给了埃尔维拉。按每辆车坐两对计算，确定了租用马车的数量——到时候也做下榻之用。有几位喝得醉醺醺的公子哥儿马上决定从今晚就在车上过夜。有一位觉得等到天亮再回到躺在双人床上的老婆身边肯定要挨骂，非要哈拉马斗牛士陪他先走不可。可是，到底是什么冲动让桑塔把他们俩送到妓院大门口呢？……一直被那位惧内的丈夫拽着胳膊的斗牛士让桑塔吻他一下，桑塔竟也没有拒绝。

“桑塔，哪天晚上你能跟我睡觉？”哈拉马斗牛士贴近她的耳朵一本正经地问道。

“跟你睡觉？……你想得美！”桑塔想了想，反驳说。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

“说不上什么讨厌不讨厌……不过，我有点儿怕你。”

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伊波利托听见了桑塔这样回答他。等到只有桑塔一个人时，伊波利托忍不住对桑塔说：

“你到底把他也给征服了，桑蒂塔，你真不错呀！”盲琴师的话音里听得出挖苦的味道。他一边说，一边用拐杖把蜷缩在墙角里的领路童扒拉醒。“谁也不像这位斗牛士这么帅呀！……”

桑塔听了琴师这番连损带挖苦的话很生气。你看他那神情，就好像桑塔正在干什么不贞洁的勾当被他这个有正当权利的人当场抓获似的。为什么这么阴阳怪气地议论哈拉马斗牛士追求她的事？他提出的要求不是被她拒绝了吗？而且，她确实怕他，那是一种以她经不住强暴的柔弱身躯所预感到了的实实在在的惧怕！“再说，你伊波利托有什么权利这样说话？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一点这样的权利？从前没有给过，现在就更不会给！”既然桑塔可以被所有人驱使奴役，既然她没有丝毫自主的权利，那么，她只有凭这唯一属于自己的一颗心去诱惑他们，让他们从自己那脱得赤条精光绝美动人的肉体上享受到感官的愉悦，尽管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真心的温情和抚爱；也让自己从人们那永无休止的野兽般凶猛的肉欲中感受到哪怕是片刻的自我满足。是的，一些人亲昵地胡乱吻她，另一些人骂骂咧咧地把她全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其中既有辛酸的泪水，也有值得深藏的回忆，还有像那天晚上喝多了的时候一样让她忘却一切痛苦的飘逸解脱，但所有这些都使她感到自己的存在……至于伊波利托和这位哈拉马斗牛士，她连他们的身子都不会去沾一下，哪怕他们肯出两倍、三倍的价钱。不，绝不能，多么高的价钱都不干！因为伊波利托是她真正同情怜悯的，而哈拉马斗牛士则是

她惧怕的。桑塔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这样胡思乱想。她不愿意把泪水洒在他们面前，不愿意把她的心思和五味瓶一样的回忆流露出来。她歪歪斜斜地走上楼梯。刚上楼，就碰上一位满身酒气的公子哥儿。他一边向桑塔说着些下流的献媚话，一边抚弄她的乳房。桑塔就这样跟他相互搀扶着朝她那间平日用来做皮肉生意而且总是散发着脂粉香气的房间走去。

第二天，九月十五日，天亮的时候空中乌云密布，四周的气氛阴沉压抑。所以，桑塔和她的伙伴们将近中午时分醒来的时候都觉得一场暴雨就要来临，头天晚上商定的兜风之事怕是要吹了。想到整整一天这么多人都要憋在妓院里而又没有一丁点可以让她们开心，可以使她们忙碌起来的事情，都觉得百无聊赖，简直无法忍受。那位跟桑塔一起跌跌撞撞走回卧室的公子哥儿在被揉搓得乱七八糟、仍然散发着体温和秽气的床单上伸胳膊踹腿地伸着懒腰。桑塔呢，其实并不想找什么，只是没事找事地在衣橱里翻来翻去。她和公子哥儿并不多说话，只是偶尔用刻薄、难听的话对骂几句。他们俩竟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人。他们怒目相视，出口伤人。他们各自都在琢磨着头天晚上酗酒后留在他们嘴里的恶臭和那用比索交易换来的快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桑塔——她那宽大的睡衣在身上逛来逛去，不时地裸露出她微黑的身躯——并不在乎她的一夜夫君是不是盯着她而且也更不想去挑逗他，那么，另一位也确实不曾看着她，相反，却对她那几乎各种男人都品味过的肉体感到有些腻烦。他转过身子去朝向窗子，透过窗帘望着天上的乌云。

“你要是请我喝一杯咖啡，”公子哥儿终于开口了。“我请你上迪沃利饭店吃午饭。”

桑塔没搭理他，她要去洗个澡，还得到裁缝店去。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咱们晚上再见。听见没有？

别再赖着了，快起来！”

嫖客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很快穿戴整齐。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庆幸，才花这么几个钱就能睡一宿。临走的时候，他把桑塔又亲又抱，她也就应酬似的让他亲吻、拥抱了一下。

送走了嫖客，房间里剩下她一个人。她打开窗子，把披肩披到背上。她走到长沙发跟前坐了下来，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悠闲地晃着跷起的那只脚。

“又是老一套！……大早晨起来就这么冷冷清清，真没意思！本来身子就乏，心里又不痛快！……老是这样打发日子真让人烦死了！还强迫你去跟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人做那种苟且的事，这不太缺德了吗？早晨起来，总是这么一种吃了后悔药的心情，好像头天晚上的事是最后一次了。可是，一整天泡在这儿，又逼得你慢慢地看透这种生活，让你觉得不这样生活也不会再有什么别的希望，直到你连想也不去想什么新的生活，直到你从生理直至心理上安于一辈子干这种行当……算了，想这些干什么？纯粹是胡思乱想！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跟这儿别的姑娘一样，要想减轻这种痛苦，除非找一个可心的男人……但有一条，他必须……”

想到这儿，她的脑子里闪过一大群曾经对她山盟海誓过的男人。可是，为什么刚刚认识的哈拉马斗牛士竟会把她征服？为什么那个答应给她在外面找房子的“谦谦君子”鲁比奥也会吸引她？为什么连一个爱字也不曾对她说过的伊波利托总是置身于她和她的追求者之间盯着她、尽管什么也看不见也要那样盯着她，用那双像青铜雕像上被擦摩得锃亮只看得见凸起的半圆一样可怕的白眼珠盯着她？……

她正这样想着，带头儿要去兜风的人们跟哈拉马斗牛士一起来到了妓院。正好是头天晚上约好的时间。马路这边的便道

旁，一字拉开停着四辆插着小黄旗儿的马车。人们管这种装饰的马车叫做“小百灵”。

就别提这伙人把这儿弄得多么热闹了！马上就要出发了，可头天晚上并没有表示要去的几个人却突然提出也要跟着去。这伙人你争我抢，于是，不得不重新调整乘车的座位。最后，还得扩大车队——临时又租了一辆“小百灵”。这是一辆又脏又破、就要散架的马车和两匹老马。根据哈拉马斗牛士权威性的鉴定，这两匹马连斗牛场也上不得。

几辆马车鱼贯驶向大街。整个城市逐渐沉浸在万家灯火之中。大街小巷和各个街口的路灯映衬出纵横交错的光的图形。豪华大商店的门面被五光十色的灯光装点得耀眼夺目。更多的小商店和数不清的摊贩则点燃着玻璃罩子灯或纸罩灯笼。大都市扑朔迷离的夜色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高大的剧场之中。眼前的一切就是舞台上那神奇地变幻着的布景。车队走上宽阔的华莱士大道后，圣弗朗西斯科街和普拉特罗斯街上那如昼的灯火和如潮的人流立即映入眼帘。那儿连一辆车也没有，本来走车的马路中央连同两旁的便道都被向武装广场涌去的人群占满。攒动着的人头之上，到处可以看见让爸爸驮在背上的乡下孩子，到处可以看见人们举在手里的吉他。无数把吉他像是漂浮在不停地涌动着的五颜六色的波涛之上。车队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好不容易走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街口。可是那里的人群更是挤得风雨不透。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警察拦住了人们的去路。马车上的人们只好停下来商量何去何从。桑塔到底是乡下来的，她说，干脆下车随着街上的人群往前走。而她的伙伴们，那些西班牙血统的姑娘们坚决反对。从四面八方传来嘈杂的说话声、口哨声、喊叫声和嬉笑声，这些声音几乎淹没了姑娘们的争论。这喧闹的场面简直就像飓风袭击后人们正在忙忙碌碌地

整理收拾家园。姑娘们都说，与其下车步行，还不如掉头回家。男人们也不同意桑塔的提议。他们不愿意马上就到广场去。与其到了广场上憋在马车里听那些军乐团从九点演奏到十一点，还不如趁早去吃晚饭，然后再去参加广场上的狂欢。

“喂，上巴黎咖啡店！”男人们向车队打头的车夫命令道。

他们穿过洛佩斯街，走到独立大道周围的街巷里。可那儿一样挤满了电车和马车。大小车辆就像没有舵的小船在那里转过来绕过去，即便能够前进，也是时走时停。一停下来，车上的人就乱喊乱叫。过一会儿，又在人流中冲出一条路，往前再走几步。车子刚刚挪动几步，后面立即又挤满了从两侧潮水般涌来的人。大家就这样起哄似的挤来撞去，互不相让。

“马车都靠边！……乡巴佬都滚开！……”

只有那些挤满乘客、挂着彩灯、敲打着铜铃的电车顺着街中央的铁轨神气地照直行驶着。马车夫不时地吹起手里的牛角号。那嘶哑的号声虽然讨厌，但拉车的骡马身上的铃铛却无偿地给人们带来些许欢悦。然而，弥漫在空气里的是一种人体的汗臭和木柴燃烧时发出的树脂香气混杂在一起的怪味。只有微风从头顶吹过时，人们才能感到一阵清新。高处的彩旗、飘带、灯盏随风摇曳。此刻，天上的乌云已被吹散，露出满天星斗。被群星点缀的深蓝色夜空仿佛也要为这座美洲最古老的大都市的庆典增添光彩。

他们终于来到巴黎咖啡店楼上的一间雅座里。嫖客们像往常一样点了一桌海味。这些姑娘们平日粗茶淡饭，可难得有这样的口福。当然，她们本来也不爱吃这些费事的螃蟹、龙虾以及什么别的海味。虽然如此，今天她们仍然显得很有兴致。哈拉马斗牛士自己却要了一份牛排和沙拉。

“给我来一份牛排！”他向跑堂儿的吩咐道，然后又接着对朋

友们说：

“不，你们别笑。我一吃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一个须、爪都伸到盘子外面的很威武的龙虾说，“就老觉得它的爪子、钳子在我肚子里抓来抓去……这玩艺儿看上去就让人害怕。他妈的！”他把那龙虾又端详了一遍，最后这样说。

随着广场上人们越聚越多，街上的喧闹声也越来越大。此刻，从咖啡店二楼阳台下面经过的马车也越来越多。食客们不时从阳台上向人声鼎沸的广场张望。

这时候，人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人群中爆发出来的一片欢呼声。他们知道，广场上的军乐团演奏开始了。跑堂儿的已把烤牛排端了过来，他们打开一瓶波梅利酒喝了起来。酒精入肚，个个倍觉兴奋，竟然有人慷慨激昂地大谈起祖国来，尽管谁也说不清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这儿不过是咖啡店一间普普通通的雅座，一切摆设都显得那么俗气。地毯上的污痕随处可见；宽大的长沙发的印花粗布面及其靠垫又脏又破；那面镜子也是面目皆非，上上下下到处都是用坚硬的东西刻划在上面的日期、词头字母和名字，这无法抹去的不光彩的纪念是那些在酒精作用之下兴奋起来的时候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男女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电灯安装在一具老式的瓦斯灯架上，吊在门楣上的小铃铛像一只小鸭梨。跑堂儿的走进来之前必须敲门，出去后必定把门带严，他们是那样毕恭毕敬但又显得过份做作。在这样的环境里高谈阔论讲什么祖国简直显得不伦不类。

然而，他们却一本正经地争论个没完。弗拉诺[①]搬出几个课堂里学来的词儿，孟加诺[②]又用自己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或看来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把他顶回去。他们一边争论一边频频举

①② 西班牙语中对某人的泛称，相当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

杯。"为祖国,干!""你说为什么来着? 祖国?"有几个穿着燕尾服的将信将疑地问。……"对,为祖国,干! 还为什么? 为咱们的中央市场还是纽约的空中火车? ……反正都一样,干!"

"噢,哈拉马斗牛士,你说……你的祖国是西班牙还是全世界? ……"

女人们对这类话题全然不感兴趣,一个个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从阳台外面时断时续地传来广场上军乐团演奏的乐曲和人群的喧闹声。

"当然是西班牙! 你们听我说! 我说的西班牙不包括它的岛屿,也不包括它的海外领地……我说的当然不是整个西班牙。有好些地方我还没有去过呢……我的祖国是,"哈拉马斗牛士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似的说,"我的安达卢西亚省,我的庄园,我父母的墓地,我房间窗外盛开的石竹花、天竺葵,还有那双期待的眼睛和那颗只有我才能理解的心……这些都是我的祖国!"

哈拉马斗牛士这一番如诗如画、质朴动人的解释赢得一阵掌声,当然少不了再开一瓶冰镇的波梅利酒。面他自己,眼睛似乎是盯着弹在杯底咖啡渣上的烟灰,其实却偷偷地观察他的话外之音在桑塔那沉思的脸上引起的反应。突然,两人目光相遇。和往常一样,他毫不退让地紧紧盯着她,而她则赶快把视线转移开。她极不自然地低下头,看着自己身上这条最熟悉不过的裙子。不用说,此时她正在祈求她的长长的睫毛来保护她的双眼。你看,那丝帘一样的睫毛正在垂落下来。她闭上羞怯的眼睛在座位上往下一滑,把头靠在椅子背上,岔开话题说:

"你们都在吸烟,谁给我一支?"

大家看了看时间,然后叫跑堂儿的过来算账。这时候,你争我抢,都表示要结账,男人们手里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都打开了,都在往外掏票子。人人都显得很大方,每一个人都做出自己

应该是唯一付款者的姿态。岂不知几乎所有钱包打开之后便马上又合上了，掏出来的票子立刻又被塞了回去。哈拉马斗牛士用力挽着桑塔的胳膊说：

“桑蒂塔，今天晚上咱们都住在这儿，你跟我在一起，好吗？离开这里以后，你爱跟谁就跟谁，行吗？”

马车在路上颠簸着，使坐在车里的两个人越靠越近，身体免不了要碰在一起。他们俩都装作不理会相互的碰撞并且力图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谁想躲也躲不开，而且越来越贴近。她感受到了他身上那钢铁一般坚硬的肌肉，而他也感受到了她肌肤的温软。一个小小的光亮在马车昏暗的车厢里时明时灭，让人分不清是烟头儿的火光还是那些上下乱撞飞不出车厢最后跌落下来的萤火虫。

搬运工人工会和消防队的队伍相继开进广场里。消防队员们四人一排，列队整齐，高举队旗、彩旗和火把。一支支火把在队员们头顶上左右晃动，远远看去像是一只在空中飞舞、不时喷着火舌的巨蟒，整个队伍又像一支狂奔的马队。马车夫机敏地跟在这些开路者的后面，把车子开到了拥挤在广场上的人流里。这时，车队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最后到了一个水泄不通的地方，车队只好抛锚。不过，在这里他们正好可以瞭望整个广场。广场中心花园里，华灯光芒四射。中间亭子上的电灯光更是耀眼，仿佛要把罩在外面的玻璃罩子熔化。远处，通往总统府的林荫道两侧的树上挂满了花环般的小彩灯。总统府阳台门窗上今天都挂上了漂亮的窗帘，阳台栏杆上点燃着一串串带有防风玻璃罩的瓦斯灯。人们看得见每个阳台上都挤满了人，——那是光着头的男人和戴着草帽的女人。他们簇拥在一起，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左右摆动着脑袋寻找最合适的角度往广场上看，远远看去像是一群断了翅膀想飞翔却总也飞不起来的小鸟。那

些从阳台上掉下来的花瓣像地毯一样铺在石砌的广场上。人们知道,那些是总统府里著名的使节厅的阳台。华丽的大厅里灯火辉煌,光辉夺目。这些在那儿享受特殊待遇的人们都是政府特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只有中间那个带有青铜栏杆、最有历史意义的阳台没有开灯。这个阳台上方是一座巨大的壁钟。透明钟盘上的指针指着十点四十五分。壁钟上面很高的地方耸立着一根旗杆,杆子顶端飘扬着在繁星密布的夜空里显得更加庄严的国旗。这个阳台下面的空地上是一排椅子,一群女士和先生们坐在那儿。对面是为军乐团演奏而搭起来的木台。台子左面的地板上摆放着各种乐器。

"真他妈的棒!"哈拉马斗牛士把半个身子探到车外,望着这一切说:"这才叫够意思呢!"

他的马车停在一家有门廊的商店前面,商店的楼上是中央商场。从这栋楼房最高处垂下来一串小白炽灯泡。他们的右侧是年久失修的市府大楼,也就是首都的市政委员会所在地。那儿也挂上了漂亮的窗帘,里面同样灯火通明。当然,所有这些都遮掩不住岁月流逝带给它的痕迹。而且,和周围建筑物相比,它的样子显得那么粗笨、过时、不顺眼。它的对面是大教堂,它永远那样气势宏伟地矗立在那儿。高耸的塔楼、灰色的墙壁、高大的正厅、一切都是用整块石头砌起来的,仿佛不管多久的时间,多大的动乱都不会使它有丝毫的动摇。它同样披挂着彩灯和彩旗。唯一不同的是,它上面的一切装饰都是老式的:灯是油灯;旗子虽是神圣的,但都已经褪了色,而且泛出一股香火味,谁知道是哪辈子的了。然而,相比之下,旁边的礼拜堂却显得更加粗俗简陋。

到处都是开怀痛饮的人们,到处都是灯火辉煌的景象。有人引吭高歌,有人高谈阔论,有人弹拨吉他,有人嬉笑打闹。路

边饭铺在油锅里炸鸡时发出的吱啦声，没人看管的孩子们的哭叫声，忘乎所以的人们的狂笑声，痴情男女海誓山盟窃窃私语声此起彼伏。四下里都散发着烂水果和汗臭的味道。挤来挤去的人群摩肩接踵，脚下却还随着乐曲打着拍子。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为独立纪念日欢呼呐喊的时刻……

突然，一股强烈的震颤把骚动不安的人群吓了一大跳。之后，是一阵令人更加不安的沉寂。这是一种预示着不同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的沉寂，即令是最麻木迟钝的人也要为之震惊。广场上十几万人的心都贴在了一起，大家默不作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不管是阳台上的特邀客人还是广场上的群众都鸦雀无声。大家凝神屏息，努力抑制着十几万颗心脏在胸腔里的跳动，十几万双眼睛都仰望着总统府正中高处那透明的钟盘。

总统府大楼上方和大教堂塔楼顶上的大钟同时敲响了。这舒缓悠扬的钟声终于打破了这可怕的沉寂。开头的四下是表示每小时四刻钟的钟声，然后持续敲响的是晚间十一时的整点报时钟。钟声刚一敲完，总统府中央那个装有青铜栏杆的不同寻常的阳台倏然被一道白光照亮。这时候，共和国总统出现在一个椭圆形的光环中。灯光如此强烈夺目，除去斜挎在总统胸前、使之成为国人心目中偶像的鲜艳的三色绶带，别的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总统庄严地拉起只有这座建筑才装有的教区大钟的钟绳，一下一下地把它敲响。钟声悠扬肃穆，让人们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多洛雷斯[1] 为祖国的独立、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而英勇捐躯的先烈们。

---

① 今墨西哥多洛雷斯·伊达尔戈市。一八一〇年，朱格尔·伊达尔戈神父在这里向墨西哥人民发出了“杀死西班牙佬！”的怒吼，揭开了墨西哥民族独立运动的序幕。

这时候，从大教堂上面飘下来密集的金箔碎屑。钟声仍在空中回荡。成百上千的鞭炮一齐点燃，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军乐队演奏起最动人心魄的国歌。远处的旧城堡里礼炮轰鸣。夜空中群星闪烁，像是俯瞰这片土地上人民出于对祖国的挚爱深情而一年一度的歌舞狂欢，像是把欣喜的晶莹泪水洒向人间。

广场上有的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高高举起，那神情仿佛是在奉献一个个表示着将以血肉之躯来报效祖国的花环。到处都爆发出不仅是嘴里喊出来而且是发自心底的口号声。这惊天动地山呼海啸般的呼喊是誓言，是力量，是对故土的深情，是对祖国的热爱，是信念的结晶，是凯旋的高歌。这呼喊就是：

“墨西哥万岁！”

军乐团奏起结束曲后，广场上的人群开始向周围的大街小巷散去。由于人太多，人们还是被挤得一团一团的。素不相识的人也手挽着手——当然，不包括那些酒精在身上发作起来六亲不认又吵又闹的醉汉们。一瓶酒不知多少人举起来喝。人们在街口和着手摇风琴凌乱的节拍跳舞。两旁住户们一家大小坐在门坎上吃夜宵。在一家关了门的商店前，一位街头歌手把一只脚蹬在堆放于窗前的一块木头上拨弄着手中的吉他，周围挤满了热心的听众……

各种车辆跟在散开的人群后头向周围的街道走去。在桑塔、哈拉马斗牛士和另一对男女乘坐的马车里，没有人出声，没有人说笑，也没有人吸烟……仿佛大家都陷入了狂欢过后的沉思。

桑塔毕竟是感情脆弱的女人，独自低头啜泣着，声音很低很低。

“你怎么哭了，小美人儿?”哈拉马斗牛士俯下身问道。

桑塔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把头向广场那边点了点，啊，是

广场上刚刚发生的一切，是那里的气氛，是那些人们的情绪……

桑塔随即用双臂勾住斗牛士那健壮的脖颈，把头凑到他的耳朵边，抽泣着对他说：

"你刚才跟我们说，你的祖国是你房间窗外盛开的石竹花、天竺葵，对吧？……无论怎么说，你也比我幸福。别看我生活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但我却不能把这片土地叫做祖国。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埃尔维拉妓院。明天或许会换到另一家，鬼知道哪一家……但我将永远是个……"

那个可怕的字眼，那个她一生中永远再也抹不掉的污点，是桑塔把头靠在"小百灵"车厢窗子跟前说出来的，仿佛她要把这个邪恶的东西唾弃到窗外，永远把它唾弃掉！

第 四 章

“迪沃利”是本市最出名的夜生活中心和风月场所。它由餐馆、酒吧、妓院三部分组成。里面的跑堂儿的别提多么伶俐了。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甭管顾客多么拥挤，他们都能在坐满顾客的小桌子中间，从那些没有座位站在柜台边或随便什么地方喝酒的醉仙们身边灵巧地穿来穿去。上这儿来的人不光是吃晚饭的，喝酒的，他们还跳舞、打架、甚至玩命……白天，这儿一片冷冷清清，跑堂儿的无精打采地侍候着稀稀拉拉的几个食客。作为雅座的单间里，仍然散发着一股股烈性酒和烟草的混合气味，这气味已渗透到天花板里和墙壁上，天长日久，似乎永远也散发不尽。还可以隐约闻到一阵幽香，这就是说，这里曾经有一个或一群娥眉粉黛和当时的食客们厮混过。天花板上吊着灯泡，苍蝇不断地从电线上飞起落下，弄得灯泡来回晃动。壁纸已经很脏，上上下下被划了不少口子，而且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下来。桌面上满是污痕，椅子腿儿长短不齐，放都放不稳。总之，这时是一片死寂。头天夜晚的纵欲狂欢，今天凌晨的狂欢纵欲都已无声无息，似乎一切都沉睡在醉生梦死之中。看那座雅间的门，一推一拉的声音像是在打哈欠。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舞厅和宽敞的酒吧也像是进入了梦乡。院子里，喷泉旁边和花坛上那些凋零的花草像是被一群猛兽践踏过或被暴风雨吹打过，再也精神不起来。而喷泉那细弱的水流更像由于抑制不住巨大的痛苦和绝望而洒下的如雨泪水。喷泉下面的水池里漂着几只

空酒瓶、烟蒂、一绺头发、一张撕碎的照片以及不知哪位姑娘丢弃的一只发梳。这是一只非同寻常的精美的梳子，是姑娘随意扔掉的还是她在妒火、怨恨或绝望的驱使下愤然丢弃的就不得而知了。“迪沃利”的上午过得十分缓慢。下午也是如此。入夜时分，黑夜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从墙头上偷偷跳到墙角下，然后窜到马棚料槽下，花坛旁，躲到树下，跳入水池中，隐蔽在院子各处，夜色越发浓重地笼罩了“迪沃利”。突然，一道刺目的光线把院子照亮，把黑暗从各个角落赶了出去。光明来自院子中间喷泉上方半空中闪电般耀眼的弧形灯管，也来自酒吧餐馆雅座门窗里面的白炽灯泡。跑堂儿的陆续来上班了。他们先在一间小房子里摸着黑把草帽放下，围上围裙。厨师和他的助手们也来了。他们一来就扎到厨房里、过道上忙活起来。这时“迪沃利”才显得有些生气。酒吧掌柜是一位黄头发、大大咧咧的意大利皮埃蒙特人。他调制的卡塔卢尼亚“彭切”最讨人喜欢。这时他红扑扑的脑袋已戴上了笔挺的工作帽，穿上了浆洗得平整的工作服，正背朝柜台面对镜子和五颜六色的酒柜，在自动收银机上计算着每个跑堂儿的交来的售货牌。跑堂儿的仨一群俩一伙地等着跟老板换钱。他们用手指头或把硬币放在手心里计着数。掌柜一边把售货牌一百个一百个地码放整齐，一边嘟哝着什么“酒神保佑”的吉利话。从宽敞的舞厅里冒出一股股尘土，传来一阵阵挥动扫帚的声音。随之传来的还有清扫工那让人听来就觉得很解乏的哈欠声。他也是房间管理员。他的住房在最高一层，那里有达官贵人长年包租的房间。从厨房里飘来一阵阵诱人的香味，偶尔还可以看见灶上喷出的熊熊火苗。在四敞大开的街门前已经装好了固定的旋转栅栏。在这儿可以听到街上涌来的各种喧嚣：电车和马车驶过时的呼啸声；马蹄落地时有节奏的嗒嗒声；人们的说笑喊叫声和报童的吆喝声；

“买明天出版的《时代》杂志！……看今天的《世界报》！……”

此刻，这座藏污纳垢的大都会已经灯火通明，变得欢快起来——夜生活开始了。

“迪沃利”的活动也开始了。它的雇员们投入了明天早晨下班前再也脱身不得的紧张的战斗。餐馆、酒吧、舞厅里渐渐挤满了人。开头，人们还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到后来，吵嘴的、打架的就都来了。而且时间越晚，这些人胡闹得越厉害，直到深夜十二点，这里才逐渐平静，人们才又坐到桌子边慢悠悠地吃着、喝着。这时，至多是个把妓女悄悄地从后面溜出来五分钟，到靠墙的小桌子去找正等着她的“情人”。那些男人们常常买瓶便宜的小瓶啤酒消磨时间，等着她。妓女时而让这个男人狂吻，时而把嘴凑到那个男人的耳朵根悄悄地说点什么，时而蹦出几句刺耳的争吵声，时而做出使旁人羞于目睹的温存抚爱的动作。她就坐在男人的腿上，男人紧紧地搂住她没穿胸衣的腰身，疯狂地抚摸着。他们面对面地注视着，两张郁郁寡欢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欲火中烧，他们为只能获得如此可怜的快感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他们也为今晚不能满足他们更大的欲望而焦虑——她必须去满足另一位早已花钱预订了她的男人，甭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胶似漆，海誓山盟。女人把头靠在男人胸前，沉醉地闭上双眼。男人在她的唇上、脖颈上、长着长长睫毛的双眼上和耳朵上温柔地亲吻着。

“你真地不再来跳舞了吗？你不再跟芙拉娜[1]也不跟苏达娜[2]跳了吗？”

---

①② 西班牙语中对谈话双方以外的女人的泛称，有如汉语中的“张三”、“李四”。

“我向你发誓，绝不再跟她们跳了！你也得向我起誓……”男人在女人耳边小声说着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敢大声说出的不堪入耳的悄悄话。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五分钟犹如一瞬，分手的时刻到了，女人猛地站起来，她要走了。不然的话，留在那儿，依偎在这个具有磁铁般吸引力的男人身上，是要闯大祸的。她走到门口深情地回头望着他。要是能永远跟他在一起有多好！可是不能。她只有从命，没有别的办法。终于，她果断地跑了出去，跑到了街上，旋转栅栏被她撞得歪歪斜斜，来回晃动不停，仿佛拿不定主意，是跟着妓女跑出去呢，还是回去安慰被扔下的情人。这个男人如果是真情实意，此时他一定是一副沮丧消沉的样子：把草帽往后一推，把双肘支到桌子上，双手抖个不停地挠着头发，失神地盯着女人跑出去时被撞倒的瓶子里淌出来的啤酒在大理石桌面上蜿蜒散开。如果他是个逢场作戏的浪荡公子，当然也会看着那流淌的啤酒把白色大理石桌面上那张散发着香水气息的五比索旧票子浸湿，不过，他很快就会把刚才的甜言蜜语忘得一干二净。

这时，跑堂儿的走上前来，用抹布把洒在桌面上的啤酒擦干，殷勤地问：

“我再给您找个姑娘来？”

快到深夜一点钟的时候，乐师们陆续到了。他们贴着柜台密密麻麻地站成一排。每个人都仔细地看护着他们的乐器、衣帽、雨伞。有的人干脆把装着小提琴或长号的盒子放在柜台上。过一会儿，这些样子古怪的黑匣子里的东西将奏出一曲曲动听的音乐。酒吧掌柜早知道该给这些人上点什么。他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乐呵呵地调着饮料，还不时挖苦他们几句；而他们只是叫着他的绰号向他问好。这绰号是人们根据他的脾气和国籍给

他取的，后来渐渐被所有顾客叫开了：

“你好，通心粉！”

附近小剧场的演出结束了。观众们从剧场里涌出来。单单散场这一会儿工夫就发生了不少意外。演出已经结束一会儿了，大厅的顶灯马上就要熄灭了，尘土呛人，夹杂着潮湿霉味，散发着怪味的门帘窗帘就要拉上了；大门眼看也要关上了。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磨磨蹭蹭的观众快点退场。诸位花了钱，不是也买了欢乐吗？……那好，现在请退场吧！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当然，人们都在急急忙忙地往外走，谁也不想被关在黑咕隆咚的场子里。剧场门前挤满了车子。有的车子停在便道上，有的车子已经坐上了人。牲口在嘶鸣，车夫在喊叫；淘气的孩子们吹着口哨瞎起哄。警察被这一切气得要命。单靠手势和指挥棒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也喊叫起来。不过，他们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嘈杂的人群之中。看他们忙的，一会儿在这儿拽住一个马嚼子，一会儿在那儿拦住一个车夫，一会儿又招呼他们骑马的同事——每个街口都有两对骑马的巡逻警察——来帮一把，比如把某个捣乱的带走，或者把人群疏散开。经过一阵连推带搡的骚乱之后，车辆行人都向四周的大街小巷散去。有的进了咖啡店，有的匆匆赶回家。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人们就被从睡梦中惊醒。只要等到仨一群俩一伙的夜游神们也最后散去，大家都回到各自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夜晚才能静谧下来。斗牛场内的长明灯射出刺眼的光芒。夜色中，整个建筑就像一堆燃烧得通红的炭火。

“迪沃利”正在准备接待它的客人们。跑堂儿的把大理石餐桌面擦得干干净净，使人觉得就像陵园里的石碑一样，这些石碑是为那些病逝者和死于非命的人们准备的，它们正等待工匠在上面镌刻墓志铭呢。当然，将短暂地记录在这些大理石桌面上

的不过是些香槟的泡沫、雪茄的烟灰、酒后的男欢女爱和淫乱过后羞愧的泪水。光顾这里的人们将把金币连同幻想一起埋葬在这里，带回去的只有失望、沮丧和心灵的创伤。厨师们把撩起的围裙放下了，整了整帽子，操起了炒勺，把灶火拨旺。黄头发的皮埃蒙特人又检查了一遍酒瓶和酒具，从售票处传出了兜揽生意的叫声："单身女士全部免费！先生们每位一比索！"乐师们已经坐到乐谱架后面开始调弦。在舞厅正面挂着一张海报：《坦松舞》[①]。刚到一点半——舞厅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坦松舞曲就奏响了。那声势之猛犹如热带荒原的暴风骤雨。铜鼓和长号奏出的声音尤为震耳，连门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响，仿佛马上就要掉下来摔个粉碎。舞厅里传出的轰响把过路行人也吸引了过来。他们停下脚步转身朝里张望。他们的心被乐曲燃烧着，被里面的淫声怪调征服了。

舞厅里面的警察面面相觑——他们确实没法捉拿住那些淫秽的音符，只好尴尬地抓耳挠腮。

这时，桑塔被运动俱乐部里最出名的一群花花公子簇拥着，从后面向舞厅走来。青春年少、穿着入时的桑塔为自己健美、性感的肌肤感到骄傲。多少男人对她垂涎欲滴！她不是来跳舞的，她只想到前面来看看。她坐到一张桌子旁边，那群花花公子立刻围坐在她身边。这张桌子的位置最佳——可以看到全场的演出，而它之所以此刻还空着，完全是因为那群花花公子早就慷慨地付过了小费，所以跑堂儿的拒绝了刚才所有要求坐在这儿的人们。它的旁边是舞厅出口的台阶，正面正冲着大街的门，右面是"醉仙酒吧"和通向花园的门。桑塔靠墙坐着，已经摆出一副非常可人的神态。别看她外表仍有点村姑的模样，但言谈举

---

① 墨西哥一种民间舞蹈。

止却都像风月场里过来人。对哪号人该冷淡，对什么人可以亲近，她心里一清二楚。她脸上的胭脂浓淡相宜，她戴的首饰是标准的十八开金正宗货；那钻石项链更是晶莹耀眼；吸的是埃及香烟。看她那样子可不是好惹的。她知道该点什么菜，知道怎么要陈年"猛酒"，知道如何跟跑堂儿的打交道，知道怎样才不会受别人欺侮。

她已经习惯于——更确切地说，那里的嫖客们已经使得她习惯于——在肥皂泡沫中洗澡；习惯于请一位职业理发师——一位也替人掏耳朵、按摩、正骨的法国老太太——为她梳理头发；习惯于在妓院里被人们视为"埃尔维拉第二"。她出去陪客总要有车子来接。如果是中午请她到哪个老馆子喝开胃酒，来的就是一辆篷子车。如果是傍晚，就是一辆插蓝旗的维多利亚敞篷车。去恰布尔特佩克公园通常在傍晚，为的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除经过俱乐部门口时必须向聚在那里的花花公子们微微一笑以外，她什么都不愿意干。聚在大门口的公子哥儿们都曾经轮流在桑塔那儿过过夜，此刻他们争着向她挤眉弄眼。奇怪的是，轮到谁和桑塔过夜，这群浪荡哥儿就一个也不落地亲亲热热地凑到他那里吃顿晚饭，然后再一块去逛别的窑子。桑塔就像一件公平地属于每一个人的玩物一样被带来带去。凌晨三点，这是嫖客们不约而同地想休息的时刻。大家相互告别，每个人都分别亲吻桑塔一下，同时在她当夜的"主人"肩上亲昵地拍一巴掌：

"得，让你玩个痛快，明天见！明天该轮到我了！"桑塔的下一个"主人"在她的前前后后的占有者们的默许下这样告别道。

然后一群人相安无事地离去了，把桑塔和她今晚的占有者留在所有灯光已经熄灭、各处都已经安静下来的妓院里。四周也是一片黑暗。他们的这种告别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远古时代

那神秘的送亲仪式——新嫁娘的肉体可能早已被别的男人占有、品味过，今后要再被另外一些男人重新占有、品评。

桑塔就这样每天跟这群阔家后生、名门子弟、时髦青年厮混。跑堂儿的也早已熟悉他们这一套。每当桑塔一出现，他们就开始上香槟酒，并招呼别的姑娘们赶快凑到这边来。这些姑娘有的穿着华丽，有的略显寒酸，有失意的，也有得意的。原来缠着这些姑娘们的嫖客则大为扫兴，甚至恼怒，但又不敢不同意她们往那边凑合。然而，这些姑娘们跟围着桑塔的那群公子哥儿们往往合不来。那边遭冷落的情绪还未平息下去，这边的气氛又不和谐起来。当然，最好的办法是使两部分人都满意，可是往往办不到。于是，双方不免操起杯盘家伙扔过去抛过来，好不热闹。也有动手打得鼻青脸肿的。

桑塔跟阔少们一块儿混长了，也变得大手大脚起来。所以，她渐渐赢得了酒吧掌柜"通心粉"、跑堂儿的和警察们的殷勤服侍。当然，这些人心眼里惦记着的还是挥金如土的阔少爷们衣袋里的金比索。在他们看来，这些公子哥儿虽然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样子，但是酒过三巡，个个都跟那些雅座里和舞厅里的嫖客一样烂醉如泥，没什么难侍候的。

雅座里和舞厅里的嫖客们艳羡地望着这边的一群阔少，同时对桑塔露出一副谄媚的笑脸。所以，两伙人为此争风吃醋，出言不逊，指桑骂槐是常有的事。

"通心粉，把他们抽的那种不爱灭的雪茄也给我一支呀！"一个爱起哄的家伙眼睛望着那群阔少的桌子朝酒吧掌柜喊道。

"通心粉，给我一条火鸡腿，可要肥点儿的，干干净净的！像那里那只又臭又烂的可不要！"一个姑娘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朝桑塔那边努着嘴。原来，那位曾经是她的主顾的公子哥儿现在正跟桑塔眉来眼去，早把她扔到脑后去了。

对同行的这类挑衅，有时桑塔仅仅报以轻蔑的狂笑，有时却忍不住反唇相讥，并且不免引发一场酒后混战——有的人掀倒桌子，把桌子举过头顶朝对方砸去；有的人操起酒瓶子扔过去，往往是打不着人瓶子却撞碎在墙上，弄得地上和人们衣服上片片污痕；有的人扯着嗓子破口大骂，骂得那么难听，简直不堪入耳。这时，跑堂儿的赶忙过来拉架，通心粉则打几下便宜手，警察们连喊带吓唬地让大家平息下去，而乐师们则在一旁看笑话。再看桑塔，刚才刻意打扮的姣好模样早已无影无踪，俨然是个剽悍泼辣的村姑。这时候要想使她平静下来绝不可能。她会用胳膊肘、用膝盖、用村妇一样坚实有力的乳房挣脱周围人们的劝解。此时，她那温软性感的身躯会变得钢铁一般坚硬，变得像古希腊竞技场上的大力士一样刚强，浑身上下奔涌着原始时代武士们激战时那样的热血。她很少跟女人们打。何苦呢？真正欺侮她的不是她们！她专门找男人打。她要用她又尖又长的指甲把男人们抓破、弄伤。甭管是谁，碰上哪个算哪个！为了向当初蹂躏了她少女的贞洁、如今又不知去向的人实施报复，她也许会抓住在她身边调笑的随便哪一个男人。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复仇怒火的总爆发。它凶猛，无情，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平息她长年郁积心头而如今意外地被激发出来的仇恨怒火。这怒火来得猛，熄得快，以至于过一会儿双方休战以后，就像冤家对头暂时和解时那样，桑塔会阻挡警察，不让他们带走任何人，她会抚摸着受伤的男人，哪怕是今晚花了钱要占有她的男人，趴在他肩头伤心地哭泣起来。

她很少跳舞，跳华尔兹时，她的脚总是踩不到点上；跳“坦萨”或“坦松”——这两种舞都极富刺激性，它们都是东方肚皮舞和早期哈巴涅拉舞糅和而成——的时候，必须按照节奏带有挑逗性地扭动胯部，可是桑塔怎么也扭动不起来。妓院里的姑娘

们就曾经当众指正她：

“你都要贴在你舞伴身上了！要这样，你看……第一段时要转好多圈。你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转，几乎在原地……第二段要放松胯部，就像腰断了一样，或者像你玩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你的那位朝你身上扑来，为了躲他，你一前一后或向两侧闪着身子一样，扭腰也是这个样子……伊波，你好好弹呀！我们正教你的心上人跳舞呢！……”

就这样，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她总跟“迪沃利”的乐队泡在一起。有时，她依偎在某一位舞伴的臂弯里，随着乐队专门为她奏起的华尔兹胡乱地跳着；有时，她被某位不曾相识的人搂着，陶醉在“坦松”的乐曲声里。她为自己的不开窍，为自己笨拙的跳法感到好笑。她也为一群人围着他们观看、取笑、鼓掌、争着要和她跳舞而感到开心。四周不时有人喊叫：

“好极了，黑美人儿！跳得太棒了！……行了，该‘醒醒’了，换个人吧！”

每天她都这样像一只中了邪的猫儿似的要在“迪沃利”玩到第二天蒙蒙亮。凌晨四点钟左右，伊波利托总要到酒吧里转转，不是说来买香烟，就是要掌柜给他兑一杯酒——其实酒兑好后，杯子一直放在柜台上，他一口也不喝，然后就跟“通心粉”或乐师们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这时，盲琴师的领路童赫纳罗又饿又困，在旁边无精打采地等着，没有人搭理他。不管他怎么催促他的主人，主人总是跟别人说个没完。盲琴师的这个习惯使桑塔很不高兴。她仿佛觉得被伊波利托监视一样。有时候，也许跳舞跳得高兴或者酒喝得多了一点儿，她就忍不住要问：“伊波，你上这儿来是不是看着我的？说实话！有人这样耐心地关照我，我太高兴了！……”

盲琴师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开玩笑似的对她说：

"我上这儿来怎么就一定是看着你的？我是个瞎子……我来，因为这儿热闹，有乐队，还有酒喝，这些都使我着迷。我这人有个怪脾气，你说是吧，赫纳罗？"说到这儿，他用拐杖尖扒拉一下困得迷迷糊糊的领路童。

可是，当桑塔被公子哥儿们拉拉扯扯拽走的时候，也闹不清他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跟赫纳罗对话，只听见盲琴师含含混混地说：

"我不是来看你的，我来是要感觉到你的存在，要听你说话的声音的，因为我崇拜你……好一个可恶的……"

哈拉马斗牛士也常在深夜时分到这儿来露个面，当然，照例带着他那一群斗牛场上的伙伴，什么投枪手、刺牛士和别的杂工什么的。这群人跟他说话时都一口一个"师傅"地称呼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他毕恭毕敬。

他们晚上到酒吧里来都一律短打扮，歪带着卷边儿草帽，露出满头长发，脸都刮得干干净净。他们都不打领带，胸前露出一块椭圆形的白色绣花衬衫。从脖子上垂下来的钻石坠儿有埃及豆儿那么大，上面镶嵌着珊瑚饰品和几颗珍珠。前者殷红如血，后者洁白似玉，就像几颗毒蛇的利齿，随时会咬破主人的胸脯。这伙人一进来就居高临下地跟在座的人打招呼。他们一张嘴便露出满口白牙，地板被他们手中的拐杖捣得咚咚响。站定之后，他们把双手十指交叉在小腹前，一派高傲自得的样子。他们脚蹬锃亮的漆皮靴，裤管塞在高腰靴筒里，坎肩里面一条粗重的金饰链来回摆动，在浅绿色的翡翠扣襻儿映衬下不停地闪烁。比上衣的黑皮子更黑的，是他们的一双黑眼睛。酒吧里刺目的灯光照在身上使他们更显得英姿勃发，简直像一群英武剽悍，敢为女人、马匹、武器或猎物而拚命的阿拉伯斗士。

他们像凯旋的英雄们一样走进了酒吧。在场的人们——男

人、女人、乐师、跑堂儿的——一齐向他们投来敬佩的目光，纷纷跟他们打招呼、寒暄。通心粉也忙不迭地走上前跟他们套近乎；警察为了给他们让路则尽量贴墙站着。这群听惯了斗牛场上致敬、欢呼声的人此刻被包围在真诚的敬慕之中，愈发显出一派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神态。他们在酒吧和舞厅里转了一圈，最后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大圆桌旁边。他们互相点烟、斟酒。几杯烧酒下肚，他们便开始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仿佛深信众人都会转身朝他们张望，他们就是这儿的主角，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今晚最精彩的节目。果然，不一会儿，他们就被大群的人们——其中主要是在斗牛场上向他们致意欢呼的姑娘们——所包围。不过，有一条要注意：要想把他们拉去跳舞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讨厌坦萨舞的摆胯，讨厌那些着了魔似的请他们跳舞的人老是缠着他们。他们已经把点来的西班牙老酒喝得底儿朝天。他们正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一切与家乡故土有关的事情，什么安达卢西亚乡村别墅的清晨，什么卡门修道院栅栏门前的黄昏。他们正沉浸在对故国的回忆与怀念之中。应该说，他们的记忆力都很不错。有时他们中间最会唱歌的小伙子会放开嗓子高唱起来，其他人会用各种方式给他加油：有人不住地用拐杖敲打地板，有人激动地把杯子里的老酒洒在大理石桌面上，有的人鼓掌打拍子，有的人大声地喊叫：

“唱！接着唱！……够意思！……加油！”

就这样，他们就像一群感伤派诗人一样轮流唱了起来。有人唱母亲，有人唱情人，有人唱流亡他乡的痛苦，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唱到死亡与坟墓——他们用自己的歌声抒发愁思——正是这种愁思的压抑使他们看上去十分傲慢无礼。其实，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还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像剧场里演出时一样赢得一阵喝彩。可到后来，他们个个都沉浸在深深的乡愁之中，眼睛都

深情而沉醉地紧闭着。他们尽情地发泄着自己内心的苦闷，再也无人注意别人鼓掌了没有。

哈拉马斗牛士不愧是威震遐迩的勇士，在酒吧里也豪气不减。他不仅酒量大，而且说话最有权威，说一不二：

“该唱这个了！……轮到你唱了！……这支歌是歌唱马拉加姑娘的……”

桑塔明知哈拉马斗牛士到“迪沃利”来不过是为了看她，但她表面上却故意不给他们这群人留一点儿面子：

“你们想听你们就过去听，反正我就在这儿。我一听那安达卢西亚小调就烦得慌……”

当然，她说她讨厌听这些斗牛士们唱歌完全是撒谎。她要真的一听他们唱就烦得慌，为什么还把陪她的花花公子们支使开？为什么干举着酒杯在那儿发愣？为什么越听脸色越忧伤，一边听一边长吁短叹？……哈拉马斗牛士不时地朝桑塔这边张望。而她呢？总是怯生生地避开他的目光，同时耸耸肩，好像是表明她并没有被这伙人征服。

伊波利托也偶尔破例地在这儿听斗牛士们唱歌。其实，他听这些人唱歌简直像受罪。当他实在听不下去时，也不跟通心粉打招呼，开步就走。看来，通心粉也不怎么欣赏哈拉马斗牛士这一伙人唱的歌。他们俩简直把斗牛士们的歌喉挖苦得一钱不值：

“伊波，我就是爱听歌剧。你听，他们这么哼哼叽叽的算什么玩艺儿呀！”

“通心粉，他们这无病呻吟的哼哼叽叽真让我受不了！他们是那……我走了，要不……”

说着，乐师愤愤地在地板上戳着拐杖，一手扶着赫纳罗的肩膀走开了。赫纳罗的两只胳膊仍然瑟缩地抱在胸前——他没有

大衣，这种姿势多少可以遮挡一下凌晨时分变得异常寒冷的北风。

“桑塔看见咱们了吧，赫纳罗？”他们走在清冷的大街上，伊波利托问道。

“我想她是看见了咱们的，咱们刚一进去的时候她就看见了。”

“我倒希望她没看见咱们……她说我什么来着？”

赫纳罗闹不明白伊波利托为什么对一个像桑塔那样的女人议论自己这样关心，他只好默默不语。

“你哑巴了？”盲琴师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我问你桑塔说了我什么没有？”

“您明天自己问别人去吧，我怎么会知道？”赫纳罗明知道自己的回答肯定会让伊波利托气得掐他的脖子，但他豁出去了。

四周像荒野一样悄无声响。俩人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剧院对面圣费利佩·内里大街他们的住处。这是一座有宽大老式门洞的大杂院。沿街房屋已年久失修，临街三层楼房的雕栏阳台已经相当残破，院子里面的阁楼也很矮小。他们俩就住在这所院子里。

伊波利托一离开酒吧，桑塔对那群“歌手”们的态度就立刻变得自然、和善起来。于是，阔少们便和斗牛士们凑到一起。为了挡住从后院花园墙头上微露出的晨曦，也为了不让早起上街路过这里而好奇地往里张望的人们看见他们，他们索性关起门来接着玩。等到玩够了，玩到他们当中一些人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有些难为情因而使大家都扫兴了的时候，他们才各自散去。当然，妓院的姑娘们和斗牛士们仍然是那么毫不在乎——他们已经对这类逢场做戏的事习以为常了。他们在青石板铺就路面的马路边上道别。姑娘们躲在男人们的斗篷里，精疲

力尽，昏昏沉沉地把头靠在自己“情人”的背上。斗牛士们已经跟公子哥儿们混熟了，熟到已经改用你我相称了。酒逢知己千杯少，有的还在兴高采烈地说个没完没了。有的则靠在墙上面红耳赤地争论着斗牛场上的技术问题，斗牛士们那满口马德里口音的争辩使这场面更加热闹。公子哥们可听不惯这种口音，有的不那么信服地讪笑着走了。

在这样的凌晨，桑塔不止一次地觉得，仿佛看见——就像是在昏昏沉沉的梦境里梦见一样——这种难以理解的告别场面把好像是在专门等她出来的伊波利托弄得十分尴尬。他赶忙推搡着赫纳罗走开，领路童冻得直打哆嗦，仍然紧抱着两臂在琴师的前面小跑起来。琴师很尴尬，很狼狈。从远处看去，他的侧影在投向铅灰色路面的微弱晨曦映衬下就像一幅蚀刻人物肖像的轮廓。干什么像逃跑似的走开呢？他想尽量把他寒酸的打扮遮掩一下，他希望自己能混杂在其他过路的人群里。他不曾想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也不曾想过，人们仍然可以凭领路童辨认出他来。他走路时，身子略向后仰，拐杖伸得老远老远，尽管手里紧紧地拄着拐杖，双脚只能是试着向前挪动。他的这副样子谁认不出来呢！看到他这副模样，桑塔不由得感到一阵怜悯的温情。这时，她身边那一群花花公子开始啰哩啰嗦乱乱哄哄地道别。哈拉马斗牛士又像往常一样向她问起了那个老问题：

“什么时候，桑塔？”

“不，永远也不！”她下定了决心，坚定地回答说。

一天夜里，“迪沃利”酒吧正像平常一样被它荒淫无度的常客们折腾得沸反盈天。桑塔和追随着她的那群“绅士们”进来之后，在花了许多小费订下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她今天确实觉得很惬意，甚至很幸福；而她的崇拜者们也比平日格外大方地哄她玩。当然，少不了你争我抢地和她亲吻。而她呢，则把那鲜红而

诱人的双唇毫不吝惜地伸向所有的男人。男人们早已抑制不住肉欲。那一双双干枯滚烫的嘴唇用力地在桑塔的嘴上揉来搓去。她的所有嫖客们都如饥似渴地要占有她，不管是正好当天轮到的，还是头一天已经轮过了的，或第二天才能轮到的。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桑塔仿佛就是整个这座堕落都市的女王，就是装扮这座充满人情味的美丽的城市的鲜花。这里有幽静的湖泊，情人们可以在湖畔相依相偎、窃窃私语；这里有暂时平静的火山，它的喷发可以宣泄人们的不平和愤懑。但这里毕竟是一座罪恶的城市，一座十恶不赦的城市。那些已经灭绝了的种族及业已消失的文明虽然给今人留下无数惊叹不已的谜，但他们也曾在这里留下爱的罪孽；不用说，那些野蛮的征服者在这里烧杀奸淫，那些来自远方的移民，不管是在这儿强娶成亲的，还是甘心被招入赘的，也无不留下爱的罪恶；至于现代社会里更为复杂且带病态的爱则在这里留下了更深重的罪孽。在这座古代帝国的京都里，俨然王后的桑塔觉得所有男性臣民——父亲、丈夫、儿子——都在爱慕她、崇拜她、追求她。不是吗？只要她允许他们在她的身体上搜寻并找到那个他们最渴望的、能使之享受到人世间最短暂也最有快感的欢乐的地方，那么他们便会置生死于度外。正当桑塔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桑塔自己也不解地问道，“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话音未落，她看见她的两个哥哥——埃斯特万和法维安——挤进了酒吧。他们都穿一身黑衣服。自从桑塔跟他们吵翻了离家出走之后，这还是头一次看见他们。

他们一下子就发现了桑塔。她正被一群打着白色领带、身穿名牌上衣、即将“登基”的王子们组成的满朝文武包围着。尽

管他们兄弟二人的衣着惹人注目而且寒酸，但他们却一点儿也不胆怯。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桑塔，沉着坚毅地朝她的桌子走过去。这时候，桑塔已魂不守舍。她脸色苍白，黑溜溜的眼珠似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呆呆地半张着嘴，一个人躲在墙角里。对那群花花公子们轻狂的挑逗她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应。她谁也不搭理，只是在那儿等着。

"桑塔，"埃斯特万生硬地叫了她一声，"我们上这儿来想告诉你……"

公子哥儿们没有任何反应。桑塔顺从地站了起来，绕过他们伸出的胳膊肘和腿脚向她的两位哥哥走去。走到酒吧中间，她看了看街上，又回头看了看花园，犹豫不决地站住了。

"不在这里说。"她用脚尖指着酒吧的地板对哥儿俩说。"上那儿去，那儿没人听见。"

三人朝花园走去，珠光宝气、身着华丽的桑塔在前，身穿孝服的埃斯特万和法维安跟在后面。

三个人来到花园里。院子当中的弧形灯和周围房间门窗里射出的光线把干枯的草坪照得发白，也把整个院子映衬得亮堂堂的。几个跑堂儿的不时从院子墙角闪过，随之飘来他们手中托盘上饭菜、糕点的香味。院子一头的墙根里，两个身影在晃动，像是有两个人在那儿交谈，声音轻得仿佛一出口就会在空气中消散似的。一棵树上靠着一个人。这人可能是喝醉了，靠在树上还摇摇晃晃，怎么也站不直。他的头向前耷拉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地面，像是在寻找什么。从餐厅雅座、酒吧和舞厅里传来阵阵笑声、开瓶塞的"砰砰"声和乐曲声。院子当中喷泉里涌出的细弱的水流更像由于抑制不住巨大痛苦和绝望面洒下的泪水，搅得人心烦意乱。

正说话的是老大——埃斯特万，法维安在旁边搭着话。桑

塔一边听一边观察着他们的神态。

"你别担心我们在这儿呆久了会耽误你挣钱……我们刚从村子里来。我们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来告诉你……我们是坐八点四十分那趟车来的。下了车我们一路上就在你呆的那种脏地方挨家挨户地打听你。噢，请你原谅，甭管是什么地方了，我绝不再说让你不爱听的话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好了，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了，我们到底还是迷了路，也走累了，你的那些……我是说，那些可怜的女人把我们的钱都骗了去喝什么啤酒、茴香酒、还有不知道什么鬼东西……有好些地方人们都不认识你。后来有一家告诉了我们你的地址，我们才找到了你住的那家。那家人真可恶！他们把我们嘲笑了一顿。末了还是那个瞎子从钢琴前站起来，问我们是否真是你的哥哥，是不是在孔特雷拉斯一家工厂做工的哥哥……真怪了，那家伙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你跟他说过这些吗？你怎么不说话呀？"埃斯特万看见他妹妹脸也不抬便觉得有些心烦，"好吧，我接着说，还是那瞎子把我们从大厅里带出来，走到小天井里，我们没跟他细说什么，只是谢了谢他，你说是吧？（法维安在一边点头）我们今天来不是要找你怎么样，更没什么恶意。你也知道，直到那时候我们也弄不明白这'迪沃利'是什么玩艺儿……那瞎子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桑塔心跳得厉害，嗓子似乎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预感到她的两位哥哥将要告诉她的事情里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内容，这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宁愿像现在这样静静地温顺地呆着，就这样等着，看他们要对她说的消息——她根本不愿意细想到底会是什么消息——是能够使她得到安慰的，还是让她感到更加痛苦的。她希望，即使是后者，也不要让她像想到那件事情的时候那样痛苦，尽管她早就知道，那是一件迟早要

发生，而一旦发生便会让人痛断肝肠的事。

"好吧，桑塔，"埃斯特万停了一会儿，显得有些激动，然后开门见山地接着说，"妈妈去世了，就在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她安葬在咱们村头的公墓里。妈妈的墓就在毕维亚诺先生和安赫拉太太儿子的墓旁边，一进公墓的左首，那棵洋海棠藤架下面。那墓旁边的墙角就是普罗斯佩罗先生栽的那棵小柳树，你还记得吗？……"

埃斯特万伤心得再也讲不下去了，法维安和桑塔也不忍心听。兄弟俩把身子一侧，将宽厚结实的肩头靠在墙上，难过得用手在墙上抓挠。身穿一件袒胸露臂连衣裙的桑塔也把背靠在墙上。三个人都伤心得哭了起来。兄弟俩还都能克制得住，只有几颗大泪珠夺眶而出，慢慢地流到浓厚的络腮胡须里。桑塔则跟所有女人一样，伤心起来哭得泪人儿似的，全身不停地抽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往下淌。绣花手绢已经让眼泪浸透，于是她挽起那华丽的丝绸长裙下摆用衬里擦起来。这时，一位这些天一直缠着她的公子哥儿跑到酒吧门口向花园里张望，想看看她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可他一看到这副情景，一下子就缩了回去。那个靠在树上的醉鬼已经不再直勾勾地盯着地面了，正在那里哇哇地呕吐。随着微风，传来一阵阵让人难以忍受的叫声。舞厅里的乐队正一遍又一遍地演奏那几支"坦松"舞曲。餐厅雅座里传来了食客们的叫喊声和笑声。花园中间喷泉的水流依旧是那么细弱而无声无息地流淌着。

埃斯特万先止住了哭泣。这时，他才觉察到桑塔正抓着他们的手。于是，他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接着碰了一下法维安，意思是让他也把手抽回来。桑塔明白了哥哥的用意，主动地把手缩回来捂住了自己的脸。她仍然不停地抽泣。尽管埃斯特万想到自己双亲亡故，今后兄弟俩将孤苦无依，心里悲痛万分，但

仍然对桑塔的身份不放心,对桑塔这一身华丽装束感到不顺眼。他想起了老母阿古斯蒂娜临终时那副凄苦的面容。她病得那么厉害,但从来没叫唤过一声。可是,在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身边唯独没有自己女儿却使老人家死不瞑目。那双昏花的老眼在四下转来转去,寻觅着自己唯一的女儿。一切努力都枉然。最后,还是他和法维安替母亲合拢了双眼。当埃斯特万想到这些让他生气的往事,同时觉察到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正从远处往这儿窥视,他急忙转向桑塔,声音沙哑地说:

"妈妈连一句责骂你的话都没说,可怜的好妈妈!她只是喊着你的名字。你明白吗?妈妈喊着你的名字,嘱咐我们,要是我们能看见你,让我们告诉你,她已经完全原谅了你。你听见了没有?……完全原谅了你……妈妈临死时还为你祝福,祈求上帝像保佑我们一样保佑你……好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这就走……如果说我们的妈妈,当然也是你的妈妈,没有责备你的话,那么我们可不行!……你再也不要找我们了,明白吗?也用不着你惦记着我们,就当我们也死了……上帝保佑你,苦命的妹妹!咱们走吧,法维安!"

哥儿俩二话没说就顺着花园旁门走出了"迪沃利",其神情宛如复仇者凯旋时那种气宇轩昂的样子。对桑塔,他们连看都没再看一眼。此时的桑塔更是无言以对。她真想跟在哥哥们后面,求他们别再责骂她。她自己知道,她不配得到哥哥们的抚爱,但她希望他们至少能可怜可怜她……

她顾不得那群阔少怎么想怎么说了,一口气跑到了街上。但她连哥哥们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仿佛被贪婪的都市吞噬了……几分钟之前,她还觉得自己是女王、皇后、幸运儿。现在,她回到了现实中来。她刚刚明白过来,实际上自己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一块被人抛弃了的肮脏的废物,一堆任人践踏的垃圾。

上帝呀！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渣滓还要有心灵和感知？……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她下意识地靠在路边一个窗栏上凝视着布满星星的夜空。此时，对她说来，那是唯一一块可以使她感到些许轻松的地方……

这时候，刚刚在妓院里演奏完的伊波利托来到了“迪沃利”。他打听到那群花花公子的周围没有桑塔，又听通心粉说两个穿孝服的男人刚刚来过，接着桑塔就不见了。他立即觉得大事不好。于是，他马上跑到街上，然后又到另外几家妓院找了一遍。他想，如果桑塔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总能在哪儿找到她。然而，他还是没有找到她。

“通心粉，她确实是刚走吗？”

“当然了，老伙计。一刻钟之前，埃皮格尼奥亲自给她开的花园小门！”

“快，赫纳罗，你注意看着点，你要找不着桑蒂塔我可要骂大街了！”

当他们发现了桑塔，确切地说，当赫纳罗从远处认出了桑塔并且把他的发现告诉给伊波利托的时候，伊波利托拦住他说：

“让我喘口气！好家伙，你简直是拉着我跑哇！”

赫纳罗听主人这么一说，回头再看一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桑蒂塔，”伊波利托向她走近时嘟哝说，“你这是怎么了？”

“唉……”桑塔长叹一声。“伊波，你来得太好了！”桑塔这么说着，不顾一切地一下子扑到伊波利托肩膀上，接着又伤心地哭了起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

“你干嘛这么垂头丧气的，桑蒂塔？到底什么事？”伊波利托这样问她，连碰都没有碰一下缓缓从他肩上离开的桑塔的身子。后来，他知道是阿古斯蒂娜太太去世了。接着，桑塔告诉他，她

谁也不愿意见，哪怕今后再没有人光顾她，她宁肯饿死，也不想跟任何人睡觉了。伊波利托打心眼里觉得，这时有必要劝劝她，于是温柔地对她说：

“当然，你的想法合情合理，桑蒂塔……一个人失去了母亲，唉，是够让人难受的……对，现在你千万别回‘迪沃利’去！干脆今天晚上你先找一家旅店住下吧，自己一个人清清静静地休息一夜。明天，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但今晚你只能让你自己的痛苦伴着你了！赫纳罗，快去叫一辆车！”

就在领路童走开的那一小会儿，他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他忘情地抓起了桑塔那双停在自己面前的手温柔地吻了一下。一个轻轻的吻，一个极庄重的吻，他的头几乎碰到了这位不幸的风尘女子光润的面颊。马车来了，他把她送上了车，告诉车夫要去的旅店，并且付了车钱和小费。

“我替你付了，桑蒂塔。你身上不一定带着零钱。再说，这几个钱算得了什么？花了我也穷不死，省下来我也变不成富翁……”

说罢，他像被钉在了便道上一样，呆呆地目送着驶去的车子。好大一会儿，他一直被一种莫名的感情激动着，眉间和双唇急促地抖动。赫纳罗被眼前这一切弄得不知所以，甚至怀疑他的瞎主人是不是在祷告什么。

那一夜桑塔住在努曼西亚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这一夜对她来讲可以说是终生难忘。她为母亲的去世感到无限悲伤。她独自躺在床上，一直昏昏沉沉的，根本睡不着，一直到墙上的挂钟打了十二点。这一夜她是怎么过来的大约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她突然听见房间的电门铃响了，接着进来一位跑堂儿的，他头戴镶着镍质旅馆名称缩写字母的帽子，毕恭毕敬地站在房子中间。

“我给您端上一杯咖啡来，好吗？您要威尼斯面包还是法式面包？”跑堂儿的问道。

“都一样，随你便吧。你给我找一张纸和一支笔来，再给我找个信差来。你出去的时候把阳台门给我打开……别开这么大……好，就这样……”

“我给您从‘世界邮件递送公司’找来了一位邮差。这家公司信誉最高。”跑堂儿的回来的时候这样告诉桑塔。他手里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有杯子、咖啡壶、糖罐和一块中间抹了黄油的法式面包。“您想想看，所有的斗牛士也都为这家公司干，真够给老板争气的……您瞧，这是有名的托鲁卡黄油。这焦黄的面包是刚从烤炉里拿出来的……要不要我给您搬只小桌子来？要不，就给您放在写字台上？刚才在账房已经跟公司叫了邮差。我给您找来了一支笔……您的洗脸水要凉一点儿还是热一点儿？”跑堂儿的把丰盛的早点摆好之后，从空脸盆里提起水罐这样问道。

桑塔不喜欢听这位跑堂儿的唠唠叨叨，干脆随他怎么样都行。这一夜她本希望想点别的，哪怕是别的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事与愿违，不管她怎么努力，她都不能从自己的不幸，从那绝对无可挽回的损失，从母亲在世时对自己的慈爱温情中摆脱出来。这使她早晨醒来的时候心绪更糟，一声“早安”反倒使她更加清晰地想起了昨晚那可怕的一幕。可是，刚才听那位婆婆妈妈的跑堂儿的一番话语，使她不知不觉地想到了哈拉马斗牛士……于是，桑塔为了抑制自己的情绪，为了把刚才脑海里一闪即逝的“他”追回来，她一心一意地去想这个人……

当她再一次被抑郁忧伤的情绪攫住的时候，她提起笔来给一位叫做加迪塔娜的女友写了一封短信：

“……我的情绪糟透了。下午见面再细说。请你先告诉佩芭或

埃尔维拉一声。请你在我的衣橱里替我找一件颜色最深的连衣裙。你们几位谁有黑色披肩借我一条，一起让邮差给我带来……”

桑塔封上信，把昨晚穿的衣服和斗篷弄做一团放在床罩上。这时，她又陷入了沉思。但现在她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绪了。她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朝她的家乡奇马里斯塔克镇飞去，朝她童年时住过的小白房子飞去，朝她的母亲、小鸟、鲜花飞去。她想起了以往在镇子的小教堂里举行的仪式不同的圣餐。那小教堂的样子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墙上的油漆已斑驳脱落，钟楼年久失修，房脊下是一排陶罐似的燕窝，屋檐已向上拱起。她想起了自己家周围的景物，想起了几个亲戚朋友的宅院和菜园。所有这一切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浮现在她的眼前。有的东西似乎闭着眼睛就可以看见，而另一些东西则需要睁开眼睛才看得清。在她眼里，这一切又似乎都是陌生的，不是她自己熟悉的。是的，的确一切都很美好，但又是多么遥远，上帝啊，多么可望而不可即呀！……遥远得超越喜与恶的界限，遥远得使她这个落入烟花巷不谙世事因而疑惧重重的姑娘怀疑它们是否是真的。太远太远了……但正是这样遥远才使她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既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是不可能的，那么她也不必再回到她的或别人的村里去了。难道我们可以再回到哪怕是刚刚做过的梦里去吗？当然这并不是冥冥之中万物的主宰要惩罚她而不让她回去……然而，她如果向这个主宰忏悔自己的罪过，又会怎么样呢？

不，不！如果真的做这样的忏悔，她自己都觉得无地自容。她枕在枕头上，一把拉起床罩盖住了脸，仿佛害怕看见这个在冥冥之中窥视着她的主宰。

她很快就不再这样颠来倒去地乱想了。因为她弄不懂这深奥莫测的神学理论，是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使她这样胡思乱想的。

这种下意识的冲动仿佛又驱使她起身向教堂走去，去替一个亡灵点燃蜡烛，替这个亡灵祈祷安息。她必须为亡灵祈祷，她这样做和她本身有没有罪孽没有什么关系。管它什么自己干净不干净！她当然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是，死者是她的母亲呀！她一定要为母亲祈祷。可是，在哪儿呢？太可怕了，我的天哪，真的太可怕了！在旅馆？在大街上？还是在马车里？……那怎么行！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当时，一种弃旧图新的强烈愿望攫住了她。对，一定要重新开始生活，为什么要这样沉沦下去？难道只有靠那种营生才能活下去？……女人的生活出路不是从来就有很大差异吗？不是有人已经生儿育女还照样被人遗弃吗？可是，她们不照样生活吗？干脆，就像她们一样找点别的工作吧！我不是还很强壮有力气吗？那么，到底找什么工作呢？……给人熨衣服？洗衣服？当佣人？……不，不去当佣人，给多少钱都不干！找到什么算什么吧！桑塔就在这样一种追悔和自强的心理中憧憬着新的未来。她认为，只要认准了目标不停地努力，她也能获得新生，哪怕比她当初流落风尘的时候要慢得多。当然，前面的路艰险坎坷，荆棘丛生。在她这样一步一步地幻想着今后的生活道路时，几个情人的影子不时出现在脑海里。她和他们一直都很亲密：那个曾多次表示要接她出去的鲁比奥；那个待她像未婚妻一样的小伙子；那个想方设法让她开心的老头儿；当然，还有伊波利托。虽然他的影子只是很快闪现了一下，但只有他的样子最清晰最实在。她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想到他。其实，对她来讲，无论今生还是来世都不会对盲琴师怎么样，她想到最多的还是哈拉马斗牛士。这位哈拉马人真够烦人的！总是缠着她！那么，快别想这些人了！怎么就是赶不走他们？要不，把脑袋在教堂大石头砌的墙上撞几下清醒清醒？

她闭着眼睛，这样想着，似乎决心已经下定，于是就朝墙壁

走去。她是这样专注，以致没有觉察到跑堂儿的已经把加迪塔娜让人送来的几件深色衣服和黑纱披肩放在椅子上了。怎么这些东西一下子从妓院自己的房间里跑到这里来了？她决定立即去教堂！对！一定要去，你们看着吧！她几乎一夜未睡，加上一直在哭，眼睛又红又肿，但她毫不在乎。她用脸盆里已经有些凉了的水洗了把脸，飞快地穿上衣服，从袜筒里掏出一叠票子付了房钱。

大概是下午四点。雷富希奥大街和旧斗牛场大街上挤满了行人和车辆。市政府的洒水车和路边店铺伙计们自己洒过的水还没蒸发干，碎石路面上仍湿漉漉的，星星点点地闪烁着落日的余辉。桑塔抬头往远处望去，横穿独立大街和塔拉斯基利奥大街的雷维利亚希赫多大街上那所产科医院的屋顶上，一轮熔金似的太阳正徐徐下降。

不知怎么回事，桑塔不由得走进了旅馆旁的点心店。系着宽大围裙又干净又俊俏的售货小姐满脸堆笑地迎上来：

"您吃点什么？太太？"

什么吃点什么？桑塔可没想吃点什么。她想的是做跟她们一样的人：诚实、能干；吃得了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活儿的苦；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可心的男人……想到这儿，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随便买点什么，好吧，买点糖。这时街上一连停了一串电车。她提着糖包走过了埃斯皮里托桑托大街，走上了圣克拉拉大街，然后向左拐，一直走到圣克拉拉教堂的铁栅栏前面。

教堂门廊里，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伸手向桑塔要钱，她给了他一枚金比索。然后她一手撩起披肩，向大门口走去。她听见乞丐在身后感激她：

"上帝慈悲……姑娘，圣母保佑你……"

就在她迈进教堂门槛的时候，里面传出一阵清脆的铃声，风

琴正奏出一支令人倍觉神圣超凡的乐曲……桑塔不由浑身一颤，停了下来。像是借故离开，她转身又朝刚才乞丐向她要钱的地方走去，乞丐已经不在那儿了。可当他发现桑塔是在找他的时候，他更加快了脚步，"一定是她发现刚才给得太多而跑回来找后账的。"

"你别跑！你听我说！"桑塔向他喊道，"我把这个也给你，这是一包糖。"说着她赶上去把糖包递给了他。

最后，她下了好大决心，低着头，几乎是闭着双眼，慢慢地走进了教堂。她在忏悔室和侧壁神龛下铺了地毯的台阶之间找到了一块空地，她本来是想跪着走进来的，所以刚一到这里，她就跪了下来。几个圣童手里摇着铜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风琴奏出的乐曲在拱形屋顶里回荡，深沉而高远，使人仿佛置身于天国之中。这使桑塔激动，但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此时，她既欣慰又不安。当她觉得这一切可能意味着对她罪孽的宽恕时，她欣慰；但她觉得这一切可能是对她惩罚的先兆时，她又不安。这同样庄严肃穆的气氛使她同时感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绪。她越发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幸，太卑微，太软弱，太孤独，太可怜了！

这么想着，一股赶快祷告的强烈愿望朝她袭来。她想，祷告本来就是为她这种无力与邪恶抗争因而最希望神明保佑的不幸的人们而设的方式。她想看一看正前方神坛上的基督像，她睁开了眼睛。这时，传来一阵平和悦耳的风琴声。在她看来，这无异于向她许诺她将得到宽宏的谅解。

上帝啊，她看见了。

她看见镶嵌着水晶石和白玛瑙的圣像台前面那织锦缎帷幕打开着，露出了里面的圣像。一位神父站在摆满蜡烛和圣器的祭坛前面。他手里捧着一个晶莹耀眼的圣体匣。他的满头银发

上和长袍上、雪白的丝绸披肩上闪烁着圣体匣宝石上反射出的细碎光斑。他苍白消瘦的双肩以及两臂几乎被用金线凸绣着装饰图案的白色完全遮盖着。他手里的圣体匣使他本人变成了所有俯首在他面前的虔诚教徒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这场面使桑塔激动不已。她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当然,也忘记了自己的罪过。她发自内心地祈求上帝赐她一死,让她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死在大慈大悲的上帝面前。

她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就像当年在家乡教堂里看见过的村妇那样,把头伏在地面上,用她那烟花女子丰厚而温润的双唇狂热地亲吻着地面。

她沉醉了,几乎没有觉察风琴声已经消失,钟声也已经停止。她只隐约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大概人们开始离开教堂了,她想。接着,她听见长凳和椅子被挪动的声音。她站起身,把双肘放在忏悔室小门的木框上,开始为她的妈妈祷告。这时,从教堂大门涌进来一群女孩子,还有六七位看上去身份非同寻常的太太——大概是什么妇女协会的会长、秘书、司库之类的人。太太们旁边跟着一位穿袍戴帽的神父。他们都在瞧着她,一边向她伸手指指划划,一边兴头十足地议论着什么。对此,桑塔丝毫没有在意。况且,她怎么能想到,这些贵妇人当中有的人的灵魂也并不干净——比如曾和某人通奸——只不过在上流社会不以为耻罢了。

然而,夫人们却认出了她……谁让她凭着自己健壮而富有魅力的肌体勾引过那些为人之父、有妇之夫的男人和英俊后生的?! 谁让她曾经在戏院里和林荫道上招摇过市的?! 在那些场合,桑塔争妍斗艳、目空一切,根本不把这些男人身边的太太小姐们放在眼里。而她们却记住了她的名字,记住了她的模样!

夫人们喊喊喳喳的结果是:叫来了教堂的一位执事。大家

满面怒容，面纱和帽子都在随着面部肌肉和头部的运动而抖动，戴着手套的手举得高高的，比比划划地冲着执事说了些什么。执事被夫人们的喊叫吵得头痛，双手揉着太阳穴。女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抬头看看怒气冲天的大人，一会儿望望跪在前头的那个女人。执事冲着桑塔喊道：

“请您马上离开这儿！”执事的声音异常粗暴，把正在潜心祷告的桑塔吓得浑身一抖。她忙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执事。

“干嘛离开这儿？凭什么不让我在这儿？您不是这个教堂真正的主人。教堂是大家的！本来就是让有罪过的人来忏悔的……”

“别不识好歹！要不，我把你拖出去！”执事丝毫不退让。

“再容我呆一会儿，您行行好！”桑塔只好改口央求道。“我正在替我刚去世的妈妈祈祷，也祈求上帝原谅我……”

“什么妈妈、奶奶的！你走不走？我可要喊警察把你拖出去了！……”

一提警察，可把桑塔吓坏了。喊警察？……不行，千万别叫警察！警察可是她的克星，她怕的就是他们。她和与她命运相同的姑娘们一样，都是怕警察的，就像所有可以租赁因而可能出现违法交易的东西都离不开警察一样。

“我这就走，”她终于低头了。“您说得对，像我们这样的人

不该到这种地方来……我这就走。”

着她。

只有她自己知道夫人们为什么要把她赶出教堂，再没有别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她是孤儿，又是野鸡，双重的失落感像一块无法撼动的巨石压在她的肩上，压在她的心头。

第　五　章

埃尔维拉开的妓院跟别的地方一样，也是暗地里净干些坑蒙拐骗的事。当然，到头来倒霉的总是顾客。什么高价出售酒精类饮料呀，什么马马虎虎地应付健康检查呀，什么……反正这类事不胜枚举。就说健康检查吧，按规定，这里的妓女每星期必须到莫雷洛斯市立医院接受严格的身体检查，可是她们都能够就在妓院里舒舒服服地进行并且平安无事地通过。其中的缘故就是她们花了钱，医生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桑塔一向受宠——当然主要是因为她能给老鸨赚钱。母亲去世，接着又被教堂执事从教堂里赶出来之后，她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免受了一次例行的体检之苦。她的体检记录上呢，自然也就没有最近一次"身体健康"的记载。一周之后，她重新在酒吧露面，表情依然有些阴沉，说话也带刺儿，还时常心不在焉。她突然想把杯中象征着卖身生涯的酸酒一口喝干。

"慢点，桑蒂塔！"伊波利托对她说，"喝得太猛，走起路来会跌跌撞撞，要摔倒的。摔伤了可够你受的。"

"我摔倒?!……我跌跤?!……你还想让我跌跤呀，伊波?"

"你别生气，桑蒂塔。要是我说的不对，你就接着喝，佩芭会赚回来的。"

事情并没有结束，而且越来越严重。桑塔越来越喜欢一个人躲进自己的房间里，而可以让她这样做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担心，她唯一的一点点可爱之处，即虽操卖身之业仍能大

胆泼辣地表示自己的喜怒哀乐，会突然间被一种不为人知的力量所毁灭。而桑塔似乎更急于把她的这一形象深深地埋葬掉，把它埋在万丈深渊般的灰心绝望的墓穴里，仿佛这样就可以使这一形象，使自己当初纯真美好的幻想憧憬免于腐烂在这个肮脏的世界里。不把这些埋葬掉又能怎样呢？这一形象业已成为过去，那些幻想、憧憬也已破灭。难道还要把它们拖在身上！难道可以把它们藏在自己供人淫乐的血肉之躯里？她是这样向她此时最信任的伊波利托解释的：

"我现在干的一切都像是有人在后面推着我，强迫我干似的。就好像一块石头，被一个比我力气大得多的人从悬崖高处往下扔，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于是我就撞在这儿，又弹到那儿，天知道我是怎么滚到悬崖深处最后摔得粉碎的。我今天走到这一步……你知道我为什么把自己比做一块石头吗？……因为我小时候常在悬崖上扔石头玩。我最不高兴的就是把它扔出去之后再也追不上它，只能眼看它撞在前面的大石头上，摔成各种形状，有的像矛头，有的像利刀，撞碎以后仍然停不下来而是蹦起来往四下滚去。即使山上的老树根、大树干和茂密的枝叶也挡不住它们。它们一个劲地往下滚，越来越碎，越滚越快，一直到看不见踪影——有时候我也抓住悬崖边上什么牢靠的东西往下看——只听得一下子一下子跌落在峡谷深处的撞击声。另外，我把自己比做一块石头，还因为这儿的人们都希望我们跟石头一样，没有理智，没有人性。我们干的这一行倒也需要我们变成石头一样的东西。因为只有石头才能对一切凌辱、欺侮无动于衷……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在教堂里碰上的事情了！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桑蒂塔……可话又说回来，教堂里发生的事，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哪有这么欺负人的！……要不是你干的这一行这么被人看不起，我真要

劝你去找他们算账。他妈的！教堂里的一个执事怎么能就这么把人从教堂里赶出来呢？……别说是执事，就是主教也不能这么蛮横。真的，管保不会的。"别听伊波利托嘴上这么说，其实连他自己也说不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算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也别太想不开。你也没必要像现在这样自己作践自己……桑蒂塔，你就听我一句话，人生一世本来就是得受罪的。什么样的苦都得吃，什么样的难都得受。生活就是这样，咱们有什么办法？可是，厄运横竖也有个头……你看，就说我吧，我这么一个瞎子，都知道护着你……你千万别太生气。"伊波利托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心里一阵慌乱，因此他一边说一边走向钢琴，借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惶惑。"谁敢说世上没有男人需要你，难道说你不应该为这个有了你才会幸福的男人而保重自己吗？……"

听到这里，桑塔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她不仅领会了这位可怜盲琴师的弦外之音，而且也一下子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她怎么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值得她爱的呢？以往，她对他只是尊重和感激，外加一点怜悯，根本没有情爱的意念。这是从感情方面说。在仪表方面，她甚至有些厌恶他。他的身材就像一座雕琢粗笨的青铜塑像，尤其他那一双看不见瞳仁的眼睛更是让她害怕。

相反，那个曾经答应给她找房子并把她接出去的鲁比奥最可爱可亲。人们都喜欢谈论圣贤，以他们为做人的标准。其实，天长日久，即使是圣贤也都沾染了恶习，到后来也都变成了凡夫俗子。话又说回来，古圣先贤也罢，凡夫俗子也罢，都为那个神圣而永恒的欲望所左右，是它创造了今日世界各色人物。这种欲望使一些人投入到另一些人的怀抱，使他们忘却年龄的差异，忘却空间的阻隔，都像年轻人一样甜蜜地生活在一起。天知道

世界有多少人都免不了被这种欲望的爆发所诱惑呢！尽管桑塔没有意识到，但她也经历过这样的诱惑。鲁比奥呢，其实是厌烦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不过是个守财奴——桑塔曾巧妙地向运动俱乐部的人们打听过，他们夫妻生活索然无味。于是他坚持要接桑塔出去，并且再三向桑塔这样要求。但是他并不真想要娶她，也并不真的爱她，只不过是和她做爱能使他得到快感，而跟他太太则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干过。

桑塔并没有一口回绝他，干什么那样做呢？她告诉他，慢慢再说，可以先试几个月。仿佛她自信拥有一种可以使双方满意的条件。

说到哈拉马斗牛士——这正是使她头痛的事，她也拿不定主意。她是拒绝了他的，但他追得更厉害。现在他改变了策略，他已经不再央求他，也不再追问她“什么时候”，而是尽量呆在桑塔身边。他被一种难以满足的野兽般的性欲烧燎着，整天泡在妓院里，跟漂亮的姑娘调笑，甚至跟她们一起睡觉，但他从来不跟她们做爱，他只不过想以此激起桑塔的醋意和恼怒。

伊波利托在一旁观看着这场爱情的角逐，明明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刺痛，但仍不愿离去。别看他瞎了一双眼，他老早就预感到桑塔不仅会倾心于这位斗牛士，而且会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有时想，如果桑塔将内心这种迷恋之情的一半，哪怕是百分之一奉献给他的话，他也会感到无限幸福。他心里很清楚，他已经用耳、鼻、舌、身，用整个身心——除去不幸的眼睛——喜欢上了桑塔。虽然他不能看见自己的面容，但他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丑陋，很讨人厌，对女人没有任何吸引力。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也感到一种可怖的痛苦。尽管他像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一样一直热烈地追逐着这里的姑娘们，但即使是这些下贱的女人，只要仔细看他一眼，也会吓得浑身哆嗦，不得不如实对

他说：

“你长得太丑了，伊波，实在太丑了……”

只要伊波利托一跟什么女人戏谑起来，她们就这样回答他，接着就是一阵轻蔑的哈哈大笑。他并不觉得这对他有什么伤害。然而时间一长，也有几个任性的女人居然不再这样嘲笑他，并且还顺从了他。然而，桑塔毕竟跟她们大家不一样。她到底怎么看他，他说不准。似乎她是躲在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让他捉摸不透。最使他伤心的是，他发现她几乎是心甘情愿地顺从每一个男人。不管是阔佬还是穷小子，只要能给她几枚金币，就可以暂时占有她。他知道，就在他面前，桑塔向每天第一个来占有她的男人张开双臂，用力地拥抱他，抚摸他。如果被拥抱被抚摸的人换成伊波，他会只求她紧紧抱住他，他会在体验了那令人陶醉的时刻之后甜美地死在她的双臂里。他记得，在他刚刚对她产生了喜爱情感的时候，他对她被什么嫖客陪着走出舞厅并不在乎。当然，对她和嫖客此后又做了什么，他也不太往心里去。而现在却不行了。当他独自坐在钢琴旁时，就感到闷闷不乐。他不愿意，或者说没有勇气细想妓院楼上单间里人们正在干着的事情。他知道那一套——他自己干过，也听别人绘声绘色地讲过——毫无情感可言，不过像动物交尾一样，既粗鲁又令人作呕地履行其整个过程。伊波利托能把这过程从头到尾背下来。尽管如此，此时他仍在一幕一幕地想象着楼上的人们正在干什么，是不是快要完事了。凭他这么一个行家里手，他不会算计错的，只不过算计到那最勾魂摄魄的一步时，他要忍受很大的痛苦。

“现在该是她脱衣服的时候了……”他这么想着。然而仅只这么一想，他立刻就像被浇了一头冰水一样倒在琴凳上打起寒颤来。他那一双没有瞳仁、不露出黑眼珠，像笨拙地刻在雕像上

面一样的可怕的眼睛一下子紧闭起来。他永远不可能看见她裸体时那一身漂亮动人的肌肤了，而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那上面发疯一样大口大口地亲来咬去，发泄着自己的淫欲。想到这些，他觉得桑塔裸体时有一股可怕而非凡的力量可以穿透乃至伤害他已经瞎掉了的眼睛。

他没有心思弹琴了。手指是那么用力，弄得琴键一阵阵地猛响，或随便划出几个没有韵味的琶音，这也能叫弹琴吗？然而，这些声音可能已经传到了楼上房间里，成了那一对满足肉欲后陷入昏睡状态人们的催眠曲。桑塔下得楼来，马上和别的姑娘或嫖客们又说又笑，大概她早就习以为常，好像她刚刚在楼上做过的云雨之事根本不算什么。每当伊波看见她这副模样，就恨不得一把把她掐死，至少把她打个半死，哪怕掐死了她，自己吃上几颗枪子儿或者让天打五雷轰，他也豁出去了。

但是，他的这个念头一闪即逝。回到房里，他自己也觉得懊悔，发誓再也不这样钻牛角尖了。一旦冷静下来，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对桑塔的这种感情纯粹是神经病，今后再也不能这样发作了。皮肉上扎的刺拔不出来会越陷越深，然而，他的悔悟心情跟这正好相反，却越来越短暂。有时候，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伊波利托摆脱这种感情上的矛盾：说到底，桑塔既不是供奉神祇的祭品，也不是圣芳济会的修女。那么，你伊波利托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像买现货商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呢？慢说是一份钱，就是十份钱，你也掏得出——虽说你是个穷瞎子，可你毕竟也有些积蓄。这样一想，你不就可以免遭那自作自受之苦了吗？以你这个年纪，凭你的丑相和穷样，尤其是你的经历、职业，发疯似的迷上这么一个女人，并且不惜丢掉饭碗流落街头，不怕她的老鸨、监护人、朋友们起哄而迷恋着她，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的事情吗？……起初，伊波利托并没有细想该怎么

办，他也想不出来该怎么张嘴才合适。有时候，他刚想出个头绪，但不是觉得太拘谨，就是觉得太轻率。亏得他还以情场上攻无不克的老手自居呢！有一天下午，他竟带上攒了好久的二十几个金比索准备送给桑塔。这可是个出了格的大价码，别人——那些从不担心自己的长相会把姑娘吓跑的人——肯定认为不值得。但是，他必须多花钱，这是一种补偿办法。只有这样大方，才能使他给人的厌恶感得到一点缓解。他让赫纳罗带路。连赫纳罗都感到惊奇，因为他的主人往常在这个时候是从来不出门去桑塔那家妓院的：

“咱们真上埃尔维拉妓院去呀？……”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办。”

但是，当他们走到妓院门口，赫纳罗问他是不是要叫一下门的时候，伊波利托却犹豫了半天。等到他听出里面有脚步声的时候，他突然决定向后转，赶忙拽着他的领路童退避三舍。

“不，不，现在叫门不合适。你领我到外面的长凳上去坐会儿。谁要是看见咱们在那儿坐着，准会以为咱们是等电车的……快！……怎么这么慢慢腾腾的？万一他们开门，就会认出咱们来的！……你快看看阳台上有人没有？……没有吧？太好了，伙计……”

他们背对着妓院大门坐了下来。花园里树木的浓密枝叶半遮着他们。伊波利托这才松下一口气。他点着了一支烟，拽过赫纳罗，像往常天天必做的那样，一边想着小伙计会怎样打趣地回答他，一边问道：

“赫纳罗，来，你再给我说说，桑蒂塔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啊？……”

“又来了，伊波利托！”赫纳罗一边用一只脚在沙地上乱划着，一边说。“还用说吗？桑蒂塔漂亮极了，伊波利托。”赫纳罗

漫不经心地说了起来。“您想想，她是一个比您还高一块，高一大块，不，就高那么一点点的女人，跟您怎么说呢？……对了，就像索卡洛广场上那些雕像一样结实，无论谁使劲抱她，都不带吭一声的……”

“你也抱过她吗？……你好大的胆子呀！”

“谁说呀？抱她，我怎么会呢?！不过，有时候我在院子里等着您，正巧碰上她跟别的男人走出来。她一看是我，就故意把我挤到墙根儿，真要把我压扁了，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可她还笑！……她对我一直很好，这您是知道的。她常常给我留点什么吃的，赶上周末，还给我点零钱。她说是让我拿去洗个澡——您知道我平常那副脏样儿——或者买件什么衣服穿。她说，我要是听她的话，我准会比布埃布拉出的肥皂还白净……要是在酒吧里头碰上她呢，她对我也不错，总是送给我点心或三明治……”

“谁要你唠唠叨叨说这些？我让你仔仔细细讲给我听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把她从头到脚给我说一遍……讲啊！赫纳罗，讲吧！刚才咱们说到她个子高，身材又大，现在你接着说，你可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她的。我算是没有办法看见她了……你把她的外表一样一样地给我描述一下。你讲慢一点儿，讲得我能听明白，明白到能想象得出她的模样儿。你就像跟小孩儿讲话一样，啊？……唉，我怎么能跟小孩子比呀?！小孩子都是长着眼睛看得见东西的呀！……对，你就得像给瞎子讲一样。有好些东西你都没给我讲过，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好吧，伙计，你就这样讲吧！你可不能只说这是这个颜色的，那是那个颜色的。我可不知道什么这个那个颜色……对了，你觉得怎么讲好就怎么讲吧，没关系，我就按我的想法去理解……讲吧……先说头发……”

“头发嘛，”赫纳罗认真地讲了起来。他绞尽脑汁想让主人

听得明白，尽量使用他从街上学到的词汇里那些比较生动形象的字眼儿。"她的头发是那么一种颜色的……可惜您看不见，那颜色是……非得您亲眼看见才知道的颜色。我是说，黑颜色的，黑极了。您看，就跟我的头发一样，就是我一使劲闭眼睛就出现在我眼前的那颜色。就这样闭……这样……对(说着，他使劲用手指盖住自己的眼睛)。洗完澡的时候，她的头发披散着。我记得好像每天她都是这样，头发长得垂到腰这儿……真的，比垂到腰还要长一拃呢。有时候，伊波利托先生，她的头发也散在前面。披散在胸前的时候，她就用手这么一撩，就撩到身后去了……可有时候那长头发老往前跑，盖住了耳朵，围住脖子，拥在肩膀上……有时候风一吹就又吹到眼睛上，吹到嘴上。本来挺整齐的头发，就给吹乱了。她一烦，就这么一晃悠脑袋……您猜怎么着，嘿，这么一晃悠，那头发就像一件黑披肩似的披在后背上了，就像那些阔太太们上戏院时用的丝绸披肩一样。电灯一照，闪闪发光，像一汪黑墨水似的。您不知道，阔太太们下车的时候，都用戴着手套的手把披肩往上一提，省得让风给吹起来……"

"噢，她的头发是这样儿的……"伊波利托沉思地插嘴说。"那她的脸呢？她的脸是什么样儿的？这你可没办法给我说明白了吧？……"

"我没办法说？我还没说呢！您听着，她的脸呀，……她不开玩笑的时候，她的脸可好看了。我跟您说吧，就跟教堂里那些贞女、圣女像上画的似的……您别急，先生，您当然不知道画像是什么样儿，您听我说。她严肃的时候，她……妈的，我怎么跟您说呢！……她严肃的时候……对，咳！比方说您喝酒喝醉了，这时人们递给您一个桃子，一个蜜桃，就是皮儿上透着一股香味儿，长着细极了细极了的茸毛的那种。您只要一拿起来，就止不

住口水想吃它……我说的这种意思您听明白了吧？……好，她笑的时候，脸蛋儿就有两个酒窝儿，下巴上也有个小窝儿，就像浮萍叶子上的小坑儿一样。眼睛嘛，我看她的眼睛亮极了，那眼神就像晴天的太阳似的……当然不像太阳光那么强，那么刺眼。我怎么这么笨！我说的是仿佛，她的目光仿佛阳光一样。她的目光能使所有的东西变得快乐，变得精神。就连我这么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我从来没到舞厅里去过，我都觉得她的目光能穿过墙壁射到我呆的旯旮里来，让我觉着高兴。我每天夜里在院子里等您，门洞里刮来的穿堂风能吹透我的衣裳，半夜里下的露水把我浑身上下都打湿了，我冻得直打哆嗦。可是只要她往我这儿一看，我就没事了，我就不觉得冷也不觉得湿了。每回我都把她的目光收藏起来，收藏在我身上。我再把身子这么一蜷，眼睛一闭就睡着了，睡得香极了，直到您弹完琴回家的时候用棍子把我扒拉醒……"

"她的眼睛真是这样的吗？"伊波利托又问了一遍，表情更加深沉。"要是她不经意看人都会是这样的，那么，要是她看她所喜欢的人，又会是什么样儿的呢？"

"天知道哇！反正桑蒂塔长着一双像小鹿眼睛一样的眼睛，黑黑的。也有人说，是一对杏核眼。要是您能亲眼看看呀……"

"我准会再瞎一次！"伊波利托接过话茬儿回答说。

"您这么喜欢她呀？"赫纳罗故意问道。他从小失去父母，没有童年。一直当领路童走街串巷的经历使他见过各种坏人，听过种种脏话，使他过早地成熟。伊波利托对桑塔的特殊感情，他早就一清二楚。但像今天这样大胆地跟伊波利托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还是第一次。

伊波利托低下头，几乎把脸埋在前胸里。对孩子这么直截了当的问题他无言以对，只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那惭愧的样子

就好比一个海员无法回答出“每一个浪头有多高”，一位天文学家无法回答出“每颗星星有多大”之类的问题一样。此刻，他无法说出他对桑塔的爱有多深。接着，他伸开双臂，仿佛在比划他心中的爱有多么博大，又仿佛要去拥抱一位等待已久的心上人。

这时，附近那家法国人开的印染厂拉响了下班的汽笛。汽笛声从空中划过，急促而尖厉。接着，看见一股白烟直冲蓝天，升向高空。印染厂和这一带上白班的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从厂子里涌到街上。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蓝色工作服，用那双难以再洗干净的手点上香烟，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有气无力地走着。本分点的跟伙伴们道别之后赶紧回家，而那些不三不四的则仨一群俩一伙挽着胳膊直奔便宜实惠的小酒馆、小饭铺，而“圣贤居”那样像样点的去处一小时之前就关门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似乎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这种生活而来到世界上。

黄昏的太阳显得比干了一天活的工人们更加无精打采，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地在盆地西侧灰蒙蒙的山峦后面缓缓地落下去。赫纳罗和伊波利托有他们自己的苦恼和悲伤，根本没有心思去留心挤满大街的工人们和落日的景色。五点钟左右，一群放学的孩子像小鸟出笼似的从附近市立学校的大门里涌出。就连这些欢闹的孩子的出现，他们都没有觉察到。

“赫纳罗，你给我说说桑塔的身子。”还是伊波利托打破了两人长时间的沉默，低着头问他的领路童。“她的身子是什么样子的？”

几对工人、仆人模样的男女——赫纳罗在昏暗中看见他们穿着蓝布工装裤，手里提着菜篮子——也在他们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而且靠得很近。赫纳罗往伊波利托坐的地方挪动了一下。仿佛他们旁边的男人悄声对女人说了些什么，只听女人连声拒绝，一边抓住男人的手，一边往一旁躲闪着。赫纳罗也放低了声

音。武装广场那边每两三分钟过来一辆电车，每趟车上都挤满了乘客。每当电车从花园外面的人行道擦边开过来时，赫纳罗就不得不提高嗓门儿。

“她的身子……我可没什么好跟您说的，我也不知道她身子是什么样儿的……她跟俱乐部那群阔少爷们去听戏或者吃晚饭的时候，总是打扮得漂亮极了。我觉得这时候她的个子特别高，好像比平常高出一截……您算算，(说着，他张开拇指和食指，把手凑到伊波利托跟前。)腰好像更细了，胸也更高了……屁股显得更大，圆圆的。就这些，没别的了。她穿的裙子、大衣把全身都捂起来了……要想看她的身子，最好是她不出门的时候，是她跟外号叫做‘睡袋’的那小子躲在房间里的时候，那才叫看得清楚，看得全呢！她坐在椅子上，看得见她那一双好看极了的脚，那脚可小了……就像我的脚这么小。(说着他把一双脚伸到伊波利托面前)……那跷起来摇摇摆摆的腿也漂亮极了。脚脖子那儿特细，越往上越粗，在小腿肚那儿有一道弯儿，可好看了……她总爱穿一双黑色的长袜，袜筒绷得紧紧的，一点褶儿都没有……我看到的就这些。好，她的嫖客们一把拉过她去，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那时候的事您想听我说说吗？您知道，这时候露出来的最多，让嫖客们抚摸得最厉害的是哪些地方吗？……您听了别生气……”

伊波利托出于对自己所喜欢的人的挚爱，觉得桑塔遭受的所有侮辱、蹂躏和她经历的一切苦痛和折磨都是自己正在遭受和经历着的。他不允许任何人，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口头上，或是意念上欺侮她。这一点，桑塔当然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她也不一定体会得到伊波利托这种想法的苦心。因此，当赫纳罗表示要接着给他讲——虽然那语气里仍不失孩子的天真和领路童的调皮——桑塔的事情时，伊波利托本来要对孩子说，他会

生气的。然而，他却伸出食指往下一点，示意赫纳罗讲下去，同时抬起头，用那双没有瞳仁的吓人的眼睛盯着赫纳罗的脸。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她的乳房！”赫纳罗十分得意地说，同时把声音越压越低，似乎一说到我们身体上那些通常被遮盖的地方就应该这么小声似的。“她那一对乳房白白的，好像趴在她胸上的两只白鸽子。那乳房一动一动就像鸽子为了飞出来在用嘴啄女主人的上衣。可是这一对鸽子怎么也飞不出来。有时，我看见嫖客们一把抓过去，她的两只乳房就像受惊的鸽子一样在那儿抖动……”

“住嘴！”伊波利托站起身来吼道。“别说了，再说我揍你……啊，我能看见桑蒂塔了，我已经看见她了，感谢上帝……我是瞎子，我看见她的方式当然跟你不一样！”

从那天晚上起，琴师再也不让赫纳罗讲桑塔的模样了。同时，人们再也看不到他往日的笑容了。从前，他在埃尔维拉妓院弹琴演奏的时候，跟随着乐曲跳舞的男人们常常被面前的女人撩逗得兴高采烈。只要他一听见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就会像古希腊神话中那位农牧神一样笑出声来。而现在，即使这样的场面再热烈，他也只是一动不动地靠在琴边，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段令人思之肠断的恋情。有时候，他这样想着想着，就会冲桑塔喊出“当心！”的话来，因为他觉得此刻桑塔会倒在哈拉马斗牛士的怀抱里，而正是这位斗牛士这几天把桑塔缠得神魂颠倒。有时候，他仿佛又觉得桑塔已经疏远了鲁比奥。为了避免桑塔陷入哈拉马斗牛士的情网而吃大亏，他便采取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宁肯让桑塔重新对鲁比奥产生好感。于是，他等到人少的时候就对桑塔说：

“桑蒂塔，”这时，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为能够有机会单独和她说话而感到幸福的满足和充满希望了。“桑蒂塔，那位鲁比奥

先生要把你接出去的事怎么样了？你还想他吗？我觉得他倒是说话算数、办事认真的人，你说是吗？……你好好想想，桑蒂塔！你想，他是位体面的先生，既然他说喜欢你，他一定已经有了办法……”可是一感觉到机伶的桑塔姑娘对他替另一位“情敌”说好话的真正意图和他此时内心的痛苦竟毫不在意，伊波利托的心不禁感到一阵震颤。包括鲁比奥在内的其他人——眼下至少是鲁比奥——都不会在他心里引起很大的妒忌，别看他们整天跟她摽在一起。他们让他感到不快只是表面的，就像手上划破一点皮儿或被热气嘘了一下，就像嘴里的一点苦味儿。这种不快过一两天就会消失。但是，哈拉马斗牛士却使他从内心感到一种更为剧烈的不安和痛苦，使他寝食不安，使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哪怕违法犯罪也不能让哈拉马斗牛士得逞的冲动。

糟糕的是，就连那个加迪塔娜也神经质地缠着桑塔。加迪塔娜这样做倒不是因为颓废堕落，而是因为多年来不正常的异性交往给她造成了一种性幻觉。当然，加迪塔娜再缠桑塔也远远不会像那位斗牛士一样让伊波利托担心。这原因是明显的：第一，桑塔厌恶跟她干那件事，绝不会跟她胡来；第二，即使桑塔抵不住加迪塔娜的纠缠，伊波利托也不会吃醋。他的反应不过是觉得好笑和予以宽容，因为他心里清楚，桑塔并非因厌恶一切男人而转向加迪塔娜的，何况和加迪塔娜在一起，就像对吃土或吃别的脏东西的小孩只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吓唬住他们一样，她也是可以毫不费力地被阻止的。

妓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加迪塔娜迷恋上桑塔了，而伊波利托既然被姑娘们、掌班、老鸨当做自己人，自然也是知道的。此外，桑塔本人也亲口对他说过：

“伊波，我真受不了加迪塔娜这么缠着我。你想想看，她非要让我喜欢她胜过喜欢任何男人，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整整一

上午她都泡在我的房间里，不让我起床。她跪在我的床跟前，发疯似的亲吻我，把我全身上下都亲遍了。你知道那些男人们怎么亲我，可是像她这样的，我还从来没遇见过……她还跟我哭哭啼啼呢！她一边哭一边说什么她是最不幸的人了，什么她受了不知多少罪，什么她再也不相信任何男人，再也不会喜欢上谁了，什么这号那号的男人她都讨厌，还说什么我要是拒绝了她，我就是作孽……起初，我还以为她头天晚上喝醉了才这么发酒疯呢……你是知道的，那些喝到深更半夜的酒鬼们第二天早晨是怎么胡闹的。我跟她说，'去吧，快去躺下，等一会儿酒劲过去了，你也就不会这么胡思乱想了。听话，别犯傻了。'可她发誓说她一滴酒也没喝过，然后就又数落起她吃过什么苦头，她怎么倒霉。她一边说又一边没完没了地亲我，还不时说些个让人听了肉麻的话，'我的好姑娘，你可真漂亮，漂亮得不得了……'后来，她真把我缠烦了，我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好吧，加迪塔娜，你的夸奖使我高兴。现在，我要起床了，你请回吧！'伊波，要是你亲眼看看她那样子，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她就在地毯上爬来爬去，一只手向后捋着头发。有时候发疯似的使劲跺脚，最后还是央告我答应把她留下……'我向你保证，'她呜咽着对我说，'我绝不再打扰你了。要是你觉得我说话烦得慌，我连话也不跟你说了。只要你答应我留在这儿……你洗你的脸，穿你的衣服吧，我就这样呆在这儿……如果你乐意，我来帮你穿衣服，就像你的仆人一样伺候你。如果你不高兴，我连椅子也不要……你看，我就坐这儿。你不是起床吗？请起吧！'说着她又在地上爬起来，爬到长沙发和衣橱之间空出的那个旮旯里坐了下来……你能相信这一切吗？伊波？听起来真像编造的一样，是吧？后来……"

来了几位顾客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这些顾客点名要桑塔陪

着，还要琴师弹曲子。伊波利托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也没办法。等他再有机会单独跟桑塔在一起的时候，他立即让桑塔接着讲加迪塔娜的事情。尽管他对加迪塔娜这么死缠着桑塔的原因一清二楚，他还是让桑塔自己讲一讲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违反人类天性但又最古老的一种恶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畸形心态。这种心态在妓院里最为普遍，因为这里是使之萌生、成长、以至最后使它变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的最理想的土壤。尽管世世代代以来人们都在谴责它、反对它，但似乎仍然拿它没办法。在加迪塔娜的血管里炽热地燃烧着并且促使她如痴如狂地缠着桑塔不放的正是这种变态心理制造的血液。当然，桑塔自己还不能理解，或许永远也不会沾染上这种恶习。即使她心血来潮想尝尝这滋味的话，她肯定也会马上把它唾弃，然后还要好好漱漱口，好比一个人出于不可压制的好奇心尝了一口他并不爱吃的东西之后，立刻把它吐出来，接着使劲漱口一样。

"后来？……没什么后来。反正她就穿着衣服躺到了我的床上，拉过被单盖在身上。我把换下来的衣服都扔到地板上，可她却从床上弯下身来一件一件地捡起来又拿到嘴边一个劲地亲吻。伊波，她就像捡到了宝贝似的，就像亲吻情人的内衣内裤一样……这叫什么事呀?！你说说，伊波，这算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佩芭知不知道这事……我真弄不明白……你说我是该揍她一顿呢还是让埃尔维拉带她去看医生？你说，我该怎样对付她？……"

"桑蒂塔，"伊波利托笑着叫道，一边用左手在钢琴上按响几个键。"难道你真不知道加迪塔娜要干什么？佩芭、埃尔维拉、还有别的姑娘都没跟你说起过这种事？……我以为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且还以为你自己乐意呢！我敢说，别的姑娘们

肯定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大家从什么时候就这样看你吗？就从加迪塔娜开始教你跳坦松舞，而且不让任何别的人跟你跳的那时候……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你就没好好想过？”

“那有什么好想的？我的天，就连现在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别笑，伊波，你知道在这种时候我是最不会撒谎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我跟你说吧，桑蒂塔，这是爱，虽然看起来不像……是的，这就是爱。你先别慌，你也别以为我现在跟你说胡话……这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的、见不得人的爱。甭管你怎么想，反正是一种爱！加迪塔娜爱上你了……人跟人不一样，爱和爱也各不相同……假如你从前没有仔仔细细地端详过我的话，你现在就好好地看看我。当然，你会发现我丑得吓死人。但是，桑蒂塔，我要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当初我病了的时候不耽误的话，说不定我现在还是个美男子呢！至少跟平常人一样而不会像现在这么丑，可这双眼睛，因为得了什么炎……叫什么炎来着……噢，对了，医生叫做化脓性眼炎，所以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再看看那些怪胎婴儿，有长着成千上万个手指头的，有胳膊和腿拧着的，也有整个脑袋瓜子就是一包水的。非常可怕，是吧？爱情也一样。有的爱情从一开始就非常美满，最后登记，上教堂，白头到老。有的打开头就不正常，结果俩人同床异梦，成天不是哭就是闹……别的不去说，就说你和那个斗牛士的爱情，桑蒂塔，我看早晚和别的不幸爱情一样，到头来你们俩人都受罪，就跟眼下加迪塔娜对你的爱情一样。”

“爱情？伊波，这也能叫做爱情？”

“是呀，桑蒂塔，文人们都是这么说的……不信，你去问问那个常到这儿来喝酒，一醉就诌诗的人去。爱情是它的姓氏，爱情是它的名字。很久很久以前，大约五千年前，就有一个女人为了

这样的爱情举身投入大海……"

"这就是说，我被一个女人爱上了？……呸！真恶心，伊波，往后，甭管在哪儿，只要她加迪塔娜再缠着我，我非让她尝尝我拳头的厉害不可！我臭揍她一顿，她就满意了……但愿喜欢我的都是男人，上帝保佑！可……"

"不，男人多了可不行，桑蒂塔。"伊波利托打断她说，声调突然变得亢奋起来。"好些个男人可不行……只能有一个男人，只要一个就行。但这个人爱你要爱得深，从心底里爱你，不光今生爱你，来世也爱你。而且，一定要是保证什么时候都不揭你老底的男人，没有你就活不下去的男人。他崇敬你，疼爱你，保护你，支持你。你对他好一分，他就会给你百倍、千倍、万倍的温情与爱护。他把你看得如星星月亮一样高洁。他把你像珠宝一样永远珍藏在心里。你安睡的时候，他能耐心地守护着你；你有什么心事的时候，他能猜透你并且理解你。这样你们就能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桑蒂塔，到那时，你就再也用不着哭泣，悲伤，再也不会被痛苦折磨，再也不必感到羞辱和后悔，你就会明白人活一辈子是多么有意思……"

"伊波，"桑塔同样认真地叫着他的名字。"我想，我会碰上一个待我这样好的男人的。"

"瞧你说的！"伊波利托对她说，"哪会那么容易？我看你办不到！要是那样容易的话，你的命就太好了。你需要的是一位比你还不幸的男人，一位一直倒霉的男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接受这样一个人对你表示的爱情，他就会感激你，而绝不会把自己当做恩赐者……你自己也承认，由于你遭受的不幸，你现在处于比一般人低下的地位。因此，你可不能攀上比你地位高的人。这样的人从上而往下伸手向上拉你，他会觉得吃力，说不定会一松手把你又摔下去……你应该俯下身子从比你地位还

要低下的人里去找，找到一个向你伸上手来的，甭管是谁……你把他拉上来，桑蒂塔，把他拉上来之后你们二位就离开这里，上哪儿都行，远也罢，近也罢，反正离开这里……要紧的是他真心喜欢你，疼爱你。别看有的人也喜欢你，可他们不是一时任性，就是出于虚荣，要么只是贪图男欢女爱。你知道你自己的经历，像你这样的女人，千万不能找他们这样的人……"

"可是，伊波，我到哪里去找这样可心的男人呀？"桑塔听得很动情。尽管她心里已经知道伊波利托会怎样回答她，她还是故意问他。

"到哪儿去找？桑蒂塔！"伊波利托觉得有些紧张，好像心要跳出来一样。他把双手轻轻地放到键盘上，没有弄出一点声响。"瞧你说的！不怕你笑话，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不会笑话的，是吧？有什么好笑的？……我知道你正爱着别人，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那位，你会跟他离开这里的……我看得出来，别瞧我的这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跟你说了吧，我想还是应该让你知道，再说，我要不告诉你的话，我会憋死的……桑蒂塔，你过来一点儿，别让别人听见……桑蒂塔，你应该找的人就是我……我活着还不如一条蛆，一条讨厌的可怕的蛆，可我偏要跟着你，跟你在一起。不管你跟了谁，不管你上哪里，我都要跟着你。我，桑蒂塔，我是你唯一可以遇到的随时准备……"

"瞎子！伊波！快弹你的琴去！别再给桑塔灌迷魂汤了！"加迪塔娜看见他们说个没完，生气地冲他们喊起来。

琴师弹起了一支曲子，他特别专注地弹着，而且弹得也很动听。桑塔一声不吭，坐在舞厅中一个最昏暗的角落里。她伸直两腿，头靠在椅子背上，耷拉着两只胳膊，双眼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想着刚才的谈话……

不知道两位什么顾客刚一在门口露头儿，姑娘们就立刻跑

了上去。桑塔收回双腿，抬起胳膊，在椅子上坐直了。伊波利托也停下了乐曲。这两位原来是喝啤酒的常客。跑堂儿的彬彬有礼地把酒端上来，小心翼翼地倒在杯子里，几乎没有弄出什么泡沫，到最后把瓶子底空干了，才把空瓶带走。两位客人到这儿来喝酒还有别的意思——他们才不白在这儿花钱呢！

"都过来陪着我们喝，看谁够味儿！要不，我们可不请客！"他们在酒吧中间的桌子旁冲众人喊道。

佩芭先操起了托盘，一边朝别的姑娘们使眼色，一边往上收拾酒杯。除了桑塔，所有的姑娘都陪着喝了起来。等喝光了桌子上的"皮尔森"，两位客人挑了两个姑娘就拥着她们到楼上客房去了。

伊波利托早就转过身朝着厅堂里的人们了。他不时地在自己藤编琴凳上转来转去。在身前那架黑亮黑亮的钢琴映衬下，他的麻子脸愈加丑陋，尤其他那双没有黑眼珠的眼睛面对天花板上大吊灯的光芒毫无反应，使人觉得就像旁边屏风上漆画里的日本和尚那狰狞面孔一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桑塔这时正从远处端详着他的那张可怕的面孔。

突然，平时很少到大厅里来的仆人欧弗拉西娅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对佩芭说：

"佩芭太太，卫生局的人来了。他们说是上头派他们来的。我跟他们说了好几遍，这会儿来的不是时候，姑娘们都忙着接客，请他们明天再来……可他们就是不走！"

"笨蛋！让他们进来！"佩芭若无其事地对女仆喊道。她知道这类事该怎么应付。她心里清楚，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这么几个官差。

来人是卫生局的督察，是妓院管理部门的顶头上司。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在市政府登记营业的妓女是否履行旨在维护男

性公民身体健康的有关条例规定。因为他们的身份又有点像警察,所以在好多事情上他们可以说了算。这也正是让人们畏惧的地方。他们仗势欺人,他们可以诬陷良家妇女,他们可以玩弄穷人家天真的姑娘,直到最后把她们推到皮肉生涯的火坑里。他们至多说一句"请原谅"就一了百了。反过来,当妓院的姑娘们——她们知道人生一世转眼就是百年,因此要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跟他们卖弄风情的时候,再违法的事情也能不了了之。当然,如果搞一次卫生检查能使他们捞到大笔外快的话,还是要"公事公办"的。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到来总是让这儿的人们感到不安。所以,当佩芭满有把握地迎上前去的时候,桑塔仍然心神不安。她知道她的健康记录上面没有最近一次的合格验章。她赶紧跑到伊波利托身边跟他商量对策。而几分钟之前还自比蛆虫的伊波利托——他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刚一听到这几位先生进来就立即站了起来,背对着门口,一个胳臂肘支在钢琴顶盖上轩昂地站在琴旁。

"他们是找我来的吧,伊波?有两个星期我没去做检查了……"

"找你,桑蒂塔?"伊波利托吃惊地喊道,"找你干什么?你别开玩笑了!倒霉的先是这家妓院,说不定搭上这儿的家具摆设,还有我。你呀,还轮不到呢!……准是外面对这儿有什么闲话了,要不就是佩芭有什么急事有求于他们,你知道,这帮人专会滥用职权。"

说着他就摇头笑了起来,同时举起另一只手在眼前摆动着,那意思仿佛是让桑塔不必害怕。就他自己来说,他才什么也不怕呢!因此,当桑塔觉得自己一向被人们宠爱可转眼之间就成了全国头号追捕对象而惶恐不安的时候,他却能这样若无其事地朝她笑。

别的姑娘们都按时做过健康检查，心里很踏实。所以，无论佩芭跟督察们交涉的结果如何对她们来讲都无所谓。此刻，似乎佩芭有些招架不住了。看上去，她很激动，好像不得已答应了他们什么事。在大厅里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在讨价还价：

“不过，绍塞多先生，这可有点太那个了……这件事，明天我亲自办……您先收起这个来。嗨，这是怎么说的？这怎么能说是贿赂呢？无非是一点儿小意思……要是您还不满意的话……我跟您说，她没有……是那次把她落掉了……是吧？……您要是不拿着，您会后悔的……”

“欧弗拉西娅！”佩芭冲女仆喊道，“去叫辆马车来，请埃尔维拉太太也下来。桑塔，你穿上斗篷！”

听到这话，伊波利托觉得马上就要瘫倒在地上，脸色骤然变得煞白，比桑塔本人还难看。别的姑娘们一下子都涌到门口，想看看是不是真地要把妓院里最受宠爱的姑娘带走。加迪塔娜疯了一样，一边朝站在门口的督察们扑过去，一边破口大骂。要不是几个人拉住，她早就扑到他们身上了！

赫纳罗被这场面吓得躲到楼梯底下去了，只是不时地探出半边脸朝这边张望一下。

“无赖！”伊波利托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然后转身对站在旁边的桑塔说：“你答应多给他们一点钱就是了。到这时候了，还能有什么好主意。”

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这些依权仗势胡作非为的督察们就是不通融。给一百个比索就想让他们放过这个早就想弄到手但一直没有机会得手而今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猎物？没那么便宜！况且，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已经惊动了这么多人，如果再不成功，他们今后的脸面、威严往哪儿摆？

“你们可听着，”伊波利托在旁边冲他们一本正经地说，“这

个姑娘跟好几个来头不小的当官的认识。你们这么不知进退，闹不好，怕是要丢你们的饭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要不，你们检查好了！不会有你们的好处！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着玩的！”说罢，他做出一副信不信由你的样子，并且故意扬扬眉，眨眨眼，仿佛他真地在看着他们。

埃尔维拉太太听说此事，根本没往心里去。她提出了一个又快又省事的解决办法：

“佩芭，你跟他们上督察处去一趟！你们什么也别怕，这位绍塞多先生跟你们开玩笑呢！……”

姑娘们和伊波利托都被老鸨这泰然自若的神情感染了。那还用说，肯定是谁误会了。桑塔和佩芭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么大惊小怪的也不怕人家笑话！

但是伊波利托还是多长了一个心眼儿。他让赫纳罗跟他们到督察处去：

“这回就看你的本事了！你要发现事情不妙，就赶紧回来告诉我！……”

于是，埃尔维拉打头儿，大家又都忙起了刚才放下的活儿。妓院里的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琴声又响了起来。姑娘们又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开酒瓶盖的砰砰声和顾客们的喧闹声此起彼伏。姑娘们隔三差五地被心急如焚的嫖客们拉到房间里去。随之而来的便是主顾们不断地往吊在埃尔维拉手腕上的大皮钱包里叮叮当当地扔钱。埃尔维拉可是个赚钱没够的人，她宁肯从老鸨、老板的宝座上走下来亲自干活儿，也不愿意因为佩芭不在，让买卖落到生手或者马大哈手里而少赚一个比索。这时，伊波利托不再托他那顶翻过来的帽子，当然也就没有人再扔钱给他。几个嫖客一定要等着会桑塔。他们懒散地坐在沙发椅上喝着啤酒，跟其他几个姑娘东拉西扯地打发着时间。但是，无论他

们怎么等，桑塔就是不露面。埃尔维拉只好挨个地向他们编瞎话，想办法把他们请走：

“桑塔还得等一会儿才出来呢！她正在房里陪一位先生……您别往别处想……您干嘛不叫孟加娜小姐？不喜欢她？……”

是的，这里的姑娘个个漂亮、年轻、可爱。但许多人还是最喜欢桑塔，他们情愿就这样干坐在这儿等她。在大厅里、房间里坐着的，差不多都是等她的。他们有的是钱，他们不怕花钱。桑塔总不出来，熟人们之间就聊起天来，就连互不相识的也搭讪着，一边随便说点什么，一边喝着酒。你一言我一语，过一会儿就熟了。当然，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是一杯酒的工夫，几分钟的事。酒喝干了，人也就散了，说不定今后谁也再见不到谁了。妓院的姑娘们可看准了这宾客满座的机会。她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专往那些热情健谈的嫖客们身边凑。有些嫖客们终于顶不住姑娘们的挑逗，兽欲发作起来，于是拉起身边的姑娘，埃尔维拉顺势一推，他们便往楼上的单间走去。琴师不停地演奏着靡靡之音，整个大厅里笼罩着一片淫荡猥亵的气氛。

“嗨！谁都一样，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下次再来找桑塔。”做了临时选择的人这样自慰。只有少数几个嫖客坚持等下去。他们早就表示要会桑塔，别的姑娘一个也不会。他们冲老板娘喊道：

“埃尔维拉，再来几杯啤酒！问问这几位姑娘想喝点什么！……”

尽管大家都渴望着、期待着他们心目中最想得到的美人儿，可是桑塔就是不见回来。

这真有些让伊波利托和埃尔维拉坐不住了。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桑塔会去这么久，桑塔到底怎么了？难道督察处

真地敢把桑塔扣住不放？伊波利托也没有心思弹琴了，只推说有点累。“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再弹。”他一边吸烟一边说。埃尔维拉只是在大厅和街门之间焦躁不安地来回走个不停。突然，她看见赫纳罗两手捧着大草帽向这边跑来。

“嘿，我比车子跑得还快！”孩子气喘吁吁地说。“佩芭太太这就回来，就她一个人。桑塔被他们扣下送到医院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破烂衬衫的袖子擦着脸上的汗。

埃尔维拉听说后，马上就编了个瞒话告诉那几位专为桑塔而来的嫖客，把失约的责任推给了桑塔本人：“今天晚上桑塔出去吃饭也没事先告诉我们一声。”埃尔维拉跟他们说：

“就是跟运动俱乐部的那帮家伙们。他们可把她缠得紧呢！也真太过分了……好吧，诸位多包涵，明天再来吧，明天早点儿来……”

伊波利托听赫纳罗这么一讲，也慌了神。他操起帽子和拐杖，顾不得跟别人打个招呼就跑了出来。

“快，赫纳罗，带我上督察处！”

走到大门口，他们被佩芭和哈拉马斗牛士拦住了。佩芭和斗牛士也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哈拉马斗牛士每天这个钟点要来会桑塔，正碰上佩芭从车上下来。他们在便道上打了个招呼就顺着小花园甬路往里走。路上，佩芭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斗牛士。这位先生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事情有多糟糕，随口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待佩芭垂头丧气地把事态的严重性，什么桑塔上医院检查，什么闹不好桑塔要蹲监狱、妓院要被迫关门、所有人都要跟着受罪等等都向斗牛士解释了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反正没有什么好再瞒着的了，何不全说了？就像一个突然摘下面具的人，他把对桑塔的爱慕和自己的打算全端了出来：

“我才不管什么这个处那个处的闲事呢！我也不愿意跟他

们掺和！我就是要跟桑塔结婚！你们谁能领我上桑塔现在呆的那个地方去？我要把她找回来，一定把她找回来！……他妈的！我就不信……”

不论是埃尔维拉还是佩芭，此时谁都不曾想到妓院里关于伊波利托倾心于桑塔这件事的议论——什么老嫖客迷上大姑娘，什么一时冲动不碍大事，居然异口同声地说：

“这不，斗牛士先生，伊波利托在这儿呢！什么事也瞒不过他。阴曹地府的事他都知道……伊波利托，带斗牛士先生去一趟！”

听到他们这个命令，伊波利托的心猛地震颤起来，几乎全身都在抽动着。让他带路?！他必须带着这个可鄙可憎可恶的情敌去找桑塔?！让他侍候斗牛士，好让斗牛士霸占桑塔?！……是桑塔呀！……仿佛身体失去了平衡，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别看他是个瞎子，他却看出了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他挥着手，表示他不能去，而在场的人都焦急地盼着他快些走。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充其量不过几秒钟的事。可伊波利托却像熬了好长好长时间，足有几个世纪那样漫长。一想到他对桑塔的爱慕，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经历了多少痛苦才在心底里扎下根来的爱慕，他就觉得一股幸福的热流在他浑身上下的血管里奔涌。而此时，听到这个要他背叛自己感情的命令，他的两片嘴唇好像冻住了，讲不出一句话，四肢却在不停地颤抖。他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他装作在坎肩靠上方的小口袋里找什么东西，把一只手按在了左胸上。

但是，当他想到宁可自己遭受所有痛苦的折磨也不要让桑塔在那儿受一点委屈的时候，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凄怆地回答说：

“走，我带你坐车去。让赫纳罗坐在前面，咱们坐后头。”

他和哈拉马斗牛士并排坐在车厢里，俩人都一言不发。有时，车子的颠簸使俩人的胳膊碰在一起，但双方都很主动地往外边挪动，大概斗牛士已经感觉到，这位盲琴师是爱慕桑塔的，所以显得对他不那么友好，甚至有些敌意。到底是什么事让斗牛士产生了这种感觉？实在不好说，或许是某种磁场，犹如你能够在观众成百上千的剧场里，在欢乐热烈的舞台上，在熙熙攘攘的咖啡店里或者在摩肩接踵的马路上一下子判断出谁在热恋，谁是你渴望的女人一样。他俩之间的感情交流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情敌之间互相憎恶的眼神。他们的脸色都十分难看。这就是爱变成了恨，这就是自古以来无法消除、将来也永远不会消除的恨！

长街两侧和各街口电灯的微弱光亮从马车门缝儿照到车厢里。随着车子的走动，这一线光亮不断地被拉长，直到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盲琴师自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在这几乎一片漆黑的车厢里，哈拉马斗牛士也看不见伊波利托。出于对对方的敌意，俩人都在互相避免着身体的碰撞。

督察处长不在。那晚在办公室带班的是督察处秘书。这位先生满脸络腮胡，脖子上裹着一条毛线围巾，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地坐在那儿。为了挡住刺目的灯光，他脑门上戴了一个钟表匠、刻字师傅、眼疾患者常用的那种硬纸板帽檐。这副尊容让人很难猜得出他的年龄。对伊波利托和哈拉马斗牛士的到来，他露出一副爱搭不理的神情。

“晚上好，先生！”一走进办公室，哈拉马斗牛士就高声喊起来，身子靠在把房间一分为二的木栅栏上——那边是办公桌，这边是来办事的人们站立的地方。

“您先摘下帽子，朋友！这儿是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边朝栅栏走过来，一边不客气地冲这位梳着小辫子的哈拉马斗牛士

教训道。

“您看，是这么回事。”哈拉马斗牛士有些不高兴。他一边用斗牛士们摘掉圆帽时特有的一个动作把小辫子甩到后面去，一边说，“几位督察先生……可能是您这儿的，把好好的一位姑娘押到这儿来了……我看，这不符合手续……”

“哎呀呀，这不是哈拉马斗牛士吗？”秘书先生是斗牛场上的常客，他一下子认出了斗牛士，高兴地叫道。说着，他撂下了正看着的文件，从写字台后头站起来向栅栏这边走过来。

按斗牛场上的规矩，如果斗牛士表演失误，当他听到有人叫喊自己的名字时，他必须微笑着转身面向叫喊的人们，哪怕看台上传来的是嘘叫辱骂或者从上面扔下烟头、杂物来。此时哈拉马斗牛士听到有人喊他，于是习惯性地微笑着转过身去。帽檐的阴影半遮住对方的脸，哈拉马斗牛士看不出是谁叫他。

“请进！好家伙，您里面请！”秘书先生亲自打开栅栏上的小门，连忙对哈拉马斗牛士说。

“请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倒没听他们说过。我看准是哪个二流子干的。这些不知轻重的捣蛋鬼天天晚上给我们惹事儿……啊，真是太巧了……我早就想跟您交个朋友，想不到您大驾光临了……来，来，咱们到里面房间去谈，省得人来人往乱得慌……您说的这件事倒是挺奇怪……塞迪略，你把这屋的灯给我接过去！”

塞迪略把隔壁的灯接通了，秘书先生把哈拉马斗牛士让到了里面。这儿的人们认识他，并且这么恭维他，自然使他十分得意。

隔壁房间不大，没铺地毯，到处是尘土。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写字台。墙壁是刚刚粉刷过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份日历牌，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本市行政区划图。在一张奥地利式沙发上，扔

着一幅《伊达尔戈神父》版画。它的框子已经坏了,没法再补了。一个角落里,墙上吊着一个锃亮的金属小匣子,里面除了一部电话机还有几本电话簿。匣子底板上有一堆电话机里的小齿轮、电线和贴在电话簿上用的"警察总监"、"消防大队"、"区政府"等小标签,生人看上去像是一只正拆开修理的破钟表。那两只镀镍的电话铃特别醒目,话筒直挂在机身旁,仿佛一个没有放回原处去的衣架钩子。写字台上放着一支普通的科尔特牌左轮手枪,枪柄正反两面镶着珠子贝壳。贴墙还有四个黑色文件柜,都上着锁,那样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棺材。房间里有一股酸溜溜的消毒药水味。显而易见,主人洒药水是想用它冲淡一下来自周围又脏又破的贫困人家的臭味。远处传来刺耳的叫喊声,院子里有人脚步沉重地走动着,还有马匹在地上嗅来嗅去时喷出的响鼻。不知是谁累得靠在半关的门边睡着了,发出深沉而均匀的鼾声。

"来,来,斗牛士先生,今天能在这儿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请坐!……来,喝一小杯特基拉酒怎么样?这可是正宗货,从马丁内斯寡妇那儿弄到的……来,斗牛士先生,喝点儿提提神。忙了一天,喝点儿也解解乏。我来陪您喝!"秘书先生一边介绍着,一边从写字台下面拿出几只不很干净的酒杯,一瓶酒和一个小盐罐。"喝这种酒要加点盐,这样喝了不上头……对,先抓点盐,放在舌头尖上,对,就这样……干杯!"

俩人把杯中哈里斯克州的名酒一饮而尽。

哈拉马斗牛士心里还惦记着那件事,加上他一看见警察模样的人就烦,于是决定索性把登门来访的意图说清楚。我是为桑塔而来的,我要对桑塔负责,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如果警察局要传讯她,我会随时把她带来,但把她扣押在这儿不行……

"劳您驾,对您来讲,这事不费吹灰之力。您这么一位好心

人……姑娘身体不好。我敢说，在这儿一折腾，怕是会要了她的命。"

"什么？您说的是桑塔？"秘书先生睁大了双眼问道。"我认识她，认识。我说您真有眼力，斗牛士先生，是不是这些日子正热乎着呢？可不能瞒着我！"

哈拉马斗牛士耸了耸肩。热乎？……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他结结巴巴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的英雄，您来晚了！桑塔小姐现在正在莫雷洛斯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呢！"

斗牛士站起身来，嘴里失望地嘟哝着什么。马上去医院把她接出来！桑塔这样的姑娘晚上不能在医院里过夜，甭管是什么莫雷洛斯医院，还是什么教会医院！

秘书先生不得不给他讲了一大套管理规章，才使他平静下来。"当然啦，任凭您怎么讲，医院也不会让您进去，更不会同意您把她接出来。您还想把她接出来？恐怕连看都看不见！您的想法太莽撞了！"

"斗牛士先生，说来怕您不信……您敢第二次敲医院的大门？就算您是个宪兵，就算您带着两个宪兵、二十个宪兵，他们也得把您抓到监狱里去……您千万不能这么冒失！伙计……这么着，要是您答应不往外传，我告诉您一个办法，保证您明天把桑塔从医院里弄出来。只要您能证明，她病得厉害，比……"

这时候，在外面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走进办公室的人们搅得里里外外乱哄哄的，把秘书先生的话打断了。

从外面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女人的抽泣和孩子的哭声，加上宪兵们严厉的吆喝，乡下人的高声喊叫，办事员的劝解，简直乱作一团。院子里几个人呼哧呼哧地把一副担架放到地上，一匹马在尥着蹶子，另一匹——大概是刚才喷响鼻的那匹——在嘶

叫。警察们在指挥着进进出出的人们，有人痛苦地呻吟着，有人躲在一边嚓嚓地划火柴点烟。

“秘书先生，”塞迪略从外面拉开玻璃窗向秘书说道，“有个女孩子伤得厉害，抓起来不少人，其中还有个受了伤的男人。”

“我就去，塞迪略，我这就去。你先把外科医生叫醒……都让我赶上了！（塞迪略走后，他冲斗牛士发了半天牢骚）对了，您明天一大早就去，就说她是您的未婚妻，您准备把她从妓院接出去。注意啊，斗牛士先生，您一定说她是您的未婚妻……您花几个钱让医生保证把桑塔治好。病嘛，当然得治。然后您再带上她的东西，你们愿意到哪儿去都行……怎么样？这办法不错吧？”

外间办公室里越来越热闹，比院子里安静不了多少。这时，塞迪略又跑来向秘书报告，急得连招呼都没打：

“那个受伤的男人快死了，先生！可是他死也不说……倒是那个女的非让他供了不可……是不是您来审他一次？”

“走，咱们去审他，我这就去！”说罢，秘书先生又转向哈拉马斗牛士。听到他说的办法，又听说什么死呀、供的，哈拉马斗牛士才明白现在自己正呆在监狱里，不由得心头一震，真他妈的见鬼！秘书接着对他说：

“再来一杯，斗牛士先生。这酒喝得再多也不伤人。多喝点才管用呢，保证您醉不了！……”

“怎么个醉法？”斗牛士站起身来，回味着醉人的龙舌兰酒问道。

“兄弟……您不是醉过多少回了吗？醉酒的滋味您会不知道？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我，您下回出场时杀的牛真是西班牙的吗？顶棚看台的票价他们要多少钱一张？”

“跟您还有什么说的，老兄？当然免费了！我送您一张票，

小牛是巴拿马贝拉瓜斯的，可是由萨拉曼卡的师傅们养大的，所以个头、劲头、灵活劲都不一样……我从哪儿回去呀？老兄，我得走了，咱们不都还有急事要办吗？”

秘书先生伸手替他拉开朝院子的屋门。不巧得很，一开门正好那副躺着快要死了的男人的担架堵在门口。哈拉马斗牛士只好从担架边上绕着走出来。他非常相信吉卜赛人的迷信说法，因此极力不去看担架。但不管他怎么设法移开自己的视线，就在他小心翼翼地从边上往外绕的时候，那副凄惨的景象还是映入了他的眼帘：担架上的男人身上盖着一条深颜色的毯子，鼻子里发出生命垂危的人昏睡时的喘息声。所有急救医疗措施都无济于事，外科大夫靠在担架一侧，正把刚才给那个男人挽了上去的衬衫袖子放下来，衬衫上满是一片片、一块块的血污。男人的左胳膊还搂着一个小孩子，那孩子紧靠着担架在那里睡着了。孩子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很脏。扶着孩子的母亲在他身后哭泣着，孩子的小脑袋便随着她一起一伏的身子不停地上下晃动。母亲似乎不知道再说什么，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我的隆希诺斯哟……圣母马利亚睁眼吧……我的隆希诺斯哟……”哈拉马斗牛士正猫着腰从担架边往外绕，猛地瞥见一位没戴帽子、身穿黑教袍的神父正向担架上的男人展示耶稣受难像，同时嘴里念念有词地轻声祷告着，声音越来越弱，消失在低声祷告的人群中。

“喂，是谁打了你？”秘书先生把双手轻轻扶在担架上，低声向男人问道，两张脸近得都快贴在一起了。“告诉我！来，好好想想……是谁？……你们是对打起来了，还是他们故意寻衅打你？……”

这时，担架上的男人费了好大劲才吐出了一个字：“水！”声音是那么吓人，既让人感到可怕，又让人觉得无法拒绝，这是那

男人最后的一个请求。

不用说，他准是要死了。哈拉马斗牛士手里捏着帽子踮着脚尖从担架旁走过的时候，猛地听见女人尖叫了一声。另外一个人说："完了，蹬腿了！"这时，秘书先生离开人群，冲斗牛士嘱咐道：

"斗牛士先生，我可要紧挨着栅栏的位子，那儿离裁判近。"

院子里发生的一切让斗牛士心里是那么不痛快，以致走到门口，看门人告诉他几句话，他一时都没明白过来是什么意思。看门人说：

"跟您一起来的瞎子听说那女人不在这扭头就走了。他把车子给您留下了。"

第二天斗牛士就像督察处秘书先生教给他的那样，一点也不敢走样地在医院活动了一天。唯一与预想不同的是，直到傍晚才把桑塔接出来。那天早晨，哈拉马斗牛士一见到她就庄重地表明他要把她以未婚妻的身份从妓院里接出来。可是办理后来的手续耽误的时间就多了：什么医院、卫生局、区政府，还有好些别的什么衙门，弄得斗牛士一整天脚不沾地跑来跑去，没完没了地上车下车，好不容易才把手续办齐。当他接出桑塔，二人钻进"西蒙"马车的时候都兴奋激动极了。没有交谈，没有犹豫，没有躲闪，迫不及待地一下子拥抱在一起。他们各自血液中燃烧的一种共同的欲望终于猛烈地爆发了。四片嘴唇紧紧地咬在了一起，两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仿佛一股电流从两人的身体里通过，他们沉醉地闭上了眼睛。就这样亲热了很长时间，直至感到麻木、酥软、窒息，他们才渐渐松开自己的手，不然的话，他们会因为无法在这里为所欲为而发疯的。

"你看，桑塔，你这回知道跟我在一起的好处了吧？别松开……"哈拉马斗牛士喘着气，声音嘶哑地说道。

桑塔用双臂紧紧地攀着他的脖子，陶醉地说：

"我是你的，傻瓜！……你也是我的！你看我搂你有多紧，比你抱我紧多了！"

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忘记了刚刚发生过的一切，也完全不考虑今后会怎么样。他们手拉着手地说呀说，说起往后干什么，还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桑塔并不欠埃尔维拉妓院的钱，她是自由的。她要去取自己的衣服，还有首饰。当然了，她要跟别的姑娘们告别！她们还要像奴隶、猎物一样戴着锁链，而今她已经挣脱掉了……她们也真够可怜的！此时桑塔非常同情她们。但，她能替她们做些什么呢？即使埃尔维拉妓院的姑娘们今晚能被突然从天而降的好心人都救出来，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姑娘——附近或远处妓院的姑娘，单门独户开业的姑娘，非正式开业的暗娼，这可是一支永远不会覆没的大军。尽管她们遭受各种打击、迫害、侮辱、欺凌、强暴，尽管她们个个遍体鳞伤，尽管有人含恨离开人世，但这支庞大的队伍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尽量使自己免受削弱，别看除了自己的胸膛她们没有任何别的盔甲，除了"爱情"、"欲望"、"诱惑"和"肉体"她们也再没有别的什么武器，但这是一支永远不会溃散、永远阔步前进、永远高奏凯歌的队伍。

桑塔忙着告别，忙着收拾东西，哈拉马斗牛士也要应付那些他自己不情愿的应酬。时间在欢乐与忙乱中过去。第二天开始营业的时候，伊波利托像往常一样按时来到妓院。不止一个姑娘争先恐后地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他。

"伊波，哈拉马斗牛士要把桑塔从这儿接走，他们俩今天晚上就离开这儿……"

"斗牛士倒称心如意了，但是桑塔可要更倒霉了！"盲琴师没好气地对众人说。其实，他从昨天就已经跟桑塔告别过了，他已

经正式告别了桑塔那颗早就被斗牛士征服了的心。他之所以觉得桑塔要更倒霉，倒不是因为她将离他而去。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因为他预感到桑塔早晚还要回到埃尔维拉妓院里来，或者到另外一家更糟糕的妓院里去。伊波已经告别了桑塔那颗被斗牛士夺走的心，天知道她的这颗心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

当晚他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哭得像泪人儿似的。看到这情景，连平日调皮的赫纳罗也忍不住认真劝说他：

"先生，您别这么哭了！再哭，您的眼睛要更坏了……您睡吧……您太累了……"

是呀，要哭，也只能在自己家里哭，在妓院里可千万使不得！记得在舞厅里他从姑娘们嘴里正式得知这个消息时，他走到钢琴旁，像往常一样先弹出几个音符。突然间，他发觉，他早就渴望的两件事现在竟同时实现了：嫖客盈门而桑塔不知去向。只要两件事彼此关联，大约就可以同时实现，尤其是两件互为因果的事。

此时，预先付了定钱要会这儿最红的姑娘的嫖客们接踵而至。然而，怎么可以用桑塔告别妓院的场面打发他们呢？……别急，此时桑塔和哈拉马斗牛士从旁门溜出了妓院，后面跟着埃尔维拉和几个仆人。欧弗拉西娅提着一只箱子，那里面只装着桑塔急用的东西——别的不用的明天再说。

走到门外空地，埃尔维拉挥手和他们告别时，舞厅里传来了钢琴弹出的乐曲。桑塔不禁浑身一颤。从昨天到现在，她一直沉浸在幸福里，从没有想起过这位盲琴师，没有想起过他对自己的爱恋。此刻，琴声使她蓦地想到了他。

"埃尔维拉，替我跟伊波利托道别，今天晚上就把我走的事告诉他，好吗？"

"没问题，姑娘！你放心走吧……伊波要知道你走了，准会

非常难受，真的……"

斗牛士走在前面，先到了马车边上。他一边拉开车门，一边高声催促道：

"快点儿吧，我亲爱的！已经不早了！"他恨不得一把把桑塔抱上去。车灯照在他刮得精光的脸上，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为情。

桑塔向他走来。临钻进马车的时候，她又回头朝妓院望了一眼。她突然觉得，这所房子正被熊熊大火吞噬着。

一层大厅的窗子全关着。二层有几间卧室的窗子也关着。里面黑黢黢的，外面却映出火焰的光芒。那炽热、贪婪的火舌依稀可见，仿佛顷刻间就要把整座楼房吞噬掉。她看见烈焰腾腾，烧得越来越高，一直烧到楼顶。巨大的火团像一朵硕大无比的红花。众多的火舌蜿蜒升腾，忽聚忽散。有时，仿佛一簇雄蕊同时倒在当中的雌蕊上，而在这一刹那的接触之后，便更狂暴地向四周散开，爆发出更明亮刺目的光芒。这是一场正义的、复仇的大火。桑塔出神地看着妓院在大火中化为乌有，她差点儿欢呼喊叫起来。

"桑塔，你盯着什么看个没完?"已经坐在车厢里的斗牛士探着身子问道。

"大火！你看，那房子好像烧起来了！"

是的，是烧起来了。不过，那房子是像往常一样在野兽般的淫欲和肮脏交易中燃烧的。淫荡的欲火把堕落的人们推到火堆里。或许，桑塔看到的，就是这些从房间里钻出来挡住了楼房的熊熊大火。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透过昏暗的窗子，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里面不时有人走动。下面大厅里，人们伴着钢琴弹奏的乐曲仍在狂舞，几个房间里姑娘们正脱得赤条条的，被嫖客们追逐嬉闹着。

“来吧，桑塔！”斗牛士急不可耐地对她说。“我倒是火烧火燎似的等着你呢，亲爱的！……来，快来呀！”

人生的旅途有时就像在大海中航行。一阵凶猛的暴风雨突如其来，会使人们手足无措。有时候，这样的风暴也会把人们抛到一个无名港湾。即使在那里人们可以躲过更大的灾害，但人们仍然厌恶、憎恨、诅咒那个地方。然而，一旦要离开那里，人们却又会频频回首，投之以依依眷恋的目光。桑塔被哈拉马斗牛士从幻觉中唤醒。此时，她就是以这样的神情再次朝妓院楼房看上最后一眼的。

“快来，桑塔！”斗牛士伸出双臂，几乎是哀求道，“快跟我来吧！”

桑塔终于登上马车跟他去了。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喂,喂,我敢说,诸位喝的都是眼皮汤。"

"得了,里波利,你别胡说八道。"同桌吃饭的人一边用小勺在自己茶杯里上下搅动着,把茶水弄凉,一边齐声对他喊道。

"您又开玩笑了! ……"在银行工作的马特奥先生不高兴地说。

"玩笑? ……"里波利半嗔半笑地说,"您才开玩笑呢!"说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连别在胸前的餐巾也没摘,就回到他那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去了。大家在餐厅里听得见他两次划火柴的声音,然后是翻弄纸张的声音。

不一会儿,他手里托着一本书,神气十足地回到桌旁。他把书往桌子上一放,一只手压在书上,像是怕被人抢走似的。

"你们听着,佩拉约[①] 的子孙们,我的家乡巴塞罗那翻译出版了一位法国作家的书,你们听听那书上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西班牙以外的人是怎么说的……当然了,(这时他发现大家的情绪不对头)他妈的,那个法国人叫龚古尔,你们可听清楚!他说过,等一会儿,我念给你们听。他在一本关于日本的书上读到过一段话,这段话……日本呀,好像谁说过,就在我们脚下,地球的那一面……"

---

① 公元七一八年在戈瓦冬加战败穆斯林的西哥特贵族,即后来的阿斯图里亚王国的国王,死于七三七年。

他一口气把杯里的茶喝干，卷了一支烟，然后他一边吸烟一边翻动着桌上的那本书，终于找到了那一页。这时候，老板娘正想走开，但里波利向她举手示意她可以留下来听，所以她终于没有走。

"尼卡西亚太太，您也听听吧，没有什么使您脸上挂不住的话……反正我得说下去，别打断我！……"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听众，开始读起来：

> "茶的传说：达尔马，一位跟中国或者日本式的仙人一样的苦行僧，非常受人尊敬。他功夫好极了，修炼得可以不睡觉。他觉得这种凡夫俗子学不到的功夫其乐无穷。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居然睡着了，而且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天亮。他十分恼怒，觉得自己修行得还不到家。他认为眼皮妨碍他修炼成仙，于是就把眼皮割了下来，剁碎之后扔到了老远老远的地方。因为那地方的土壤很肥沃，所以这些血淋淋的碎眼皮落到地下就生了根，长出了枝叶茂密的一棵树。后来当地的人们把这树的叶子摘了下来，并且用它们沏成汤喝。这汤有一股很香的味道，而且可以提神防困……"

一直读到这儿，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叫奇，更没有人鼓掌。里波利的声音，连同那传奇式的故事毫无反响地消失在空气里。卡罗斯派神甫普拉克塞德斯·卢罗先生把桌面上的面包渣揉成一大堆小球，往一只空杯子里投着玩。这时，他看都不看里波利一眼，对他喊道：

"朋友，您念的这个可是一个高级笑话！"

于是，有几个人，包括一边收拾餐巾一边招呼女佣的老板娘，都鼓掌叫起好来。同桌的人们一个个站起走到里波利身旁，拍着他的脊背，拿他取笑。人们在他背上拍一下，他吸一口烟。大家重复着神甫的话，有人添油加醋：

“笑话，工程师先生！真是笑话……”

“永别了，眼皮！……”

“您一边歇着去吧，老兄……”

里波利被大家说得有几分尴尬，耸耸肩膀，又挖苦又嘲弄地朝大家开了一串连珠炮：

“你们懂什么？一群蛮子！你们就认得钱！……是我的不是，好不好？谁让我对牛弹琴?!……神甫先生，我可不是说您的啊！我说的是您这帮老乡，一群傻瓜！……”

大家并不往心里去，反而哈哈大笑开了，然后各自走回房间。神甫走到餐厅里那张破沙发跟前，挑了块最平整的地方坐了下来。他想在那儿打个盹儿，等一会儿好跟他的牌友们玩牌。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打几圈。他的牌友里有维尔德斯大街上银行的股东之一——马特奥·伊斯基耶多，圣埃斯皮里图大街上拉戈瓦冬加衬衣店的店员——安塞尔莫·阿瓦斯卡尔，还有一位叫费利西亚诺·索尔多的，他是圣路易斯·波多西的一位破了产的矿主。据他自己说，他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就是在那儿度过的。那个矿关闭之后他也倾家荡产了。虽然如此，他每月还能按时交房租。他有一块金表。他也是这里所有房客中唯一有钱到卡尔塔布兰卡酒馆去喝酒的人。他手头总能拿得出十几个杜罗。有几个爱背后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人曾说过，他用的那块金表，他手头的杜罗，还有他喝的啤酒都是老板娘尼卡西亚给的。他跟老板娘相好，好得就像两口子一样，经常在一块儿睡觉。表面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之间你是你，我是我。她像对待别人一样待他，说话时总是客客气气，从不以“你”相称。打饭时也不见她怎么优待他。他也总是很坦然地像对其他人——神甫先生和哈拉马斗牛士除外——一样对她称呼“你”。唯一可以让大家抓得住把柄的地方是他们俩的房间相邻，中间只有一墙之隔，而且

墙上还开了一道虚掩着的小门。尼卡西亚太太的房间里摆了一只印花粗布面的沙发，这边索尔多的房间里是一张当写字台用的小桌。小桌上铺一块破旧的花床罩，权作桌布，上面摆着一只墨水早已风干了的墨水瓶和一支笔尖生了锈、带着鹅翎笔管的笔——费利西亚诺先生早八百辈子就不给波多西那边写信了。

提起尼卡西亚太太，不禁使人想起她既令人尊敬又令人同情的身世。传说——或许人们不愿割断她和西班牙本土的关系——她的丈夫是一八八一年在古巴丛林中被黑人起义者打死的军人。人们很久之后才慢慢知道她的姓氏：阿斯佩蒂亚·德弗洛雷斯。她的娘家姓阿斯佩蒂亚·德卡拉塔尤德，她的丈夫姓弗洛雷斯·德塞戈维亚。据她自己说，她娘家的一些亲戚——很有几个身居高官的——反对她嫁给当时在"比格拉狩猎者"军里当中尉的弗洛雷斯，但她自己发疯似的爱着他，要死要活地非嫁给他不可。于是，他们告别了家乡的一切来到美洲，来到了这片冷酷无情，而且令满怀豪情到这里安营扎寨的西班牙士兵心惊肉跳的土地。他们跑遍了整个古巴岛，尤其是哈瓦那。日后，他们曾向别人讲述过他们在这里经历过的一切，包括所有兴奋和恐怖的事情，讲述过他们刚来的时候这儿如何富有，如何遍地黄金以及后来如何变得日益贫困，昔日繁华喧腾的商埠如何日渐萧条冷落，整个富饶的古巴岛如何每况愈下，直至与往昔相比面目皆非。他们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发疯一样的起义者。就是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把好端端的古巴弄得什么都没有了：烟草田、甘蔗田、榨糖厂、茅舍、鲜花、果实、居民、黄金，统统都没有了。码头冷冷清清，城市一片死寂。这片热带的处女地被烧得寸草不生。不管是黑人起义者还是来开发这里的西班牙人一律被这片饥渴的土地吸吮着，直至吸尽最后一滴血。尼卡西亚太太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像我那苦命的圣地亚哥，都被它喝干了

血。我的圣地亚哥可与众不同。他可是弗洛雷斯·德塞戈维亚家族的后代呀!”

闻听此话,尼卡西亚太太客栈里几乎所有伊比利亚血统的房客都个个义愤填膺,同胞们遭受的欺凌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也深深地激怒了他们。他们高举紧握的拳头,慷慨激昂地诅咒,谩骂——当然不乏难以入耳的脏话。他们把饭后闲谈变成了对敌人的声讨会。这里有失意者痛苦绝望的幽怨,有对这块古老的西班牙殖民大陆的诅咒。他们的祖先本来希望一踏上这块土地便会成为百万富翁,不曾想那么多没有遂心如意的人却把自己的不幸留给了子孙后代。啊,这美洲的土地待人竟是这样不公平。这美洲的土地居然也要让他们为自己的生存付出代价,甚至是不明不白的代价……说到墨西哥的不是,那就更一言难尽,令人激愤了。他们身上的许多缺点都是在这儿形成的,许多恶习、怪癖都是在这儿沾染的,而且都来自那些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印第安人。如果说墨西哥人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么这一点点优良品质也是由他们——多亏了他们——从西班牙带来的。就拿这个共和国来说,他们这样真诚坦率地帮助它,它却佯装没有任何感觉,更说不上(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过)报答他们了。想到这里,在座的人越发愤懑不平,无奈之余只有感叹命运的乖蹇,只有增加对那个遥远的半岛的怀念。那里有养育他们的家乡。每一座村庄,每一个省份都会唤起游子的乡思。正因为如此,他们每个人又都是狭隘地方主义观念的俘虏,并且相互之间理所当然地矛盾重重。卡罗斯派神甫的心目中埃斯特利亚是最好的地方,因为他生长在那里。当然还有纳瓦罗省,他是在那儿成为神甫的。精明的旧货商伊斯基耶多却认为加利西亚地区蒙多涅多这个偏远的小镇最好。而拉戈瓦冬加商店雇员安塞尔莫·阿瓦斯卡尔却认为桑坦德的卡布埃

尔尼加最好。索尔多当然要选瓦棱西亚地区的哈蒂瓦了，他把自己的家乡吹得神乎其神。

尼卡西亚太太——她出生在战无不胜的萨拉戈萨旁边的阿拉贡——作为客栈的老板娘，不便介入这场激烈的争论，因而也避免卷入到许多微妙而尖锐的矛盾中去。说来不可理解，干什么要为共同的祖国那同一片土地而争吵，把村庄、集镇、城市、省份，还有河流、山脉、森林、物产当做进攻用的长矛和防卫用的盾牌?! 这个几分钟之前还对美洲大陆同仇敌忾的战斗集体现在已分崩离析，并且把大洋彼岸那个王国——他们深深眷恋着的共同的祖国——支解得七零八落，攻击得一无是处。

“你们那儿的人啊，”不管是哪儿的人都这样高声叫喊着，“净干缺德的事，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依我看呀，你说的正是你们自己!”

大家就这样煞有介事地争论着，而且个个振振有词，举着拳头，一会儿敲在桌子上，一会儿拍在椅背上，一会儿又落在对方的肩膀上，那勇猛壮烈不亚于受伤的雄鹰仍不停地搏击它那矫健的翅膀。过了一会儿，大家终于平静下来。不知是谁想吸烟，划着一根火柴，其他四五个人也赶紧凑上去借火点燃了自己的香烟。一切复归如初。大家交谈时又尔汝相称，侨居异邦不可或缺的那种团结精神——所有海外西班牙人都懂得并且时时准备实践这一点——又恢复了。迢迢万里之外的西班牙还是争论之前的西班牙，那里金瓯无损、山河依旧，鲜花似锦，国泰民安。伟大的西班牙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只有两个房客置身于这场每日必发，发则必烈的争吵之外。里波利，这位卡塔卢尼亚工程师自认品德与学问都胜过老乡一筹。再有就是伊西多罗·加列戈斯，一个没有固定工作因而连很少几个房钱也付不出的丑角演员。别看他穷得叮当响，可他整

天乐呵呵的,最爱开玩笑,加上他老于世故,所以反倒是人缘最好的。只是他的嘴太碎,太厉害,因而大家又怕他又不敢惹他。因为他平日起得很早,所以尼卡西亚太太总疑心他知道她和索尔多的实情,这也就是她一向不死逼着他交房租,而且不时地佯装嗔怒实际上却给他点小恩小惠的原因。对于人世间的男女私情这位丑角听说得多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经常跟大家议论这些风流韵事。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故事里说的到底是谁,可他能马上说出张三李四,编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他的消息最灵通可靠。然而,对于每天这场例行的关于西班牙各地优劣比较的争论他却最不感兴趣——犯不上因为这些无所谓的争论得罪了谁。每当争论激烈的时候,他准躲在自己房间里或提前溜到街上去。他曾公开对大家说过:所有这些争论不过是瞎耽误工夫,闹不好说不定出大事。他常这样说:

"得了,得了,先生们,你们谁也别争了。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甭管是那些留在西班牙本土的,还是咱们这些中了邪似的非要到美洲来的,大家都一样。就说咱们吧,干什么要到这儿来?这儿有谁叫咱们来了?这儿有谁需要咱们了?……不过,我得跟你们说清楚,我可跟诸位不一样。我是为艺术而来的……不论是在马德里,还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什么别的地方,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因为我到哪儿,就把哪儿的演员比下去了。我敢说,在小歌剧表演方面,没有人比得上我。在这儿,在墨西哥,就更甭说了。别说小歌剧,就是正儿八经的歌剧,也没人敢跟我比!……你们说,有谁敢跟我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容我,背地里说我的坏话,拆我的台,败坏我的名声,弄得我穷困潦倒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尼卡西亚太太?结果让您也受牵连。您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就不一样了。你们受穷只能怪你们自己,谁让你们好吃懒

做？你们不是喜欢美洲吗？你们不是想发财吗？……好哇，那就去地里干活吧！要干活就得受累，流汗。你们的劳苦，你们的汗水会使土地变肥，土地就会打出更多的粮食报答你们。只要你们不停地干，土地就会不断地、越来越多地酬报你们。有了收成，就有银子，就有金子，就会发财，就能实现你们的梦想……《不要光说不练》，这是拉腊写的一出戏的名字，可也是真理。不能光说不练，你们要好好干，十年以后你们就能衣锦还乡。那时候，你们不光认识几个字，会签个名，而且还腰缠万贯。头上，礼帽代替了贝雷帽或围巾；脚下，牛皮长筒靴代替了草鞋；（说着他唱了起来）'穿上那个牛皮靴呀……'回到老家，你们虽然想不到兴建学校，但绝忘不了掏钱修建教堂，你们就能对侄男侄女们发号施令。一个个脑满肠肥，胖得跟猪似的，没什么可着急的……就苦了我……"

"得了，得了，你别不知道什么是害臊了！你趁早一边呆着去吧！"众人气愤地朝他喊道。卡罗斯神甫说得更尖刻：

"算了，别理他！他不那么瞎说一通不舒服，就让他过会儿瘾吧，可怜的活宝！"

"活宝？您过奖了！神甫先生，您当心我……"说着他转向大家。"你们不想试试别的法子了？你们不想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发横财？你们不想沿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一走？这是谁的……谁的一句诗，我也想不起来了，对你们来说反正无所谓，反正这是一句相当够味的诗——比如那么多桑切斯，那么多佩雷斯，那么多洛佩斯走过的路……你们记得吧？……这另外的法子就是跟一位阔太太结婚，哪怕她是个丑八怪，只要她有钱就行，说不定越丑才越好呢！这可是个保险的买卖……我没有走这条路，是因为我更喜欢自由，更喜欢咱们的老板娘。您说是不是，尼卡西亚太太？我这个人就喜欢无拘无束，所以我喜欢本大陆上的

这个国家，喜欢枪炮子弹，喜欢大杂烩。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艺术家……”

“对了，还是个骗子，您主要是个骗子！”当铺老板和拉戈瓦冬加的雇员异口同声地接过话茬说。几个月之前，丑角儿跟他们借过好几个里亚尔，至今未还。

躲在自己房间里的里波利被外面的吵闹声惹烦了，从门缝里探出头来要大家肃静一点，好让他接着看书。尼卡西亚太太也挥着拳头，扯着嗓子跟加列戈斯对骂着。

伊西多罗一边帮着摆牌桌，一边想着怎么溜出去。刚一收拾完桌子，他就到走廊的公用衣架上摘下自己那套补丁连补丁的破呢子衣服，披在身上出去了。他先到了戏院——那儿有熟人，用不着买票。从戏院出来，他又转到咖啡店，后来又上夜总会瞎混了一阵子。

这位丑角离开之后，会馆立刻比刚才安静了许多，只听得到牌桌上的人们喋喋不休的争论。大凡牌迷们凑到一块儿总免不了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拉丁人打牌尤其如此。如果赶上多数人牌打得顺，并且目标一致对着某一位干，这桌牌就能打到半夜。平常，一般打到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就散。当然，散局之前，大家总要把输赢算清。尼卡西亚太太通常坐在餐厅中间的桌子边上，就着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看些装订线快要散了的旧通俗读物，比如佩雷斯·埃斯克里奇的、或者费尔南德斯的，或者冈萨雷斯的。牌桌散伙时，她也就起身回去了。牌友们不到半夜就散，还因为索尔多常常在这时候掏出金怀表冲着他们大喊大叫。牌友们一听他叫唤就知道时候不早了。他们纷纷转身看看索尔多手里的表。说实在的，与其说他们是在看表针所指的地方，倒不如说是借着机会欣赏一下这块早有所闻的金表。被索尔多这么一搅，大家也就赶快收拾残局，回去睡觉。

此时的“吉普斯科纳　西班牙大会馆”——它临街阳台上和正门内通往二楼的楼梯拐弯处的墙上都用彩漆这样写着——就像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一只长桅船关闭了各个舱门，渐渐熄灭了所有灯光。这只船上的冒险家们既不怕航程的遥远，也不怕船只的颠簸。翻涌的海浪仿佛一头饥饿的巨兽要把他们吞没。所有的人，不论强者还是弱者，不管是雄心勃勃的还是听天由命的，不管是豁出命去蛮干的还是自认绝望的，都被这不停地袭来的浪涛左右着。漫说是一条小船在汪洋大海中漂泊无定，人生岂不更是如此！正像传道书上说的，“人从来到这个世上起，就不停歇地奔向自己最后的归宿。”朝圣者也罢，征服者也罢，诗人也罢，所有的人，最后都毫无例外走进坟墓。话虽如此说，但人们在短暂艰难的一生中，毕竟可以成就不少事业，实现许多愿望。

从会馆外面只看得见一处灯光仍在闪亮，仿佛舵舱里那只掌管着沉睡了的航船方向的灯火一样。这种比喻毫不夸张。这灯光就是里波利房间的。工程师熬夜倒不是为了吉普斯科纳这只长桅船，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一条船，一条他自己发明并且还要把专利卖给墨西哥政府的潜艇。他的桌子上铺满了图纸，放着各式圆规，眼前摆着一具精巧的模型：有舰桥、甲板、栏杆、舷梯、门窗、两根供漂浮起来在海面航行时使用而潜入水底时可以拆下来的桅杆，应有尽有。这位卡塔卢尼亚籍工程师整天不是跟纸张、数字打交道，计算什么阻力、速度，斟酌这种设计的优点及缺点，就是拿着钳子、扳子等等五花八门的工具，这儿卸下一块板子，那儿拧上一个螺丝，要不把烟囱挪个地方，或者把梯子从左边改到右边，又从右边搬回到左边。他的全部身心都用到了这项发明上。现在，他遇到的问题是锅炉设计不理想，螺旋桨转动不灵。

从老板娘尼卡西亚太太起，一直到所有房客，都对工程师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些数字、书籍、高深的术语对他们这些近乎文盲的人来说无异于神符、天书，想起来就头痛。里波利真是学识渊博，净跟他们说什么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外国语。你看他翻动那些厚厚的天书时，那自信、沉静的劲头儿，简直比卡罗斯派神甫讲道时打开弥撒书、祈祷书的神情还严肃。有时，他又像巫师术士似的做四则运算——他确实常常抽空帮刚从外面买东西回来的尼卡西亚太太的忙，有时他也帮当铺老板伊斯基耶多计算利息、结算账单。久而久之，里波利就变成了整个会馆的骄傲。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那位只知披一身教袍的普拉克塞德斯·卢罗神甫。里波利是个学者，西班牙学者。是呀，西班牙为什么不能有学者呢？这里，美洲需要这样的西班牙移民，需要西班牙学者。不然的话，谁来开化这些土著人呢？比利牛斯半岛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又怎样来体现呢？可是，这位学者目前手头拮据。尼卡西亚太太在召集全体房客做了一番商议并得到索尔多首肯之后对工程师说：

"胡安先生，我看您还是别急着放弃您的潜艇研究……将来这个大陆的一些国家买了您的设计，付给您钱之后，您再慢慢还我房钱也不迟……往后啊，您需要什么就尽管张嘴，我一定尽力而为，怎么样？一言为定！……"

当然一言为定！这笔买卖成交之前，里波利的饭碗肯定没有保障！他确实一直靠借钱过日子。不过，他早已经习惯了。但是，陆军部、海军部根本就不把他的发明当一回事，连见也不愿意见他一面。类似的情况，他还得习惯才行。然而，里波利相信，成功来自耐心再耐心，最好像尼卡西亚太太那样，耐心地等待，从来不对他提起欠了多少钱。会馆里所有的人都对他的发明感兴趣起来。大家当然不明白这项发明的机械原理，他们认

为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但是，他们相信这一发明会给他们每个人都带来荣誉和实惠。普拉克塞德斯神甫被任命为首都近郊一个乡村教区的主教——这当然是乡绅保荐的结果——以后，做过几次弥撒。有一次，刚刚做完弥撒，但还没有对教徒们说"你们可以走了"的时候，他向大家介绍了这项毁灭性武器的研制。后来的一个星期天，教徒们一致提议给这具模型洗礼命名。大家凑钱买了栗子、果子酒之类的东西。最后，这具模型被命名为"阿拉贡人"号，并且在索尔多的示意下，大家决定把它赠送给尼卡西亚太太——四十好几岁的老板娘竟成了四五岁的小娃娃。普拉克塞德斯神甫为这只潜艇祈祷之后，加列戈斯一人表演了一支二重唱《狂欢晚会》：

> 当今科学突飞猛进，
> 发明创造难以置信。
> ……

吉普斯科纳会馆的人们都对创造发明者及其成果怀有极其虔诚而崇敬的心情，他们把里波利说的话奉若神明，就像《福音书》一样。他们在家里从不高声喧哗，深夜走动时都踮起脚尖，生怕不小心弄出响动惊扰了工程师。他们为能和如此杰出的工程师同住一幢楼或同居一室——虽然中间有一板之隔——而自豪。他们知道里波利彻夜不眠呕心沥血设计制造的"阿拉贡人"号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尽管它只是个模型，目前还不完善，而且还没有最后制好，但他们却视之如掌上明珠。想到不久的未来这艘船将像最勇敢灵活的鲸一样出没在墨西哥湾，将把一切敢于来犯的船只——甭管是木帆船还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装甲舰——打得粉碎，他们更是心花怒放。

里波利如此受众人厚爱的日子并没有多久。他自己也没想

到，好景竟然这样短暂。这急剧变化都是因为哈拉马斗牛士的到来。那天早晨，他带着保镖布鲁诺突然来到会馆。他有介绍信，有大把大把的金比索和钞票，还带着一大堆箱子、行李。他的保镖兼仆人布鲁诺是个比吉卜赛人还吉卜赛人的家伙。那举止言谈透着一股地道的吉卜赛作派，简直像是在佛兰德土生土长的。“您猜怎么着，我是阿拉赛那出生的安达卢西亚人。”他一见面就这样向会馆女仆自我介绍。他们一来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里波利自然被晾在了一边儿，他的“阿拉贡人”号也被忘在了脑后。一股神秘的不可抑制的力量驱使大家向斗牛士靠近，并且争相讨好奉迎他，仿佛是他把人们一直企盼的福星带到了吉普斯科纳。哈拉马斗牛士很快就交上了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待他真心实意，敢于两肋插刀。然而在钱财上，他必须慷慨大方。尼卡西亚太太为人宽厚，所以会馆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简直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哈拉马斗牛士观察很敏锐，他很快就发觉了会馆财物上的窘境，于是他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只要招待得使他满意，他可以每月付双份房租，而且马上预付三个月的。他对尼卡西亚太太说：

“好！咱们就这么办，掌柜的！只要你招待得好。你先用这笔钱熬过眼下这难关。以后嘛，以后我再付给你。”

尼卡西亚太太感激得热泪盈眶，索尔多使劲地握住斗牛士的手；加列戈斯一个劲地鼓掌：“够意思，伙计，我向来也是这么爽快！”当铺老板一边拿起斗牛士胸前的项链坠掂量着，一边大言不惭地说。在场的其他人并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当时里波利在外面街上吃午饭。他回来以后，一看大家还都在餐厅围着桌子喝什么茴香酒、白葡萄酒之类的饭后酒，没有一个人有离开的意思，他就很是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哈拉马斗牛士自然成了全体房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既慷

慨大方，又风趣随和。他住进来以后会馆里的气氛一直是欢快的。普拉克塞德斯神甫就公开这么说："这家伙像个男子汉。"当铺老板则说："这小子穿戴扎裹得够漂亮。"加列戈斯已经自命为鉴定专家，专门鉴定斗牛士请大家吸的香烟和雪茄。尼卡西亚太太则一口一个"孩子"地招呼他。说到对他的称呼，其他所有人一律采用布鲁诺和斗牛班子里的人以及他朋友们对他的尊称：大师。后来连尼卡西亚太太也这样叫他了。这个尊称对里波利来说很刺耳。正巧这几天人们告诉他，陆军部、海军部认为他设计的舰艇不符合要求，因此不管怎么降价也不买他的设计，白送也不要。这对里波利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所以，他心情很不好，很消沉。但他又不能流露出自己的痛苦，否则，尼卡西亚太太就要饿他的饭。往常就是这样，只要尼卡西亚太太察觉出陆军部和海军部有可能做出否定的决定，她就会这样处罚他。因为这否定意味着她白白赔进去那么多钱，同时也会彻底绝了她哪怕是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也要把钱捞回来的希望。应该承认，里波利后来的打算是真心实意的。他想把他的发明转让给私人，比如他的阔老乡或中国人。卖了它，他就能还掉他欠老板娘和周围几个人的债——按比利牛斯人的说法，这笔债的数目并不大。长期复杂繁重的设计工作以及刚刚遭到的拒绝的双重打击使他疲惫不堪，心灰意懒。有一次，他无精打采地来到餐厅，也没打个招呼就一屁股坐到哈拉马斗牛士的桌子旁。他觉得倦怠、失望、烦躁，心绪极坏。他自己也说不出是怎么一回事。不知不觉就嘟嘟哝哝骂出了声，而且火气越来越大，把周围的人吓得个个目瞪口呆。可到底骂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连加列戈斯都学不上来。

"最近你怎么不给我们讲那些有意思的事了？"有一次丑角问起他。

"因为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像你，光是嘴上说说……说不定哪一天我还要另外搞个发明。再搞的话，就不弄只能击毁战舰的小玩艺了。那该是能夷平整座城市、摧毁整个国家的武器了。真的，不是说着玩，你别笑！真地能摧毁整个国家，连房子带人，什么也不剩……就那么一下子，那一下子可厉害！让它全部上天！"

"那你就什么也不要了?! 伙计，"哈拉马斗牛士和善地插嘴问道："天下这么多好人，到底谁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里波利耸耸肩膀，又说了一通他从专业书本上和学究那里学来的让人更加摸不着头脑的话。

"好人？全没良心透了！"里波利回答道。"您还以为他们都是好人呢？大希律王早把好人都杀光了！我可不信这一套！我就知道你、我，还有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从安德罗波比特科[1]变来的。"

所有在场的人，包括神甫，没有一个人能顺顺当当地学着说出这个佶屈聱牙的词来，更不懂这个词的意思。而他呢，如果不马上向大家解释明白，他自己心里也觉得有那么点儿别扭。于是他对大家说："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这个安德罗波比特科就是咱们人类的共同祖先。说白了，就是咱们大家的老祖宗。"大家都围了过来，让他把这个艰深的词译成罗曼斯语。里波利这么一讲"安德罗波比特科"长，"安德罗波比特科"短可不要紧，结果把自己的日子弄得更不好过了。尼卡西亚太太一个劲地跟他哭穷，那言外之意是催他还账；索尔多连看也不看他一眼；神甫先生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礼貌地跟他打招呼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暗地里嘲笑他，就连女佣也一连两三天不给他打扫房间。倒

---

[1] 意为"猿人"。

也有例外，伊西多罗·加列戈斯仍然像往常那样对里波利很亲热，经常去看他，劝他清心寡欲，随遇而安。

出人意料的是，哈拉马斗牛士觉得里波利嘴里说出来的那些深奥难懂的话——真的也罢，伪科学的也罢——倒满有意思。而且，里波利本人那一脸大胡子透出的男子汉美，以及他不幸的遭遇都使斗牛士很感动。因此，他出面替里波利解了围——代付给了尼卡西亚太太一个月的房钱。不仅如此，他还根本不听普拉克塞德斯神甫散布的什么"里波利浑身一股异教徒味"的那一套，慢慢使大家消除了对里波利的误解，使里波利稍稍恢复了一些昔日的尊严。

"这位大叔学问确实不小。"哈拉马斗牛士像是颁布大赦令似的对大家说。"当初准念了不少科学、语法之类的书。我一向尊重、维护这样的人，对他也不例外。赶明儿我得专为他上场表演一回……"

当然，被维护的里波利先生也是懂得知恩图报的。他再也不那样怨天尤人，跟大家顶牛了。对哈拉马斗牛士更是和颜悦色，尽心效力。可是，让他去看斗牛?! ……甭管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马德里，他可是从来不去看这玩艺的!

"不行，大师，请您多包涵，我实在不能去。我一到斗牛场就犯病，难受死了。不行，不行，您也别专门为我干什么！您干什么这么客气！您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跟您说实话，我恨那些牛，也恨那些斗牛士。可是，我一直像尊敬喜爱一个真正的人，一位真诚的朋友那样尊敬您，喜爱您，往后我也能这样待您……"

那天晚上，哈拉马斗牛士没有在会馆里吃饭，对此大家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很少在会馆里吃晚饭。但是，这毕竟让特意做了一桌好菜的尼卡西亚太太有些扫兴。不过，大约十点钟的时

候，哈拉马斗牛士的保镖布鲁诺突然出现在会馆客厅里，确实令大家——包括那几位天塌下来也管不着的牌友们——大吃一惊。

“太太，大师让您去一下……”

“怎么，他病了？”尼卡西亚太太着急地问。

“嗨！您说到哪儿去了！”布鲁诺笑着回答说。“他身体棒得像斗牛。我是说，有人陪他回来了……”

牌桌上的一切动作都停止了。加列戈斯也先不出去了。尼卡西亚太太也顾不得喘口气就跟着布鲁诺从走廊来到斗牛士的房间——其实平常她是经常到这里来的。牌友们手里捏着各自的牌也都凑到把客厅和住房隔开的屏风后边。里波利房间里亮着灯，但听得出来，主人正屏气凝神竖着耳朵在听。没错儿，准是在尼卡西亚太太把房间门半推开的时候，呆在里面的斗牛士刚刚点着了油灯。因为那房间里面一下子亮了起来。在外面好奇地窥测、探听的人们把屋里看得一清二楚。

“哎呀呀！”呆呆地站在过道中间的加列戈斯惊叫道，“这么漂亮的小娘儿们，大师怎么弄到手的呀！……”

“掌柜太太，”几乎就在加列戈斯惊叫的同时，听见哈拉马斗牛士对尼卡西亚太太说。“您认识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太太。她非要来跟着我不可，怕我因为她不在身边而出点什么事……从今后咱们大家都得听她的。您，我，别的房客，所有的人……谁要不高兴，谁就走人。要是大家都不高兴，大家就都走。所有房钱，您的一切损失，我全包了。我豁得出去……尼卡西亚太太，我太太名叫桑塔。我刚才说的意思您明白了吗？桑塔！……过来，我的宝贝！让掌柜太太好好看看你……”

桑塔像所有女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总会流露出一副天真、纯朴、坦诚、直率的神态，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无不动

人。用不着凑到油灯照亮的地方去，也用不着用笑脸同尼卡西亚太太打招呼，她一下子就博得了老板娘的好感。而尼卡西亚太太只是出于不惹索尔多不高兴，不惹普拉克塞德斯神甫生气的考虑才没有像她的身份所要求的那样向桑塔表示欢迎，尽管她隐约觉得眼前的这个女人会给她带来不少的好处。她朝桑塔点点头，没说什么就退了出去。

尼卡西亚太太立即把索尔多和普拉克塞德斯神甫叫到自己的房间。三个人极其诡秘地碰了一个头，马上又回到众人所在的客厅里。这说明他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看法。

"神甫先生，难道您不认为这样的事对正派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吗？您不这样认为吗？"索尔多一个劲地问道，看来他的意见是占上风的。

普拉克塞德斯神甫和尼卡西亚太太默不作声，似乎是默认了索尔多的看法。其实，老板娘是很赞成他的话的。神甫呢，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挥动了一下手臂，表示他同意索尔多的意见，那动作和往常他向教区里的信徒们祝福时的动作一样。神甫和索尔多从老板娘屋里出来就去了客厅。

尼卡西亚太太又急忙跑到哈拉马斗牛士房间，请他开门：

"是我，大师，是我呀！请您开一下门。"她在门外喊道。"请您二位就住下吧，照您说的办……"

房间门关着，里面灯也黑着，没有人回答。尼卡西亚太太眯起一只眼睛从锁眼往里看，什么都没看见。只能隐约地听到房间里的人似乎在相互亲吻、温存地抚爱。啊！那声息简直就是一支庄严和雄壮的肉欲进行曲。

哈拉马斗牛士和桑塔终于实现了他们把自己漂亮而富有青春活力的身体奉献给对方的愿望。黑暗中，他们什么也听不到，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打破这沉寂的只有四片嘴唇碰到

一起时或哈拉马斗牛士的两片嘴唇遍吻他渴望已久的光润而温馨的身体时发出的轻微声响。人生短暂，青春易逝，抑制了很久的欲火一旦点燃起来几乎可以驱散一切黑暗……一时间，仿佛整个吉普斯科纳会馆都泛滥着先前没有机会充分表达，此刻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般的爱。整个吉普斯科纳在爱的烈火中，在爱的洗礼中渐渐地净化，升华。什么嫉妒、庸俗、贪婪等等的残渣都将永远离析出去。桑塔跟哈拉马斗牛士不是在下流的淫欲驱使下才躲到这间租来的破房子里宣泄欲火的野鸡和公牛。不，他们是永远高歌神圣不朽的爱和美二重唱的一对夫妻，他们自己就是爱和美，他们正在创造爱和美！……

尼卡西亚太太神情严肃，心怀敬意地低着头走开了，就好像我们从一名正在分娩的产妇，一对正在做爱的情人或一位行将升天的垂死病人所在的这些神秘而庄严的场合走开一样。

桑塔来到会馆的消息先是在客厅里的人们中间传开，而后又传到不在场的人们的耳朵里。据说，普拉克塞德斯神甫没表示反对，索尔多也表示完全理解，尼卡西亚太太则高兴得要命。多数人都耸耸肩表示无所谓。会馆里多一个女人跟他们有什么相干？至多是大伙去看她的时候热闹一阵，或者就像所有的男人，不论年纪，不管结没结过婚，只要一接近漂亮动人的女人就会感觉到的那样——这是此时的哈拉马斗牛士所不能体会到的——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给人以愉悦感的不安情绪。当加列戈斯把桑塔来到的消息告诉里波利的时候，他的肩膀比任何人都耸得厉害——大约他从这件事里弄明白了周围这些人落到今日这种艰难处境的原因。加列戈斯是每天早晨都要拖着拖鞋，披着破外衣到工程师的房间里来聊天的。他一边聊，一边没完没了地吸烟。此时，他正对里波利说：

"您觉得怎么样，我的教授先生？这会馆里又多了一个娘儿

们……反正我欢迎……刚来的这个真够味儿……像是个迷人的娘儿们……我告诉你,可真够味儿,啊!"

里波利仍然伏在桌子上盯着眼前那一堆数字,丝毫不为所动。女人?……得了吧!一个样,都一个样。尽管每个痴心的男人都觉得自己的女人与众不同,但那只不过是一种主观意念而已。其实,天下所有女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都会耍一样的手腕,都是一样的虚伪,都一样的改不了的臭毛病……正因为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有例外呢!而且就连这样的模子现在也没有了。可是男人们又离不开女人,碰上谁都行——有的是一见钟情,有的是几经波折——尽管如此,彼此的女人还是都一样。

对里波利这一套哲学,加列戈斯十分不以为然。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说女人们都并不十全十美,我们男人们尚且像疯狗似的追逐,有时还会为她们互相残杀,那么,假如她们都十全十美起来,那又该怎么办呢?那才叫绝了呢!工程师,那真绝了!

然后他告诉里波利,这里的房客都把哈拉马斗牛士和桑塔当成头天晚上刚举行完婚礼的新婚夫妇,一点也不敢惊扰他们。早餐时,大家也不说说笑笑了。吃完早点,大家都轻手轻脚地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路过哈拉马斗牛士房间门口的时候,只是斜着眼睛瞟一眼那两扇紧闭的房门。

"快走吧,伙计!你没瞧见连女仆搅巧克力、洗杯子都不敢大声吗?……这可是比特鲁埃尔情人[1] 还热乎的一对!"

会馆里下午一点开饭。和平时一样,吃饭时一个人也不少。

---

① 十三世纪起在西班牙特鲁埃尔省流传的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后世文人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

唯一与往常不同的是餐桌、桌布和每个人的餐巾今天都格外白净，并且桌子中央有一大束鲜花——至少值一个杜罗，每个人看到它都会高兴的。一开始，加列戈斯就讲了几句淫秽的笑话。话一出口，尼卡西亚太太就瞪了他一眼，索尔多有意干咳了一声，而普拉克塞德斯神甫则严肃地皱了皱眉。结果加列戈斯的笑话也没引起什么反响，成了耳旁风。过了一会儿，“特鲁埃尔情人”还没到。这时，端上来一盆汤，敞着盖儿，香喷喷的。

“今天的菜是我烧的。”尼卡西亚太太宣布道。“这是蒜汤，一会儿还有鸡蛋西红柿，烧鳕鱼和大杂烩……”

“我来请大家喝酒！”哈拉马斗牛士牵着桑塔的手兴冲冲地走进了餐厅。桑塔的脸有些涨红，看上去带着几分羞赧。其实她心里是害怕：人们会不会从她脸上看出她从前是干什么的？……

幸好，一阵掌声像欢迎的礼炮给了她自信和勇气。其实，这掌声倒未必只为她一个人，多半还是对刚才老板娘宣布的几道菜和斗牛士答应请大家喝酒表示欢迎。说着，布鲁诺提着一个竹篮进来了。两个酒瓶子在里面磕磕碰碰，丁零当啷地直响。这可是西班牙红葡萄酒，正宗货，还是里奥哈[①] 产的呢！

这头一回跟大家见面，桑塔算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在她的妓女生涯里，她周围又多了这么一群冒险家，乡巴佬——里波利也算在内，尽管他的理论是那么瞧不起女人。伊西多罗也被她征服了，他盯着她仔细打量。对了，他极力想回忆起，“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姑娘……”

一晃过了一个礼拜，斗牛的日子又到了。会馆里气氛也变了。斗牛士手下的一帮人天天来看大师。他们对大师这么朝秦

---

① 西班牙齐格罗尼奥省盛产葡萄酒的小镇。

暮楚地跟女人混也早就看惯了。对桑塔呢，他们敬而远之，视之为他们班主的临时夫人。星期六晚上，桑塔就开始发觉这帮人的神情有些不对。往日那笑逐颜开、无拘无束、热热闹闹的场面一下子都不见了。大家凑在一起，好像没话说，心事重重地弹着烟灰，并且常常唉声叹气——那声音也很低。仿佛声音越低，可叹的事情也就越容易混过去似的。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师"，默默祝愿他明天在斗牛场上的胜利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是呀，这斗牛场既可以成为他们葬身的坟墓，也能成为他们获取荣誉威望的阶梯。

"今天晚上都好好歇着。明天一大早都起来，谁也不能出去，仔细想想牛的每一个动作，你们怎么个应付法。"哈拉马斗牛士让大家回去之前下了这么一道命令。

桑塔看得清清楚楚，大家走的时候都心神不定。斗牛士送走他们回来时也是心神不安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他仍然闷闷不乐，酒都不沾一口，对她也没有一点儿亲热劲儿。俩人躺在床上，桑塔实在受不了这紧张气氛，就对斗牛士娇嗔地问道：

"你讨厌我了？……"说着，桑塔一个劲儿地把自己光润温软的身子朝哈拉马斗牛士身边挤，挑逗着他。这下，他确实动起心来。然而，明天的决斗犹如大难临头，他不得不把这烈火般熊熊燃烧的欲望深深地压在心底，而且装出一副苦苦向她哀求的样子。斗牛士对桑塔说：

"对了，已经不是我喜欢还是讨厌你的问题了。我实在不能没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你不信？你的一根头发可以让我豁出命去。那么，为了你的全部，就是我所有的老乡都豁出命去也值得。只要你今后不变心，我可以把世上所有帝国、王国都献给你。真的。我现在没搂着你，没亲吻你，没有任着我的性子把你大口大口地都吃到我肚子里，是因为我现在比你还难过。

我向你发誓，在这十字架前发誓。”说着，他把手交叉在一起。“要是明天我能活着回来，我的宝贝！我非把你吞了不可！……倒不是我害怕，我绝不怕！你没看见过我握住剑向牛刺去的时候有多么凶猛！我才不怕呢！越是这时候我越安稳踏实，比我睡觉的时候还安稳。我会怕它？……我为难的是，根据吉卜赛人的规矩，斗牛的前一天晚上要是做了男女之事，嗨，我怎么跟你说呢？……第二天就要败下阵来，永远也别再想上场了。你看，如果我现在任着我的性子，像我早就想过的那样来爱你，那么，明天公牛就会要了我的命，就这么狂奔着扑向我……所以，你别理我，也别逗我。要不的话，为了这一时的欢快，你会一个人痛苦、后悔一辈子。你再怎么招我，逗我，我也不能理你。你知道，欲火就在我的血管里奔涌。我的心，我的一切早都跑到你那儿去了……现在我一搂起你，我自己就会燃烧起来。哪怕吻你一下，我也会神魂颠倒……我要是趴在你身上，抚摸着你的胸部，那我真会死过去，失去一切知觉，只想就这样跟你在一起，死了以后也这样，埋在你的怀里，直到世界末日，地球毁灭，直到我们的儿子死去之后，直到我们的儿子的儿子死去之后……我的桑塔……我的心肝……”

第二天，哈拉马斗牛士一反通常的习惯，没有在床上喝早咖啡。他从布鲁诺手里接过托盘，一转身亲手端给了桑塔。这使桑塔一下子感觉到气氛更紧张了。她心头一沉，侧起身来倚着枕头赶快把咖啡喝光。睡衣下，她的臀部像一座高耸的小山，在全身的轮廓中分外突出。全身最高的地方是头。满头的黑发从后背披下来摊在床单上，像是一道黑色的瀑布。接下来是浑圆的肩膀，也像一座小山，只是略微低一些，再往下就是臀部，圆圆的，高耸着，绒布被单盖着，拖下来几道小褶。再下来就是大腿，像一道由高变低的山梁，膝盖以下有一道很好看的弧线。这支

秀美的人体山脉在最低的脚部结束。双脚把柔软的床垫压出两个小坑，拖到脚下的长睡衣也被弄出几道皱褶，看去好似小丘上的一条小溪或一条石径，一直延伸到挂着针织床围的电镀床的床沿下，或者说，床垫在睡衣下面承受着这位美人儿那珠圆玉润、被一种欲望燃烧得滚烫的身体……

哈拉马斗牛士走向阳台，打开木门，阳光像猛然冲破闸门一下子涌向田野的洪水一样洒在屋里。阳光照在桑塔身上，她从头到脚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细小的尘埃也变成金黄色，在光束中飘动跳跃。阳光在旁边的墙上投下了桑塔侧卧的身影。无孔不人，无所不在的阳光从桑塔睡衣前襟那道窄得连一个手指也伸不进去的小缝里钻进去，安详自在地亲吻着她乳头上的乳晕。睡衣下那突起的乳房像只倒放着的酒杯——只有品尝美酒和甜香的蜂蜜时才可以使用的爱奥尼亚酒杯①。

“今天下午我们运气一定不错!”斗牛士转回身，望着满屋的阳光预言说。当他把目光停在沐浴着光与热的桑塔身上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你太漂亮了！……”

接着，他猛然转向等在那儿准备给他刮脸的布鲁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将被刚才那一瞥产生的冲动——充满柔情的冲动——所征服。布鲁诺的手艺简直和职业理发师一样，不一会儿就给斗牛士刮得干干净净，鬓腮下巴又青又亮。然后他又给大师穿上平时出门用的短外衣，刷了刷宽檐大绒帽，把镶着金饰、玳瑁的手杖递给他。桑塔一个劲地求斗牛士让她去看看斗牛。

---

① 爱奥尼亚为小亚细亚西岸中部的古称，今属土耳其，古代曾生产风格典雅的手工艺品。

"带我去嘛！你想想我一个人在家里呆一下午有多烦？我穿衣服了？……"

绝对没有可能！哈拉马斗牛士板着脸重复着以前对这个请求的否定回答，什么吉卜赛人的老规矩啦，什么他的预感啦，反正是他一直说的那一套：

"别去了，我的桑塔，看在你妈妈的份上，别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我心里一直觉得，你哪天去看我斗牛，我哪天非出大事不可……你就留在家里吧，你替我祈祷。让你的祝福，让你的爱陪伴着我。天黑以前，我就回来。"

斗牛士和桑塔说话的时候，布鲁诺在柜子上搭了个神龛，柜子面上放着两支大蜡烛，正面挂着彩印的药师圣母像。根据往常的规矩，只要哈拉马斗牛士还在斗牛场上，还没摆脱伤亡的危险，这两支蜡烛就一直点着。斗牛士临走时要亲自把蜡烛点燃，回来后亲手把它熄灭。这规矩从来没变过，不论是他平安无事地回来，还是像在毕尔巴鄂那次表演时腹股沟叫牛犄角顶了一下子之后回来的时候。那一次可让他的伙计们着了急，而且被牛顶过的地方直到现在还常疼。

吉普斯科纳会馆的房客们虽然都乱哄哄地忙着准备去看这场精彩表演，但碍于大师的面子，都不敢十分外露。所以这个星期天的午餐显得有些冷清，开饭的时间也比平时提前了些时候。大师刚一结束"禁闭"就把饭菜端上来了。根据斗牛士们的规矩，哈拉马斗牛士只吃了两个煮鸡蛋，喝了一杯赫雷斯① 葡萄酒。要想在场上灵巧轻快，必须把腰带系紧，这就不能吃得太饱。桑塔呢，不管老板娘——今天待她显得格外亲热——怎么劝她，也是吃不下去，只胡乱吃了两口。她觉得有些紧张，心跳

① 西班牙卡迪斯省一城镇，所产葡萄酒驰名世界。

得厉害，只想哭。其他人不耐烦地一个劲看表，还暗地里——其实她都看见了——使眼色，好像合计着什么背着她的事。这尤其使她气愤。里波利显得很无所谓，安然地吃自己的甜食。加列戈斯一直惦记着下午这场斗牛，此时兴奋得很。哈拉马斗牛士每星期都送给他一张头排对号座位的入场券，这使他觉得很荣耀。此时，他正凑在斗牛士身边跟他说着吉祥如意的话，什么今天观众会爆满呀，什么观众里有不少行家呀，还有什么好些个漂亮妞儿也会去呀。只听他对斗牛士说：

“她们可都是冲您去的，正是您露一手的机会，让她们瞧瞧！咱们艺术家的节目可得压轴儿，那还用说……”

哈拉马斗牛士被他唠叨烦了，生气地操起一块面包朝他扔去，那意思是让他住嘴。他加列戈斯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末流的丑角，外加十足的混混儿。他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丑角们表演单腿直立，把一只脚伸到额前，即便站不稳晃两下，不过是观众们吹吹口哨，叫个倒好，顶多不就是丢了饭碗，再找别的班子吗？但斗牛士们万一有点闪失，轻则终生残废，闹不好就把小命搭上……想到这里，他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丧命？这么容易就丧命？我就不相信今天下午有这个危险……幸好，这时布鲁诺告诉他该准备出发了，可怕的思绪才告一段落。斗牛士拉着桑塔的手离开了餐厅，布鲁诺走在前头。男女主人刚一走进卧室，布鲁诺连问也不问扭头就把门锁上了。

斗牛士的“行头”都摊在宽大的双人床上。两只袖子伸开的上衣，劈开两条裤管的短裤，其他衣服也都很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只等主人把它们穿戴到适当的部位上去。

斗牛士一直牵着桑塔的手。他走到临时的神龛前，点着大蜡烛，然后跪了下来，凝视着药师圣母的像。如果说他在祈祷的话，他一定是在默祷——桑塔看不出他的嘴巴有任何运动。他

的脸格外苍白。

"你坐下，我的宝贝儿，你也学学给我穿戴，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斗牛士站起来，一边脱着这身平常穿的衣服一边对桑塔说。布鲁诺在一旁把主人穿皱了的裤子抻平。

外面阳光灿烂，就连对面房屋、门窗上反射到卧室的光线也这么明亮、欢快、可爱。

哈拉马斗牛士脱得只剩内衣内裤时直起身来。桑塔在一旁看着，一声不响。她真被这男性健壮身躯的古典美迷住了。肱二头肌、胸大肌、三角肌、腓肠肌的肌肉筋腱坚硬而有力，加上宽大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一切都是那么富有阳刚之气而又协调匀称，看去就像古代角斗士或铁饼投手那样健美，仿佛他们就是为参加这种豪放、勇敢、有力的奥林匹克搏斗而生而长的。他们奋勇顽强，即便斗死也高昂着头，迎着阳光在威武雄壮的乐曲声中，在贵妇人们惊羡的目光下含笑而死。他们躺在角斗场的沙地上，殷红的血仍从伤口往外涌，那气魄不亚于一位东征西剿最后战死沙场的大将军，或一只拖着流出来的五脏六腑呼哧呼哧垂死挣扎的猛兽。场内各色观众——穿外衣戴礼帽和穿裙子披披肩的五光十色的先生女士们——为亲临这样一场令人发狂发痴的角斗，目睹这残酷的场面却不必担心累及自己而兴奋、而激动、而鼓掌、而叫喊、而坐立不安、而心神不定、而凝神屏息、而歇斯底里大发作。从场外吹来远处树林里清新的空气，勇士就这样渐渐闭上了眼睛……桑塔这才收住驰骋的思绪。总之，哈拉马斗牛士健美的身躯使桑塔倾倒。

是的，她必须承认，或者说，她早已预感到他健壮的体魄生来就是为了同牛搏斗的。但她又觉得，这时的斗牛士该是为她，为她的爱而显露出诱人的男性美的。为了这难以抵御的诱惑，为了要他像吉卜赛人那样海誓山盟一番，为了那一双抱得她快

要喘不过来气的臂膀，为了他那种带有野味的抚爱温存，她要以独特的方法爱他，报答他。她不甘心于刚刚开始和他一起生活就立即失去他，不甘心于在这个让他占有自己的欲望冲动如此强烈的下午就让公牛把他撞死……

“你看，我的宝贝儿！你看一个斗牛士是怎么穿戴的。”斗牛士一边对桑塔说，一边坐到椅子上任凭布鲁诺给他收拾。

先是穿短筒线袜，然后在脚踝部位上紧紧地缠绷带——为的是避免崴脚，接着穿棉线中筒袜，最外面一层是绷得很紧、表面很平滑的丝袜，最后是穿鞋带系在脚面上的漆皮皮鞋。往上，好，往上一点就是裤子。再往上就是领口镶花边、做工极细的棉布衬衣，领子浆得很硬，从上到下四对扣眼。

“拿过我的链扣儿来，布鲁诺。”斗牛士一边把绸领带系在衬衫领子下面，把吊带系紧，一边冲布鲁诺命令道。

斗牛士把衬衫下摆塞在裤腰里头，系好裤子前门儿的扣子，接着又让布鲁诺把绸腰带和棉布汗巾系牢。给大师打扮完毕，布鲁诺就去收拾假发。斗牛士走到脸盆跟前对着镜子系领扣时，从镜子里看见了挂在自己胸前的护符——那个被汗水弄得有些生锈，几乎埋在他浓密胸毛里的护符，他虔诚地把它拿到嘴边亲吻起来。

“过来给我戴假发吧，布鲁诺，快点！”斗牛士对布鲁诺命令道，然后又坐了下来，自己解开脑后的小辫子。

这时，只听一辆马车在楼下门口停了下来。尼卡西亚太太招呼等着去看斗牛的房客们——里波利除外。他们早在下面等得不耐烦了，一个个站在街上催斗牛士：

“车子已经到了，大师，都快两点半了，咱们该走了！”

“我这就来！”斗牛士答应着。“你们先走吧，到时别忘了多给我鼓几下掌！”

布鲁诺正给斗牛士戴假发。他先把假发和斗牛士头上的头发梳在一起编成小辫儿，然后戴上黑色椭圆形发结。好，挺不错……来，现在穿坎肩！当然了，外面要系上大宽皮带！啊，可以穿外衣了！

“看着点护肩甲，别这么毛手毛脚的！把夹在缝里的穗儿掏出来！……别，别这么使劲拽，慢点，对，轻轻地……”哈拉马斗牛士边向袖子里伸胳膊，边对布鲁诺说。然后他戴上卷边帽，帽檐儿向前耷拉着，几乎碰到了眉毛，后面正好扣在假发上。帽子带儿从两鬓垂下来，一直垂到下巴。远处看去就像一道疤痕——吃这碗饭的人们常有的一道疤痕。一切都穿戴好了，他用两肘和双手试了试外衣上的两块手绢是不是系得合适。最后他微微向前俯下身，让布鲁诺把斗篷给他端端正正平平整整地披上。好一副飒爽英姿！披肩碧绿碧绿的，像深深的海水的颜色，上面用金线绣着各种花饰，阳光一照，尤其耀眼夺目，仿佛整个加利福尼亚的金子都用到了上边。

“给我开门，亲爱的！再告诉车夫把马车的篷子落下来。”哈拉马斗牛士对桑塔说。他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的模样：他左手叉着腰，肘部把斗篷撑得鼓起一个包。恐怕所有直接接触观众的表演艺术家为了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征服观众都常常这样自我欣赏。

明媚的阳光和热带冬季略带凉意的微风从敞开的阳台一齐涌进斗牛士的卧房，扑在他身上。呢绒料子的橄榄绿色和上面凸绣的金黄色相衬相映，使得这位斗牛士更显得英武威严。桑塔看着他的样子，不知怎的，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丝妒意。她这才明白，为什么像斗牛士这样的男人能够让斗牛场上成百上千的人鼓掌欢呼，为什么连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要为他们动情。他们的缺陷，他们的坏毛病这时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发现

这些缺陷和毛病必须是很久以后的事。现在，或者在斗牛场上，只有绚丽的色彩，迷人的线条，高超的技巧和灵巧的动作，只有艺术与力量的展示……他们脸色铁青，双目炯炯，身上带着血痕，跟公牛较量、拚杀、叫喊、跌倒……或者永远不再爬起来！……所以他们有爱便爱，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

布鲁诺对斗牛士也十分崇敬，他悉心伺候着，像一只忠实的猎犬。他为给斗牛士做仆人，照顾他的起居，给他穿戴行头，看管用品而感到自豪。此时他正不声不响地收拾斗牛时必需的用品：三件带血污的斗篷——斗牛时披的，所以做工粗糙得多；三块挑逗公牛时用的红布；三根撑开红布的木棍；一把刀口很锋利的刀子；一个羚羊皮做的、烫有斗牛士名字的缩写字母、颜色发黄了的大口袋，里面装着三支在托莱多打制的沉甸甸却十分锋利的短剑。

“收拾好了吗？”斗牛士问道。

没等他的保镖回答，他就跑到桑塔跟前，搂住她的腰，把嘴凑到她的耳朵边轻声絮语起来，无非是他怎么爱她，要她永不变心。他又许了一些愿，又央求她在家里耐心等他回来。再后来俩人说的话听起来就好像今天下午的分离就是永恒的诀别，什么“千万别发生那样的不幸”啊，“相信一定能回来”呀，“心诚就能克住可以葬送性命毁灭今生幸福的灾星”呀，等等，等等。

“再见，我的桑塔！我们一定再见！……你现在就想着我，就替我祈祷吧！”

哈拉马斗牛士和布鲁诺一走，这位和戈雅作品中那幅少妇画像一样漂亮的桑塔马上心神不定起来。

她跑向阳台往下看，这时马车已经跑了起来。布鲁诺一脸严肃地坐在驭手座位上，身旁放着一大堆斗牛用品。斗牛士一个人坐在车厢里朝前的正座上，正转身向阳台上的桑塔毫无顾

忌地飞吻。过往的行人们都好奇地抬起头顺着斗牛士投去目光的方向在寻找这阵飞吻的对象。车子拐弯的时候，他停止了飞吻，便用手势告诉桑塔等着他，他很快就会回来。会回来的，他是会回来的！……

“可以进来吗，太太？”桑塔关上阳台门，听到门外有人这样问。

尼卡西亚太太和发明家都没去斗牛场，他们想留下来正好陪桑塔聊天。老板娘聊起来，除了发牢骚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简直没意思透了，而这位航海工程师呢，总是怒气冲冲，怨天尤人。

斗牛士一行没走出三条街的工夫，女佣人来到桑塔的房间，告诉有人找她。

“找我？”桑塔吃惊地问。“谁会来找我呢？我没跟谁说起过我在这儿呀？”

但她终于忍不住了——以往养成的有叫必到的习惯总是改不了，哪怕是当着专门爱打探她生活隐私的人。

“你们二位先坐……不，不，尼卡西亚太太您坐着，我自己去看看到底是谁。”

原来是赫纳罗，伊波利托的领路童。他还穿着那身破衣裳，光着脚，两腿夹着顶破草帽，正站在下面楼梯口儿朝桑塔笑呢！

“赫纳罗，是你找我吗？你这个小机灵鬼，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得了吧，桑蒂塔，你跟斗牛士一起走了，除了这儿，你还能上哪儿？……”

“你干什么来了？谁让你来的？”桑塔亲热地向他走去。她明知孩子会怎样回答，却故意这样问。

“还能有谁呀，小姐！您别装傻了，我们伊波利托先生自打您一离开迪沃利就整天失魂落魄的……他难过极了，真的……

今天上午他跟我说，赫纳里略[1]，你到那个吉普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个会馆去一趟，等带走桑塔的那个人出去的时候，最好能碰上这样的机会，要是他让牛撞死才好呢！噢，对了，这可不是我说的呀，是我们先生说的……等那人出去的时候，你就进去找到桑蒂塔，看看她。可是你别提到我，就好像是你自己要去的……去吧，赫纳里略，去替我看看桑蒂塔……我就这么来了。好了，我已经看见您了，我走了……对了，我下星期天还来。今天我是一点钟来的，我在对面龙舌兰酒店等啊等，才把哈拉马斗牛士等出去……刚才您在阳台上我就看见您了，我敢说您准没看见我，对不对？桑蒂塔小姐？"赫纳罗走之前胆怯地问道："您能送给我一张露天散座的斗牛票吗？"

桑塔告诉他，她手里没有票，票都在经纪人和票房那里。

"我要是给你弄到一张座位更好的票呢？"

"好座儿的票！"赫纳罗兴奋地叫道。这时桑塔递给他一张两比索的票。他把票拿在手里，放到鼻子下闻了又闻，然后像叠卷烟纸一样把它折起来，一边往衬衫前襟的一个破口袋里塞，一边对桑塔说：

"有了这张票，别说看门的，就是警察都得对我客气点儿……"

说着他转个一百八十度，正准备跑下楼梯，桑塔拦住了他说：

"等一会儿，赫纳罗，你回去以后怎么对伊波说呢？"

"什么怎么说？……他就是喜欢您，现在更是想得要命。别看他是个瞎子，他跟我们这些看得见的人一样喜欢您。"

说完，他顺着楼梯飞快地跑了下去，两只赤脚在石头上踏得

① 赫纳罗的爱称。

啪啪响，好像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疼。跑到下面，他还故意踢翻一只用肥皂水泡着袜子的木盆，那是索尔多和普拉克塞德斯神甫泡在那儿的。

桑塔和哈拉马斗牛士同居后，日子过得倒也平静，在百无聊赖的吉普斯科纳会馆里，时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流逝。随遇而安的普拉克塞德斯神甫依旧喋喋不休地宣讲耶稣的教诲，怀才不遇的里波利依然牢骚满腹；乐天知命的加列戈斯还是整天乐呵呵的；鬼头鬼脑的索尔多仍然那么躲躲闪闪。桑塔觉得只有和加列戈斯在一起才有点意思。他刚一张嘴就能把桑塔逗乐。于是，她让他表演一段萨苏埃拉[①]，听他真真假假地神吹，一晃就是几个小时。对普拉克塞德斯神甫她仍像农村的姑娘一样，每晚道“晚安”时要吻一下神甫的手。和尼卡西亚太太呢，就是聊聊她在奇马里斯塔克的老家。她觉得老家离她既近又远。村民们是那么淳朴厚道，村里的花坛，村外的果树，墙壁涂成白色的精巧的小教堂。她弄不懂为什么有的教堂用男圣徒的名字，有的用圣女的名字。什么圣安赫尔，圣卡塔琳娜。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里波利倒蛮有意思。当铺老板伊斯基耶多总给她一种必须敬而远之的感觉。吃饭的时候，这位老板总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身上的首饰，仿佛早晚有那么一天她要把所有这些首饰都送进当铺里。阿瓦斯卡尔呢，尽管背着斗牛士对她表示过好感，但大面上对她却是不冷不热的。

有几个傍晚，她和斗牛士一起坐马车兜过风，有几个晚上去看过戏，并且到饭馆吃过晚饭。他们也逛过几回商店，买了些根本没用的不值几个钱的零碎儿。几个月以来，他们的关系就一

---

① 西班牙一种以民间音乐为主的喜歌剧。

直是这样，没有什么爱的高潮，但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更不曾吵闹过。毫无疑问，斗牛士是爱她的，而且爱得极深。你瞧他抚爱她的那股疯狂劲，就明白了。虽然一提到过去，他总是不那么自在，目光闪电般地闪过她的脸，但当他们谈到不久的未来，等他这次合同期满带着她回安达卢西亚农庄去的时候，他那渴望甜蜜生活、憧憬光明幸福的兴奋劲儿真像一个天真而又充满活力的小伙子。可是，桑塔觉得自己对斗牛士的爱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那么炽热。要不是每个星期天她都为他平安归来惦念操心，要不是他每次回来时都醉醺醺地像老色鬼一样扑倒在她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占有她，甚至让她咬他，求她杀死他，提出她从来没听说过的"把你全身的血都给我"这样荒唐而可怕的要求，要不是有这些原因，桑塔早就会觉得更加寂寞无聊，早就跟他好离好散了。当初桑塔想象的可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斗牛士到埃尔维拉妓院里对她们说的，现在该是过着另一种生活：平常，三天两头的纵酒狂欢、弹吉他、吃烤牛排、喝白葡萄酒；在斗牛场里，桑塔坐在最显眼的位置；斗牛士把刺伤的牛献给她，所有观众都好奇地打探并且最后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于是掌声雷动。桑塔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掌声与其是为埃斯卡米利奥[1]欢呼，不如说是冲着卡门欢呼……现实的生活跟她当初的想象完全不同：不论是对过去的事情还是对现在的生活，斗牛士都那么多猜多疑，并且渐渐地远离了他的朋友、伙伴和着迷的观众。吃饭和散步的时候，他不喜欢和任何别的人在一起，跟所有正在热恋中的男人一样，极度自私，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满足女人强烈的好奇心和各种捉摸不定的要求。光知道一个劲地说"我爱你"怎么行？至少桑塔已经不满足于这

① 歌剧《卡门》中与卡门相爱的斗牛士。

一点。这样的甜言蜜语她以前从好多人嘴里听说过多少遍了！有一个星期天，她甚至对赫纳罗——只要斗牛士一出去，他就来看望桑塔，从未间断过——说，她怀念以前那一段生活。

她说的是实话，现在这种规规矩矩的生活使她厌烦。这可能是因为她早就从骨子里变坏了，早已堕落得不可救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两个月这种规规矩矩的生活本来足以使人适应过来了。此外，斗牛士越来越让她害怕，她总觉得他真会干出他平日威胁她时说的那些事。每个恋人都会向对方施以这样的威胁，却很少有人真地这么干，即以死来威胁。这是在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心里又觉得难以忍耐的时候发出的威胁。这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预感。它告诉人们，如果人们不精心爱护，他们的爱情就可能毁灭。爱人的躯体和心灵，尽管自己渴望，并且已经据为己有，但有时会背叛自己，任何人都毫无办法。这时，你所渴望的躯体会去寻找另一具躯体，你以为已经据为己有的心灵会去寻找另外一个心灵。于是，便有死的威胁，所有恋人都会这样威胁对方，尽管只有很少的人付诸行动。

“你要什么时候不爱我了，我就杀死你……我发誓，那时候我一定杀死你……”

桑塔对于这种威胁是惧怕的。但一种淫荡的强烈诱惑——女人是经不住这种诱惑的——攫住了桑塔的心，导致了她对斗牛士的不忠。即使死亡是如此可怕，一想到死桑塔就要发抖，倒吸一口凉气，但是好奇心却又使她蔑视死亡，想去亲身体验一下人之将死的滋味。

一个星期天，谁也没想到斗牛表演中途停止。几位业余斗牛士被牛撞伤，警察上场救助，观众席上乱作一团。这是个倒霉的背信弃义的星期天。桑塔背叛了斗牛士，毫无羞色地委身于里波利。开始的时候，里波利是反对这件事的，但后来竟应允

了。他知道这不只是不光彩，他是欠了斗牛士情的。在他困窘的时候，斗牛士够朋友，帮助过他……可是，桑塔一再坚持，“他不知道，斗牛场离这儿远着呢!”桑塔还对里波利说：

“我喜欢你，傻瓜！你太倒霉了，什么都不顺心……来嘛……”

里波利被她勾引得动了心，终于答应了她。他信奉的社会主义原则就这样应用于去摧毁——犹如在社会财富方面一样——别人的所有权，而这项所有权恰恰关系着曾对他有过恩惠的人的幸福。

突然，哈拉马斗牛士闪电般地出现在房间里。面对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发明家拔腿就往外跑，当然来不及穿戴，只听他沿楼梯飞快地跑到了天井……房间里的气氛刹那间紧张起来，犹如火山突然爆发。斗牛士怒不可遏，恨不得把周围的一切，包括桑塔都砸个粉碎。斗牛士颤抖着双手关上房门，并且反上了锁，把碍手碍脚的斗篷往旁边一扔，扑到衣柜上想抓什么东西。显然没有找到。他又到衣架上的衣服口袋里去翻……终于找到了。只听他瘆人地叫了一声，这是绝望的叫喊，一个在沙漠中陷入绝境的人发自心底的凄厉的叫喊……

半开着的阳台门外是落日后银白色的余晖。星期日的街上行人车辆格外多，街上的喧闹声一阵阵传进屋来。

桑塔知道她的末日到了——这一切来得太快，太严峻，太令人痛心了。她趴倒在地板上，望着圣母像。蜡烛光闪烁跳跃着，好像病榻的主人刚刚死去时床头的蜡烛一样。……斗牛士像饿虎扑食一样，先蜷起身子，用牙把那把阿尔瓦塞特制的弯刀打开。连接刀刃和刀架的铁簧吱吱作响，听起来像嗜血的猛兽在磨牙……弯弯的刀背发出一道寒光。为了扎过去更有力，能够捅到这个骗子女人的心窝，捣烂她这身贱骨头，最好能亲手掏出

这淫妇的心，斗牛士先把胳膊肘略略抬高，往后一缩，然后猛地向前扎去。真不巧，没有扎准，他用力太猛，刀子插到了摆着圣母像和蜡烛的小衣柜上。

斗牛士使劲往外拔刀子，发疯似的往外拔，半天也拔不出来……他拔了一分钟？……他拔了一个世纪？……蜡烛和圣像打翻在地，圣像的玻璃框摔得稀里哗啦……这可吓坏了斗牛士，他拾起圣母像，一边擦着上面的玻璃碴儿，一边看也不看桑塔，声音嘶哑地喊道：

"算是圣母救了你！……也就是圣母饶你一条命……滚！滚你的吧！滚得远远的！滚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滚！你这个灾星，留下你，我早晚要倒霉！"

第　二　章

像燕子历尽了风霜雨雪后飞回它离别多日的旧巢一样，桑塔毫不犹豫地径直向埃尔维拉妓院跑去。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完全可以更体面、更诚实、更有保障地生活下去。几个月前母亲的去世使她情绪上受到的震动，当时逃离罪恶的火坑重新做人的决心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而今她都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此时，她一想起哈拉马斗牛士那充满杀机的目光还怕得要命。一想起这目光，她就觉得自己的末日仿佛就在眼前。想起她从吉普斯科纳会馆逃出来的样子，真够狼狈的。当时她吓得浑身发抖，心怦怦地直跳。她低着头，两眼除了盯着脚下，哪儿也不敢看。忽儿像越狱的逃犯一样飞跑，忽儿像被追捕的人东张西望寻找着安全的藏身之所……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时她发觉老板娘和房客们正在走廊里，个个都是一副清高傲慢的神情，仿佛已经知道了她干的丑事，故意摆出这副样子做给她看的。她怕慌忙中绊倒，于是撩起裙子顺着楼梯跑下来。刚到门厅她就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街上。她没戴头巾，没穿大衣，一身内室里的打扮，真怕惹起熙熙攘攘的人们的注意。幸好，天色已晚，又赶上星期天，街道两旁商店橱窗都黑着灯，街上大段大段的马路上都是一片昏暗。不只路面上，而且有些商店的门廊、高大楼房前面的空地、楼房阳台上都是黢黑黢黑的。商店门口挂的幌子日晒雨淋都已经破旧不堪，有的碎片被风吹得散落下来。桑塔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落躲了起来，直到她叫了一

辆空马车回到她再熟悉不过的那家妓院。

"上来吧，我说。"桑塔比比划划告诉车夫妓院的地址，车夫一边点灯一边对她说，"我知道在哪儿，不就是埃尔维拉那家吗?"

现在，她坐在了马车里。车子正跑在普拉特罗和圣佛朗西斯科大街上。路旁的理发店、咖啡店都已灯火通明，门庭若市。街上跑的都是崭新的马车。相比之下，她坐的西蒙马车就像一条鲜活的鱼身上一片又脏又臭的鱼鳞。它随着车水马龙向前移动。真是怪透了……此时，她虽在人流当中，反倒觉得更加孤单。现在，她后悔自己欺骗了哈拉马斗牛士。斗牛士这么爱她，她干什么要骗他呢？为什么要让去欧洲旅行——新婚夫妇的蜜月之行——的计划落空呢？还有，她是跟谁一起骗了他呢？干嘛是那个发明家呢？这家伙对自己可从来都没有任何追求的表示呀！干什么不是那个成天围在她身边转的阿瓦斯卡尔？……突然，桑塔感到一阵悲凉，她给自己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我会不会染上不治之症？会不会被疾病夺去生命？我为什么会无端地想到这个别人根本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而过，但她心里却受到极大的震动。她不得不承认她的躯体里面已经生满脓疮，散发着恶臭，就像那些从里面烂掉、生了虫子的水果。人们看不见里面已经腐烂、生虫，照例当好的买了回去，吃得津津有味，而且连声夸好。可是，一旦咬到坏的地方，就会立即把剩在手里面的都扔到垃圾桶里去……怎么一夜之间她就变得这么坏了？昨天，是的，就是昨天，她不还是一个好人吗？……她没有再细想。她没办法，也不愿意细想这些，随它怎么样好了。面对冥冥之中神秘的主宰，面对这不可捉摸的变化，不分贵贱，无论智愚，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听天由命的想法，都会像枯叶被秋风吹落打碎一样，逃脱不了命运的摆

布。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但她无力摆脱，她只有顺从、屈服。但是，一想到她毕竟躲过了哈拉马斗牛士的狂怒，她又感到得意，觉得幸运。于是，她又不由自主地回味起那种感官的欢愉，情不自禁地抚摸起自己的身体来。当然，她把自己逢凶化吉也都归于神明的恩赐。假如哈拉马斗牛士的刀子不是剁在了橱柜的木板上，那就一定会落到她身上，捅到她那圆润白嫩的乳房上——这对乳房曾经被那么多男人发疯似的吸吮过，仿佛那红润的乳晕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愉悦和快感。即使不是捅到这里，反正也会捅到她身体的别的部位上——不管是哪儿，都是那么温软光洁，并且都被男人们如痴如狂地亲吻过，抚爱过。男人们的嘴仿佛生来就是要亲女人的身体似的，尤其是多情的女人，不把她的身体亲遍绝不罢休。虽然有时会暂时停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上，但一喘过气来，还是要照样亲下去。现在，她总算死里逃生了……可是，万一哈拉马斗牛士再看见她的时候还要杀死她呢？……不会！不会再杀她了！这都是命里注定，命里不该杀死她，三番两次地干也白搭……她和斗牛士算是分手了，什么干系都完结了，除非哈拉马斗牛士豁出命去冒险……

她心不在焉地胡思乱想着，目光突然又停在一家理发店橱窗前，打量起里面陈列着的面罩、发套、假发、假面具、假胡须等等。她想起来了，今天是狂欢节里的第一个星期天。

欧弗拉西娅一开门，正好碰上桑塔。女仆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她一下子把桑塔举起来，然后使劲地拥抱她，抚摸她的面颊、腰身和衣服。妓院的骄傲回来了，这里又会一片欢笑了，这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呢！佩芭太太、埃尔维拉太太和所有姑娘们准会为桑塔出人意料地回到她们身边而高兴得不得了！

"还有伊波利托先生，那位琴师，他要知道你回来了，一高兴说不定会恢复视力……快来呀，快！……佩芭太太！佩芭太

太!"欧弗拉西娅想让人们快点知道这新闻,在楼下就喊开了。"这可好了,佩芭太太,咱们又要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桑塔姑娘又回来了。她们准是在吃饭呢!"不见里面有动静,欧弗拉西娅对桑塔解释道。

饭厅里真地一下子热闹起来。椅子被撞倒了,桌子上的调料瓶倒了,调料洒在台布上。姑娘们跟刚回来的桑塔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然而她们的问候里、目光中不无惊奇,新的嫉妒又开始萌动。尽管如此,大家的欢乐之情还是很使桑塔感动。

"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喧闹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佩芭问桑塔,"你吃过晚饭了吗?"

佩芭坐在饭桌的上首,桑塔坐在她身旁。佩芭一边这样问道,一边摆弄着桑塔颈后的鬈发。桑塔听到佩芭如此亲热的询问,什么话还没有说,先自己哭了起来。刚才的紧张情绪仿佛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整整一个下午惊心动魄的经历总算结束了。现在好了,还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然而,一想到回到了这个肮脏的地方,一股畏惧厌恶之情更是让她觉得比断绝了开始新生的希望还痛苦。思前想后,她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只觉得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怎么了?"佩芭追问道,手里还不停地拨弄着桑塔的头发。"傻瓜!快别哭了!他会来找你的!他要是不来,咱们也不稀罕他!天下有的是男人,倒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多。傻孩子,快告诉我,你们到底为什么闹别扭呀?"

"你说闹别扭,佩芭?谢天谢地,他今天差点要了我的命!"桑塔总算开口讲话了。她挪到自己座位上坐好,接着说:"这会儿我还怕他跑来杀我呢!"

"你怎么惹他了?"佩芭用牙把雪茄嘴儿咬下来往地上一吐,然后冷冷地询问道。

即使在这样的地方，桑塔也不敢说实话。她知道，她若对大家说了实话，或许会得到谅解和宽恕，但她没有勇气说出口，她觉得确实是自己不好。可是她故意低头盯着桌布，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道：

"我惹他？……我能怎么惹他？……还不是他吃醋！上咱们这儿来的男人哪个不像醋坛子似的？"

老于男女风流韵事的佩芭当然不信桑塔的话，但也不再细问。她划了一根火柴，然后举着点燃的火柴在眼前来回晃了几下，仿佛要把葬送人们纯真爱情的尔虞我诈、忘恩负义照得原形毕露。桑塔的事准是这么一回事，一听就明白。佩芭把雪茄点着，慢慢地吸着，那样子像一位经验丰富的鉴赏家在品尝这烟草的滋味，又像一位深深鄙视人类本身那些不可救药的弱点的哲学家一样在沉思……

别的姑娘们同样不相信桑塔编的瞎话。吃醋？……有时候吃醋完全没什么根据，这倒是真的；可有时候，特别是对她们来讲，对这些撒谎成性、玩世不恭、朝三暮四、得过且过的女人来讲，人家吃醋几乎总是必有原因。这样看来，如果说斗牛士想杀死桑塔，那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话虽这样说，但还是有好几个人并不计较桑塔忠实不忠实。另外几个人，对桑塔不那么客气，其实那是出于对她的羡慕和嫉妒："能跟这么一位又知道疼人又有钱的男人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是挺好吗？你桑塔还想怎么样？真是吃饱了撑的！……"

桑塔很想念加迪塔娜，她到底怎么样了？桑塔听人们说，加迪塔娜嫁了一个在海关工作的职员，这男人把她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记不得是诺加莱斯还是塔帕丘拉，反正是离这儿很远的一个边境小镇，光在路上就得走好几天……

"你呀，"有几个姑娘对桑塔说，"你的房间已经没有了，对

吧,佩芭?……你得到楼下去委屈委屈了,就住在小客厅后面,好不好?"

佩芭表示同意,什么也没说。她倒不关心桑塔住在哪儿,她只是催桑塔快吃饭:

"你随便吃点什么吧,喝几口汤,先垫补垫补……看你的模样,准是又累又饿,眼圈都黑了……你想去跳舞吗?"

这时候,姑娘们可来了劲头儿,都喊着叫着要带桑塔一起去跳舞。这个拉着弗拉娜,那个挎着孟加娜,有人一点也不打扮,有人带着假面具。"什么?你没衣服?……太好了,有这件带帽子的长大衣不就行了吗?……哈拉马斗牛士?他有什么可怕的?就算他也去舞会,而且专门去找你的,你只要别摘下面具,逮着合适的机会往外一溜,你瞧不把他涮得一愣一愣的……"

"你要是不高兴,今天晚上就别陪客了。"佩芭插嘴说。"免了,我也不跟你收钱。你就先躺一会儿,不用点灯。要是能睡着你就睡,你也太累了。等这群疯丫头们走的时候,我叫你,你再决定跟不跟她们去……噢,对了!你想让那可怜的伊波利托来看你,是吧?……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了,非得疯了不可!"

不管大家说什么,桑塔总是点头。她答应跟其他姑娘们一起去跳舞,她接受佩芭的安排。对,她要先喝一碗汤,她要找带帽子的长外衣,再戴一件假面具,她也要去看伊波利托,一定要去,可怜的伊波利托!

桑塔回到自己的新房间。外面客厅里人声嘈杂。这环境对她来讲曾经是那么熟悉。此时,一人关在屋里,她仍能听得出外面都是些什么声音,甚至听得出客人中有几位是这里的常客。当初,这些人到这里不过是玩玩,付了钱扭头就走。后来,他们跟这儿的姑娘们越混越熟,连这几天谁身体怎么样都了如指掌。他们不再叫姑娘们的教名,而是改称乳名。他们对这里人们之

间复杂的关系和一切传闻都一清二楚。其中有几位已经是埃尔维拉房中的常客。这几位经常和老板娘凑在一起打牌，谁输了谁出钱买茴香甜酒请客……房间里毕竟比外面清静许多。桑塔有一种浑身轻松闲散的感觉，对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一切也觉得算不上什么。这里没有谁跟她过不去，她自己干什么跟自己过不去？说真的，她并不爱斗牛士，但也说不上恨。她宁愿对他保持着那种纯真的好感。她希望，她如果有机会亲口把这种想法告诉他，表示他们不妨仍然以朋友相待，他也会高兴地答应她。本来，既是朋友就不应该粗暴地干涉对方的事情，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高兴嘛，就在一起，要不就各干各的。桑塔已经不再为欺骗了他而过分自疚自责。她对待感情纠葛中是与非的态度已经很超然。“阴柔之功，其大无比。摧枯拉朽，所向无敌。等身造化，无可代替。生之本源，死之动力。死而后生，生而后死。周而复始，永无尽期。”正是这种力量以及由于相信这种力量而产生的一些观念不仅使她对刚刚做过的丑事心安理得，面且使她后来更肆无忌惮地凭藉淫荡的躯体和病态的心理去危害别人……以往她唯一追求的东西——纯真、赤诚、处女般圣洁坦荡的良心——早已渺然不见踪影，不可追寻……而今，这追求在哪里？远在天边吗？不，说不上远与近，其实，就在那里，在那个说不出、看不见的地方。比如说，就在死神那儿。她刚刚从那儿逃出来，不过一箭之遥。死神随时和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随时都在它的伴随之下，只是我们并不察觉而已。它离我们不远不近，或者说又远又近。桑塔昔日追求的那个地方，正是死神时时窥视着我们的地方，那个凡人看不见的神秘之所……

不管是在行动上，还是在心理上，桑塔都完全听命于她所谓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力量。一旦回到自己的老窝，她便又纵情放荡起来，视这里的一切如家常便饭，根本不管身体是否吃得消。

她既沉湎于淫荡、邪恶的生活而不能自拔，自然也就以淫荡、邪恶为武器保护自己以至进犯周围的人。这种状况不免使人想起她家乡那条河流泛滥时那种难以驯服的疯狂劲儿！那是一条平日十分温顺的河流，它曾为世代村民们造福。可是，当它咆哮起来时，它会把岸边的大树连根拔掉，把附近的良田、牧场、牲畜吞没得一干二净。再勇敢聪明的人对它也一筹莫展。愤怒、诅咒、威胁无济于事，悲伤、哭泣、哀求也不会使它动情……它只是我行我素，造福与贻害全不由人。此时的她，桑塔，就像这条河流。不是男人们都对她的肉体垂涎欲滴吗？她就尽态极妍地让人们玩个够。如果人们发现她有什么不乖巧或不老实的地方，人们就像在那条河流变得不驯服的时候一样，要么以杀死她相威胁，要么把她一甩了之。她自己对自己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房间里黑黢黢的。桑塔独自躺在床上，想到自己面前就是无底的火坑，她不由得浑身打颤。她忙坐起身来，两肘支撑着枕头。"不是我的过错！我决不会认这个错！不信，你们打听打听，我做小姑娘和少女时的事！你们把我的心掏出来看看，我的心没变黑！你们准会大吃一惊！在我的童年、少女时代，我曾拥有过一座高大、巍峨、充满着我的纯朴、天真、憧憬和希望的城堡与殿堂。如今，这些建筑早已被难以言状的巨大痛苦冲垮，变成了一片瓦砾。可你们偏偏不敢看一眼这堆瓦砾，不敢看一眼我的这颗心！你们就知道亲吻、揉搓这两个坚挺而温软的乳房！你们可曾理会乳房下面跳动着的这颗心在淌血?！既然你们只知道要我的肉体，我就只给你们这一身肉，直到你们心满意足，直到你们把我的肉体糟踏出一身病，病得像那些老妓女一样。对了，还有将来要掉进这火坑里的姑娘们，只要干这皮肉生涯，谁也逃脱不了这下场……心？……别再天真了！我自己还不知道这颗心哪儿去了呢！我还想把它找回

来，重新把它奉献给哈拉马斗牛士呢！……

“可我也算对得起他。我跟他同居的时候——我确实是喜欢他，这用不着怀疑——我对他是忠诚的。谁知道那天下午怎么心血来潮把自己又给了那位发明家？可那又怎么样？凭这点事就要杀死我？……”当桑塔确信自己真地死里逃生的时候，她由衷地感到欢欣、轻松。她又情不自禁地抚摸起自己的身体。她的两手在自己身上机械地上下移动着，像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仍然那样完美、动人，又像是一头刚刚经历了一场厮杀的野兽用爪子探察自己身上是不是留下了创伤……

突然，舞厅里的琴声中断了，接着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拐杖磕碰墙壁和地板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桑塔马上想到，准是人们把她回来的消息告诉了伊波利托。只听得盲琴师低声催促着在门厅角落里打瞌睡的领路童：

“赫纳罗，赫纳罗，快醒醒，桑蒂塔回来了！这回是真的，佩芭太太告诉我的！”

“请进，伊波！”盲琴师还没敲门，坐在床上的桑塔就喊开了。

屋里一片昏暗——当然比他那一双像青铜雕像上没有瞳孔的眼窝儿一样的眼睛要明亮得多。盲琴师用拐棍一步一探地往里走。当他意识到已经走到了床边并且碰到了桑塔的时候，他一下子把拐杖扔到一边，像神甫一样站在桑塔面前，把双手缓缓地垂落在她的肩膀上。他并不用力拥抱她，而是轻轻抚摸着，像是抚摸自己崇敬的偶像那么虔诚、入神。然后，他浑身颤抖起来，同时听他喊道：

“桑蒂塔！……桑蒂塔！……你真地这么快就后悔了？……”

这就是瞎子伊波利托对桑塔的欢迎辞。可是，桑塔不高兴了：“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还在爱着斗牛士，是他抛弃了我。”桑

塔心里这么想着，开口对伊波利托说：

“他把我赶出来了。伊波，把我赶出来了！他还差点把我砍死……他操起弯刀来就要杀我……”

伊波利托双膝打战的时候把床帮磕得直响，双手仍在桑塔丰满的肩头上颤抖着。他一言不发地听着。桑塔猛然想起了盲琴师对她的抚爱，想起了当初她自己把“从良”的决定告诉他的时候他痛苦的反应。但当她看到就是这个倾心于自己的人对她刚才说的话也露出一副将信将疑的态度时，她立即转换口气，装出一副被欺侮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地——当然伊波利托一听就明白了——把伊波利托数落了一顿：

“我们爱上你们其中一个人之后，跟他过日子，可下场怎么样？你这回可看见了吧？……叫我怎么能够相信你们这些男人？你说我的话有没有道理？”她这样说着，不经意地——也许是故意地——握住了伊波利托的手，然后又加重语气说下去。伊波利托完全被一种幸福感征服了，心中充满了幻想。他急忙对桑塔说——其中的含义当然也只有桑塔才明白：

“不能一概而论！我不同意你说的！怎么能一概而论！……”

这几句话孤零零地听起来谁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它是盲琴师用无限的温情写成的一首情诗，尽管这温情，这爱情根本就不会开花结果。

“伊波，看在你妈妈的份上，你快回去弹琴吧！舞厅里的人们都等急了！”佩芭突然闯进屋里，对伊波利托说。

“好，您放心吧，这回我非把他们哄高兴了不可，让他们跳到不想跳了为止！”

止住了谈话的是伊波利托。他先弯腰在地毯上找刚才扔开的拐杖，摸到之后站起身来就朝门口走去，样子很是轻快。走到

门口，他回头说：

"今天呀，佩芭，我就给您弹《欧那尼》[1] 里的塞尔蒂米诺咏叹调，我说话准算数！"

这天晚上，妓院里的房间都被嫖客们占满了。姑娘们明知今天晚上早散不了，但还是心急火燎地盼着嫖客们早点离开。要不的话，就赶不上那场化妆舞会了。别看她们以卖身为业，除了强颜欢笑什么都不会，但这样的舞会对她们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这种舞会就是他们的乐园，尽管一年里只有几次，每次也只是几个小时。她们——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不曾间断过的职业的从业者，永恒的诱惑和社会绝症的象征，既因为痛苦也因为愉悦而张开血盆大口嗥叫着去进犯、去复仇的母狼——真地像过节一样来迎接它。是的，这就是她们的牧神节[2]。她们最喜欢那个长着羊角和羊蹄、会吹牧笛、会指挥仙女们跳舞、走到哪里让哪里的人们害怕的神。在这种舞会上，一切都得听她们的，只有她们说了算。警察也不能把她们怎么样，男人们更不敢欺侮她们。参加舞会的人们都知道，她们是舞会的女王，虽然仅仅几个小时，可也够风光的了。但是，她们握在手里做权杖的不过是该死的酒杯。她们当王袍穿在身上的不过是惹得人人都要贪婪地看上一阵子的半裸的衣裙，像王冠一样戴在她们头上的不过是只存在于她们幻觉之中那围绕在长发四周的光环。她们以为，她们这些寡廉鲜耻、沉沦堕落的风尘女子也和立言立德的圣人一样，头上也会有一道光环。是的，在修道院的剃度式上，明晃

---

① 维克多·雨果所作以反对封建暴君为主题的戏剧。一八三〇年二月首演时引起新古典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激烈争论，但也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的胜利。

② 古罗马时代一月份的一个节日。

晃的银剪刀一剪子下去就可以把那样的长发剪掉使一些姑娘变成修女。虔诚的修女整日读经祈祷,殚精竭虑地求入天堂,她们的头上自然会有圣洁的光环。而这些妓女在酒吧、舞会上酗酒纵欲,当然也会使头发渐渐脱落,但结果却把自己变成了放荡的淫妇。荡妇淫女终日寻欢作乐,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她们为之自鸣得意的光环始终不过是镜花水月一样的虚幻。像皇室的公子王孙、文臣武将一样簇拥在她们身前背后的则是那群廉价情人——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子或寡廉鲜耻的成年人。其中不乏为人父者,他们的女儿正在庄重而体面的卧室里做着圣洁美好的梦;当然也不乏为人夫者,他们的妻子正焦虑不安地等着他们回去,而一旦知道他们在外面鬼混,便又找来她们的情夫在空荡的床上恣意通奸。

桑塔随便穿上一件深色带帽子的长外衣,戴上一个天鹅绒做的带缘子边的面具就跟大家一起出去了。凌晨两点多的样子,埃尔维拉妓院的人们忽啦啦地涌进了阿尔贝剧院。这儿原来就不整齐,变成舞厅后就更凌乱了。埃尔维拉妓院的这伙人一共有八位。其中四位姑娘有男士们陪伴。桑塔是和那个像是有痨病的姑娘独自来的。这姑娘为了遮掩瘦弱的身体,故意打扮成魔术师的样子。最后是赫纳罗和伊波利托。盲乐师非要陪着姑娘们来不可,那原因据他自己说是阿尔贝剧院的对面就是他的家。完全是借口,小孩子才信呢! 他也跑到舞会来不过是想和桑塔多呆一会儿,哪怕是瞎着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也希望能够对她有个照应。他告诉领路童要特别看护好桑塔:

"你要是发现那个留辫子的坏东西,你就把我领到他旁边。你得盯住他,记住! 万一他要对桑塔有什么表示,你就伸手把我往他身上一推,然后你就去喊警察。你瞧着吧,赫纳罗,我非得把他治得连动都不能动弹一下! ……"

一对一对的人们都买了门票，就是说，姑娘们不光给自己买了票，还给陪她们的男人们买了票。桑塔呢，也给自己和那位打扮成魔术师的痨病姑娘买了票。伊波利托装傻，想不给自己的领路童买票就混进去。可售票的非要赫纳罗也买票不可。伊波利托忙说孩子连半票的半票都不够。

“小孩子家懂个屁！”伊波利托开玩笑地对卖票人说。

其实，卖票人哪认得伊波利托。他探出身来察看了赫纳罗一阵，然后接着说：

“就是小天使也不能进！让孩子观看淫荡的场面是犯法的……你自己进去吧，老色鬼！你可得请我喝一杯啊！……我可不跟你开玩笑，你得把这孩子藏起来，让他呆在酒吧或者走廊里，千万别让他进去，你看他鼻涕邋遢的脏样儿……让这位没票的瞎子过去！”票房那人冲站在铁栅栏后面的看门人喊道。

伊波利托把赫纳罗挡在自己和墙壁中间，从一个侧门走进了现在当做舞厅用的剧场里。

“你看见什么了？”琴师问。“你看见桑塔了吗？”

“我在这儿……谁也看不见！都是人挡着，乱哄哄的。您听呀！咱们还是上前面坐下来吧，我看见前面有好几个座位空着。”

他们又是“劳驾”，又是“行行好”，连推带搡地顺着台阶挤到了前面，在包厢栏杆跟前最前面一排长凳打头的两个位子上坐了下来。

这儿的声响真的比后面大多了。乐队就在背后楼上三个包厢里，乐曲声从上面传下来如雷贯耳。再上面的廊座里，人们连说带笑。坐在那儿的大多数人都是在手工业作坊里干活的师傅们。看他们那新鲜劲，就知道都是头一回来看这样的表演。一楼最前面的那个包厢是市政委员的，这位大员的旁边坐着警察

局长和宪兵队长，他们身后还站着几个宪兵。这些人在包厢里嘁嘁喳喳，像是在议论什么。前面池座里坐着的才是真正来给妓院里的姑娘们捧场的浪荡鬼。上了年纪的虽然不下舞池去跳舞，但人坐在位子上眼睛总是贪婪地盯着女人们。公子哥儿们兴奋地跟周围的男人们说着话，跟熟人们打着招呼。包厢休息室里，有一群人吃着晚点。他们频频举杯，酒杯里的香槟泛着泡沫，随着主人的走动在杯子里荡来漾去，洒在地上就像水点儿落到沙滩上一样，立即渗到土里。当然，因为人们走来走去或者女人们的长裙子一拖，一会儿就又干了。舞池里则更是尘土飞扬，飘过来的是掺杂着香水、酒精和汗臭的尘埃。那儿的人们都被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驱使着在放荡地打情骂俏，疯狂地接吻拥抱。大厅里的这一切声响仿佛都集中到了天花板上，然后又消失在那里，吊在上面的几只电灯，发出昏暗的光，宛如扑火的飞蛾一样晃来晃去。

乐曲使舞池里熙熙攘攘的人们兴奋起来。不少人搂搂抱抱地接吻，手却在对方的身上乱摸索，抓到了所要寻找的部位时，两人的身体便如胶似膝地贴在一起，双方都沉浸在这种病态的快意之中。人们酒后微醉，从他们脸上的神色和手脚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们正被一种难熬难耐的痛苦折磨着。一位化妆成狂欢节队伍指挥的人身着一套无可挑剔的名牌礼服，举止温文尔雅，看上去俨然一位高级外交官。他举着的指挥杖用彩纸糊得花花绿绿的。这木杖上端还拴着一串小铃铛、几根飘带和纸花等零碎东西。到此刻为止，这里是整个乱哄哄的舞厅里最安静的角落。当然，在周围气氛的感染下，这位狂欢节的指挥也在随着乐曲声和骚动的人群在有节奏地晃动。破旧的剧场仿佛经不住这群疯狂的男女们的拥挤。人们陆续往这边挤来。攒动的人头遮住了指挥杖。那位指挥只好把它高高举起，直到超过人

们的头顶。拴在指挥杖上端的飘带像是轮船上的风向标，又像节日里人们挂起来的小三角旗，转来转去。指挥杖被挤掉在地面上，小铃铛哗啦哗啦地响了好一阵。这时，乐队停止了演奏。拥抱在一起的舞伴们松开了对方，说悄悄话的这时也静了下来。人们四散开来向酒吧涌去，希冀在那儿体味一下冒险抗争的滋味，得到安慰，忘掉痛苦，找到幸福、欢乐、安逸。“一个比塞塔一杯！”——原来这是舞会中间的休息。

赫纳罗站在座位前，眼睛在大厅里来回搜寻。他不时低下身子凑到主人耳根回答主人的询问：“没看见哈拉马斗牛士，倒是有几位别的斗牛士，什么‘鳄鱼’啦，‘腊肠’啦，还有张三李四的，就是没有哈拉马人的影子。”

“你好好看看，赫纳里托，好好看看！……看见桑蒂塔没有？”

“没有，也没有……真是的，好像露过一次面，可就是没来得及正面看清楚……”

“我看见她了，先生，看见她了……她正跟那群俱乐部的公子哥儿们在池座里坐着呢！她没戴面具……这会儿正端起酒杯敬酒呢，把大衣脱下来了……呵，那一群人都向她扑过去了，好像一群臭苍蝇往蜂房里挤一样……”

“行了，赫纳罗，不用看了，咱们走吧！跟这群人在一块儿至少不会有再被别人拐走的危险了……”

乐队奏起了一支马祖卡舞曲，把跳舞的人都引到了舞厅里。伊波利托和赫纳罗趁着乱哄哄的时候，从后面过道溜出了舞厅。后面过道里有看衣服的人在那儿打盹，也有几个大烟鬼偷偷地躲到这儿来过瘾。有一位化妆成彼罗特[1]的男人正搂着一个扮作科隆比娜[2]的女人，哀求她夜里和他一起睡觉。

---

①② 彼罗特和科隆比娜分别是法国滑稽剧中的男女主角。

瞎子和领路童默默地往前走，穿过了摆满餐桌的剧院前廊。多数桌子都已经空下来，只有少数几张旁边还有人——显然是喝醉了酒走不动的人。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野鸡模样的黑眼圈女人哼着小曲。她跟前那张破旧的桌面上到处是洒出来的酒，桌子上还放着一个假面具。她边哼边用手在面具上打着拍子。后来，伊波利托和赫纳罗又碰上了一个警察。双方脸碰脸地擦身而过，接着他们就听到身后从酒吧柜台方向传来一阵喊叫、辱骂、跑动和一记耳光的声音。俩人沿着马路继续朝前走。

谁也说不清伊波利托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第二天他比平常上班提前许多来到妓院。一上班，竟然让欧弗拉西娅替他约个时间见桑塔。他对欧弗拉西娅说：

"请您问问桑塔，看她是不是能在她的房间里单独跟我见个面，我有几句话要对她说……"

桑塔同意和伊波利托见面。伊波利托来到她的房间，相互问候之后，伊波利托就坐到了长沙发上，桑塔坐在美式梳妆台前，接着梳理她那披散着的头发。油灯罩子上烧着烫头发用的发钳。桑塔穿得很少，睡衣和别的衣服都还在床上扔着。显然，她刚刚洗过澡，那满满一盆带肥皂泡的水还没倒掉，屋里充满一股淡淡的香水味。

"你想跟我说什么？伊波？"

"说……桑蒂塔……"瞎子开始说。他把他内心的痛苦一下子都倾吐了出来。看来，他所需要的不只是人们的理解、同情，他还希望以心换心，哪怕不能以等量的热情和相同的方式。他并没有太过的奢望。他知道有些好事不会从天而降，就好比伸手够不着月亮一样。他希望，他多年来憧憬的人以诚相待这一崇高圣洁的感情像一棵嫩弱的小树苗一样，在他精心培育下终于有一天能开花吐艳；他希望自己像园丁一样能够享受到自己

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烂漫花丛的馨香。对桑塔，他不会用做作的甜言蜜语和谄媚来征服她，占有她。别看他双目失明，他一生中除了母亲之外，唯一喜欢的就是鲜花。是母亲告诉他要爱花儿，要懂得爱惜各种各样的花儿，要使自己培育的花朵吐露芬芳。

他对桑塔说：

“……反过来，花儿并没有教给我爱妈妈。可我自己知道该怎样爱她……你看多奇怪，桑蒂塔，我知道爱花和爱妈妈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爱，但我觉得和我对花的爱一模一样，那么刻骨铭心。我违背我的意愿，又喜欢上了你，可偏偏又是喜欢得不得了……喜欢得没法说……”

“不过，伊波，”桑塔打断了他的话，一边回过头来看着他，一边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她一只手举着烧热了的烫发钳，另一只手的手指把脑门前的头发挑起，双臂举着，露出了她胳肢窝里的两片黑绒绒的汗毛。

“没什么‘不过’，桑蒂塔。”伊波利托抢过话头接着说。“就我来说，我是一片热忱，近乎盲目的爱，我本人就是盲目的嘛！而你呢，不用你对我直说，我完全理解。你现在只感到厌恶我，即使我离开你，你也不会感到一丁点儿忧伤，是吧？……你别否认这一点！今天是我首先向你提出这些的。而且，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道理。对你来说，我的确是一个魔鬼，丑八怪。但是，桑蒂塔，我的心地并不丑。甚至可以说，还是相当纯洁美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你抱有这样纯洁美好的感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纯洁美好的人……求求你，请你像我喜欢你一样喜欢我，桑蒂塔，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你会看到，”说着，伊波利托站了起来，“你会看到我将怎么样爱你。就说现在吧，我知道你几乎没穿衣服。我满可以朝你扑去，让你没法跑，就这样把你搂住（他双臂在空中一抱），让你喘不过气来，甚至迫使你因为害怕

而答应我提出的一切要求……我知道，我要是这样做，你会大喊大叫的，会让人们把我捆起来带到圣伊波利托教堂，跟那些干了同样蠢事的人一起去受审。可是，要是那样的话，我毕竟也干了我想干的事呀！……所以，你想想，我是付出多大努力来抑制我内心这个强烈疯狂的欲望，断绝这种冲动的啊！我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我现在很平静，虽然我内心很痛苦，痛断肝肠。可我毕竟抑制住了自己。我现在离你很远，远得使你连我的呼吸都感觉不到，远得使你根本不必害怕我会怎么样……你看，桑蒂塔，我现在又坐下了，我有多么平静，我知道你现在不会轰我出去……"

琴师刚刚开始诉说内心痛苦的时候，确实很激动。桑塔以为他真要把她怎么样，所以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并且躲在门后，连丝绸内衣从肩膀上滑下来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其实，即使她一丝不挂，琴师也一点看不见。当她觉得伊波利托平静下来，又坐回沙发上，神情哀怨，无可奈何的时候，她才松了口气。这时，她从盲琴师那白糊糊的眼睛里，从他身上感觉到一种对自己的爱，深沉而压倒一切的爱。她突然产生这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法：伊波虽然不是阿多尼斯[①]，但也绝不是魔鬼，不，绝对不是。他虽然外表丑陋，但实际上他的内心要比那些成天围着她转，迫使她自轻自贱的人要美得多。难道在伊波心里她真的如此完美，比他伊波自己强得多吗？……难道伊波真地能使她生活得更幸福些吗？……咳，怎么想到这些呢？算了，别这么浪漫，这么想入非非了！伊波是个丑八怪，十足的丑八怪，他不过是在妓院里卖艺的琴师，穿得又脏又破，穷得将死无葬身之地。说起来恐怕比她自己还倒霉……她要是真地离开这里，跟

①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着这个瞎子去，妓院里的姑娘们怕是连送都不会送！……绝对不会送的！

“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桑蒂塔？”伊波无可奈何地问道。

“好吧，伊波，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桑塔回答说。她好像突然良心发现，她要把自己的心掏给面前这位爱着自己的人，那勇气好比一个人手里虽然只有最后一枚金币，但当别人向他紧急求救时，他会毫不吝惜地把钱送给这个人一样。“我知道你爱我。以前有许多事都证明你是爱我的。我呢，跟你实说，至少是现在，我不喜欢你……但也绝不讨厌你，不嫌弃你……你听我说，伊波，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我你已经不爱我了，我会十分难过的。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讲，你对我的爱，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总是像一种能使我逢凶化吉的力量……我总想，(这时她的神情变得特别真诚、庄重，仿佛已经预卜到了未来的不幸)你我总是分不开的……你看，怎么对你说好呢！……这么说吧，在困难的时刻，我们俩总是在一起的……我相信，我迟早会爱你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总会有这么一天……谁呀？”桑塔对叫门的人生气地喊道。

“是我呀，桑蒂塔姑娘，”欧弗拉西娅在门外答应道。“鲁比奥先生派车来接您了，在外面等着您呢！车夫说您知道上哪儿去。”

“知道了，让他再等一会儿，我就来。”

说罢，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当着一个男人，她毫不遮掩，一点也不害羞——她已经不知道害羞是什么东西了。况且，即便知道，屋里的这个男人是个瞎子，她完全可以像一个人在卧室里一样，随便怎么样都可以。

尽管伊波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他还是把眼睛紧紧地闭着，

把头低得下巴贴在胸口上，两只胳膊无力地垂下来，像挂在衣架上的两只袖子一样。

房内静悄悄的，只听得见桑塔急促的喘息声和窸窸窣窣拉扯衣服的声音。她赶紧找衣服，一件一件往身上穿。盲乐师那双敏锐的耳朵简直比眼睛还灵敏。他把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变成了视觉形象，呈现在自己脑海里，那感觉就像亲自动手帮桑塔穿衣服一样清晰。仿佛偷偷来这儿玩耍的小孩儿，不敢惊动主人，伊波一动不动地呆着。他希望这样能得到主人的宽容——即使发现了他，也不致把他赶出去。他紧闭着双眼，脑子里想着用耳朵"看"到的眼前的一切。他知道，这时桑塔正裸露着上身，因为他听到她正在换内衣，她把卧室里穿的便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一件出门穿的礼服，而且从穿到她丰满结实的身体上发出的声音判断，这件衣服也是绸子的。他知道桑塔这时又坐了下来，正在穿长筒袜——也是丝织的，因为他听到了桑塔用力向上提袜子时椅子发出的吱吱声。他知道这时桑塔正在戴束腰，因为他听到束腰系在腰上时的摩擦声，听到了扣小钩子的声音。他知道桑塔没有穿好衬裙，衬裙滑了下来。他知道桑塔从衣架上取下了连衣裙、帽子、大衣和手套。不管桑塔干什么，反正他都知道。

"伊波，"桑塔背对着琴师说道。"我告诉你一件事。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秘密。我是不是出去跟鲁比奥过日子，就取决于我过一会儿去看的那个地方怎么样了。我把这秘密告诉你，足以证明我跟你有多亲密……昨天晚上我跟鲁比奥玩得好开心！他非让我跟他一起过不可……你曾经对我说过，让我答应这位鲁比奥先生。你还记得吗？我跟他走，你不会生气的，是吗？万一再有什么事，我还会得到你的帮助，对吗？"

"那当然了，桑蒂塔，只要你需要，我会帮助你的……当你需要你的仆人或者你养的狗的帮助时，难道你也要这样问吗？

……不过只有一个条件，只求你一件事：你要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跟他走，并且答应让我去看你，每星期一次或每月一次，都没关系，可以吗，桑蒂塔？”

“可以，当然可以了，伊波……但是你要绝对保密，别对外人说出半个字……你不知道，自打我这次回来，多少人嫉妒我，恨我……好吧，明天再说吧，就像从前一样，我站在钢琴边上，你弹着我最喜欢的那支曲子，那支《欢迎君来到》……现在我得走了，要不，我那位等得急死了……”

他们走出房间到院子里。桑塔在一种自己也抵御不住的力量驱使下，一只手挽住琴师，转身又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怎么了，桑蒂塔？还是你忘记带什么东西了？……”

桑塔什么也没说，憋足了一口气，闭上双眼，仿佛履行一项陌生的义务，硬着头皮亲了伊波一下，亲在他的嘴唇上。吻罢，桑塔迈着女人细碎的小步，撩着裙子，跑了出去。盲琴师惊呆得像个石头人一样靠在墙上，差点喘不上气来。那双眯糊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两只胳膊僵硬地向两侧伸开，看上去就像犯人刚刚被处决，而尸体还没有立即倒在地上一样。

自打桑塔对伊波利托说了要走的事，伊波总是心神不定。他到处留神打听，很快就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桑塔的感觉是正确的。这儿所有的姑娘，包括佩芭都开始表现出对她的厌烦情绪，对她总能惹人喜欢，并且被老板娘宠爱，她们尤其不能容忍。大家已经不再一条一条地找她的不是了，而是开始大张旗鼓地数落她，讨伐她了。这是一种无声的反叛，它威胁着桑塔王后般的地位，它会把那些本来对桑塔与她们之间的不合不当一回事的好心人变成她们的支持者。幸好这儿有他，伊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桑塔遭受暗箭的袭击，不能让她有半点危险。他要打破那些泼妇们的如意算盘，让这群心术不正的娘儿们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坐在琴凳上，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竖起两只耳朵听姑娘们聊天。他了解到情况相当严重，这些娘儿们还在附近的几家妓院里下了蛆。她们早就对这些妓院的人说什么桑塔红得发紫，不可一世。伊波根据这次搜集到的情况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黑了心的人是想散布关于桑塔的谣言，什么"桑塔病入膏肓，身体糟得比巴西沼泽地里的烂泥塘还要糟"啦，什么"桑塔不过凭几个臭钱买通了人情才从督察处和医院里跑出来"啦，等等，等等。伊波自己也说不清她们到底造了桑塔多少谣，向桑塔射了多少支毒箭。为了吓跑那些有钱的嫖客，阻止他们对桑塔这么个村姑千方百计地献媚讨好，阻止这支由男人们组成的朝圣队伍奔向桑塔，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足以杀掉桑塔的气焰，并且最主要的还可以使为桑塔一个人所垄断的男人和金币流到其他一些妓院里去。难道我们就不行？不说超过桑塔，起码也得跟她一样吧！……不是人人平等吗？那么我们不也都是伟大的女性吗？……

伊波利托对于没从一开始就发现这些坏娘儿们的阴谋十分悔恨。为了补救这一损失，他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以及暂时还不明了，但很容易就可以猜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更多的可能性都讲给了桑塔听。

第二天晚上，两人又该在一起交换情况和意见了。什么伊波又有什么新发现啦，什么桑塔跟鲁比奥又有什么新打算了，等等。他们俩在钢琴旁谈了起来。真的像从前一样，伊波弹奏着桑塔熟悉的曲子，其中有《欢迎君来到》。这支曲子是伊波专门为她而作的。随着乐曲的爱情主题的展开，桑塔的话越来越多了：

"我和鲁比奥都安排好了，伊波。他的主意太好了。我高兴极了。今天是星期二，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后天，最

迟星期天，我就搬到我的新家去，把家具也都搬去，还有两个女仆，就在市府街，你认识那条街吗？”

伊波利托对墨西哥城的所有街道都了如指掌，就是闭着眼睛他也能找到桑塔说的这个地方。他认为，即使桑塔这次走的日子要比上次跟哈拉马斗牛士出去的时间长——他认为肯定会这样——也比她在埃尔维拉妓院受气强。当然，桑塔告诉他的这个新情况毕竟使他很难过。但是，一想到昨天桑塔给他的吻——他曾一个人默默地品味过这个使他神魂摇荡的吻——或许是好运来临的兆头，他便觉得他没有理由反对他心爱的人的这个计划了。

“去吧，桑蒂塔，你们的计划不错，我等着你。”

这是多么巨大的自我牺牲啊！凭自己的美貌，她，桑塔理应到一个与之相称的地方去。她理应得到世界上一切美好的，远远不是他伊波能奉献给她的享受。既然别人有钱，能把这种享受带给她，那她跟别人而去也未尝不可。当她享用腻了，觉得无聊了，需要真正的爱情时，他，伊波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满足她，别看他不过是个又脏又破的穷瞎子，可他心里对桑塔的爱会与日俱增，蓄之愈久，其发愈烈。他相信头一天的那个好兆头，相信命运的安排，迟早有一天命运之神会把他俩拴在一起，就像俩人合力拖一辆沉重的破车一样，共同承受着生活的艰难。是的，一定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桑塔在跟别人受了好多苦之后，就会像所有的人，尤其是一生坎坷的人们一样在常有的渴望驱使下，以“这一天”补偿伊波。那时，或许他们已经走完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旅程，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还是要在一起享受共同生活的幸福。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伊波利托那两只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隐约看见了在远处地平线上有这么一天，将给他们带来幸福的这么一天……那一天，伊波和桑塔

将在一条没有荆棘，没有乌云，没有威胁，没有欺凌，宽阔平坦，充满阳光的大道的起点上结合在一起。他们感同身受，手牵着手，互相倾诉着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的痛苦与忧伤，互相抚摩残酷的现实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伤痕。他们从对方充满爱怜的亲吻中得到慰藉。他们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随着这一天的来临，他们昔日的苦难将不复存在，心灵的创伤将渐渐愈合。他们不会再哀怨地哭泣，不会再淌下绝望的泪水……他们会相亲相爱。这是慈悲的神明安排的，命中注定的。那将是“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时刻，那时一切柔弱者与不幸者都会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绝无例外。甚至世界万物，大至宇宙，小到原子都充满爱。没有爱就没有世界。我们的父母相爱，才有了我们。我们因爱而生，我们为爱而死。我们得以生存是因为大地爱抚养育了我们，但当大地需要我们的爱抚时，我们也应该为之牺牲……

伊波像从前一样，在钢琴旁这样滔滔不绝地说着，手里不停地弹奏着几支熟悉的曲子，其中有他专为桑塔而作的《欢迎君来到》。

是的，这一天会到来的。黎明的朝霞中，一轮红日将喷薄而出，在把光明与温暖送给人间之后它才会在晚霞里徐徐落下。他身有残疾，而原本像一支鲜花的她也如经历风雨劫难一样地凋零，但这又有何妨？有了爱，他的相貌就会变得顺眼，好看；有了爱，她的肌体也会变得纯洁而富有朝气。那时，摆脱了一切物欲、肉欲的他们将彻底告别过去，轻松愉快地走向灵魂的天堂……

伊波仰着头，低声嘟哝着。两只瞎眼盯着吊在天花板上几盏昏暗的电灯。他的双目虽然看不见，但眼珠仍然显得很有神。

苦难已经不复存在，苦难已经到头，已经结束……桑塔将在

约旦河里洗涤蒙在自己身上的污秽，洗得洁白无瑕，赛过白鼬玉石……她已经是这样一位一尘不染的姑娘了，而他也不再是从前那样一个不幸的瞎子了。他们都离开了妓院，因为妓院已变成了历史的陈迹。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那一天已经来临！他们已经摆脱了人生的无穷苦难，走在了宽阔的解放之路……

一群穿晚礼服的酒鬼突然闯进来，打断了伊波的遐想。他们蛮横地要桑塔去陪伴。他们跟姑娘们搂搂抱抱，吆三喝四地要跑堂的上酒、上杯子。他们要琴师弹一曲华尔兹。他们大把大把地花钱。金比索？有的是！

“别怕，姑娘们，我们可不是胡闹，我们就是想玩玩，跳个舞。快弹起来呀，师傅！”

于是这里又像往常一样地热闹起来。有几个人是这儿的常客。看上去，他们仪表堂堂，但个个只顾一个劲地喝酒，额头都渗出了汗珠。他们一边喝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看样子，他们酒兴正浓，不在这儿撂倒几个绝不罢休，管它花多少钱！跑堂儿的看出他们这劲头儿，也就格外殷勤地侍候着。

“我实在顶不住了！”其中的一位倒在沙发上，脸色煞白地说。

这时，又来了两名酒徒，他们倒也是这儿的常客，两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看来他们跟先来的一群酒鬼认识，见面又是握手又是寒暄。佩芭估摸着两伙人之间没有什么合不来的，于是就告诉跑堂儿的，两伙人一起侍候，根本没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这种两伙人在这里不期而遇的情况本是极平常的事，无非是大家都高兴，多花几个钱，热热闹闹地玩一阵。而老板呢，自然是多赚几个，何乐而不为？

可后来到底为什么两伙之间闹翻了呢？不是刚才还风和日

丽的吗？快去看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桑塔正坐在沙发上，那位说“顶不住了”的醉鬼坐在她身边。当后来的两名酒徒走近她时，她没跟身边的醉鬼打招呼便站起身来，跟其中的一位说了句什么。那醉鬼可受不了了，醉醺醺地趔趄着凑到桑塔跟前，撒开了酒疯：

“你跟我在那儿呆得好好的，怎么又跑到这儿跟别人说话？大爷我可不是好惹的！”他一边说一边蛮横地拽着桑塔的胳膊。

“喂，喂，你这是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点！”跟桑塔说话的那人插嘴道，语声不软不硬，大有让那醉鬼认个不是的劲头。

这时，又听桑塔高声说：

“放开我！讨厌鬼！……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听着，我爱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用不着你管！”

幸好舞厅里别的人——当然包括佩芭在内——很快就发现这儿闹了起来。先来的几个酒鬼往一边拉那个闹事的——鲁道夫，佩芭和桑塔劝那位被醉鬼抢白了一顿的嫖客，让他别计较撒酒疯的胡说八道。

不幸得很，要想解决在这种场合闹起的事端，唯一的办法只有喝酒。要么双方都喝得烂醉如泥，想打也打不成了，要么喝得酩酊大醉，大打出手。酒精，这个人类的大敌，它使多少人胡言乱语，把多少人推到悬崖，酿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喝！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鲁道夫和那个被抢白了一顿的家伙又碰杯痛饮，握手言欢。这时，其中一位酒鬼认为马上便可以风平浪静，便搂住一个姑娘爬上楼梯直奔卧室而去。鲁道夫脸色一直煞白，碰完杯又闷闷不乐地坐到沙发上去。舞池里又有几位在翩翩起舞。桑塔听了伊波的劝告，躲回了自己的房间。可是，回去后又觉得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明天就要离开这里跟鲁比奥过日子了，今晚还得在这儿任人辱骂，忍气吞声。

酒精却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威力，水火一般无情的破坏性威力。它在人们的胃里翻滚，不管这器官被撑大还是被缩小，反正它要在里面闹一闹。它在人们的血管里奔涌，又像一条火蛇在游窜，把人们的血液循环的节奏变快。它在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里蒸腾，最后集中到大脑，把一些人变成了简直与野兽无异的东西。而且，灌得越多，兽性也就越大。人们兴奋之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玫瑰色，不禁喜从中来，说不尽的自在得意，淫欲油然而生。什么烦恼忧伤，此时都被忘得一干二净。渐渐地，仿佛神奇的造化在他们脑子里培育了一片取之不尽的参天大树，然后又把它们点燃，转眼间化作一片永远熄灭不了的火海。他们平日那些最见不得人的私欲邪念就像这片火海中的数不尽的火舌一样喷发出来。欲火把人们的理智烧成灰，化作气，剩下的只是疯狂的野兽般的追逐。眼前一片欢乐，姑娘们焦灼地等着男人们，男人们又何尝会放过姑娘们！醇酒怎么会是敌人?！它是琼浆，是蜜水！让它永远与我们同在！来！再干一杯！

酒精在继续发挥它的威力，所向披靡。它把人们最后一点廉耻的遮羞布撕得粉碎，暴露出他们粗野、卑鄙的真面目。哪儿还有一丁点儿自尊?！哪儿还有一丁点儿人性?！善恶被他们颠倒了，如果说善恶还存在——它们应该还存在，因为它们是永恒的，那么至少也被他们蹂躏了。他们只有“善恶值多少钱？善恶与我有什么相干”的信条。他们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在这里，人类的尊严受到挑战。然而它不甘后退，不甘败下阵来，它要跟兽性争夺每一个可以幸免的人……

敌人仍在大踏步地进犯，尊严已溃不成军，眼看失败就要成为定局。意志与理智已无力招架进犯者的冲锋，甚至失去了对监禁着形形色色犯罪者牢狱大门的控制。进犯者为壮大自己的

队伍便打开了牢狱的大门。邪恶的下意识，胡作非为的冲动，我们所有的先人，远至穴居野人，近至生身父母，遗留给我们的犯罪基因都跑了出来。所有被束缚的东西，包括人类本性中那一半兽性，那些披挂着道德与义务的枷锁，被禁锢在人类良知的牢房中的东西，统统被释放了出来。

敌人终于胜利了。人们的大脑陷人一片蒙昧黑暗之中。意志已束手就擒，一切理智都已跑得无影无踪。结果是一场最野蛮最原始的劫难。敌人对一切无力抵抗的人——老人、姑娘、婴儿——极尽凌辱、奸淫、杀戮、灭绝之能事，一切真的、善的、美的都被打倒在地……火与血的旗帜在飘扬。这是历史的倒退，向石器时代的倒退。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力挽狂澜。多一个醉鬼就少一个人，前者一个个增多，后者一个个减少。这不能不说是敌人——酒精——的一大胜利。

"我怎么老觉着您这衣服穿得有点可笑？这位……您刚才告诉我您叫什么来着？"鲁道夫呆滞地望着刚才被他臭骂过的那位酒徒嘟哝道——此人正巧坐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

"你找什么碴儿？到底有完没完？"这位说话还利索，可是刚才几杯酒下肚，毕竟有几分醉意。

"找你的碴？想得倒美！老子向来只找爷们的碴，从来不跟……"鲁道夫立即反驳说，后头的话就更难听了。

一切都是刹那之间发生的事。先是对骂，越骂越凶，简直比动手打起来还凶。接着是对峙，两人都站了起来，怒目相视，像两名初次交锋的击剑选手那样默默地迅速地估量着对方的实力，然后是气氛的白热化。目光中既有必置对方于死地的勇气，又有藐视对方决心战而胜之的气魄。自相残杀的古老冲动、弱肉强食的生物界规律，你死我活的生理需求都最大限度地支配着双方。每个人都像那个砍死自己无辜兄弟——不仅自己无

辜，而且满怀手足之情帮助过自己的兄弟——的该隐[1] 那样想杀死对方。残杀的行动一旦开始，便非要导致被杀害者一命呜呼而不可收拾。似乎鲁道夫先领悟了这一点，他把手里的左轮手枪推上了栓。

当人们过来劝解时，已经来不及了。琴声停止了，尽管伊波看不见到底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嬉笑的变严肃了，唱歌的闭上了歌喉，说话的鸦雀无声，跳舞的走回了座位，卿卿我我又搂又抱又亲又吻动手动脚的都变得规规矩矩了，大家都明白顷刻之间一场悲剧就要发生。快，快握好左轮枪，动作要灵巧，麻利。低一些，再高一点。好，对准了，抛光的枪筒和弹膛闪烁着吊灯洒下的光芒。漆黑的枪口仿佛在得意微笑，跑不了了，有一个人将死在自己面前。死者还未曾倒下，倒先把在场的人镇住了……快……快……

被左轮枪瞄准的人大惊失色，面如土灰，吓得低头猫腰，连躲带藏，碰得家具东倒西歪。两手颤颤巍巍地一会儿抓住椅子背，一会儿按在桌子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对面漆黑的枪口，并且随着它上下左右的移动而躲闪。从那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眷恋，看出他乞求饶命的哀告。这眼神是那么凄惨，那么有力地牵动着人们的恻隐之心。它使人们不能不相信，他是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

左轮手枪迅速跟踪着目标，简直不给任何人靠近——更谈不上夺过去——的时间与机会。所有在场的人都既害怕又焦急。伊波站了起来，靠着钢琴，那原意无非是想看清楚——用他那双青铜雕像的双眼一样的白糊糊的瞎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便躲到安全的地方。

---

[1] 见《旧约·创世记》，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曾杀其弟。

面对劈开两腿、挺直身子、双手持枪、用枪口瞄准自己的该隐，年轻而身强力壮的亚伯[1] 在绝望中挣扎。

快，开枪，再来一枪，快，快……亚伯已被击中，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吃力但是发自内心地呼叫着赐给他灵魂——此刻他又把它还了回去——的那个神圣的名字："耶稣！"

开枪者在完成了杀人的全过程之后，摇摇晃晃地离开了那儿。躺在地上的死人他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他只看见死者身边围满了人。此时，人们身体里的酒精大约已经停止发挥效力。大家都清醒了过来，惊呆地望着他。那只杀人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像是对自己刚才杀人罪过表示悔恨。枪筒朝下，对着地毯，随着手臂而前后摆动，枪口还散发着余热，仿佛干完了一件力气活之后大口喘着气。

舞厅里闻得出一股呛人的硫磺味儿，跟广场上节日集会结束时闻到的味道一样。在场的人们对此反应不一。佩芭觉得嘴巴和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话说不出来，步子也迈不动。有位姑娘撩起裙子捂着脸在哭泣。桑塔谁也不理，畏惧地拉着伊波的手，站在他身旁。伊波紧皱双眉，好像在思索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赫纳罗向门外窥探了一会儿跑到院子里去了。

此时，大家都默不作声，被这无可挽回的事惊呆了。闹出了人命，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很快人们就变得激愤起来，大家都瞪着杀人犯。死者的那位朋友一下子向倒卧在地的朋友扑去，双手在已经停止了跳动的心脏部位来回揉动。尽管无济于事，但他仍不甘心。他把嘴凑到了毫无血色的脸旁，对着死者的耳朵喊道：

"贝尼托……"

---

① 该隐的弟弟。

停了一会儿，他仰起脸，缓慢而有力地朝着杀人犯嚷道：

“你凭什么杀死他？”

杀人犯的手一松，左轮手枪掉在地上，砰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这时，警察得到赫纳罗和欧弗拉西娅报的信赶到现场。他们手里提着点油的提灯。昏黄暗淡的灯光照在这个倒霉的死鬼的脸上，仿佛无限哀伤怜悯地和他亲吻告别……

第 三 章

第二大厅坐了满满一屋子陪审员，旁听席的台阶上以及记者席上也挤得水泄不通。从入口处的大门到候审室的门口（候审室紧挨着旁听席）吵吵嚷嚷挤满了好奇的人，谁都想把脑袋伸进屋里去。不是被别人胳臂肘捅一下，就是被人连挤带撞。有的伸长脖子，有的侧着身子。天气闷热，拥挤的人群中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气味。人可真多啊！

外面还拥挤着许多人，他们都想钻进业已饱和的大厅一睹为快。就连院子里的井台上也坐满了人，一个个冲着大厅瞪着眼睛，支楞着耳朵。

虽然在候审室门口和证人席门旁有许多警卫把守，但是进不去的人仍然在那里的栅栏后你推我搡地挤来挤去。审讯在进行中，候审室门口的人不时可以听到证人的证词，辩护律师和公共部代表的发言，法庭书记员带着浓重的鼻音宣读审讯程序时的片言只语以及神职人员讲话时的单调声音不时从屋里传出。证人室门外也挤了一堆人。他们从那些大大小小的日报，所谓可靠的消息来源上知道埃尔维拉全妓院的人将在庄严的法庭上作证。这种犯罪行为的本身就能引起虚伪社会里各阶层人士的浓厚兴趣。细节越肮脏越好，水搅得越混越带劲，哪怕溅到自己身上也无碍无妨。污秽的下流话语无需遮遮掩掩，越直接了当越过瘾。那个家伙越倒霉，我们就越痛快——幸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愿我们自己永远不要效法那个家伙重犯此罪——这

个倒霉的家伙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只消把这场面多看一眼就会感到其乐无穷，高兴无比。我们大家有时不免都会做感情的俘虏，那时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往前挤，以便争得一席之地，尽量亲耳多听到一点什么。我们兴奋，因为此时我们是旁观者而不是被审判者。法庭就是观众的代言人，他们仿佛是在那里演戏，而我们大家可以看，无需花一分钱。一旦到了审判的时候，法官们那毫无血色的嘴唇里便会从法典里摘引出一条条阴森可怖的条款，庄严的宣判，多年的监禁，宛如狂风暴雨从天而降，打得犯罪分子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此时必有人挺身而出为罪犯打抱不平，他们慷慨陈词乃至抛洒热泪（对他们来说判决总是不公正的）。若是宣判为死刑，我们会吓出一身冷汗，连心灵深处也会恐惧；同时我们也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毕竟与罪犯毫无干系。从那些犯罪分子的心灵深处，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弱点也就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腐化堕落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灵魂被人征服，而我们则幸运万分。一旦曲终人散，我们便可退出场外，甚至还可以大声疾呼地替死者鸣不平！

起初，桑塔和她的伙伴们觉得这事淡而无味，好没意思，而埃尔维拉妓院那些老于世故的先生们则告诉姑娘们到时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为什么还要伤害杀人者呢？难道受害者会因此死而复生吗？伊波利托也作为见证人被传到法庭，他对那些先生们的劝导不以为然。他认为昧着良心说假话太不仁义，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宣判那个残忍的杀人犯无罪。

“桑蒂塔，我们照实说，对谁也不偏袒，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说，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也就是说你们看到什么……不这样的话，那个被害者的朋友就会站出来说话，他会揭发这样的阴谋，把我们关进监狱……到那时我们去埋怨谁呢？自己说假话

就会自食其果。最终你也要离开这个地方，有什么必要对当局说谎呢？”

她们这些人被关进证人室的那天下午，由于情绪激动——案子刚刚发生，法官、神甫和警察这时总是抓紧时间办案——个个沉默不语，小心翼翼。胆大的直给胆小的打气，“你站在那里，就这样说：您看，法官大人……”佩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伊波利托则喜不自胜，因为他这时能紧挨着桑塔，两个人不停地谈论着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情，用不着像在妓院里那样，怕那些付了钱而急不可待的公子哥儿们来打断他们的谈话。这桩案子不会把她们这些女子怎么样的。

他们继续谈着：起初谈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尔后逐渐深入，又评论起那桩杀人案，说起两人当时的感受，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说起当晚差点就把那个杀人犯处死，后来他们又想了些什么，那天晚上又怎样睡不着觉，他们恨不能把那些家伙都杀死，盲琴师只听到又响了两枪，桑塔说她以为第一枪就把自己打伤了呢，后来又怎样吓破了胆，被打死的那个人的白眼珠子总是浮现在她的眼前，盲琴师只记得当时那个行将断气的人怎样做垂死挣扎……尔后，两人便悄悄地倾诉衷肠，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们多坏呀！伊波！……”

“是的，桑塔，坏！……”

他们俩都相信自己坏，边说边靠得更近了。他们俩坐在一个角落里，虽然盲琴师的领路童也跟在他们身边，但琴师这时确实不需要他提供什么帮助。他们俩越谈越起劲，越谈越投机，赫纳罗断定他们俩的手时而拉在一起，时而分开。盲琴师一再问桑塔是否真的爱上了鲁比奥，或者仅仅与他有什么密约。桑塔坚持说，她与那人仅仅是逢场作戏，他对她的爱不会有什么结

果。琴师和桑塔没有一个敢于说出埋在心灵深处的话语，因此两人又都诉说起自己以往的不幸，他们都想让对方说自己受的罪少。他们俩都把自己以往的不幸说得尽量详细些，把自己业已忘却的历史再重温一遍。言下之意就是在他们剩下的时间里应该互相帮助。如果把他们的话变成爱情的话语来说，那就是这样："如果有朝一日你非得爱我不可的话，你不要以为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我一点也不配。爱我吧，因为我在人世间遭的罪实在太多了！……"

外面，围观的人们继续在那里拥挤着，人们都想听到点什么，看到点什么。而窗外的警卫便是往远处轰他们。这些人大都是来观赏那些被关在屋子里的姑娘的。对他们来说，姑娘们不过是令人产生快感的肉体，所以，他们一旦凑到跟前就对姑娘们挤眉弄眼。

里面，审讯在继续，繁文缛节，没完没了。愚蠢之极的陪审团出尽了洋相。审判长的代表显得格外殷勤，每隔三五分钟便进去看看"姑娘"们有什么事没有。门总是半开着，控告或辩护的只言片语不时传到桑塔或伊波利托的耳朵里："公开报复……""母亲为她的儿子哭泣……！""审判官先生，你们可要凭你们公正的心去裁决呀！……"这些话语的份量是很重的，它既可以穿透辩护人的耳朵，也可以穿透检查官的耳朵；它既适用于凶手，也适用于被害者。桑塔与伊波利托又恢复了他们的话题，而赫纳罗则在那里打盹。

挤在候审室窗下看热闹的人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甚至能看清挂在对面墙壁的纸上写的大字，那是民事法典中审判法第三百一十四条的第三部分，是那段永垂史册并令人望而生畏的警告："法律不追究陪审员使用的手段，因为正是这些手段确定了他们的信仰……"这些警告对那些凭印象办案的人来说就像

一盏明灯，这个长翅膀的天使至少能使十来个人产生灵感，——有一些是可以被收买的，而大多数都是平庸之辈——他们手持庄严的《圣经》，对他们的兄弟或宣判无罪，或课以某种刑罚。这条令人生畏的法律的最后几句话简直如同熊熊烈火，把宽厚仁慈焚烧殆尽，把对无辜者的宽恕抛到九霄云外，同时使罪大恶极的犯法分子得以蒙住人民法官的眼睛，因而他们就不必被押赴刑场，送上断头台。辩护律师、公共部的代表及审判长本人都会大言不惭地说："……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审判官们如果仅仅考虑到某某人的命运而草率决定对被告的判决，那是他们的失职……"

证人室的人不安地骚动起来：难道不叫他们出庭作证了？夕阳西下，院子里的光线已经射不到窗户上，屋内变得昏暗了。一个人把院子里的灯点着了，那灯在水井上方晃来晃去。另一个人走进屋子点着了吊在天花板上的灯。这时审判长的代表又一次走了进去。佩芭和姑娘们拦住他劈头就问，什么时候允许她们走……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要干呢！"佩芭毫无羞色地说。

审判长代表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懂得佩芭说的"事"是指什么。他对她们说会拖很长，很可能要等到明天凌晨才能结束，因为审判长已经派人给他妻子送去了一张便条，方才警卫又去给他取斗篷去了。

"一定得把这案子了结。"代表补充说，"你们不知道吗，案子发生到现在仅仅一个半月呀，我们做的事情不少喽！"

掌班佩芭恼羞成怒，而姑娘们则异常高兴，她们让老鸨埃尔维拉白等了。此时此刻，她一个人在妓院，没有女人能去应付嫖客，她肯定在大发雷霆，不知要怎样破口大骂呢。

这时候桑塔正在对伊波利托解释她为什么还没有和鲁比奥

住到一起;他的妻子心血来潮,突然提出要他陪着去普来布拉温泉度假,希望能在那里怀上一男半女,不幸的是她始终未能如愿。正是这个背叛了妻子的丈夫答应给妓院一笔钱把桑塔赎出来。

"他每天都给我写信发电报。我觉得他是个慷慨大方又讲信用的男子汉。我该时来运转了。你不这样看吗,伊波?"

"桑蒂塔,"盲琴师反驳道,"我可不知道他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个真正的绅士,不过我倒觉得他可能有许多银子,花不完的钱。至于钱,有一点算一点……最要紧的是他能够把你最需要、你最珍重的东西给你,能够把我可以给你的东西给你。当然啦,我是个穷光蛋,而且是个无用之人……他应该把我可以给你的东西给你。请你相信,只要你答应和我一起生活,我一定会把你最需要、最珍贵的东西给你,桑蒂塔!我有什么说什么,不想再遮遮掩掩,我把你藏起来?……那怎么可能!……你知道我觉得鲁比奥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和其他长黄头发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为了玩你,对不对?……我感到气愤之极,太令人遗憾了!……他们这些讨人厌的家伙!还要得到什么?……要是我的话,桑塔……"他又重弹起老调,抒发对未来的憧憬。他在描绘着他的美好理想,构筑着虚幻中的宫殿,这里是什么家具,那里是什么东西,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异想天开!

瞎子总是喜欢做梦,而这些美好的梦幻如一群咕咕叫的鸽子激起他对女性的向往,同时也减轻他从事下贱职业而遭受的痛苦。为了不看瞎子的丑相,为了不打断他的美梦,桑塔微闭双目,把自己的手轻轻地从盲琴师的手中抽出来,只用指肚触摸他的手,而盲琴师则不时地弯下身子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吻她的双手,同时嘴里不停地说着。

桑塔偶尔也提几个问题：

“以后我们干什么呢，伊波？……”

“以后？……再从头开始，还是那样日复一日，咱们永远不会腻烦的，咱们不会有更多的奢望，难道咱们还不知道腐化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吗？

“咱们不能脱离开那些普普通通的常人，桑蒂塔，咱们应该成为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有朝一日，要是咱们厌倦了那种生活，我听说到时候一个人会对什么都产生厌烦情绪的——我可不相信，请你注意听！——到那时，桑蒂塔，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现在我先不告诉你，即使你怎么责怪我，我也不说。咱们打赌！你猜着了，我给你十块钱，猜不着，你只给我一块。我敢肯定你猜不出来。”

有几位姑娘说她们饿了。掌班佩芭看了看表，发现已是十一点了，糟糕！无论如何也得让她们吃点东西，再给她自己拿几支雪茄烟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审判长的代表叫来。佩芭答应多给他点小费，那还不让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吗？……

当然允许了，要吃什么东西？……代表记了下来：三明治，啤酒，“幸运银行家”牌雪茄烟给佩芭，一杯牛奶咖啡给伊波利托。他们一个个都凑到门口，眼看着代表手里拿着一张五比索的票子穿过阴森可怖的院子——这时候院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黑夜降临，随着看热闹的人相继离去，不仅院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整个房子也恢复了它平时的冷清。白天众多的人挤在这里看热闹，神职人员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站在走廊上的人嘀嘀咕咕，站在楼梯上的人指手划脚地评头论足。这里有告状的人和被告的人，小偷和捉拿小偷的人，继承遗产的人和遗嘱执行人，主人和仆人……一窝蜂似的拥挤在一起。有人在走廊里放肆地哈哈大笑，笑声传到拱形的天花板上又折返回来。有人在

过道上高谈阔论，他们的声音传到空旷的天井。看到白天这所古老的教堂里那种沸腾的场面，谁还记得它墙壁上抹着石灰，门窗上刷着油漆的本来面目呢？现在这里设有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内政司法厅，私有财产登记注册处。谁还记得昔日的忏悔室，神父和教堂执事住过的那些破旧的小房间以及它那狭小的走廊呢？……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到过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还记得起它往昔的冷落景象，因为他们不是为回忆它而来的。他们是来打官司的、是来看热闹的，是来看那些大名鼎鼎的律师们显示自己唇枪舌剑才能的。大家来去匆匆，他们都负有重要使命，有的为钱，有的为查封物品，有的为抵押品，有的为成本和利润，有的为遗产，有的为酬金……谁要是相信法院并期待法院——在这样的世界上不存在真理——会给他们做出公正的裁决，谁就会大失所望。真理之神很少正眼看他们，她往往躲在一边，至多耸耸肩膀而已。诉讼始终不断，律师们的事情没完没了。法庭的书记员、职员以及法学博士们也总是有事干。起诉的人常年累月都有。有的真心实意地为自己起诉，有的玩弄阴谋诡计替他人起诉，有的人对冲突置若罔闻，而行贿、贪心、收买、背叛基督教义、野心勃勃、无情无义，随处可见。司法界就被这群戴博士帽的鹰犬、穿礼服的苍蝇、经过专门训练的鬣狗们玷污了。右边的两个大厅坐满了鬣狗般残忍的法官，用他们宣称的公正无私的判决告诉人们，他们在伸张正义。

因而，到了晚上——如果审判不延长的话——就又恢复了它原本阴森可怖而又年久失修的败落面貌。

一切都处于夜色的笼罩之中，黑暗犹如一口大棺材。档案材料睡在档案柜里，桌子、写字台隐没在房间的阴影之中，法官头上的华盖以及审讯室里的幕帘就像魔鬼般的鸱鸮一样，时而上下，时而左右地起伏飘动。房顶上有时嘎吱嘎吱作响，偶尔从

上面掉下几个蛀虫。蜘蛛在忙碌不停地织网，蝙蝠围着房檐飞来飞去，就连不公正也藏在阴暗之中，也许它们在休息……这时，最高法院、检察院民事纠纷调解法庭以及私有财产登记处都停止了工作；这时，那些古老的忏悔室里掌上了灯；这时，破旧而空空荡荡的教堂里每个忏悔室都充满了虔诚的教徒，就连走廊里也挤得满满的。教堂又活跃起来了……而那个看大门的说——不应相信把门人说的话——他听到打过晚祷的钟声了，而且也听到教徒们在唱赞美诗，还看见女人穿着粗布裙子，披着肥大的斗篷，把脸都遮住了。黄色的大蜡烛发出黄色的光，人们瘦削的双手显得更黄，赤裸的双脚走起路来悄然无声。看到信徒们慢腾腾地朝"教诲"教堂走去，你会觉得他们就像一些幽灵，会听到他们在吞噬骨头的声响。毫无疑问，"教诲神"就在里面等候他的教徒——把门人发誓说他也听到教徒们这样说过。有人甚至听到幽灵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响声，虽然这声音离得不太近，听起来就像来自地下……天亮以前，游荡的人都各归其所，消失在各自的大门之中。你猜他们回到哪里去了呢？当教堂沐浴在晨曦中的时候，清洁工就陆续来到，一切又复归平常，一份文件不缺，地上一个烟蒂不见，蜘蛛网消失得无影无踪，桌椅板凳又回归了原位。

"这所房子阴森森的真叫人害怕！对吧，伊波？"桑塔对盲人说，从窗口退了回来。

"桑塔，幸好你和我都不住在这儿。"伊波利托回答道，一边用棍子探寻那个可爱的角落，而用另一只手去寻找桑塔的双手。

子夜将近，审判长代表满带着食品归来。一听说他回来了，那些等待他的姑娘们就像海上遇难者那样向他扑去。捷足先登的是那些尚未被传出庭作证的姑娘，而那位代表先生自然也毫不客气地与姑娘们共享晚餐了。那些在门口和窗下站岗的法警

们起初还假意推辞，执意不吃。可食物的味道一钻进他们的嗅觉器官，他们也按捺不住了，便不管不顾、神色贪婪地与妓女们一起吃了起来。的确，他们站的时间太长了。甭提他们的吃相有多狼狈了！瞧，他们左手握着啤酒瓶，右手拿着点心，边吃边喝，啤酒不断地从嘴里往外喷。其他的人也都放肆地吃喝起来。审判长代表说，审讯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早把审讯之事抛到九霄云外。几分钟以后，酒足饭饱，都觉得心里舒服多了。啤酒瓶被胡乱地打开，有的边咳边笑，有的装咳装笑，这样才不至于让法警们太难堪。桑塔早已使盲琴师的心中感到甜丝丝的，此刻她又半真半假地燃起了他的情火：

"拿过来。"她对赫纳罗说，"你都洒了，我来喂伊波啤酒。"结果她与伊波都显得笨手笨脚，她因为想尽量让他喝得痛快，难免有些过于紧张，而他却想尽量表现得灵巧些，结果适得其反。

突然，桑塔打了个寒噤，继而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虽然她央求人们给她盖上点衣服，并尽力克制自己，但仍无济于事。

"桑蒂塔，你怎么打起哆嗦来了？你觉得哪儿疼？"伊波利托惊恐万状。

"不是疼痛，我可能着凉了。"桑塔吃力地答道，同时冻得直打哆嗦。"你摸摸我。"

一阵风刮来，吹到虚掩的门上，门边的合叶吱吱呀呀作响。

就在这时，一名警察陪着另外一位审判长代表，气冲冲地走了进来，粗鲁地打断了他们的晚餐：

"何塞法·科尔多瓦出庭作证！"

"好啊，孩子，上帝保佑！"佩芭不耐烦地说着，慢慢地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朝那个来叫她的审判长代表脸上喷了五六口烟，"走吧！"

其他的姑娘都赶忙凑到桑塔身边。虽然她们给她盖上了好

多衣服，可她还在发抖。大家都说她病得很重，看起来挺危险。不知所措的伊波只知道诅咒那可恶的风，说桑塔是让风吹病了。其中一个姑娘用手摸了摸桑塔的身体后，心情愈加沉重，她肯定地说，桑塔的肋痛。

"我来看看，姑娘，呼吸，深呼吸！……你的肋骨不痛吗？"

佩芭出庭作证后又回到这里——其实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她说，幸好桑塔轮在最后出庭作证；其他姑娘相继被传上了法庭。

一听到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赶忙整整衣服，梳梳头，戴帽子的把帽子戴好，披披肩的把披肩披好，扎头巾的扎好头巾。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扭着屁股，嘴角挂出妩媚动人的微笑。她们知道人们会喜欢她们的，她们会在男性听众中燃起情火的，他们早就来到那里等待她们了。只要能欣赏一下她们的艳丽，他们并不怕挤不怕累。她们还清楚地知道，甚至连法官和政府官员们也早就等着她们出场了，这些人恐怕比平民百姓还迫不及待呢。妓女们跟在审判长代表和警官后面走出去，在这几步路中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事故，只是两边的男人们紧贴着她们，张开鼻孔贪婪地吸着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胆子大的甚至还去拉她们的手。所有的男人都被从眼皮底下擦身而过的这些妓女们那从不设防的身躯给征服了。

当她们出现在法庭的时候，甭提人们多么激动了。只见阶梯上人头攒动，审判席上华盖底下的法官们也都骚动起来。不论是老人还是青年，已婚的或未婚的，一本正经的或不三不四的，大家都瞪着大大的眼睛，眼珠子闪闪发亮，所有人的脸上都燃烧着一股强烈的欲火，目不转睛地看着妓女们一个接一个地出庭。而她们看上去则沉着镇定，纹丝不动地站在栏杆前面。她们把披肩取下，露出紧身胸衣，胸部显得格外丰满，两只富有

魔力的乳房高高隆起，一只手叉在胯部丰满的肌肉上，另一只手扶着油漆栏杆，眼睛毫无目标地看着所有在场的人，或者看着天花板，或者注视着室内办公用的家具。她们面部表情狡诈，嫣红的嘴唇上挂着微笑，这是一种专为勾引并折服男人时才使用的笑容，虽然它什么也没有表明，但它令人心领神会，它令在场的男人们爱慕不已。透过她们祈求的眼神，有经验的人不难觉察出其虚情假意，而没有经验的人会觉得这笑容天真无邪而又无比温馨。

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桑塔出现时达到了高潮。虽然她面部表情略有不适之感，但她已经不感到疼痛了。红润的脸蛋儿，晶莹的目光，仿佛刚刚哭过一场的黑眼珠下闪动着一对美丽的蓝眼睛。

政界官员们、法官们以及那些陪审员们已经怪不舒服地在法庭上坐了十几个小时了。里面的空气污浊得让人窒息。有的借故出去到候审室吸烟，或者急急忙忙地喝杯水……他们已经烦躁得不能再忍耐了，大家只想去吃晚饭，动动窝，聊一会天，离开那拥挤不堪的审讯室——那里面充斥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股酸溜溜的怪味，还有煤油灯发出的气味也实在难闻。法官桌子上的蜡烛淌着油，候审室里的窗户洞开，蜡烛的火焰被风吹得上下跳动，仿佛它们已经厌恶自己的工作，行将熄灭。其实，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厌烦情绪，对这个案件的每个细节他们都已经一清二楚。起初，被告引起某些人的同情，但也引起某些人的仇视，而现在人人都憎恶他。为什么还不了结这桩案子呢？如果刚一发生，就审理，就宣判，该放就放，该关就关，现在就用不着……法官们实在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有的把脑袋靠在椅背上，有的靠在墙上。有一个辩护律师把头伏在小桌上，用铅笔随心所欲地画起动物和房子来。书记员的胳臂肘靠在审判长的桌子

边上，一只手遮住紧闭的双眼，正在打盹。审判长身旁的法警一个接一个地在打哈欠，他们把审判长也给传染了。而审判长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意，一会儿用手指不停地敲着卷宗，一会儿使劲地捋他那两撇八字胡。唯独被告必须全神贯注，眼睛一眨不眨，以应付庞大的审判机器，他坐的凳子没有靠背，只好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微微弯着腰。

幸好妓女们相继出庭作证（人们早就知道并且就盼望这一时刻），这才使得大厅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妓女们表情友好，忒弥斯[①]的僧侣们十分高兴地欢迎维纳斯女神的这批女祭司。这时，什么厌烦、疲劳、困倦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坐好后，目光不约而同地聚向扶手栅栏那里。有一两个戴近视眼镜的人赶忙取下眼镜用手帕或衣服里子擦镜片。大多数人如同警犬一样伸长了鼻子，满心欢喜地闻着姑娘们身上高级香料发出的令人倾倒的香味，它夹杂着一种刚刚经过战斗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还挟带着一种女人卧室里散发出来的肉体味。

每出来一个新的妓女作证，人们的情绪就高昂一阵。法庭所具有的那种严肃气氛被一扫而空，一双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陪审团的人一见她们出来就互相碰一下胳臂肘，离得远一点的还向她们挤眉弄眼。公共部的代表——一个疯狂的实用主义者，一个与隆布罗索[②]一起吃早点、与布罗卡[③]一起吃午饭、与里波特[④]一起吃晚饭的科学工作者——就像伏在剧院包厢里那样伏在栏杆上，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毫不掩饰地就近把妓女们看了个够，并且面带善意的微笑。他那副样子宛如一名学者

---

① 正义之神。

② 隆布罗索（1835—1909），意大利医生、刑法学家。

③ 布罗卡（1824—1880），法国医学家及人类学家。

④ 里波特（1839—1916），法国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

在仔细地观察一些有趣而无害的小虫子。虽然这些虫子很小，但他知道只要夹住它们的触角便不会被咬伤，不会中毒。堕落分子们说不是这么一回事，说他是对卖淫行业进行研究的大人物，他的工资都花在对下流社会存在的腐化堕落现象的研究上了。

一向贯于卖弄风骚而又善于勾引男人的桑塔现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她连一点这样的暗示也没有表露，甚至连她原来的那些迷人之处也没有显露出来。凡是欣赏过她的男人们对这些至今记忆犹新。法官问她什么，她就根据自己所见所闻极其简短地回答，正像伊波利托曾经忠告过她的那样：说实话。她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她怀疑自己生了重病，她感到自己抽搐得那么厉害必有原因。虽然她表面看起来如同一株橡树那样强壮，但微风一吹她就摇晃，就掉叶子，她觉得自己是一棵病树。桑塔的态度太令他们失望了，他们本来想一睹这位最走红妓女的风采为快，可惜的是那位辩护律师竟找不到词儿让她说话。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请求审判长先生，允许我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向这位女见证人提几个问题……"

辩护律师的请求得到一致的赞同。他面对着桑塔问道：

"您说您看到他们小声说话，您以为他们和解了，对吧？……那么他们说了些什么呢？请您重复说一遍！"

桑塔说不记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善于言词的辩护律师一听马上抓住话柄，桑塔则紧锁眉头，无言以对……律师进而紧逼：

"您要当心，您的话是自相矛盾的！您说他们第一次混战以后看到人们介绍他们认识，这就是说您看得清清楚楚，当然了，

他们原来互不认识，那么现在您为什么又说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桑塔很尴尬，不知怎样回答是好，只是瞪大眼睛盯着律师，好像这个问题不应该由她回答，而应该由他自己作出解释。接着她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末了，她耸耸肩膀说：

"真的，我不知道……当然我看到人们介绍他们了，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些经验丰富的人看到辩护律师如此善辩赶忙鼓掌替他打气，他们知道他会马上把见证人置于死胡同的。然而，他们失望了，因为律师转而又气愤地对桑塔说"好了"，而审判长也终于说出了那句令人盼望的话："我很满意。"

一离开那里，桑塔又感到浑身发颤，虽然不如头一次那么厉害，但是这次持续的时间长，她不得不在证人室里站了好长一阵子，与此同时，法官先生们觉察她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以及她的讲话明显地自相矛盾，便批准她退席的要求。

从科尔多瓦内斯大街到埃尔维拉妓院的路上，桑塔坐在镶有玻璃车篷的马车里一言不发，佩芭把她搂在怀里，感到她身上滚烫，说了些安慰她的话，并且不住地咒骂法官把桑塔弄病了。

"出一身汗你就好了，孩子！……你们（她对坐在身旁的另外两个女人说）看到了市里的大官们那副傲慢的样子了吧？他妈的……他们再来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

直到黎明时分，那场凶杀案的女见证人们才一个个地倒在宽大的床上休息。因为这场人命案子的缘故，妓院里几乎没有嫖客。鸨母埃尔维拉就像车夫那样谩骂法官，她狂怒地嚷着，说他们故意要搞这场调查，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正是由于他们让她的姑娘们出庭作证，才使妓院的常客，比方说哈拉马斗牛士以及那些大手大脚的达官贵人，在妓院里白白地等了一天又一夜，

尔后悻悻地离开，到别的妓院找女人发泄他们的欲火了。她气急败坏地站在她的驯服的姑娘们中间，边骂边拍着自己肥胖的大腿。她一拍，腿上的肉就像即将溶化的果子冻一样抖动。她一个一个地打量着她们，尔后说：

“谁来赔偿我的损失呢？嗯！谁呢？……我不能白吃这个亏，他妈的！……至少让我损失了二百杜罗！谁要是再到我这里行凶的话，我就像轰狗一样把他们赶到大街上！至少得让人家有法子谋生呀！真无耻！……明天我叫他们付双倍的钱，我不能就这样白亏了……你们得使出你们的全套本事，从你们的那些汉子身上刮钱……还有你，伊波，也给我滚吧！蠢货。没有弹琴吧？当然没有钱，懂吗？……佩芭，给那个贱货点酒喝喝，给她多盖点，让她发汗！”

鸨母埃尔维拉吼着上了楼梯，继而听到她关房门时使劲一带，震得屋子里的窗户轰轰作响。伊波利托十分伤心难过，他请求掌班佩芭让他留下来照顾桑塔，万一病情恶化说不定需要有人到药店买药，找医生什么的。佩芭发了善心，同意了。

“她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佩芭说，她正在小客厅的酒柜里给桑塔找酒。

早在埃尔维拉暴跳如雷地离开之前，桑塔就扑倒在床上。听佩芭这么说，她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表示伊波可以留下来。这会儿她哆嗦得更厉害了，给她盖了那么多的被子、毯子也无济于事。热度太高，烧得她迷迷糊糊。

其他的姑娘们都蹑手蹑脚地进来看她，她们摸摸她的面颊和前额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她们看到自己的同伴突然病得这么重，也都下意识地联想到自己会不会也这样突如其来地被邪风或别的意识不到的原因弄病呢？她们沦落风尘，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得起她们，没有人真心同情她们。一旦老鸨认为她

们没有用——不能再干她们的行当，不能使有钱人的肉体感到快乐和满足——就会把她们抛弃：先逼她们去医院检查，尔后把她们赶出妓院大门。如果没有任何仁慈的人提出抗议，也没有谁要求得到她们的肉体时——她们的肉体曾经千百次地被人爱抚过，被人无数次地亲吻过，她们那擦满芳香化妆品的身体上有人们颇为向往抚摸并得到满足的地方——她们就被还给了神圣的大地母亲，那是世界上唯一不仅不嫌弃、不拒绝她们，而且如同保护好人和正义者一样地庇护她们的地方……

妓女们摸过桑塔之后，为鼓励起见就对她说：

"你别害怕，不要紧，天亮后你就会好的……"

桑塔这一病在姑娘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惧，但是她们此刻感到满足的是自己可以宽衣就寝了。虽然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但自己此时是卧床的主人，是动作的主人！可以在干净的床单里自由自在翻来覆去，在这无限期的幽禁之中得到一小点自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她们的美梦，身子爱怎么躺就怎么躺，胳膊爱怎么放就怎么放、腿爱怎么弯曲就怎么弯曲，没有人逼她们这样或那样，不必虚情假意地去爱抚别人，不必整夜地陪伴着别人，不必硬着头皮去闻别人满嘴的酒味以及其他让人更难以忍受的怪味，臭味。此时此刻她们多幸运呀！只有两个刚刚搞上同性恋的姑娘，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欢乐心情一起躺到了一张床上，其他姑娘们都走进自己用香薰过的房间，她们的感觉就像那些被迫划船的犯人那样，只被允许暂时地把脚镣解开，但绝不能把脚镣抛掉。此时此刻她们一看到自己的床空着，心里就舒展一口气，心想这回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幸福，她们就像一群淘气的小孩子，得到了一件自己渴求的心爱之物，高兴得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多开心呀！自己愿意怎么睡就怎么睡，不必去满足别人的怪癖，不必在别人下流无耻的行

径面前屈服，身体不必遭受那些令人讨厌而又永不满足的男人们的蹂躏……明天还得照常，有什么办法呢？然而，今天，这几个小时，她们是自由的！……她们迅速脱下衣服上了床，感到心满意足，她们早就渴望能这样清静地享受一下了！这时，只有在这时，她们才想念起自己的情人，只有和他睡在一起时才感到那是一种享受，虽然对他并不抱有财富的愿望。

伊波利托把一个枕头放在地上给赫纳罗——这孩子站着睡着了——然后自己坐到桑塔床头上。桑塔很快地把药水喝下，然后又陷入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之中。

“桑蒂塔！”伊波利托轻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能认出我来吗？……”

“是的，伊波，我能认出你来，可是讲话很吃力……现在我就要死了，伊波，我很清楚，我就要死掉的！”

盲琴师又在黑暗中度过了几个钟头。此时对其他人来说已经天亮了——对他来说，则永远是黑暗！他靠在自己所崇敬的人的床头上。由于自己是瞎子，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也无力反对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他只知道悲伤地听从命运的摆布。他双手交叉地坐在椅子上，越想越感到凶多吉少。桑塔得的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很严重，非常可怕。一般的病不会这样突如其来，也不会这么重，即使突然发作，也不会发这么高的烧。它会持续多少时间呢？……能治好吗？……要是能治，结果会怎样呢？……为什么偏偏桑塔要死呢？不！不！她不能死！虽然他毫无根据，但他认为她不应该死。而伊波利托自己呢，却会因为眨巴着一双瞎眼向自己提出这么一大堆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吓个半死。他坐在那里摇来晃去，茫然不知所措，于是只好虔诚地祈祷起来，好像这是最灵验的药方。然而，祈祷又顶什么用呢？只见他的嘴巴不停地说些毫不连贯而又令人悲伤的话语。

这是从他那颗业已破碎的心灵深处发出的悲鸣。他的心中充满悲哀。他曾经深信不疑地跪在自己母亲身边祈祷过。此时他又想起了那些虔诚的时刻。后来因为他的生活极不规律,便一度停止祈祷——或者他认为祈祷也无补于他的穷命。现在他又求助于祈祷。祈祷仍然不灵,祈祷并不能像一副灵丹妙药那样减轻他郁结在心头的痛苦,更不用说消除它了。不是说心诚则灵吗?……穷困最终使他停止祈祷。他和桑塔,他们这些表面上看去最结实健康的人,其实不过是些既无反抗力量又无自卫能力的蚂蚁、昆虫,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别人无缘无故地踩在脚底下,踩断脊骨或置于死地……他们自然诞生,自然消亡,命运不掌握自己手里……这三位奇怪的人——妓女、瞎子和领路童——是不懂这个道理的。请读者恕我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

桑塔讲起话来了,高烧烧得她说胡话。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回忆,日期混乱,事实颠倒:哈拉马斗牛士在奇马里斯塔克她家的白房子里;鲁比奥,少尉警察来到埃尔维拉妓院想诱奸她;她自己和她哥哥工厂里的一个同事结了婚,这个人弹一手好吉他,他们年轻时,他爱她爱得发疯;赫纳罗是她的儿子;伊波利托变成了她的两位兄长,变成了两个乡村绅士,讨厌她并且诅咒她:

“法维安! 给我水喝,要井里的,井里的凉! 你别让科斯迈骑栗色马骑得那么快……多好的太阳啊! 上帝,多好的太阳! ……”

伊波利托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从未听别人说过胡话,他不知如何是好,他马上叫醒赫纳罗。小家伙睡得像石头一样死,被盲琴师猛然叫醒,晕头转向不知所以,仍然闭着眼睛坐在地毯上。桑塔的不连贯的、词语不清的谵语把他吓呆了,他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桑塔面对着墙壁,头枕在枕头上,身子一动不动,仿

佛身上盖的那么多衣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在那里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停下来时，便呼哧呼哧地喘气，好像刚刚爬过一座高山，又好像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

瞎子与领路童没有讲话。赫纳罗已经完全清醒了，也许有人会说他也是个瞎子哩，瞧他看桑塔那副呆样子，与其说他在看桑塔，毋宁说他在听桑塔说胡话。这些梦呓在黎明前黑暗而宁静的都市中的斗室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伊波利托确实被吓坏了，从他凑近赫纳罗的敏捷动作上，也许有人会说他就是领路童呢。两个人的嘴巴都紧闭着，一句话不说，眼睛同时瞅着桑塔的床，听着她说胡话。他们的心揪到一起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脑子这么快就坏了，一个人的思绪怎么一下子就像醉汉一样乱了套，而说出的话语竟像疯话一样语无伦次。

“先生，她会不会是着魔了？”赫纳罗总算迸出一句话。

“情况很严重，赫纳罗，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她会死吗？……”

“她会死？……”赫纳罗重复着盲琴师的最后一句话，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后补充道：“我说，先生，这事只有上帝知道！”

这时，女病人一声咳嗽打断了他们俩的谈话。桑塔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被子和衣服往下拽了拽，探出身子来找什么，但她没有意识到守候在自己身边提心吊胆的那两个人。

“桑蒂塔！”伊波利托一下子来到她跟前，仿佛他的眼睛没有瞎一样，“您别把被子掀开！您想做什么，说一声就是了……”

“我要吐痰！”桑塔含糊不清而又吃力地说，生怕吐到床单上。

“快点，赫纳罗！快去找！你看得见。找个痰盂给桑塔，快！”

赫纳罗拿给她一个痰盂，桑塔吐了一口，接着又吐了好几

口，喘了几口粗气，看了看伊波利托，又看了看赫纳罗以及床前那支颤抖着火焰的行将燃尽的蜡烛，然后又躺下了，她想凉快凉快，便用手帕扇了几下，继而又昏昏欲睡，回到了她的老题目上。

“噢！……多好的太阳！我的……上帝，多好的太阳！……”

“血！先生。桑塔姑娘吐血了！”赫纳罗一看到痰盂边上沾着血便惊叫起来。

“把它擦掉，赫纳罗！”盲乐师吩咐说，“别让人看到血迹。”然后好像自言自语：“血！……这样的话，她要死了。”

但是桑塔没有死，她得的是肺炎。或许因为她年轻而且具有农民的气质——她的身体顽强地抵抗着，并且不断地服药，或许因为她得的这种病本身就不是致命的病，或者即使是致命的病，但病情发展又趋于缓和，反正七天以后医生说她脱离危险期了，并对她说，应该好好休息，才能彻底恢复健康。“要是再反复的话，”给她治病的医生说，“那可就危险了。”

幸好桑塔又死而复生，因为她赢得了最好的条件：第二次离开了妓院并摆脱掉加在她肉体上的极肮脏的枷锁。她对自己曾经处在怎样的危险境地之中，以及她在生病期间鸨母对她有多坏，都一无所知，她也不晓得哈拉马斗牛士有多慷慨，她病好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她的新情郎鲁比奥真的爱她、宠她，什么事都让她称心如意。一夜之间她突然变成了一栋房子的主人，变成了一位阔太太，还拥有自己的女佣和家具。一切都是她的。走廊上挂着些鸟笼子，里面养了小鸟。庄园里的生活幽静而舒适，她正可以在那里甜蜜地回忆过去，幸福地憧憬未来……甚至时令也非常适宜：正值仲夏，七月中旬，时有阵雨降落，空气清新，气候宜人，迷人的傍晚，凉爽的夏夜，月朗星稀……在这样的夜晚，这里的人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坐在旷野里与星星畅谈，并且保

证今后再也不做对不起苍天的事……于是，他们的内心会充满无限喜悦之情，因为他们有幸摆脱掉死神的纠缠。这时桑塔觉得一切都富有诗意，她爱她的伙伴们，甚至爱埃尔维拉和佩芭。她对伊波利托感兴趣，觉得赫纳罗好玩。甚至就连妓院前面那个肮脏而荒凉的花园她也觉得到处鲜花盛开，芳香四溢。她的卧室掩映在花丛中，只要转身一看，就会觉得那条马路也令人可亲可爱，那个区的居民个个文明，人人有教养。她居住的大都会无比伟大，生活无限美好。

在清晨的雷阵雨到来之前，桑塔恢复了平静，她就是以这样的美梦告别昨夜的。整个妓院静谧而安宁，既没有嫖客也没有滋事者。她坐在一辆软座马车上，车上挂着蓝色小旗。车夫很有经验，人坐在上面一点不感到颠簸。桑塔非常虚弱疲惫，面无血色，她躺在伊波利托的一只胳膊上。伊波受鲁比奥之托陪桑塔离开妓院去养病。鲁比奥不敢和他刚弄到手的这位女子一起公开露面。全妓院所有的女人都出来给这位获得了自由的女子送行。她们一个个披头散发，穿着拖鞋，身上的睡袍连扣子也不扣。看门婆欧弗拉西娅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鸨母埃尔维拉半真半假地提醒她：

“但愿这是件好事。但是你可也别忘乎所以，千万别把那个‘小白脸’给放走了。把你自己的钱存好，尽量打扮得漂亮些，别到时候你想回妓院来，连妓院也不要了……”

伊波利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桑塔说出把她蒙在鼓里的事情，他总算做到守口如瓶了！别让她知道那些坏事，这样她以后的生活才不会蒙上阴影；好事也别让她知道，这样最终她将把哈拉马斗牛士忘记。那个家伙即使现在还没有走掉的话，不久也将离开墨西哥城，回到他自己的故国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将忘记他与一个墨西哥女人的那段爱情

冒险经历。至于他，伊波利托，桑塔是忘不了他的好处的：恰巧在桑塔病重时，鲁比奥如何从普韦布拉城打来许多电报——因为没有及时回答他，他急疯了；他伊波利托本人如何因为眼瞎，无法得知那些电报的内容，从而也就无法向桑塔这个病人说清楚；埃尔维拉如何让人把那些措词强硬的电报撕碎，然后又说桑塔准备第二次从她手中逃掉……歹毒的埃尔维拉如何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亏她说得出口，什么忘恩负义！——要出去的话，那就等着上医院去吧！埃尔维拉如何说：就凭桑塔那张漂亮的脸蛋儿、我就白养活她吗？她不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替我挣钱吗？……不论桑塔如何请求，那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就是不让步，她甚至大骂佩芭，举着她西班牙农妇的拳头，差点打到佩芭脸上，甚至威胁别的姑娘，而对伊波利托又怎么样呢？芝麻大的事都不放过，对他拳打脚踢……她简直是个畜生！

正在这时，好事发生了：哈拉马斗牛士亲自来了。虽然伊波利托费了好多口舌才得知他就是哈拉马斗牛士本人。人们认为他见不到桑塔心里不高兴也罢，认为他不久将回西班牙因而想在离开这里之前与她的情妇言归于好也罢，然而，事实是他并不知道桑塔重病缠身。在姑娘们出庭作证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来到妓院，说是来瞧瞧姑娘们在法庭上受了些什么罪，是不是受惊了。实际上，他是专门来找桑塔的，还没等他开口问，姑娘们就一五一十地把桑塔的病情对他说了。她们告诉他，桑塔得了肺炎。哈拉马斗牛士听了以后根本不相信，便不以为然地说：

“这是真的？……我想她的病马上就会好的，你们等着瞧吧！大夫们都在那里胡说八道，你们别骗我了！……”

甚至佩芭对他说桑塔病得很重，他也不相信，而盲琴师也凑过去解释道：您听，我的钢琴都不能弹得太响，这是因为如果声

音大了，会影响病人的，但是埃尔维拉老板娘又非要弹琴不可，我就弄了一张报纸塞到琴里面去了，这样音锤击出的声音就不那么洪亮，不那么刺耳，还让嫖客们感到新颖，同时也把老板娘给应付过去了。

当哈拉马斗牛士走进桑塔房间闻到一股子药味时，他才对自己的固执看法产生了动摇，待他把手伸进桑塔的被子里一摸，发现姑娘正在发着高烧，他才惊慌地瞪大了双眼，感到束手无策。他在桑塔床前坐了足有一个小时，既不要烟抽，也不要酒喝，流露出一种少有的郁郁寡欢的神情。他详细地询问了桑塔的病情以及谁是给她看病的医生，又问桑塔缺少什么——这最后一点至少重复了四五次……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第三天，第四天仍然如此。每天他都坐在桑塔床前郁郁寡欢、沉默不语看着大夫给她治疗。到了第五天，桑塔的病情似乎已脱离危险期，但是狠心的鸨母埃尔维拉竟出人意料地吩咐说要把桑塔送到医院。这话正巧被哈拉马斗牛士听见。他一个箭步窜到院子里，当着掌班佩芭和在场的妓女们的面，拔出了匕首，口吐唾沫星子，操着一口浓重而又令人难懂的西班牙土话，像头发怒的狮子对着老鸨埃尔维拉吼道：

“你这个狠心的婆娘，你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狐狸精！我看咱们俩谁厉害……谁敢把桑塔从床上动一动？就算教皇来了，也别想动她。谁要是胆敢动她一下，我就用这把匕首把他的脑袋开了瓢！我可不是吓唬人，说到做到，大不了，我给你们一百杜罗。什么他妈的这个那个的，我不在乎！嫌少的话，我这还有！……对桑塔，你们谁也别对她说谁替她付的钱！记住了吗？……她死不了的话，愿意跟谁一起过就跟谁一起……愿她幸福！懂了吗？但愿她不要再当妓女了……”

桑塔逐渐好起来，哈拉马斗牛士看望的也不那么频繁了，每

次来都问问有没有新情况，需要什么，及至医生诊断桑塔已经痊愈的前几天，他竟再也没有露面。

伊波利托差点傻乎乎地对桑塔讲起哈拉马斗牛士有多么慷慨大方！怎么能把这个告诉她呢？为了能使她的良心得到宽慰，索性也不告诉她埃尔维拉如何坏。

伊波只跟她说她自己的事情，不涉及别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夸大她的病情以及他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我注定这辈子是看不见你的长相的，对吧？你想象不到当我认为再也不能感觉到你的存在时，再也不能聆听你的声音时，再也不能从心中看到你的时候，我有多么难过！……”

早就在家里恭候桑塔的鲁比奥一见他们到来，马上走上前去迎接，他搀扶她下了马车。

桑塔知道伊波利托为与自己分手感到内心无比痛苦。为了报答他，她便站在人行道上对他一再表示谢意，就连鲁比奥也说多亏了他。桑塔对盲琴师说：

“你既然知道我的住处了，那就常来看我吧，伊波，鲁比奥会同意的……与赫纳罗一起来，伊波，带他一起来……”

最近以来天气特别好，湛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阳光给田野、屋宇、街道披上金光，鹅卵石仿佛是金光闪闪的钻石，就连原本不太洁净的水湾也闪耀着晶莹的光斑，没有生命的石头和钢铁也好像具有了生命……一切都在净化，都在升华，黑的变成白的，衰老的变为年轻的，得病的人痊愈了，古老的教堂，生锈的大钟，无数栋旧房屋以及斑驳的墙壁也都变得光彩夺目。温暖而和煦的阳光使得穷人们感到心里暖融融的，使得公园的鲜花纵情开放，使得衣不蔽体的孩子们暂时忘却了一切忧愁而放声大笑。桑塔和鲁比奥的初恋就是这样的幸福，一个月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他们无忧无虑地

尽情享乐，忘记了一切烦人的事——烦人的事还少吗？除了笑还是笑——幸好有许多事情值得笑。养病的人通常总是心有余悸、不安和烦躁的，而桑塔的内心中分明是产生了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求是无限美好的，以前连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是无法用言词表达的。这怎么能叫养病呢？不仅她的肉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而且她的被玷污了的灵魂现在也得到了抚慰、净化。虽然她的身体因与所谓文明的男子汉们进行肮脏的性接触而被玷污，但是她依然十分美丽动人。不久前她曾在死亡线上挣扎过，现在她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出来，她的身体是艺术家的杰作。在她的脸庞上看不到皱纹，在她的肉体上也看不到皱褶，她身体里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她只感到情趣盎然，芳心骤起波澜。

然而，鲁比奥并不火热地爱她。为什么？他早就不是个毛头小伙子了，因为桑塔毕竟没有彻底改变她的妓女习性。

到了第二个月乃至第三个月，发生了一些让桑塔大为扫兴的事情。桑塔的大好时光过去了，就像风和日丽的春天被炎热潮湿的夏季取代一样，蓦地，淫雨成灾，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黯然失色，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桑塔精心建造的空中楼阁一夜被洪水冲垮。鲁比奥不仅不爱她，而且蔑视她。每当这位年轻的妓女编织美梦或者梦想到达希望之乡（她认为自己已经接近希望之乡的边缘了），正要展开她那麻木而笨拙的翅膀飞翔时，鲁比奥就凶狠地给她泼冷水：

“妓女到不了希望之乡，哪有那样美的事！下贱女人的灵魂飞不起来，因为它没有翅膀，它是无翼的灵魂……”

在鲁比奥身上发生着一种正常而可以理解的变化，虽然桑塔无法解释。原来他因夫妻关系不太和睦而思想苦闷，他以为像桑塔这样一位名妓能减轻他的痛苦，认为她能给他美好的享

受。他想给自己厌倦的夫妻生活增加点调味品——多数夫妻都不和睦——因此就去青楼嫖妓，进而与妓女姘居，他确信妓院里有妙方良药，那种药既好吃又好消化。虽然有时他意识到这样不好，但马上又会把自己否定，替自己有失体面的行为辩解。他的这种作法恰似一个人替家中病人到药店买药，买回来的药不仅贵，而且治不了病。那时候他为能独占桑塔而骄傲，他不顾一切地去亲吻那张已被许多人狂吻过千百次，但还未干瘪的嘴巴，去抚摩她淫荡的黄褐色肉体，那时他感到姘居别具一番滋味，富有刺激性。他多么想把别人亲吻、抚摩这个女人时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除掉！然而事实是，用钱买的爱情任人摆布，但它毕竟如同人们使用的货币一样，在集市上使用它的过程中，它被千百个人用手玩弄过，人人都在它上面留下痕迹，因而到头来它便失去原有的光泽。但是不久鲁比奥便发现妓院里卖的药方不灵，即便是用一张钢嘴巴不厌其烦地吻她一辈子，也除不掉别人的吻留下的痕迹。一想起她的过去，他就醋意大发，加上他总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自己应该成为第一个享用她的男人这样一种虚荣心作怪，他与桑塔原本就不深的爱情便破裂了。鲁比奥把自己对妻子的气愤迁怒于他的姘妇桑塔身上。他今天跟妻子共享牙床，明天与姘妇同度良宵，以为她们俩总会有一个能满足他的欲望，而最终他发现没有一个令他心满意足，于是就用不同的话语，不同的方式责骂那两个女人。即使这样他还是得不到满足。突然一天，他发现他对待那两个女人的方式和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更尊重自己的妻子，对他的姘妇，他只是从肉体上欣赏。他发现在他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但是又相容的爱情——鲁比奥自小就尊崇这种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观——而她们俩则似曾相识，并且互相劝告，她们俩就像是用一块面做的，虽然相去甚远，但都面临着自己的爱

情纠纷——一个是雪花膏，一个是稀泥塘——她们的想法都相似，一样的沉默，一样的处在任人蹂躏的地位，一样的回答，来的时候几乎一样地欢迎他，走的时候几乎一样地送别他……鲁比奥自己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听到别人说过这样一个真理，这个观点把他的妻子与娼妇相提并论：

"……在女人们中间，是不存在道德级别的，她们只有社会等级之分。然而，她们又都是女人！……"

尔后，爱情也会变为悔恨。人类初始的欲望已经不能以周身的酥软而结束，而是以一种厌恶的情绪了结。这种厌恶的感情不仅体现在言语里，而且表现在行动上。有时是沉默不语，有时是进行新的攻击。这种攻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再次占有我们所爱的女人，而只不过是再次证实我们确确实实地还爱她。淫荡导致疲倦和餍足，而性行为往往导致犯罪——幸好大部分人并不犯罪。然而，所有的男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不论他对一个妓女爱得多深，他的灵魂深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讨厌她的德行、厌恶她的肉体的念头，虽然有时是极为短暂的。诚然，能够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身子底下的女人是少数，而把自己吃过无数次已经吃腻了的女人置于死地的男人则更是凤毛麟角。这种食肉动物——他们喜欢到洞穴里去寻找腥物，同时也不放弃自己家中现成的肉——的本能就知道吃肉、吃肉。

鲁比奥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爱过桑塔，因而此刻他头脑里产生了上述各种想法。恋爱初始时的甜言蜜语和倾诉衷肠已为愧疚所代替。看到自己堕落到如此地步，他便对桑塔的人格、人身进行侮辱、诋毁、攻击、诽谤。当初，为了表示他的忠心不渝、说明对她无限深情的爱恋，什么好话都说尽。他把对自己妻子的不满全部倒出，他把不和睦的夫妻间平淡无味的生活描写得

一无是处。而当他的情妇几乎变成妻子时，他倒害怕起来。他之所以对情妇竭尽侮辱之能事，并非因为情妇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他自己轻浮、软弱、无能。

“你别以为我把心里话对你说了，你就趾高气扬！你别以为我对你说了我不曾对任何别的女人说过的话，你就毁坏我的荣誉……你并不可怕，谁会相信你的话呢？一个婊子……”

这个可怕的词是一种耻辱，而从他的口中说出，对桑塔来说则是奇耻大辱。它在空中回鸣，萦绕不去。桑塔在家具上、在墙壁上、在灯上、在饭中，在所有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两个字写在里面。这是两个倒霉的字……

因此，桑塔也看不起鲁比奥——假如他仍像过去那样虚应故事，也许她真的会爱上他的！——但是她考虑到自己的处境，并不想再次回到埃尔维拉的妓院中去，也就没有和他闹翻。她深知，那个勾栏院不会再要她的，别的差不多同等级的或低级一点的妓院她也不想去，虽然她估计这些妓院都知道她的大名，早就想把她弄到手了。

促使她不愿离开鲁比奥给她安排的这个家的主要原因，是她自觉病情日益恶化。由于倒霉的肺炎而引起一些其他症状，这些症状她感到可怕又莫名其妙：肚子难受，下身出血，腰痛，甚至会阴和腰部的肌肉也疼痛得叫她难以忍受。

“这是什么病，伊波。”桑塔禁不住问盲琴师。然而，他对桑塔的病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一无所知。虽然他经常在赫纳罗带领下来看桑塔，但他羞于启齿。“我才不会看医生呢，鲁比奥会抛弃我的，我可不想再去找埃尔维拉。”

伊波利托无法给桑塔解释为什么，但他这个外行人还是答应给她找一些草药，弄几个药方。

于是伊波就请人给桑塔开了个有节制地服用烈性酒的方

子，桑塔自己则逐渐把烈性酒的剂量加大，而且各种烈性酒都用，先用白兰地，继而用度数更高的白酒。桑塔不可避免地要酒精中毒，她更加离不开酒了。借酒消愁愁更愁。她就像喝了忘川[1] 里的水，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事也记不起。

这难道能怪酒吗？自从酒来到人世间，人们就离不开它。它既能给人带来欢乐，又能让人忘却愁肠。桑塔已经染上了恶习。或许因为她整天醉醺醺，或许因为她重病在身，或许因为她感到自己不幸，她不愿把埋在心底的苦衷对鲁比奥说，就用谎话蒙骗他，不论在大街上，浴室里，马车上，还是在自己的家中，她都说没有事。这样，她的酒越喝越多……有时难免感到疼痛难支，但她想方设法掩饰，不让鲁比奥看出……

后来，鲁比奥看到她喝那么多酒感到有问题，并且发现她在隐瞒真情，于是请求她原谅。但她仍不改恶习，同时一点也不吐露真情。于是，他极其残忍地把她轰出家去。事实上，她那时天天处在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之中。她去乘马车，车夫认出了她，就问她是不是到埃尔维拉妓院中去，她发疯似的笑着说：

“不，不去那里……拉我到另一家妓院去，随便哪家都行，但至少要一天付给八块比索……我还值这个价！”

---

① 地狱里的一条河。死人的影子喝了它的水，会把一切往事全部忘掉。

第　四　章

一件东西倘若已经腐烂或者已经让虫子蛀坏，谁也无计可施。桑塔的身体便是如此，每况愈下，令人担忧。

墨西哥城所有廉价的下等妓院桑塔几乎跑遍了，她挨门挨户自报家门，可没有一户敢把她收留。她无暇喘气、休息，便又悄然离去。就这样她拖着个酒气满身的病体，上车，下车，下车，上车，跌跌撞撞，挨家挨户地找主儿。见到她走路时弓身弯腰颤颤悠悠的模样，人们准以为她是在黑夜中摸索着走路哩。我们正常人在漆黑的夜里行走时就是这副样子。她不知道何处才算尽头。她小心翼翼地走着，想尽量少摔跤，少受点伤。然而，要想不磕不碰那是不可能的。就身体而言，她已是身不由己了，而她内心想些什么，谁又知道呢？瞧她那副醉醺醺的样子，不停地打呃，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回忆自己那业已过去的美好年华以及那流逝的风光岁月……

自从那天晚上桑塔明显地对鲁比奥不诚实而导致被他厌弃时起，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不仅因为她离开了那个曾经给她带来一时温暖的小家庭而令她无限惆怅，更主要的是因为从那时起，她仿佛被鲁比奥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推入一座万丈深渊的底层。她陷在墨西哥城这座巨大而腐败城市的污泥浊水中，流落街头，奔走于阴暗而腥臭难闻的地下室。她就像马路下阴沟里的污水，虽然有时在污水井里也打几个漩涡，停留片刻，但不可避免地要在人们的脚底下销声匿迹。这些污水来自于厕

所，来自于抽水马桶，带着千家万户的一切污秽，一切不堪入目的脏物，愤怒地拍击着肮脏的沟壁，最后汇集到巨大的下水管道

里……它们自己也不知道流向何方。只有沟壁无时无刻不在瞪大眼睛注视着它们的行踪，看着它们身上沾满麻风、梅毒等各种病菌匆匆而去的狼狈相……由于这种污浊的脏水挟带着大量细菌，它令人们望而生畏。它把一切黑暗的、见不得人的东西都藏在自己的躯体内；而在它们的行程中，每每遇到缝隙、洞穴便不遗余力地往外钻、往外挤、往外冒。它散出的恶臭令人窒息，它发出的疲惫而沙哑的声音令人心碎肠断……它们被无情地逐出闹市，被赶到远离人们住所的郊外，声嘶力竭地拥挤着冲出管道口，注入汪洋大海。只有大海才肯慷慨地献出自己的宽大胸怀，去热烈地拥抱它们；只有大海尚未忘记它们是生而纯洁的；只有大海仍然记得它们曾经流过田野，灌溉过土地，它们曾经是晶莹的露珠，大自然的芳香，曾经是人们生命的源泉……

桑塔的一生就是这样！

与鲁比奥闹翻的那天晚上桑塔什么也没有预见到。她向来

起男人们来，她觉得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个个都是荒唐可笑的。她记得这个人的神态，那个人的模样，越想她越觉得男人荒唐，便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她正坐在一辆出租马车的脏篷子里，车子正在穿过一条河，车身摇晃得厉害。她甚至想到去找伊波利托并且告诉她自己和鲁比奥闹翻了，而且她再也不回埃尔维拉的妓院去。然而由于她酒喝得太多，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一会儿又想到若是盲琴师去她的“巢”找她，发现“巢”里空空的，鸟儿已经飞走，他会怎样大惊小怪。且不忙，以后再告诉他自己的处境也不迟。

车子停了下来，但桑塔不认识这个地方。

“这是哪一家？”车夫给她打开门时她问道。

“哪一家？……这家价钱高呗！”车夫反问她并转过身去看着墙壁，“这里有好多外国女人，她们都说自己国家的话……”

“美国人吗？……枪子儿崩了我，我也不会进去的。你这蠢货！你不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吗？……拉我去托斯卡，它在一个小胡同里……”

“我知道了，知道了。”车夫忙不迭地回答，桑塔坐好后，马车夫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说话就到！”

托斯卡妓院的鸨母和埃尔维拉同是西班牙人，她们是老乡，同行，但同时又是冤家对头。只是由于她妓院里妓女们的坚决反对，她才没有收留桑塔。她知道，虽然桑塔是一件抢手货，但正因为如此，也常会带来麻烦。一般较为老成的嫖客宁肯光顾那些不太漂亮不那么时髦比较安分些的妓女。另外，桑塔所在的妓院的妓女们出于嫉妒，也把她的病情说了出去，说她住过医院，不知得了什么鬼病，后来又说她得的是肺炎——谁相信呀！……又说最近她被一个有钱的少爷接出去了，那个少爷会容忍他的情妇就这样走掉而把他给晾起来吗？……还有，照理说桑

塔应该回埃尔维拉的妓院去呀？她为什么不回去呢？她最红的时候不是在埃尔维拉的妓院里度过的吗？其中必有奥妙！

老鸨托斯卡在她的卧室里亲自接待了桑塔。老鸨递给桑塔一杯茴香酒，拉着她的手，笑嘻嘻地、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她：

“你看，孩子，我为什么不收留你呢？实说吧，开始我对你说没有空房间，那不是真话，房间总会有的，尤其像你这样有名的姑娘……但是，我不想为了你，让埃尔维拉来找我的麻烦。你应该明白，她老是和我过不去，找我的茬儿。不过我不怕她，她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要是收下你，你想想，她会说些什么呢？她这个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另外，你不是被一个阔少爷接出去了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傻姑娘！……你别对我说，你和他闹翻了，吹了……你我都明白，这种事几天就过去……那个可怜的少爷会来找你的，你们俩会言归于好的，我知道，她会来接你的……”

桑塔想打断她的话，不让她啰啰嗦嗦地说下去，可是她看到老鸨不让插嘴，于是就不停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茴香酒，也不知喝了几杯。没等喝完，老鸨就给她斟上。她很气愤，骂她的话都到了嗓子眼。

“孩子，你别打断我，我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你病病歪歪的，对吧？从你的脸色上就可以看出来，孩子……今儿个晚上你放心地喝个够吧，耶稣会保佑你的……回家去吧，别犯傻了！回去和你的那个心肝和好吧！明天你准会感谢我的忠告。你把马车辞了？”

桑塔听后气得发抖，从来没有人对她这样不客气过，加上又喝了点酒，她猛然站了起来，把早就憋在嗓子眼里的粗言恶语一股脑儿都倒了出来。

“我到你这儿来，是看得起你，你听明白了吗？我不是没有

地方去，你别摆臭架子了。对你有什么好处？算你没有福份！开始时，只要你给点钱，我就会留下的。可现在，我不干了！拿去，这是给你的酒钱。”说完，她气急败坏地往盘子里扔了两个杜罗。

她越说越气愤，转身朝街上走去，决定谁家的门也不叫了。她知道，此刻所有的妓院都忙于接客，不会腾出手来雇新人的。她确信，不论到哪家妓院，哪家都会拍着手欢迎她。她深深地感到托斯卡妓院这个不懂事的鸨母伤了她的自尊心。她来时乘坐的马车仍然等在那里。

“几点了？”她语塞地说着打开车门。

车夫告诉了她几点，可是她没有听得太清……她犹豫不决地上了车，从小窗口探出脑袋来对车夫说：

“现在拉我到拉达斯饭店去，我快饿死了……你饿的话，我请你的客！”

这家饭店，她过去曾经进去吃过好多次饭，都是由一些有钱的先生们请她去的。饭店向来以饭菜可口而深受顾客青睐。然而这次她一个人却不想进去了。另外，这地方不很卫生，又有些杂乱，去的都不是很正经的人，大都是有小姐陪同的浪荡公子。进去时就半醉，而到喝完出来时，一个个都酩酊大醉。当然，他们个个都吃得很开心，灌了许多龙舌兰酒。有一次她陪的那位少爷还和邻座的一个很有礼貌而又不善于交际的手工业者碰起杯来，对方也答谢了他。很明显，对方要是拒绝的话，怕受到他的戏谑。一般人们还都有点节制，另外，饭店晚上十一点正一定关门，所以没有人胡闹或者乱喊乱叫乃至影响邻居。至多在关门后有个别人哼支悲伤的小曲，但大多数人则默默无声地在那儿品尝美酒，间或也能听到某个人酒足饭饱后的呃逆声。这里得算是一家规矩的小酒馆。它的拿手好菜在众多的同类餐馆中

赢得了声誉。饭店老板是个大胖子，心眼好，精于应酬。他熟谙顾客的弱点和难处，他的话既对大家表示同情，又不伤大家的自尊心。因此他的话总能博得大家的欢心。虽然他的话语不能治愈大家的创伤，但人们听了感到心里宽慰许多。老板是一个退了休的饭店招待员。他始终保持着某些职业习惯：脸刮得干干净净，嘴角挂着微笑，而账目上则装糊涂。他双手不停地摩挲着下巴，虽然看上去像夏天的困猫在打盹，但他的眼睛却在窥探身边的耗子，他的忍让是有限度的。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懒洋洋地坐在柜台后面，用他那便便大腹保护着他的钱柜。除了他本人而外，别人甭想动一动这只钱柜。在他的右手放着三桶龙舌兰酒，这些酒会源源不断地变成大把大把的钱。厨房就在他的对面，不管从里面端出什么饭菜，都在他的监督视野之内。招待员根本用不着对他说上了什么酒菜，他比谁都清楚……谁也骗不了他。工人们都尊称他为堂福拉诺，穿着讲究的人则习惯于和他称兄道弟。他对谁都笑，可对谁也不相信。第一天开张时，他在门口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帝国酒家”。

“请他们把饭给我端到车里面来。”桑塔吩咐车夫：“要点辣的，叫他们也给你端一份饭来，你就在车座上吃吧！”

桑塔永远也记不起那天晚上是怎么样结束的，只知道第二天中午醒来的时候，睁眼一看自己躺在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年怀抱里。那是在奥尔特加街的一个下等旅店里。她是在哪里遇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的呢？……从衣着和外表看来，这个少年还是满正派的。桑塔看到他正在尽量不出声响地穿衣服，轻轻地关阳台的门，像是准备逃走似的。他发现桑塔在看他，羞得满脸通红，毛巾举在半空中，脸也不洗了，只见水珠顺着稚气的脸庞往下淌：

“您已经醒了？”他问桑塔，其实桑塔瞪着的两颗大眼睛早已

证明她是醒着的。

“你没看见吗?”桑塔反问他,她习惯于用“你”来亲切地称呼对方。“你是谁? 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这是个什么地方? ……”

惶惑的少年——至多十六岁——流露出一种未曾涉世的纯真。他远离桑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身穿衬衣,看来他刚刚洗过手和脸。他把毛巾像旗子一样挥舞着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我把什么都告诉您,真的。这已经是既成事实,我不愿意您去指控我,我宁肯去坐监牢,只要您愿意的话。虽然您也许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干嘛要打发你去坐牢呢? ……你把我怎么的了?”桑塔很感兴趣地问他,说完从床上欠起了身子,一只胳臂肘支撑在枕头上。丝衬衫的一只袖子还没有穿上,使她一个浑圆的肩膀以及肩膀底下那只乳房的根部都裸露在外边。“你把我怎么的了? ……你不像个坏人。”

少年一直处于惶惑状态中,他红着脸,终于说出了他创造的奇迹。

原来这位少年是个学生,一个大学预科的穷学生,在墨西哥城无亲无故,孤身一人。很久以前,至少一年前,他在大剧院最后排的包厢里初次见到了桑塔。当时只见她衣饰华丽,身上缀满金银首饰,显得无比艳丽,楚楚动人。她的旁边坐着另外一位姑娘,两位西装革履的少爷陪伴着她俩。不难发现她们都尽量往座位后部靠,以避开追逐她们的众多视线。少年一见钟情,便四下打听她的情况,问她是哪家妓院的,逛一次窑子要多少钱。后来价钱越抬越高,他一时难于攒足那么多钱。然而,他并没有死心。他每月省吃俭用,节约开支,总算攒够了一笔钱,他把毛票换成十个比索一张的大票子,像宝贝似的把它放在一个头盖骨里——这是他那狭小而破落的房间里唯一的装饰品。头盖骨

的主人是他大学里学医的一位学兄。他借了来用为的是使把门婆迫于惧怕头盖骨而不至于把钱偷去。虽然他有了一张大票子，又想桑塔想得如醉如痴，但仍然下不了决心去找她，他每天回来瞅瞅那张大票子，然后就想入非非……但每次都说："再过两天，等受不住了，等胆子大点儿再去找她。"其实，这位少年在学校里，在同学们中间还算得上胆子大，有闯劲的。他有个女朋友，长得也满漂亮，有时候他们也在姑娘的窗户底下谈情说爱，分别时，隔着铁栏杆互相飞去一吻……以前，他曾经爱过几个姑娘，其中有一个小裁缝，就是帕拉依斯那家裁缝店的，在普拉特罗大街！……还和帝国商场的一个售货员相好过，那家商场是美国人开办的，到处都是大镜子，还卖苏打水及冰激淋之类的冷饮。售货员很喜欢听他恭维奉承她，也乐于接受他送给她的紫罗兰，但是只答应和他一起去天使广场的灯底下玩到十点……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踏进您的卧室！"小伙子说着便坐到床上。这张原本就不太牢固的床，加上他的重量，已经承受不了了，开始吱吱呀呀地响起来。桑塔入迷地倾听着他继续说下去的话："我从没有进您的屋，从来没有。我到过花园那里。有一天晚上，我甚至到了大厅门口，还往里看了一会儿。有个瞎子在弹钢琴，对吧？您看，我确实到了大厅门口，往里面看过吧？……可是，当我要张口打听您的时候，我的舌头就不听使唤了，吓得我腿肚子直打战；一转身跑掉了。我气得直骂自己胆小，也骂您！……桑塔，您会原谅我吗？"他壮了壮胆子又补充说："我攒的那张大票子后来就花掉了。在墨西哥城这样的大都会里，只有罗马人才能攒大钱。没了钱，我也就不敢奢望去找您了，一天天陷入对您的思念之中，我找各种机会远远地看您，把我都看傻了。您就从来没有注意过我吗？……昨天晚上我从阿尔贝剧院出来就已经很晚了，正好碰上您在'贵妇'药店门口，车夫正在

那里哀求您喝点药，您那时处在半昏迷状态之中。天啊！这不是桑塔吗？我一下就认出了您，您不知道我有多高兴！……我就叫您，和您讲起话来，您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并说：'你上来吧！坐到我身边来，我们一块玩玩去！'我可不是聋子！您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跳到车里面去了，紧挨着您，您就把头靠在我怀里。坏就坏在……"说到这里他欲言又止，开始拧毛巾，脸羞得更红了。

"怎么坏法呢？小傻瓜，快点告诉我，怎么坏法？……"

"好吧。我告诉您！"少年学生略加思索之后爽快地说："坏就坏在那个车夫不是东西，他太傲慢无礼。我让他把咱们俩拉到这家旅店，我打手势让他赶起马车来，那个家伙奸笑着冲我说，不马上给他钱，他一步也不动。我……我没有带钱，而且也没有地方去弄钱。幸好，我想起我还有一块表，一块镀镍表，走得准极了。我一下子把它摘下来，交给他作抵押，今天我去把它赎回来……那个家伙非常不信任地把表接过去看了看，又摇了摇，确信表是真货才把我们拉到这里来。您昏昏沉沉的，我能把您放在街上不管吗？……房钱待走的时候再付。要是您不和那个车夫一样，如果您相信我的话，我出去五分钟，弄四个雷阿尔来，您看行吗？……以后，我将分几个月付给您我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钱，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住一晚上光看着您，而您又如此漂亮……后来我就给您脱光衣服……"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桑塔津津有味地听着她的小情人诉说，同时心中的情火愈燃愈烈。不等小伙子说完，桑塔就像饿狼似的扑向他。一对情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在那张吱呀作响的不牢固的床上滚来滚去。

"你干得妙极了，小傻瓜！太妙了！……还等什么？快把衣服脱光，宝贝！不要去想你的那个小裁缝，也不要去想你的售货

员，光想我！快上来，我的心肝！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你，你玩个够吧！听见了吗？我分文不收你的，让你白干，直到你干够了，干得不能再干了为止，这样你就会光想我桑塔一个女孩子……"

桑塔宛如一只饿魔，恨不能把那个少年的整个身体一口气吃光；而那位少年也露出了他锋利的牙齿，永不满足的胃口。他吃得多香啊！不是一口一口地吃，而是生吞活剥！他既无情场老手矫揉造作之态，也无文弱书生文质彬彬之气，而是以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特有的纯真自然之情贪婪地、兴致勃勃地享用着桑塔！……

"啊哟，桑塔！桑塔！"暂时精疲力竭的少年在战斗的间隙感叹："你多漂亮啊！"

桑塔无需像平日供别人享乐时那样卖弄风情，只要她深情地看小伙子一眼，身子颤抖颤抖，嘴唇翕动一下，就能激起他的欲火，他就会卷土重来，他的精力之所以如此充沛，既因为他几乎是童男的生理需要，也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渴望已久而条件又远远优于自己的女子，或许在他没有挣大钱之前的许多年之内他不可能再享受她。

最后，桑塔被征服了，被甜蜜地征服了。她从未经历过令她周身血液如此沸腾而又激烈无比的战斗……她从袜子底下取出一叠钱，吩咐道：你听着！我请你吃饭。招待马上去端来一些普普通通的食物以及几瓶廉价的啤酒，他们觉得就像一桌丰盛的宴会。

他们暂时忘却了一切，甚至忘记了在这个卑鄙的世界上连桑塔本人也要完蛋的。他们不许什么愿，把什么都抛在脑后，贴在一起的肉体令他们陶醉。既然不必许下什么诺言，也就不必互相欺骗，欺骗本身就意味着内心空虚。既然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也就没有任何烦恼与忧愁袭扰他们的心头。这种烦恼

与忧愁就像随着时间的流逝落在衣柜与箱子顶上的灰尘，当我们用手去拂动它，或者经风一吹，它就会纷纷扬扬地飘起来，从而激起我们对昔日往事的美好回忆。他们不顾这一切，只是尽情地享受这短暂的相聚，既不悔恨过去，也不忧虑未来。他们狂热地吻着，几分钟的享受抵得上许多年……累得精疲力尽时，他们便心满意足地笑着分开，他们互相感激对方在此时此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出来，使两人得以不遗余力地相亲相爱。

他们的相会意味深长。对那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年来说，它意味着黎明即将到来；对不幸的桑塔来说，它却意味着黄昏业已降临，黑夜将随之而来。暂时还不令人可怕，加之她喝了些酒，身体已没有不舒适的感觉，经过紧张的战斗，现在需要的是休息。黎明也罢，黄昏也罢，应该说，它都是美丽的。年轻姑娘献出她富有弹性的高贵肉体，童男则报之以热烈的吻，痴情的爱。谁也不欠谁什么，谁也不需要付给谁什么。他们高高兴兴地分开了，就像希腊诗人[①] 笔下的原始牧羊人达普尼斯和牧羊女克洛埃一样。甚至他们也没有约定什么时候再会，再会干什么呢？……爱情用不着事先预约。小鸟们相爱从不互相约会，相逢时，只要动一下翅膀，掉下几根羽毛，啭鸣几声就可以了。而花儿相爱更简单：支撑它的茎向一边一歪，花粉就散落出来，花香袭人，光彩夺目，如此而已。自然界一切自得其乐，大地依四时而变化，世人情投意合而又互相需要时则相亲相爱。

可怜的桑塔！在这次令人愉快的相会之后，曾经多少次甜蜜地回忆过它呢？她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甚至连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无一忘却！她与少年学生的不期而遇有点像我们走

---

① 指公元三世纪希腊诗人朗吉斯。

夜路时点燃火柴来照明。火柴虽然能照亮，但遗憾的是它太短暂，当我们还需要它的时候，它却立时就会熄灭……因为从现在起，桑塔就像从悬崖上掉下来，一落千丈，不管什么，不论是谁也挽救不了，谁也没有办法。只有一样不同，那就是她的病情发展得比她从悬崖上跌下来的速度还快。起初，她只是偶尔感到疼痛难忍，而现在则经常感到剧烈疼痛，她感到这不是好兆头。桑塔确信自己得的是妓女们害怕的那个通病。不论是谁，迟早总得害上那个病的。她也与其他妓女一样，先是采取绝对掩饰的手法。要是病痛起来的话，她们就以极大的毅力强忍着，有时痛得千掉眼泪，但从不呻吟喊叫，反而发出阵阵狂笑，或者回到自己的屋里痛苦地挣扎。在公开场合，她们便怂恿男人们去抓摸她们的紧身胸衣——嫖客的拥抱就像铁钳子一样也可以分散她们的注意力。尔后便采用验方，用草药治。不过治好的时候少，治死的时候多。这些草药是巫婆们偷偷地从远离城市荒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弄来的。制剂有膏有散，药名稀奇古怪，令人费解。验方内容既有魔法也有巫术，既有护身符也用占卜："您用公鸡血或者黑猫的毛。""戴一只鹿眼或者一个干蜥蜴。""弄一盆水，下弦月亮出来时放在外面，烧香，再亲初生婴儿的屁股。"魔术、邪道、离奇的咒语、寂静教[①]、向魔鬼祈祷、异端邪说、残酷无情……所有摧残精神的胡说八道应有尽有，但就是不能减轻肉体的痛苦。这一切桑塔都试验过，但她的病就是不能根除。她病因太深，病情太严重，而且越来越重。这是对她造孽的严厉惩罚，从根本上瓦解她的肌体，她注定要遭大罪，她得的是无法治愈的顽症。不论验方和药丸有多么灵，但一到她身上就失效，她的病痛越来越重，此刻痛区比以前更扩大了，就像有一种看不见

① 十七世纪基督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教派。

的小虫子在啃咬吞噬她那已经溃烂的肉体。但不论她痛得多么支持不住，她仍然要强打精神忍着，装着，以保持美妙的线条。确实，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她身心的痛苦。然而，每次她供人享乐过之后，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她的气色确实不好。人家花钱购买性爱，当然有权要求她这样那样，她则必须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强作笑脸，殷勤服侍，忍气吞声，任人蹂躏。

桑塔的珠宝首饰是一点一点地积蓄起来的，是靠慷慨的阔少爷们私下馈赠而一件一件地攒起来的——那可是一些数量相当可观的珠宝呀！她曾经把它们存放在一个精雕细刻的首饰盒里。每每静下心来，无所事事时，她便打开盒子得意地欣赏那些闪烁金光的首饰，正是这些饰物曾经使她原本娇美的身段光彩照人——现在首饰珠宝也要离她而去了，与此同时她的情人，她的保护人也把她遗忘了。珠宝首饰收购商一个个都像蝙蝠一样，晚上才出来活动。最狡猾、最奸诈的当数西班牙籍的男收购商。他们只用原价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价钱就把首饰买到手，本地的那些女掮客虽然也经常光顾妓院，但她们则显得不那么精明刻薄。桑塔精心保存的那么多首饰没有过多久就被他们挖空了，身上剩下的只是她那一双仍然闪闪发亮的眼睛。当她发觉珠宝首饰卖光了的时候，不知流了多少伤心泪，她的眼窝越陷越深，眼圈越来越黑……“天啊：我那么多宝石，翡翠，金银首饰，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只要有首饰卖，她的日子就好过，而且她可以避开中间经纪人。这些家伙就像苍鹰一样凶狠，不遗余力地到处追逐行将死亡的病鸟。她可以有选择地交易，把那些特别心爱的首饰暂时保留起来，她还可以在商人面前大声疾呼地抗议妓院鸨母的惨无人道，同时她还可以用变卖首饰的钱搬到自己乐意住的旅馆里去或者住进某处私人宅第，不过哪里她都呆不久，因为珠宝首

饰很快就卖光了。怎么办呢？她又想到自己那些昂贵的丝绸衣服、帽子、大衣以及大量的贵重羽毛。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呀！这些东西也很快就卖完了。现在她穷得一文不名，几乎赤身露体。原来大名鼎鼎的她，而今名声扫地，且病情日益恶化。有的下等妓院准备接纳桑塔，同行都知道她病魔缠身，不少人私下议论说，她痛起来要命，肯定病得不轻，这些流言使她更感到绝望。嫖客中有的人也得知她已染病，便一个接一个地传开了……她过去有那么多崇拜者，如今有人肯出面帮助她吗？……谁会去干这种蠢事呢？不仅没有谁出面帮忙，他们反而互相提醒“别去沾她的边，她太危险，躲她远点，别被传染”。甚至有人提议把她弄到远处去隔离起来，以免传染别人。

桑塔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也就越发沉沦下去。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她便更加拚命地喝酒，已经喝得醉醺醺了还要喝。她手不离瓶子，边喝边往外洒，胳膊湿乎乎的……她真的深深地爱上酒了。酒使她得以逃脱严酷的现实，做着各种美梦……这有多幸福啊！她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奇马里斯塔克镇，回到了她那掩映在桔树林里的白房子，她看到了家中的小鸡，她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又得到尊敬的哥哥们的疼爱。

然而，当她酒醒之后又面对现实时，便要伤心落泪起来，与酒醉前相比更加悲哀。悲极而乐，她不禁放声大笑。那沙哑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连她的伙伴们也被吓坏了，只知道她值得同情，但又束手无策，只有默不做声地看着她那失去光泽而又散发着酒精气味的一对瞳孔。

伊波利托心中的痛楚与日俱增，甚至他比桑塔本人更难受。虽然他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但当桑塔从鸨母托斯卡的妓院里被赶出来时，他就嗅到了一点什么。正是从那时开始，桑塔堕落了。伊波利托曾经婉转地提醒过她。他凭自己苦难的经历，

深知妓女们的弱点，谙熟掌班和鸨母的为人，预料到了等待桑塔的将是什么样的厄运。如果想从根本上消除病患，必须下决心离开这个罪恶的深渊，到其他地方或乡下住一段时间：

“桑蒂塔，你需要的是休息，休息对你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治疗方法了。你需要忘记过去，尤其要忘记鲁比奥和托斯卡老鸨这类不仁不义的家伙。如果你缺钱，当然我想你现在不会缺，我那儿还存了点，你尽管用好了，桑塔……从明天，或者从今天起，你赶紧去瞧病，你痛得那么厉害究竟为什么呢？其中必有原因，你需要用别人的名义才能退出这一行吗？……假如你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名义吧，虽然我太微不足道了。我什么报酬也不要你的，你什么钱也不必花。”

这时候桑塔对自己处境的看法并不像盲琴师那么悲观失望。相反，她觉得这没有什么坏处……也许她认为自己的精力仍然充沛，生活方式也会别有一番吸引力。

“伊波，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实现一个人的宿愿不是很有吸引力的吗？”桑塔对盲琴师说。他听后感到分外惊讶。“了解穷妓女怎样生活也是我的愿望，尽管我不喜欢这种生活，但以后会有时间从良的。我差不多算个有钱人了，伊波，你先别忙，待到将来我从良时，我要去找个阔气的房子住，还要和你一起过清静的日子，以便实现你多年的梦想，而我也就心安理得了。不过，现在你别对我说这个，你别说将来我会怎么不幸。让我再碰几天运气，行吗？我会厌弃这种生活的，我肯定会改恶从善的。以后我肯定会成为和你相依为伴的女人的。你不生气吧？你会继续爱我吗？”

桑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抑制住对瞎子的厌恶之情——这种感情一方面由于她喝酒太多而导致的麻木不仁，另一方面由于她变得玩世不恭而渐渐消失——最后，她像猫似的抚摸他。这

时伊波利托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便亲吻起她的颈项来，同时紧紧地拥抱着她，使她喘气都很困难……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有权占有这个女人，他的炽烈的情火就要冲破一切障碍而喷射出来。

曾经有多少次，差一点他就去占有了她！他与桑塔的友情越来越深，他的生理本能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他们经常在一些名声不太好的旅店里见面。他不止一次地"看"到桑塔的某一位不知名的嫖客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时，把玩她一次必须付的钱放在桌子上(这些硬币在房间里半明半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就走了。这时，从她的房子里总会传出一股腥臭难闻的烟味酒味，汗臭味，总之，像牲口圈里散发出来令人窒息的臭味。每次都是赫纳罗领着伊波利托到达那里，一见到桑塔他就恳求她离开，反复对她说明这种生活有多么可怕，为什么不会有好结果。也正是这时，一股腥臭气味直冲他的鼻子，强烈地刺激他那双没有瞳孔的瞎眼，以至止不住地流出泪水，他同时感到自己的心脏阵阵撕裂般的疼痛。多少个上午他都不能进入桑塔的卧室去问候她。他只好呆呆地立在门外恭候。有时裤衩里挺着勃起的阳具，已经情急如火，但也不敢闯进去扑向桑塔这个名妓……他恨不得一死了之，可又下不了死的决心，仍是天天来看她，来欣赏她，来崇拜她，这是多么无耻……每次他都重复那几句话，既是抗议，也是他的誓言：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那我们就此结束吧！我对你起誓，我再不来找你了，你的事情我也不再管了！"

一天早晨，桑塔打发赫纳罗去买酒和咖啡——姑娘虚弱的胃只能吃这两样东西充当早点，赫纳罗一走开，盲琴师便扑向桑塔。他脸色铁青，气势汹汹。

"我！我！"他吼着："我非得为你去死不可！我，桑蒂塔！你可怜可怜我吧！我要是再等下去，最后我什么也得不到！所有

的男人都可以爬到你身上，你就像街上的一块石头……可我呢？我崇拜你，爱你，我听到过那么多人和你睡觉，难道光听我就能满足吗？……不，桑蒂塔，无论说什么……今天你非得允许我不可！……”

他们俩便扭到了一起，桑塔除了两只眼睛看得见而外，体力上不占任何优势，而伊波利托则如同在黑暗中战斗一样，抓住什么都不肯放弃。桑塔竭尽平生之力终于挣脱掉伊波利托，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站到床对面（床算是分开他们俩的战壕）恳求他：

“不行，伊波！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对我太好了，我不能以这样的身子奉献给你。不，我说过，这样不行！”她几乎裸露着身体，看到瞎子的凶相她确实惊恐万状。只见他瞪着浑浊的白眼，鼻翼使劲往上翘，嘴巴紧闭，弓着腰，连棍子也不拄，伸着两只强健的大胳膊，像一头猛兽向她扑去，一下子扑了个空，他失望地把胳膊缩回去。他来回跳着，灵巧得像一头野猫，同时他喘着粗气，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不！伊波，不！……”桑塔不停地重复着，从床这头躲到床那头。伊波渐渐逼近，他一句话也不说，两只胳膊宛如传说中毒蜘蛛的两根触角。他虽然看不见，但他确实疯狂地热恋着她。此时此刻，他多么想把她压在身子底下！他靠她已经很近了。他的嗅觉灵极了，他闻得出她裸露着身体的气味，他更加不能控制自己的欲火，他颤抖着的双臂拚命地伸开，渴求欲火得到发泄……

斗争越来越残忍而不可调和。此时已没有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分，有的只是低级动物间雄性的追逐与雌性的反抗。时而听到桑塔沙哑着嗓子气喘吁吁地喊“不！不！”时而听到伊波利托在砖地上或爬或走或跳的声响……一不小心，桑塔滑倒在地

上……继而听到两声喊叫：一声是桑塔发出的恐惧的喊叫，一声是盲琴师终于得到了胜利的感叹，之后……只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那种动物交尾时才能听得到的喘息声。瞎子在上，他如同一只大猩猩那样凶狠地吞食着他崇拜的肉体，而这具肉体曾经被无数的男人蹂躏过……桑塔在下，她已停止呼叫，被乖乖地征服了，以女性特有的顺从默默无语地等待着男性的疯狂进击……女人的肉体不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战斗而生的吗？就在这时赫纳罗忽然破门而入，一见到他们俩的样子，吓得把酒和咖啡也洒了，而且竟哭了起来，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小孩子：

"先生！……堂伊波利托！桑塔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从此以后他们俩单独相处的时间结束了，桑塔再也不派赫纳罗出去买东西了。要是旅馆的招待不给她往房间里端吃的，她宁肯不吃不喝，也不让瞎子有机可乘。

虽然桑塔这样的女孩子已经堕落，已没有任何贞节可言，但她心灵深处还是有羞耻感的。这很奇怪，对吧？……然而，事实确是这样。她自己知道她曾经被无数的男人玷污过，因而不想就这样脏乎乎的带着满身污点奉献给她所崇敬的人。她想，至少在她结束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让她自己的身子稍许干净一些的时候她才配得上真诚地爱她的钢琴师。对她来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她就要滑下悬崖绝壁的时候是他给了她希望，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她前进的道路；他就像广阔的星空那样宽宏大量，原谅了她罪恶的过去，让她得以安静地休息。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桑塔总是一拖再拖？为什么她不能彻底改掉恶习，下决心与盲琴师住到一起？……

伊波利托看到桑塔往下一滑再滑，她自己说出的话总是不能兑现，便感到大失所望。终于他鼓起了勇气，决定彻底与她决

裂：

"桑蒂塔，"他斩钉截铁地说，"再见！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而且将来也不会爱我。假如你能爱我一点的话，你肯定不会让我遭这么大的罪……我已经不能忍受了！我向你抗议！我每天往旅馆里跑，今天跟你到这家旅馆，明天到那家，我想把你接出去，不要你在罪恶的深渊里再往下陷了，可你老是说'明天'，'明天'一定跟我走……我看这个明天永远也不会来临。你让我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桑塔，是你自己下不了决心。我认为你自己有意把黑夜延长，而在黑暗中你感到心满意足，你怕见太阳……唉！桑塔，你不是瞎子，你无法了解一个瞎子！……你总以为和我一起生活对你没有多大意思。你认为跟我在一起会比你现在的这种生活更黑暗……那么，好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愿上帝保佑你！我可是不想再等了……赫纳罗！和桑塔说再见吧！"盲琴师命令他的领路童，他的原意也许是给桑塔片刻思考的时间，以便对自己再说点什么。

然而，桑塔那天上午喝得酩酊大醉，没有理解盲琴师的意思，只是当赫纳罗对她说再会时，才神志模糊地答道：

"好了，好了，你们快走吧，我的头痛得要裂开了。明天再见吧！噢，不，明天晚上咱们在'金屋藏娇'咖啡店见，你们知道……"

"不是这么回事！"伊波走到玻璃门前说，"不光明天晚上咱们不见了，以后也不再见了……永别，桑蒂塔！"

河水泛滥时，必然会挟带着泥沙、碎石，湍急的流水会将岸边的野草树木冲倒，然而终归要随着咆哮的浊浪流向远方，注入大海。泥沙、碎石和冲倒的树木时而下沉，时而浮起，时而随漩涡打转，时而一泻千里……有时，我们不难发现一根纤细的稻草战战兢兢地漂浮在它们中间，随波逐流。要是这根稻草运气好

的话，它会碰上挂在岸边的一根树杈，树杈会慷慨地向它伸出援助之手，将它抓住，使它暂时脱离污泥浊水。然而，汹涌澎湃的河水根本对稻草和树杈不屑一顾，任它们尽情相爱。但不论它们多么忘情地相亲，霎时间还会被更大的浪涛把它们卷走。

当然，如果这根稻草碰不到岸边的树杈，它就会比泥沙与碎石消失得还快。

桑塔的命运宛如这根稻草。没有伊波利托的友谊，她向悬崖绝壁下的深渊跌落得会更快更凄惨。她从这家旅店到那家旅店，最后没有办法，来到一家只收五毛钱的妓院，这里是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的老窝。

那是一个十分简陋的房间，室内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四周的墙壁歪歪斜斜，仿佛用手使劲一推就会倒塌。墙壁上的石灰已荡然无存，天花板上不时往下掉土。马车每每打房外通过，震得它的门窗摇晃半天——偏偏这条街白天车辆行人络绎不绝。

桑塔为了找到这样一处安身之地不知跑了多少地方。好的旅店她不敢涉足，中等的、下等的她跑了个遍。这些地方就像人身上被跳蚤咬的一块块红斑让人坐卧不宁一样，让周围的人们不得安生。因为它把麻风病传染到各处，包括富人区。麻风病人总感到身上奇痒无比，只有经常不断地搔痒才觉得舒服些，可是越搔越痒得厉害，肉会一块一块地烂掉，糜烂会蔓延到全身。因此居民们对这些地方望而生畏。这种流行麻风病的下等妓院，警察不闻不问倒好，只要他们一干预，这种病就泛滥成灾，波及到整个社会。那时，不仅在破落不堪的穷人区，就连在豪华的富人区大街上，甚至在气派非凡的商店门口也不乏这类女人。她们就像虱子无声无息地爬满人们昂贵的衣服一样，令人生厌而又奈何不得。谁见到这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目光呆滞的女

人都会望而却步。她们被赶出妓院，无家可归，无人过问，流落街头。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父兄现在何方——其实父兄的命运也不比她们好，人世间留给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任何体面的工作，愉快的享受都与他们毫无缘分。假如某一个成员被捕，家里的其他人从来不闻不问，从来也顾不上去监狱探望。世事茫茫，人间有多少不平？……

对这一切，甚至比这更糟的事桑塔都了如指掌。有的人虽然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个大都会里，每天看报纸、到法庭列席旁听、千方百计与权力机构拉关系，但他们寿终正寝时知道的事也没有桑塔多。桑塔之所以谙熟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妓女这一行自然而然地成了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犯罪与法律之间的谨慎的中介人。

桑塔现在住的这座妓院隐藏在墨西哥城名声最坏的一个区里，在蒙塞拉特尖塔的南面很远的地方。它位于圣赫罗尼莫区的东南角上。这家妓院在桑塔没有住进去以前只有九名妓女。这里原本是一间大房子，后来窑主用很薄的隔板把它分成若干小房间，小块的隔板是用弯钉、楔子和黑乎乎的绳头连接起来的，中间留出一条很狭窄的过道。室内有几张破烂不堪的光板床，几个破旧枕头，一把三条腿的木椅子。门上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锌、铝、锡合金的圣像。唯有这圣像坚固无比，不管什么强酸也腐蚀不掉它一星半点，圣像的两侧各搭一条佩带。佩带脏乎乎的，令人作呕。佩带的下端耷拉到门上，一开门就会碰着嫖客的脑袋。过道尽头的墙角里用图钉钉着一帧圣像。圣像周围挂着一些纸花，圣像下面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顶部破掉一块的杯子，杯子里盛着油，算是油灯。它昼夜二十四小时点着，在光线微弱的油灯烟熏火燎下，供品也都变得黑乎乎的。这与其说是还愿，还不如说是在亵渎神明！

桑塔跑遍了所有的下等妓院，最后来到这家。这时她已病入膏肓，疼痛难支，而且又穷困之极。她喝得半醉，昔日水灵灵的眸子而今变得黯然无光，她那线条和谐而又无比美妙的身段而今变得枯槁憔悴，令人不忍目睹。昔日披锦着缎，而今破衣烂衫。

"你能再收下一个吗？"桑塔对一个老太婆说。这位老太婆刚刚洗过脸，她放下肥皂盒，嘴里叼着一截烟屁股，喷出一股呛人的怪味。老太婆开了点门缝——门上有许多破洞用碎布糊死了。

老太婆半晌没言语。强烈的阳光从开着的门缝里射进洞穴似的室内。老太婆使劲睁了睁被下垂的眼皮遮住了大半截的双眼，从上至下打量了一下桑塔，然后伸出枯瘦如柴的双手，摸了摸桑塔的臀部、大腿和胸部，掀开裙子瞅了瞅下身，最后命令道：

"进来吧！……要是你还没有吃早点的话，那里有点心，吃去吧！要是吃过了，你就给我扫地，不过要轻点，还有一位先生在睡觉哩……"

窑主根本就没有想到问一下桑塔是否有健康证明，而桑塔也不曾想到应该告诉她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那玩意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无人过问，要健康证明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偶尔上面突然派人来检查，当地的卫生官也总是能找到健康证明顶替的。至于说到当地的男人们，他们也不怕。要是因此而染上性病，他们总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替自己开脱。如果他们发现某个女人是祸根的话，那也很简单——打她一通，然后把她轰到街上，或者让这个女人请他们在附近酒馆吃一顿也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从来没有谁去报告警察。干嘛要告诉他们呢？告诉了警察，他们会加倍罚款的。大部分居民都有维护这一地区名誉的美德。于是逃兵就在这里变卖军服、枪支、弹

药，从狱中逃出来的盗窃犯可以在这里很快地结识新伙伴而大显身手；走私犯在这里如入无人之境更加肆无忌惮；买卖人从乡下回来时到这里休息，休息后再由这里去乡村集市；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更不可信，他们的骗人把戏比在自己家门口的店铺里更高明——有时候你前脚出他的店，后脚还没有离开他的铺子就有可能被那些"不公正"的税务官员封闭；不老实的店铺伙计们因被解雇而怀恨在心，但用不着出苦力，因为他们腰间总别着手枪，从来也不缺钱花……有时候，长期关在地牢里的犯人——他们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处以死刑，什么时候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通过与女看守反复讨价还价逃出来时也必须来到这里。他们的伙伴会很快帮他们换装，并万无一失地将他们隐藏起来。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世界，有人难过，有人高兴，有人不知公德为何物，有人则宽宏大量，豁达谦让。社会渣滓有时也会自我献身，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作对，人们的良心荡然无存，犯罪习以为常，不懂黑话没法张口……总而言之，所谓社会沉渣，所谓大城市的浮游物都集中在这里。

女窑主放桑塔进来后关上门又把门栓拉上，以简短的命令口气问道：

"你叫什么？"

"桑塔。"

"从今天起你叫洛雷托，什么桑塔不桑塔的！……"

甚至连她的迷人的名字也被淹没在污泥中了。

她的身体已经很糟，但这所地狱使她彻底垮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黎明她在死亡线上挣扎！她好容易从某个逃犯的手中脱身，然而又落到另一个恶棍的怀抱中。为了使自己在遭受别人的蹂躏时（有时在床上，有时在地上）麻木不仁，为了尽快地了结自己垂危的生命，她便拼命地喝酒。她对什么都无所谓，默

默无语，不哼不吭，紧闭双唇，忍受一切，就像一个人做了个可怕的噩梦被吓得浑身打哆嗦并且醒来仍然感到害怕，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自己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噩梦一样。

这期间她唯一能得到安生的时候是偶尔钻进莱希纳小广场旁的一家小酒馆里呆上几个小时。酒馆的名字很古怪，叫"解乏酒家"，营业时间从下午六点晚祷以后一直到半夜十二点。里面聚集着各种各样不务正业的人。她学会了一段歌词，嘴里老是哼它，但她自己也记不清这歌是就在这里听会的，还是跟一个杀人犯学会的。那杀人犯是从贝伦[①] 逃出来的(她和那个家伙厮混了一晚上)。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为在"解乏酒家"也确实有不少人用吉他弹唱这支歌，而那个杀人凶手——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对桑塔也的确够温存、体贴、关怀。他甚至对桑塔说过为什么杀人，并且对她说他曾经爱过一个女人，还和那个女人生了个儿子，但此时他不知道儿子的下落！……(那天晚上睡在隔壁的一对男女说，他们听到桑塔与杀人凶手都哭了，后来又听到他们低声细语，亲亲热热地说知心话儿。)过了一会儿，杀人犯竟唱起了这支歌。一则因为他的酒喝多了，二则可能是对自己不幸往事的回忆使他过于伤感。因此，桑塔到底是在哪里学会的这支歌实在不得而知，人们只听到她着迷似的不停地哼着，仿佛在执著地祈求实现歌词上说的话。只有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人才总是唱它！

其中有四句实在令人悲伤而生恻隐之心：

> 死者呀，灵魂业已安息，
> 天国里谁也不能将你蹂躏……

---

① 墨西哥城一监狱。

桑塔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头两句，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同时她也相信自己的灵魂在天国将不再遭罪。但是她唱到后两句，就没有哼头两句时那样热情与虔诚了：

……肉体消失！灵魂永在，

只有灵魂与你相爱……

唱到这最后一句话时，她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伊波利托，他的形象奇迹般出现在桑塔的脑海。她看到伊波利托宛如一尊没生绿锈的铜像，瞪着他那双视而不见的白眼珠子痴情地盯着她。蓦地，伊波利托的形象又消失，桑塔还未来得及仔细瞧一瞧，究竟是她那颗永不消亡的灵魂想让伊波利托尽快拯救，还是她自己的灵魂业已升天，因而伊波利托无需救她，只在那里护卫着他崇拜的这具偶像就可以了。

事实是她已病入膏肓，身上就像锥子扎一样地疼痛。即使这样，她还得应付客人。她已经步履维艰，连翻身都有困难。她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喊叫——以前能不叫唤她就尽量不叫唤。可是现在，她的客人、她的同伴、她的灵魂都能听见她在那里大喊大叫。她在破床上滚爬，用手使劲地抓自己的脏衣服，满眼含泪，恳求嫖客发发慈悲：

“别动我！我要完蛋了！……请别告诉老不要脸的窑主，她会把我轰出去的，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有的人以为她无病呻吟，没病装病，仍然像发情的公山羊似的向她扑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才相信她的话，并且塞给她几个钱便扬长而去，他们还劝她快去求医治病。而更多的人遇到此事，便在房间内大喊大叫，要求更换一个：

“喂，老板娘，换一个，这家伙使不得了！……”

大约又过了半个月，老窑主见桑塔确实不可救药了，便不容

分说地命令道：

“喂，你太不像话了，明天给我滚吧！……你欠我的那十四个雷阿尔我也不要了……”

有时人走上了绝路也就无所顾忌了，因此，桑塔听了窑主的逐客令，便一连回答了三个“是”。

“是……是……是……明天我就走……我一定走！”她麻木不仁地答道。

当天下午她浑身疼痛难支，连酒也喝不进。她痛得满身大汗，两眼呆痴，就像死人的眼珠子一样。她的眼窝深陷，乌黑乌黑，仿佛被打过似的。她可能已经不可救药，危在旦夕了……在床上死命挣扎，前顾后盼，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她就要走了，不管是什么，火车也好，轮船也好，马车也好，反正要把她带走了，但愿能把她带走……

天黑以后，她疼痛稍减，开始琢磨办法。应该快去叫伊波利托，可爱而崇高的伊波利托会马上来把她从这里弄走的，会使她得一善终，将她好生埋葬而不记前仇。她欠下的债已经增加到两个比索了，还需要付给捎口信去的人一个比塞塔。

“来接我的那位先生会付给您钱的。”桑塔语气沉重而肯定地说，她发现窑主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便又说道：“即使没有人来，少您一个比塞塔又算得了什么？……”

捎去的口信像电报一样快速地到达伊波利托那里，这口信既真实又残忍，它意味着死讯：

“你去那条街上，告诉在那家妓院里弹钢琴的那个瞎子，就说桑塔，注意，告诉他桑塔就要咽气了，想见他一面，完了，就这些，请他跟你一起来，越快越好！”

如果老鸨、姑娘们、嫖客们胆小的话，他们一见到来的这个瞎子准会被吓跑的。瞧他那副长相，丑陋无比，穿得破烂不堪。

他下了马车，由一个赤着双脚、衣衫褴褛的小男孩领着，径直朝妓院走来。

"桑塔！……桑蒂塔！……你在哪儿？……"

桑塔的话音刚落，瞎子就呜咽着闯进了她的房间。

"伊波！"桑塔的声音十分微弱。盲琴师抚摸着她，鼻子不停地嗅着，虔诚地将她吻来吻去。"老鸨要把我赶出去，从这里赶走！……没有人要我了……我烂掉了，我就要死了！……"

"我要你！我……我要你，我把你带走……你不会死……你不可能死！"

于是，盲琴师付清了桑塔欠下的债把她接走了。

在场的人，几乎有半数都出来为桑塔送行，一直送到大街上，他们简直不相信这竟是事实。

瞎子把桑塔抱进了马车，自己也安然就坐。赫纳罗盘腿坐在车座上。暮色浓重，显得有些神秘莫测。

马车凯旋而归了。

第　五　章

马车到达伊波利托家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楼门洞古老的铁门早已上了锁，但这并没有使钢琴师不快。这样一来，反倒免得邻居们大惊小怪了。要是他们看见他带着一个女人进家，肯定会七嘴八舌地议论个没完。

然而，楼对面不远处的阿尔贝剧院却依然灯火通明。剧场的门刚刚打开，观众潮水般地涌到场外休息，谁也不会放过幕间这几十分钟。剧场的灯光甚至将对面大楼的墙壁映得明晃晃的。有些人家的阳台上也透出灯光，说明户主还没有入睡。走出剧场外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两个一堆，三个一伙，说笑的说笑，抽烟的抽烟，青烟缭绕，热气腾腾，剧院对面的人行道上，挤满一排小商贩：有卖烤面包夹沙丁鱼的，有卖蛋糕和点心的。每个摊位都点着一支蜡烛，上面罩了防风罩。卖主都站在地摊后面警惕地守着自己的摊位，生怕地痞、二流子——他们是这一带的皇帝——行窃、欺骗。剧院门口的两厢停着一辆辆马车。车夫们有的聚在一起聊天，有的为了省油已把马灯吹灭，马儿或伸着脖子，耷拉着脑袋在那儿打盹，或站在辕里一动不动地原地休息，脑袋一伸一缩地喘着粗气。

赫纳罗敏捷地从车座上跳下，回身把车门打开，向主人问道：

“我去买晚饭吗？……”

伊波利托先付了车夫的车钱，又给了点儿小费，然后从裤兜

里取出一把大钥匙，把门打开。赫纳罗在前，他的主人扶着桑塔紧随其后，三人谨慎小心地走进一座地铺石板的院落。这是一座很大的建筑，除了从门缝里和窗帘的缝隙里漏出的一线灯光，整个建筑都被笼罩在静谧的夜幕中。院内的泉水昼夜不停地流淌着，声音微弱而又单调。偶尔也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和母亲的催眠曲。院子墙角的一条绳子上晾着洗过的衬衣和裤衩，在清风吹拂下来回晃动，仿佛是一具具被砍掉胳膊锯断双腿的尸体，似乎它们顿时就会化作幽灵，飞向深邃莫测的天际。

伊波利托的家在二层的平台上。不消说，赫纳罗对脚下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他和主人把桑塔扶上楼，一边走一边提醒他们：

"当心！那里有个水管……桑塔姑娘，你别扶扶手，扶手断了……现在，一步一步地大胆走吧，过道挺宽的……好了，咱们到家了！"

桑塔靠在过道的栏杆上，伊波利托紧张而激动地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把钥匙，去开房门。桑塔在那些又脏又臭的下等妓院里呆了这么久，一见到伊波利托的家，不禁夸奖起来。她细声细气地说：

"这间房子真好！伊波，挺大的嘛！"

钢琴师的栖身之所坐落在平台上，一分为三。一间不大不小，顶棚露着天，被雨水弄得肮脏不堪，破破烂烂，四周糊着乱七八糟的糊墙纸。另一间光线很暗，赫纳罗和一只取名"鲨鱼"的鸽子住在这里。谁也不知道，这只鸽子究竟从何处飞来，反正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一只非常驯服而通人性的公鸽，它像一条狗整天围着主人转悠，时而立在钢琴师的肩头吃食，时而从赫纳罗嘴里啄食。它不停地咕咕叫着，给饲养它的主人的单调生活增添了不少生气。也许它是这所破烂房舍里唯一像样的居民，它

一会儿拖着扇形的尾巴在地上踱来踱去，一会儿在房子四周盘旋一圈又飞回住处。最后一间是所谓的厨房。炉灶由于长期搁置不用业已毁坏。靠墙放着一个碗橱，上面落满了灰尘，耗子明目张胆地在橱柜下窜来窜去。蜘蛛网纵横交错。赫纳罗的卧室里有一张用装酒的破木箱板搭成的床，床板上垫着稻草，稻草上铺了一块棕榈叶编织的破席子，这是伊波利托给他们……小家伙在上面睡得可香哩！主人的屋子里倒也有几件家具：一张仅值五个比索的弹簧床，上面铺一个羊毛垫子，床单、枕头、床罩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一个卡诺阿大街家具店出售的梳妆台，上面摆了一面镜子，对伊波利托来说，它显然只是个摆设而已。室内还有个床头柜、一张饭桌、一个马鬃沙发、一个衣柜、四把椅子、各种各样的杯子、盘子及餐具和一盏没有灯罩的灯。这盏灯点着时，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桌上还有一支仅值半个雷阿尔的蜡烛，一个破铁盒权作烛台，长年累月流出的蜡油在底座上堆积得又厚又高。一进门赫纳罗就点上了蜡烛。钢琴师摘下礼帽后马上握着桑塔的双手崇敬地吻了又吻，尔后十分恭敬而庄重地说：

"你看，桑塔，我所能给予你的实在太少了！不过，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两个人，我们是你的佣人！这里你说了算，你在这里病会好的，只要你愿意，我敢说，谁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你高兴吗？……"

桑塔一头扑到伊波利托的怀抱中，她被他的执著的永不熄灭的爱感动了。正是他的爱给她的生命带来了希望，正是他的爱给她处于垂危的生命带来了人类的温暖。他痴情地爱着她，而她则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打心底里也爱他，直到她死，甚至死后，她将永远忘不了他对她的爱。

"伊波，你真的这么爱我吗？"桑塔似有疑虑地问他。她一想起自己最初拒绝他的爱就感到愧疚。现在她已完全垮下来，病

魔缠身，毫无诱人之处，人人都讨厌她，唾弃她，偏偏他一如既往地崇敬她，忘情地爱着她。"是不是因为你好久没见到我，以为我还容貌如初吧？我现在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吧？"她几乎对着他的嘴巴说："我身上的健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还对你说过，已经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了，我让人看了就恶心。我已经不能满足任何人的欲望了，就连街上那些穷光蛋、流浪汉也都厌弃我……你不讨厌我？我在世上已经活不长了，你是不是怜悯我，才这样慷慨地爱我？……"

停了好长一会儿，钢琴师轻轻地撤开桑塔的手，吩咐赫纳罗去买晚饭。然后，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敏捷地在室内踱来踱去，很快又来到桑塔跟前说：

"喂！"

停了片刻。他那低下的头，仿佛在朝地上看。事实上，他在回忆过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艰难历程，回忆自己痛苦的一生。他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又开口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爱你爱得有多深，有些事是没法知道的！……但是，你想，很久以前我就深深地爱着你，很深很深，你不知道吧？……假如把你分成许多块，甚至每一块像针眼那么大点，别人会毫不怜惜地把它扔掉，扔得东一块西一块，也许一直扔到听说离我们无比遥远的中国去。你身上的这些肉块被抛到世界各个角落，被阻隔在千山万水之外……而我却会把它视为珍宝。假如你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沙漠中，比现在病得严重一千倍，比现在更穷困潦倒，更让人瞧不起，比现在再丑一千倍，甚至丑得连猛兽都惧怕，只要你也像今天这样派人来叫我，就像今天这样发誓爱我，我也会不顾一切地飞到你身边，哪怕粉身碎骨，我也无所畏惧。我将永远也不离开你，直到我们俩的生命终结！我会不惜一切地爱你，崇敬你，祝福你，保护你，就像此时此

刻你亲耳听到的这样崇敬你，祝福你……”

“是的，伊波，是的，我爱你，我发誓，爱你！”桑塔终于被他征服了，并且确确实实地真心实意地爱他。“请你相信我，告诉我，你相信我。”

“你不知道，”伊波利托继续说，但他并不正面回答，对她的誓言不说相信与否，“你哪里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爱的滋味……上帝没有让你受这个罪，你真应该好好感谢上帝！上帝赐给你的都是爱。起初，你不知爱惜地把它轻易地献给了别人，后来你又把它践踏了，继而你又捉弄它、嘲笑它。你就像一个顽童，把一件玩具打碎了还拍手称快，把花儿弄碎了，你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你觉得这无关紧要，还会有许多玩具，世界上还有很多花儿！……你的一生是幸福的，可你想想，你所享受到的幸福如此之多，你却不屑一顾，不知爱惜，你是那么娇纵任性，而我连边儿也沾不上……当然，我敢说，你的内心是好的，善良的，对吧？你最终爱上了我，终于找我来了，这就说明你是个好人。除了我母亲和你，世上没有人爱过我……你说你丑，可你和我比起来，你的丑又算得了什么？……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也是个好人，虽然我成不了圣人，但是我是个好人……我是个好人的证据就是我从来没说过上帝的坏话。我是瞎子，但不绝望，我顺从地来到这个对我说来永远是黑夜的世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

说到这里瞎子欠起身子，烛光射到他那满是麻点的脸上，照到他那可怕而毫无光彩的眼睛上。他的眼珠一动不动，仿佛在注视着嘴里发出的抗议，呆呆地看着他一生中受到的巨大痛苦和折磨、注视着他自己从未享受过爱情也不曾得到一点慰藉的人生。桑塔无比感动地看着他，这时她已经不觉得她这最后一个崇拜者其丑无比，相反，她觉得他出奇的高尚，少有的俊美。

这种高尚与俊美蕴藏在他那布满麻点的脸上，包含在他那闪烁白光的眼睛里，灌注于那座永不生锈的青铜雕像里，正是这种经过千锤百炼的高尚与俊美使得他那孤独而苦难的人生令人同情，惹人怜悯。

正是这股同情与怜悯的巨大浪潮把她推向伊波利托，使她拜倒在他脚下。她抱着他的膝盖，不胜感慨，无限感激。正在这时，他们饲养的那只鸽子突然从黑暗里飞出来落在它主人的肩膀上。

在微弱的烛光照耀下看去，这三个生灵正构成一件以人间悲剧为题材的雕塑作品：瞎子肩上站着一只鸽子，膝下跪着一个女人。这作品似乎告诉人们：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的苦难命运永远不可能改变，同时它也向人们表明：他们将始终如一地屹立在人间，永远不会损伤，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人类与鸟类之间的和谐与爱。

赫纳罗把晚饭买回来，一进门就忙开了：先点上灯，再打开窗户，让夜空的星光照射进来，然后摆好桌子，拍了几下巴掌，示意桑塔和伊波利托过来坐好。小家伙就像饭馆的招待那么麻利地摆好了饭，掰了一小块面包揉碎喂给在杯盘中间转来转去的"鲨鱼"。接着，赫纳罗又故意把啤酒瓶子使劲晃了几下，以便打开盖子时发出的声音更响，果然开盖时，啤酒沫溢出了许多，他滑稽地说：

"十块钱一瓶的上等香槟酒！这是埃尔维拉那儿的，我们大家不是在那儿干过吗！……"

瞎子的领路童赫纳罗的高兴程度不亚于他的主人。赫纳罗非常高兴桑塔来到他们两个人中间。钢琴师则有点心不在焉地吃着，但他的脸却始终对着桑塔，仿佛看得见她。这使桑塔感到很惊讶，为什么她一抬头看他，他也做出相似的动作呢？更叫她

惊讶的是吃过饭以后，伊波似乎看透了她的心事，叫赫纳罗取来一瓶西班牙烧酒，然后非常慎重地对她——她早就想喝烈性酒了——说：

"喝一杯这个吧！我喜欢饭后喝一点，你要是让我自己喝可不好。"说完他非常准确地给桑塔斟了一大杯(足有三小盅)，连一滴也没洒到外面。

为了不让桑塔看着他的丑相心里不好受，他站起来走到平台上去找赫纳罗，然后主仆二人就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桑塔只听到片言只语：

"早点，赫纳罗……早早地，一到七点就……"

桑塔赶忙把酒喝下，她早就感到疼痛又要袭来，她需要休息。这时她看到赫纳罗又极其敏捷地收拾起饭桌来，小心地给他自己留下一些好一点的剩饭，又给"鲨鱼"分出一点放在地上，同时用手抚摸鸽子，鸽子驯服地一动不动。赫纳罗一只手端着自己的晚饭，把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当喇叭，一边走一边吹起号来，后面跟着"鲨鱼"。鸽子跑起来头一颠一颠的，嗉子随着走路的节拍一张一弛。赫纳罗这会儿自由自在极了，桑塔听到他喋喋不休地说话，感到莫名其妙。

"赫纳罗跟谁说话呢？"她问伊波利托。

"和他的'鲨鱼'，和他的老鼠，还有碗橱里的蜘蛛。"钢琴师对她解释说，他已经习惯于领路童的这些事情了："他在喂它们吃的呢。"

过了一会儿，谁也不讲话了。毫无疑问，赫纳罗睡着了，他的鸽子等等动物伙伴也睡觉了。这时桑塔在被单底下翻来覆去，竭力忍受着如同锥子扎似的疼痛。她使劲地用牙齿咬着被单，以便不至于痛得忍受不了而喊出声来，这样伊波利托也不会发现。她真诚地希望病痛能稍微减轻一点，让她喘口气，哪怕在

此以后再百倍地加剧也没有关系。这样也好让她能够将自己已经毫无用处也无任何可爱之处仅仅是女人的躯体奉献给伊波利托，让他体味一下人生的乐趣。他肯定发疯似的想自己，而他又是最配占有自己的。比之于那些成百上千的曾经粗俗地玩弄过自己的男人们，他最配不过了……这时，伊波利托对面前的现实抱着疑虑的心情，故意慢腾腾地一件一件脱衣服，有意把这美好的前奏拖长一些，以便过一会儿进入最佳状态，去品尝他的佳肴美味——这一切几乎就要变成现实了。这时，桑塔又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像被毒蛇咬了一样，她全身的神经和肌肉一阵阵绞痛，像是传说中的恶龙或鬼怪一起扑到她的身上啃咬，抓撕……桑塔拚命地咬衣服，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但同时她想，恐怕不能……不能奖赏钢琴师对自己深情厚爱了。她看到他正往床这边挪动，他弓身弯腰，伸开双臂祈求着，他那留有长指甲的手指，就要抱住他无比崇拜的女人了。他多少次为这个女人辗转反侧，梦寐以求，而又有多少次几乎永远把她失去。

他的瞎眼睛不知道烛台上的蜡烛行将燃尽熄灭，然而他本能地感觉到，胜利就在眼前，只要再迈一步，他就会抓住以往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他就会成为桑塔的丈夫。他就像一个新郎，怯生生地上了床……果然，他一摸桑塔的身体便感到一股热流传遍全身，继而再抚摩她时，他的情火已经抑制不住，就像火山岩浆一样喷射出来，于是他颤抖着爬到桑塔身上……桑塔早已下定决心，即使自己疼死，也坚决忍耐着献身于她衷心崇敬而爱慕的男子。然而，一接触到他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她的下身就感到更加剧烈的疼痛，像锥子扎一样不可忍受，宛如处女在神圣而奇妙的新婚之夜的感觉，她全身汗漉漉的，像在水里泡过一样，呜咽着哭泣起来，阻止伊波的进攻：

“我受不了，伊波，实在受不了……你干脆把我杀死

吧！……”

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听到桑塔的话后，伊波利托以极大的毅力驯服了自己疯狂的烈马。他仅仅在桑塔的脑门上吻了几下，便马上平静下来，请求桑塔原谅自己的鲁莽：

“我的桑塔，你说的对，你病着呢，我忘记了，原谅我，你睡吧，可怜的宝贝儿，有你在这里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就这样，躺在我的胳膊上……这样，桑塔，这样……好好休息，你睡吧！”

那天晚上，对桑塔来说，是最纯洁而充满柔情的一夜。一方面，一刻没有停止的疼痛净化了她的肉体；另一方面，伊波利托的无限爱抚温暖着她的心灵。伊波利托躺着一动不动，惟恐动一动会影响桑塔。他认为，不仅桑塔的病体需要绝对安静，同时姑娘的不太健康的精神也需要净化。

事实上，他们俩人没有一个是真的睡着了。每个人都闭着眼睛，纹丝不动地装睡。桑塔不时地感到疼痛难支，伊波利托则不时感到欲火如焚。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地忍受着。桑塔想的是：希望自己快点好，以便能报答一生中受了那么多罪的伊波利托，让他享受到幸福——这种幸福我们大家都需要，无人不追求；伊波利托想的是：自己这样耐心地等待总有一天会得到桑塔的奉献的，幸福的日子近在咫尺。

这样他们俩都感到很惬意，同盖一条破被单，感受到同样的温暖，怀着同样坚定的信念。同样的不幸，同样的贫困把他们拴到了同一条绳子上。因而，他们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两个人各自沿着自己的思路驰骋——想到了一处，想到了他们令人欣慰的结合，内心充满感激之情，想到各自走过的罪恶历程……桑塔想到，要不是伊波利托对她伸出援助之手，自己很可能死在那家比监狱还差的妓院里；双目失明的伊波利托想到，要不是遇

到桑塔他早就绝望地死在随便哪一个角落里了，肯定他们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上帝允许他们相爱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温情脉脉地相亲相爱足以抹掉昔日受过的苦楚，驱走绝望的心理阴影，忘掉充斥于耳际的污言秽语，洗刷掉一切仇恨、敌意和罪恶心理。为了爱，他们又回到上帝指引的道路上！他们的思绪继续升腾，他们像天使一样圣洁，像受圣餐的教徒一样跪在那里，像不幸的人们一样虔诚地祈祷，他们确信上帝会继续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宽恕别人。桑塔感到疼痛的程度稍微缓和一些，但是持续的时间更长。伊波利托的情火也微弱下来，沉醉于对未来美好而甜蜜的憧憬……他们的身体很少挪动，即使靠到一起也没有产生任何邪恶念头，只是幻想着，一旦身体条件允许就互相奉献，相互占有。这时"鲨鱼"在拍打翅膀，可他们俩不以为是鸽子，而把它当成了可爱的天使，被上帝从很远的地方派来看护着他们休息的天使。此刻它正满意地瞅着他们，高兴地拍击着圣洁的翅膀，对他们这一对没有慈母、身弱体衰，缺少财富而又得不到幸福的沦落人寄予无限同情。可怜的妓女与可怜的瞎子果真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多亏这一夜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宿，赫纳罗七点以前就醒了。起床以后，他蹑手蹑脚地带上钥匙和篮子执行头天晚上钢琴师吩咐的任务：把门锁上，以便不让外人来打扰他主人的美梦——赫纳罗高兴过火了，竟至于把门口的鹦鹉吵得叫唤起来，甚至连看门婆也被惊醒，她气得把他臭骂一顿。看门婆对不按时进出大门的赫纳罗十分不友好。

不到一小时的光景，赫纳罗就领着一个推车售货的食品小贩到了门口。车上的饭盖得严严实实，妇女们，小孩们经常受他的骗。赫纳罗拎着满满一篮子东西回来，底下是早点，上面是一大束鲜花。他把花儿取出来放在平台边上一个破洗衣池子里。

五颜六色的鲜花争芳斗艳,阵阵花香袭人。原来这是伊波利托的主意,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桑塔更合适。他想,如果把他们简陋的家尤其是他们的卧室摆满鲜花也许更有意思:

"等她睁开眼一看,赫纳罗,满屋子都是鲜花。她先看到鲜花,后看到我……我也许就不会那么丑了……"

赫纳罗大气不敢出一声,生怕惊醒他们。他光着脚丫子,从这里跑到那里,悄然无声。为了不让鸽子咕咕的叫声和飞来飞去的翅膀拍击声把主人吵醒,他索性把它关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他开始布置起平台和主人的卧室。主人没有吩咐他怎样摆鲜花,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审美观点行事。然而,他布置的主人卧室确实赏心悦目,仿佛出自于一个职业花卉园艺家之手。它既具有花坛的特点,又给人以教堂的气氛,像是过节,又像是在田野。九点左右,他摆好最后一朵鲜花,才把鸽子放出来。他打开窗户,明媚的阳光射进花香四溢的卧室。饭桌上摆着几杯咖啡,热气腾腾,旁边也点缀着几束鲜花。

桑塔第一个醒来,但她仍然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或许她认为自己还在熟睡哩。只见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觉得芳香扑鼻,半睁开双眼,瞥见了室内的鲜花,继而又闭上双目,唇角挂着满意的微笑。

赫纳罗一把鸽子放出来,它就飞到了主人的枕边,它在枕头上转起圈子来。赫纳罗故意敲了敲门,喊道:

"我买来牛奶咖啡了!"

伊波利托也睁开了双眼。他猜想鲜花肯定会使桑塔目瞪口呆的,于是他又闭上了双眼,这样也好别让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白眼珠儿破坏了这美丽的画面。他感觉到桑塔伸了伸懒腰,他毫不怀疑自己此刻的感觉,他知道这种幸福的价值。一点看不

出她有厌恶讨厌的表情，她用裸露着的双臂紧紧地把伊波利托搂住，全身颤抖着，呜咽地抽泣起来，继而又在钢琴师那双目失明的眼睛上吻了又吻。这双注定永生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它睁得大大的，想看见点什么，哪怕是一秒钟呢！上帝！……桑塔的眼泪落在伊波利托的双眼上，泪珠又慢慢地一滴滴全都渗透进他的眼睛里，就像干旱贫瘠的土地已许久未得到雨水的浇灌，它把雨水全都贪婪地吸收了一样。

这时，他们俩简直就像梦幻般地拥抱在一起，不像是现实的人，他俩宛如两个死而复生的人。虽然桑塔感到周身仍在疼痛难忍，但此时她女性的温柔毕竟占了上风，伊波利托无需用眼睛看，他完全陶醉在无比幸福的海洋中……而赫纳罗则像一只小羊羔那样高兴地又蹦又跳。每个人都在做美梦，如果梦能变成现实那该多好！桑塔管做饭、洗衣、扫地，她干这些事最得心应手了！赫纳罗呢，主人吩咐他干啥他就干啥，上街买东西，跑跑颠颠的，他最麻利，伊波利托就像往常那样，每晚到埃尔维拉的妓院去弹奏钢琴。

伊波利托心里感到美不可言，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抱着桑塔，在她身上、脸上吻了又吻……

吃过早点以后，赫纳罗和桑塔开始收拾屋子，扫地，弄的满屋子尘土飞扬，呛得他们三个又咳嗽又掉眼泪，又都忍不住放声笑起来。接着，桑塔开始做饭。虽然这口破土锅好久没人用，但她做出的菜仍然非常受欢迎，——实际上，桑塔青年时在她的农家就做得一手好饭菜——虽然她什么调料也没有放，只是简单地做熟了而已。虽然前途吉凶未卜，而且肯定凶多吉少，但此刻他们确实吃上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明天，后天，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大的不幸。

为什么偏偏在他们做着各种美梦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又向

桑塔袭来，从而打破了钢琴师的美梦，令他悲伤不已？……桑塔弯着腰，靠在家具上，墙上，双手抵压在疼痛的部位，脸色煞白。赫纳罗扶着她的胳膊，伊波利托紧皱双眉，口中叽里咕噜，不停地咒骂什么。后来，桑塔疼得更厉害，不得不躺下来，钢琴师无比忧伤地说：

“首先得把你的病治好，明天就去找医生，这个医生治不好，就再找另一个，一直到你不疼了为止！”

一个就够了！这个大夫不是别人，正是埃尔维拉妓院的私人医生，伊波利托亲自把他请了来。桑塔的病情特点以及发展到这种地步，只要一检查，就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就能预见到它可怕的未来。医生把伊波利托叫到平台上，他首先看到的是平台上还有头天放的一束束鲜花的花瓣、花茎和叶子。医生毫不掩饰地开门见山说：

“太太得的是那个可怕的不治之症——癌！……这种病没法治！或许动手术能延长她几天的寿命，但这也不敢肯定，开刀也没有把握，太危险，而且费用昂贵！……”

“要多少钱？……”瞎子脸色苍白，浑身哆嗦。只要不失去桑塔，什么都好说。

“比方说，到贝斯基医院去做手术，那里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在这里是连想也不用想。”医生一边说一边环视了一下无处不充满破烂家什的房间，并且估计瞎子能付得起多少钱。“大概需要一百比索吧，这还不算住院费呢。我得找一名助理大夫和我一起做手术，另外还得找一名实习生负责麻醉。”

“大夫，您是说不开刀不行，不开刀很快就会死去，对吧？……”

“不行！是很快！对，先生……”

“什么时间动手术？”钢琴师问道。他决心已下，连价钱也不

还。“我预先付款……”

“后天，后天上午。”大夫看了看日程表后回答。“明天我去办理入院手续，让病人住院。”

“动手术时我可以在场吗？……”

“嗯……你既然坚持，但要保证一动不动，一点声音不出……”

“这叫什么手术呢？”伊波利托又问，脸色都吓白了。

“子宫切除！”

这个令人费解的手术名称把伊波利托吓坏了，他觉得这几个字既阴险又可怕，太危险，太不人道了。一点好兆头都没有！如果说此刻他还勉强忍受得了的话，那是因为他这一生受到的凌辱太多了，现在又逼迫他接受如此可怕的事实！为什么他这样倒霉，横祸一个接一个向他飞来？

何等不幸！他一生除了抚摸琴键而外，什么也不曾接触过。桑塔病得那么厉害，说明如果不开刀摘除子宫……她就要死去，他的桑塔就……一定要做手术，越快越好！虽然手术也不保险，但是总比马上死去好。

伊波利托呆呆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医生伸出手向他告别，他竟没有意识到，如同着了魔似的，头脑里只有“死亡”这两个字。这是死神在向桑塔求爱，死神已经附于桑塔身体之内，死神无时无刻不在吮吸她那几乎已成空壳的躯体，而留给她的只是空架子！他比任何人都有耐心，一直等到谁都不喜欢她，谁都不宠爱她为止。那些男人们为获取她的爱情，为了榨干她，曾不惜一切代价，送给她芳香的玫瑰花，送给她昂贵的金银首饰，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拜倒在她的裙下。他们一个个厚颜无耻，低级下流，吻她的嘴巴，吻她的颈项，吻她的手，甚至吻她的脚，吻她的……而现在，他们都蔑视她，鄙弃她，像回避瘟疫一样地躲

开她……到了现在，就连她昔日的伙伴姐妹们，她的兄长们，都对她不屑一顾。人类是如此残忍，竟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而他，伊波利托，受了那么多罪，等了那么久，自以为就要得到他所崇敬的人时，死神却硬是要把她夺走。男人们使她腐化堕落，使她沦为娼妓，把她折腾病了之后，又把她扔到大街上。此时她确实没有用了，已经干枯了，连一点吸引人的地方也没有了……最后被一个永世见不到光明的瞎子，把她拣回家……男人们曾经像一群饿狗似的，流着口水，吼叫着向姑娘们身上扑去。那时姑娘们身体健康，细皮嫩肉，味道鲜美，男人们宛如一群猛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妓院。他们专门吃年轻姑娘的肉，他们从这家走到那家，永不餍足……现在，癌病把姑娘变得无人敢沾她的边儿了。她曾经是一个宝库，一个工厂，一眼泉水；现在，她已被人们用完饮尽。她受到的侮辱不计其数，正是因为她受到侮辱太多太多，而今她才变得无人问津，就连那些最放荡的人也对她视而不见……得了子宫癌还不算，还要夺去她的生命。那些男人们嘲笑伊波利托从来没有尝到过桑塔什么滋味，而等到他去品尝这块肉时，它已经腐烂变质了，已经没有一点鲜美味道可言。对于死亡，即使反抗也没有用，面对别人占有她，攫取她，他曾经坚决反对，甚至当着桑塔的面反对过。可桑塔她什么也不怕，虽然他极力反对，但她深知他有他的弱点。你们看，桑塔姑娘的妓女生活不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吗？上流社会把她捧到天上，她成了公主。那些男人们对她谄媚阿谀，拜倒在她的裙下，在她年轻丰满的肉体上竭尽下流淫荡之能事。这太好了，伊波利托站在远处看着她获得如此骄人的风光；但同时他确信过不了许久她就会殒落，倒霉的黑暗日子必将到来。他是个丑八怪，而桑塔则是个轻佻的绝色美女。虽然起初她未免显得有些粗俗，但是她最终必将在浮华的社会上被教化成一个口味很高的女性，到

头来她可能只喜欢那些有钱的阔少爷，美男子——她与他们口味相投，这样的估计难道会错吗？好极了！伊波利托将在她醒悟的时候再次出现，他是真心实意地爱她。这时，他再丑陋也毫无关系，这时他也不必担心阔佬们会再向她求爱。伊波利托的这些预感在桑塔和斗牛士姘居时他就曾吐露过。他知道那样太冒险，但果然不出所料。好极了！他确信将来他会成为桑塔的唯一占有者，他是疯狂地爱着她的。果然，姑娘倒霉的事情一个个接踵而来，他则暗中欣喜。他得知她病了，身体摧残坏了，出血了，连里面也出血了，这种病把她的美貌给吞噬了，这种病就像一把刀子把她俊美的脸蛋儿划得道道伤痕，其丑无比，没有人不讨厌她，甚至连动物及没有生命的石头也唾弃她……到这时，她才想起了他，才派人来叫他，才懂得他确实怜悯她，爱她。她不怕他不理睬她，她不怕他挑剔她……不会！不会！他爱她，才会原谅她的一切过失，他早就默默不语地在黑暗中耐心地等待了，含着眼泪，张着双臂祈求，让非正义和不道德对他所选择的女人的肆虐尽早结束，哪怕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首饰、衣服，遍体鳞伤，身上没有令人喜爱之处。他会使她好起来的。虽然他难看得就像丑八怪，穷得就像约伯[①]，孤苦伶仃，双目失明，但用他无尽的爱酿成的甘露能够减轻她精神的痛苦和肉体的疾病。

然而，死神是不可战胜的，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逃脱不出它的魔掌。死神能把最强壮的人化为灰烬，能摧毁人们精心设计的蓝图。死神偏偏在伊波利托要与他所崇拜的女人共享幸福的时候向这个女人袭来，致使他为之奋斗的干劲与耐心等待的热情化为泡影，气得他双手发抖……

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太无能，太不幸，绝望地把颤抖的双

① 《圣经》中人物，以善于忍耐著称。

手伸向自己的两只毫无光感的白眼睛，发疯似的往里抠，恨不能一下子把双眼挖出来。既然它们不管用，从未见过桑塔什么模样，留着它们有什么用？让它们在垃圾堆里烂掉好了！既然桑塔要死去，那就用手指甲把他那颗火热的心也挖出来好了，即使它仍在跳动又有什么用呢？……

“伊波，你在干什么呀？”桑塔问他，同时拼命地握着他颤抖的双手。她发现瞎子在平台上耽搁了许久，就走出来问个究竟。

“我？……一根草弄到眼睛里去了，我把它抠出来。你看得见吗？……”

这是决定性的考验。桑塔从来没这样近地看过他这双令人害怕的眼睛，这双眼睛让自然主义者看了也会望而生畏：暗淡无光的白眼球上布满一道道粗糙的网络，灰暗的眼角上挂着眼屎，脏乎乎的。

此时此刻桑塔既不害怕，也不厌恶，她怀着一颗女人的爱人之心——情人眼里无缺陷——怀着莫大的感激之情吻了一遍又一遍，吻他的眼睛、眼皮、睫毛、眉毛。她伤心的眼泪把他的双眼浸透！瞎子感动地把自己丑陋的头和那张不幸的脸埋在了桑塔的肩上……

于是桑塔又用她火热的双唇吻瞎子的耳朵，这双肉感的嘴唇曾经迷惑过多少男人！过去，这嘴唇就像一只剥去外壳的石榴，露着鲜红的石榴子，谁见了都想去吻一下。而如今，这双嘴唇已经肿得合不拢，吻它已经不能让人得到任何快慰。

“我要死了，对吧？医生都告诉你了，你不忍心告诉我，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话对我说，是不是？……告诉我，伊波，我已经知道了！……我感觉很不好，好像有人从骨头上撕我的肉一样疼痛……但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大家都终有一死吗？……”

伊波利托激动得浑身颤抖。他一会儿搂抱桑塔纤细的腰部，一会儿搂抱她瘦削的臀部——仅仅一年来，她的臀部便失去了原有的温软与丰满而变得僵硬干瘪，仿佛他要用自己的双手作盾牌把桑塔保护起来，免受别人戕害。然后，两人手牵着手走回了卧室，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时间似乎凝固了，他们默默无语，一动不动。他们真诚相爱，心心相印，面对不公正的命运就要把他们永远分开的威胁，他们只好默默地屈从了。这一时刻太好了，远远胜于各自在污泥浊水中生活过的几十年。他们手拉着手，身子贴着身子，在坟墓的边沿上相互馈赠着自己最后的一点余热。两个不幸的人，一对被生活伤透了心的情侣，一样地绝望，一样地顺从神秘莫测的命运的安排。他们已经无力抗争，只有拥抱在一起，哭泣着，相爱着，消极被动地等待闪电把他们击毙……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就连赫纳罗也极为悲伤，不敢打扰；鸽子"鲨鱼"也不飞了，站在他们近处，不停地眨巴着它那双充血的小眼睛，仿佛同情饲养自己的主人……赫纳罗说要去买晚饭，他们都表示无心吃饭——他们想利用这时间倾诉衷肠，祈求保佑，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你去告诉埃尔维拉，今晚我不去弹琴了。把这点钱拿去，你觉得哪里好，你就在哪里吃吧。不妨晚点回来……带上钥匙。"

就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伊波利托点上一支香烟，桑塔连酒也不喝了；他们又挨到了一起，互相依偎着，抚摸着，但心中乱作一团。

上帝呀！他们有多少苦楚埋在心底！身上有多少伤痕！他们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折磨，太多的人间不平事！

此时，他们恨不能把心中的所有完全倾吐出来，不论是幼稚的，还是严肃的，不论是凄惨悲伤的，还是逗人发笑的。伊波利

托有时提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有时又自己在那里自言自语，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围绕着怎样说服自己，也说服桑塔相信前途仍然是乐观的：

"你决不会死于肿瘤，只要一动手术把它摘除了，你就不会疼了，然后你就会慢慢恢复健康，到那时我们……"

他的计划有千条万条，但都是建立在桑塔不死的基础上。他像苍蝇一样缠绕在她的耳际不厌其烦地说来道去。有时他确实说服了她。他们将在一起白头偕老！能！为什么不能？既然他们是社会渣滓，没有人理睬，他们自由结合又能损害谁呢？有时，就像人们明知生命就要终结，但和亲人谈得高兴时，也往往会兴致勃勃地追忆往昔一样，他们又谈到自己的童年，各自的母亲以及她为什么取名桑塔：那是因为她生在十一月一号，她的教母是意大利人，教父是圣安赫尔镇内科埃切阿庄园主的大管家。教父坚决反对自己的教女取名桑托斯，他说在意大利女孩子取名桑塔的很多，究竟桑塔的昵称叫桑图莎或桑图恰，他就记不准了。

而伊波利托则对桑塔说出了他的一个最大的秘密：他并没有穷到一文不名、流落街头的地步，这些年他已经积蓄了四百多比索。

"你没有想到吧？"他说着便从床垫子底下取出一个小包："你以为我是个穷要饭的？……你弄错了，我的桑塔，你小看我了，我是个资本家！你数数，数数这有多少钱吧！"他说着把钱包打开放在桌子上，禁不住笑起来。

点上了灯，桑塔数起来，果然连硬币加在一起总共四百一十比索零六里亚尔。这些钱足够他们一年的开销。然而，他们俩兴高采烈的情绪一会儿就从脸上消失掉。他们又回到沙发上，坐到原来的地方，手拉着手，偎依在一起。伊波把小厅里的灯也

点上了，鸽子在啄纸钱和硬币。有钱，但没有人去花销它，钱有何用？岂不令人可笑吗？

夜可能已经很深了，因为整个房子沉浸在一片肃穆静谧之中。

桑塔十分激动。表面上她看着放在桌子上的那么多钱，而实际上她却在遥望不幸的未来。她突然对盲琴师说：

“如果我死了……别，你别打断我的话，伊波，我也不想死！……但是，要是我真的死了，请你把我埋葬在我们镇上的公墓里，就在奇马里斯塔克，尽量靠近我母亲的墓……你发誓照我说的去做吗？……”

瞎子一本正经地大声发了誓，但是他的内心在抗议。于是，他把桑塔拉过来，让她坐在他的双腿上，愤怒地使劲抱着她，仿佛他所钟爱的女人已经瞑目，他正在那里替她挖掘墓穴——无情的大地即将把她吞噬掉。

桑塔又感觉疼痛得难以支持，于是就躺下了。伊波利托对她说，他一会儿就上床。

“把手给我，伊波，别让我一个人呆着。”桑塔从被单里祈求他。为了避免让桑塔心烦，伊波利托走到床边，索性跪在床前，把他可怕的脸靠在了床头上。两个人都不说话，一动不动地想一样的问题。两人的手紧握着，唯恐哪一个先自己而去。蜡烛行将燃尽，烛光闪闪，忽明忽暗。鸽子蹲在凳子上，把头藏在翅膀底下打盹。

赫纳罗回来了。他知道主人没有吃饭，便给他们带回了几个玉米面饼。但他一进门看到伊波利托跪在那里的情景，吓得连话也不敢说便悄悄回到他自己的斗室去了。这天晚上他第一次尝到失眠的滋味，两眼直瞪瞪，怎么也睡不着，全身直冒冷汗。深夜的幽静，室内的肃穆，主人的情态……使得他内心感到恐惧

而不可捉摸，甚至他觉得是不是伊波利托和桑塔都已经死了，他自己也死了，大家都死了。

至于说到医院，更令人捧腹大笑。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医院，紧挨着破旧的雷希纳教堂。医院前面是个幽静的小广场，院子里绿树错落有致，温暖的阳光洒落其间，环境雅致而洁净，与别的医院相比，它简直就像座花园。桑塔以前只知道莫雷洛斯医院，那是一家很糟糕的医院。现在，她病成这个样子，非得开刀不可才住进了这家医院。虽然她很害怕并且心情无比忧伤，但却故作镇静，只拣宽心的话儿说：

“伊波！伊波！这哪里像个医院！……这么漂亮，我看在这里我会好的。”

伊波事前付了款，办了住院手续。桑塔住在离手术室很近的一间病房里的十一号床上。病房十分干净，总共有二十张床，对称地摆在两边。每张床的床头上放着一个漆得亮晶晶的床头柜，里面放些病人的必需用品。紧挨病房有两间供实习生和护士住的屋子。走廊的尽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些书及其他日用品。墙上挂着一个耶稣受难雕像。走廊的另一端有一个自来水洗手盆，盆是大理石砌成，水管是镀镍的。医院里窗明几净，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消毒剂的味儿，人人都小声讲话；走起路来脚步很轻，尽量不出声。每次有人进出时，女护士们必然抬头看看，然后又低下脑袋打盹。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发出低沉而有节奏的呻吟声。一个女人坐在床边上不停地咳嗽吐痰，只见她自己把痰盂拿起来吐了几口又放下，然后用手绢揩揩嘴，过不了一会儿又咳嗽起来。旁边的一张床上有一个干瘪瘦削的女病人靠在枕头上，肩膀露在外面，手臂很细，看起来仿佛是个小孩子的手臂一般，双手不停地数念珠，只有被单盖着她那个大肚子。她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嘴唇发白而干裂，口中念念有词……

从一进医院门口桑塔就要求伊波利托不要把她一个人丢下，直到她上了床还不停地乞求，伊波利托答应她下午再来。

伊波利托离开医院时，医生通知他明天上午七点做手术。他和赫纳罗一听吓得直打哆嗦，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大夫和护士们都感到奇怪。

“咱们到哪儿去？先生。”一离开医院大门赫纳罗问道。

“咱们到……”瞎子干呕着，声音都变了。

小广场空旷而沉寂，似乎对主仆二人摆出一副冷漠孤傲的面孔。

瞎子和他的领路童漫无目的地在繁华的大街上游荡。

下午回到医院时，与其说他们满怀希望，毋宁说胆战心惊。回到病房里，在探视病人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伊波利托和桑塔什么话也不敢说，连一句表达爱慕的话语也不敢流露。这简直是对爱情的莫大嘲弄与折磨。他们仍然坚持说是兄妹关系，以便让伊波利托去看她并让他在大夫给桑塔作手术时在场。既然仅仅是兄妹关系，那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只能局限于兄妹关系的范围之内，纯洁而温柔地相待。就像头天晚上那样手拉着手，默默不语，心心相印……要是能永远这样，他们也将心满意足。偶尔说一句半句话，桑塔不时地满含深情地看着伊波利托。此时，她发现他竟是一表人材，确实很有风度。伊波利托拚命地眨巴眼想看看桑塔，然而徒劳无益，他只好将嘴巴贴近桑塔的胸部，恨不能在她身上打个洞。赫纳罗坐在地上，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俩。

当天晚上能去埃尔维拉妓院弹琴，这对伊波利托来说是一次胜利，因为头天晚上他缺席了，鸨母完全可以因为他没有履行职责而解聘他，何况晚上有许多钢琴师找不到工作，可以取代他的人有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弹着钢琴，一边等待也好过

一些。否则，没有他的桑塔做伴，他孤身一人在家里等待那危险时刻的到来，一分钟一分钟地挨，实在太难熬了……鸨母让他加班，让他弹得声音大些，说警察听不见，他欣然接受。少睡点又有什么关系？这样他一直干到天亮五点，比平时多挣了十五杜罗。赫纳罗领着他来到大街上，故意放慢脚步，仿佛这样可以延缓桑塔危险时刻的到来。只是为了让赫纳罗开心，伊波利托才同意进了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他们并没有吃面包，只喝了点苦咖啡。就在他们吃早点的时候，突然听到大教堂和邻近的布罗费萨小教堂打响了六点半的钟声。

他们一拐弯来到雷希纳小广场。伊波利托停住了脚步，怀着所有不幸人的真诚与胆怯心情问赫纳罗，好像这个小孩子对生死能够未卜先知一样：

“赫纳罗，桑塔会死吗？……”

小孩子不知道他的回答涉及一个人们十分关心而神秘的命运问题，便脱口而出：

“她为什么要死呢？她活着不挺好吗？她谁也不坑害呀！……”

“伊波，谢谢上帝！”桑塔一见他的面就问候他。她正准备接受麻醉，周围站满了医生，实习大夫，护士，一个个都戴着口罩，挽着衣袖。“我以为你赶不上了。”

伊波利托连句“早安”也顾不上说，一下子甩掉了赫纳罗，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应声朝桑塔躺的床上闯过去。桑塔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跟前。在场的人不想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兄妹”之情，但是主刀医生仍把他们分开了，并把一个面罩交给护士，然后对伊波利托说：

“朋友，冷静点，您要是不听话，我就不许您在场，不要忘记您的诺言……”

护士给桑塔盖上面罩，开始给她打麻醉剂，只听桑塔又喃喃地说道：

“永别了，伊波……我走了！”

“我的桑塔，你睡吧，不要怕，你会好的……再见，待你醒来，我们再会……我就在这儿守着，紧挨着你。”

这是不可能的。大夫们把他支开了，赫纳罗见状也十分紧张，赶紧挨近主人。由于平日酒精的作用，麻醉剂的效力持续了好长时间。昏迷中桑塔东一句西一句毫不连贯地自言自语起来；既有真事，也有虚构，全都与她短暂一生的坎坷经历有关，与她的幻想有关，既有妓女的放荡，也有少女的纯真……只有伊波利托对这类故事感兴趣。继之而来的是全身抖动了两下，然后又放声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又呜咽起来，哭过了之后又叫起来，过了一会儿便一声不哼了，甚至呼吸也变得极其微弱，半天才喘一口气。

“好了！”主刀说，他既不给桑塔拿掉脸罩，也不停止打麻药，小屋内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麻醉剂甜味。

主刀一声令下，护士们便把熟睡的桑塔抬走了，只见她的两条腿在担架上无力地晃动着。头部在后，两边跟着外科医生和实习生，麻醉师靠近她的头。最后是伊波利托，他由赫纳罗牵着。这一群人前拥后簇地从一间宽敞的大厅中间穿过，大厅两边床上的护士们刚刚醒来，一个个全都欠起身子，惊恐地看着他们庄严肃穆地缓缓而过。

然后，他们又穿过一个小走廊，进到一间大厅。伊波利托觉得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赫纳罗吓得全身战栗。所有的人都进了手术室，护士们把桑塔放在手术台上，另一位护士回身关上了门。主刀医生把伊波利托引到远离手术台的一把椅子上让他坐下，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手术就要开始了，你不要动，什么也

不要干，因为里面的一切都消过毒，只有你们主仆二人没有消毒，既不许讲话，也不许因为任何原因打断医生们的工作。”

“手术很复杂，要求高度集中，你们在这里不要动，在这里不碍事……”

他们绝不会妨碍医生们的，看他们吓得那副样子：伊波利托瘫了似的坐到椅子上，赫纳罗宛如小鸡见到老鹰一样地钻到伊波利托的两腿中间。主仆二人止不住小声干咳起来，手术室内的硫磺味、石碳酸味直刺激他们的嗓子。他们感到阵阵恶心。此外，室内又很热，就像高压消毒锅里面那样闷热，让人受不了……

这时，他们听到大夫们在互相交谈，主刀对助手们说：“手术时可别让病人受凉，用药棉把她的手脚盖上，把绷带勒紧。”……“整个手术过程中要继续注射生理盐水（这种神奇的溶液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助手回答说：“海绵、药棉、刀子、钳子都准备就绪了，我已经检查过了。”于是战斗开始了。

这时室内变得鸦雀无声，只听到挂在墙壁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这钟摆声很有节奏面又不知疲倦，如泣如诉：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桑塔发出轻微的鼾声，有时也能听到呻吟，那是因为医生们的钳子、刀子触到她的神经了，虽然麻药令她不省人事，令她感觉不到疼痛，但是她的神经仿佛在为她遭人宰割面惋惜。

伊波利托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能凭空去猜想。首先，他断定这是钟声，但他觉得这单调的钟摆声有点像耗子在啃咬什么坚硬的东西，它们在打洞，一听到有人说话便停下来，然后再接着打它的洞。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后，他又觉得这钟声不是在计时，而是在啃咬人类的生命机体。对，对，它将把桑塔啃光！继而把他本人、医生们以及整个人类都吞噬掉！它利用我们毫不理会它的时候，来吞食我们。它啃呀，咬呀，日以继夜，不论我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不论我们是在享受还是在受罪！它一分钟也不停，一点一点地把我们啃光：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突然，正当医生们熟练地做着手术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病人昏厥过去，停止了呼吸。

“老师！”正在注射麻醉剂的护士惊叫起来。“病人呼吸停止了！”

人们乱哄哄的，手忙脚乱，哑口无言。首先采用科学方法——拽着病人的舌头，进行人工呼吸，但无济于事。又采用老方法——挤压她的两肋，仍然于事无补。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人们绝望了。然后他们毫无顾忌地打开了关着的门窗，空气进来了，空气也知道桑塔死了，甚至院子里花园里的树木也飒飒作响，为她祈祷。然而，一切都没有用了！

进医院时桑塔自以为会治好，会重新获得健康的体魄，然而现在她已经跨进了死亡的门槛。

医生们忘记了伊波利托是个瞎子，让他走近尸首：

“您愿意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她。很不幸，您的妹妹过世了！”

此时，伴随死亡的是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墙上的钟在那里始终不渝地、不知疲倦地啃咬、吞噬着人类。又吃掉了一个桑塔，还有许多，它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听，它仍在啃咬：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时候，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难描绘清楚的。伊波利托就处在这样一种不可能说清楚的状态之中。他时而愤怒得不可遏

制，近乎疯癫，待到平静下来时，则一味地呻吟哭泣；他时而又变得愚蠢固执而不明事理，近乎痴呆，待到他头脑清楚时，又善于巧妙地利用他在妓院里结交下的友谊和建立起来的关系。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无名小卒，还是地位显赫的大人物，都平等相待，赤诚相见，同时他又知道怎样和地方当局、卫生部门、区政府、各个部及其下属的办公室打交道。他在妓院里弹钢琴，他们到妓院里寻花问柳，这许多年来他结识了不少人物。他去找他们批准他在自己家里替桑塔守灵，准许他把桑塔埋葬在她村子的公墓里，紧挨她过世的母亲(这是桑塔的最后遗愿)。

此时，桑塔的死讯他谁也没有通知。当然，如果他通知埃尔维拉和她的那些姑娘们，也许她们会参加桑塔的简单葬礼。苦难，爱情，死亡，这三者使桑塔的灵魂得以净化——这是瞎子的看法，因而，不论是坏人，还是好人，都没有必要参加桑塔的葬礼。邀请外人参加，就意味着对神灵的亵渎。桑塔的遗体仅仅属于他伊波一个人，他是遗体的唯一主人。因此，他煞费苦心地把遗体藏起来，甚至连他那些粗俗无礼的邻居们也不让看。她们曾一再坚持要吊唁桑塔，帮着死者的鳏夫和孤儿料理丧事。伊波利托和赫纳罗也就是这样佯装的。

“谢谢！ 谢谢！ 确实不必要！”

于是伊波利托将桑塔的尸首安放在自己的居室内，周围摆着事先买好的鲜花，点燃着大蜡烛。只有他们主仆二人守灵。说三个也可以，因为鸽子也和主人们一起守在那里，不过它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在伊波利托的肩头上，也没有啄赫纳罗，向他要晚饭吃。或许因为屋子里太亮，而且蜡烛冒火星，它并没有把头藏在翅膀底下，只是站在桌子上咕咕咕地叫着，同时它的小眼睛直瞅着死去的桑塔。

随后，伊波利托和赫纳罗把桑塔的尸体葬在了离他们的住

处很远的奇马里斯塔克公墓。该镇是桑塔的故乡，她青少年时居住过的白房子就坐落在镇子上。公墓风景秀丽，小巧玲珑，大门四敞，肃穆幽静。原有的栅栏令人遗憾地毁坏了，蜥蜴或在晒太阳，或在追逐嬉戏，蚂蚁在工作，蜜蜂在采蜜，古老而枝繁叶茂的树上鸟儿婉转啁啾，草丛间昆虫竞相啼鸣。墓碑上死者名字和去世的日期有的已被雨水冲刷掉，有的被掩盖在杂草丛中。牧童不时地到这里放牧牛羊，小孩子们常到这里玩耍，蝴蝶等昆虫则对这样一处严肃的地方毫不尊敬，在墓间花草丛中纷飞追逐、相爱、交配。从这里也能听到“大水库”的蓄水穿过双孔石拱桥而注入卡门教堂附近的果园时发出的潺潺流水声，这声音是如此忧伤，如此销魂，仿佛是专为长眠于公墓里的列祖列宗们演奏的哀乐……

每天下午，瞎子伊波利托和他的领路童都到公墓去。他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天黑，蟋蟀鸣叫，萤火虫到处纷飞时还不想离去。直到这时，赫纳罗才走近主人——他仿佛睡死了一般，伏在墓前——推着他说：

“先生！先生！已经天黑了。”

第二天下午主仆二人照例又来到桑塔墓前，一样的悲恸，在坟前呆的时间和头天一样的长。

紧接着，伊波利托请人在桑塔的墓前竖了一块高大的墓碑。碑上既没有刻碑文，也没注明生卒年月。他仅仅要石匠刻上了“桑塔”二字。这两个字又大又深，雨水冲刷不掉，野草掩盖不住，他可以用他独特的方式——用指肚触摸，一遍又一遍地读。

……时间的车轮不停地旋转，不觉桑塔被埋在地下已两月有余，而伊波利托每天都到公墓去，伏在桑塔的墓前。他那魔鬼般的脸贴在碑上，仿佛他要用从来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看一下他崇拜的人的身体，同时两手不停地抚摸着那个诗一般悦耳的

名字，口中拼读着：

"桑——塔！……"

赫纳罗毕竟是个孩子，不久就在公墓里呆腻烦了。一个星期以后，当他的主人仍然伏在桑塔的墓前时，他便独自一人跑到村子里找小伙伴们玩去了。有时打弹子，有时去偷水果吃，直到天黑，他才跑回来把麻木不仁的主人叫起来。主人原已双目失明，而今又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变得跟木头人一样，默默无语，不闻不问。

后来，有一次，当伊波利托已经再没有什么奉献给桑塔时——连眼泪也没有了，他的眼泪哭干了，他又摸着墓碑上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桑塔"。蓦地，他想起了一句祈祷的话：对！他从来还没有为她祈祷过呢！不过，可以替她祈祷吗？……像他这样的人也能为桑塔这样一个女人祈祷吗？祈祷管用吗？……

伊波利托跪在墓前，从内心里不想祈祷……她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说不清楚……噢！有了，他看清楚了：她是一个妓女，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可怜虫！那么多男人和她睡过觉，她和那么下流的男人姘居过，她的美丽的身体曾经被那么多男人用各种方式玷污过，猥亵过，她喜欢闯禁区，禁止什么她干什么，她引导人们犯罪，她是丈夫们不忠实于妻子的祸首……而他也不比她好多少，两个人都在污泥浊水中生活过，都在黑暗中摸索过，都失去过做人的道德和规范，都被人瞧不起而令人可憎可鄙！

如果她能死而复生，并且通过他向她的哥哥们、伙伴们请求原谅的话，她的哥哥和伙伴们肯定会唾弃他们俩，会捂上耳朵不听他们俩说话，闭上眼睛不看他们，他们决不会被饶恕的……他们受到同样的折磨，遭受同样的不幸，难道他们在那个腐化堕落

的污秽世界里所受到的一切能够引起别人的同情，从而得到原谅吗？……不，绝不会！

对他们来说，就剩下上帝了，上帝永在！上帝张开他那神圣而慈悲的手臂欢迎穷人，欢迎不幸的人，欢迎身染重病腐烂发臭的人，也欢迎沾满污点的人，欢迎那些渴望得到宽恕的人……为了爱情或者为了苦难到天上去找上帝吧！

伊波利托一边做手势一边不停地说，好像有人在听他演讲一样……

伊波利托仰起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麻点脸，瞪大他那魔鬼般的白眼睛，凝视天空，自觉逃离了罪恶的渊薮，确信天上有最灵验的良药，有完美的健康，然后又像亲吻他崇拜的死者的灵魂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吻墓碑上的名字，仿佛要和她辞别！口中不停地重复着：

"桑塔！……桑塔！……"

伊波利托对这灵验的良药确信无疑，他神采奕奕地交叉双臂，仰视天空，把他亲爱的人的灵魂托付于上帝。一提到桑塔的名字，又使他想起了小时候妈妈教的那句简短而又崇高的祷词，这句祷词我们谁都会终生铭记在心：

"神圣马利亚，神的母亲……"

然后轻声地诵读着余下的后半句：

"为我们这些罪孽的人祈祷吧……"

他的虔诚的祈祷缓缓升入了苍穹。夜色又徐徐降临到人间。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圣女桑塔
作者＝
页数＝３０７
ＳＳ号＝１０６５９５８９
出版日期＝